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火尚文化】出品

认准火尚文化，阅读精品图书

华尔街不是天堂

逃离 华尔街

孟悟 著

直击

华尔街的内幕生活

国有资产流失海外的内幕

华尔街的圈钱手段

华尔街里中国女人的情感历程

聪明的中国女人商战进退诀，演绎华尔街的强势玫瑰。
躲在权钱背后，让爱充满世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958218.com

理想藏书55188

【火尚文化】出品

认准火尚文化，阅读精品图书

华尔街不是天堂

逃离 华尔街

孟悟 著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她的角逐	2
第二章 他的阴谋	89
第三章 他们的苦难与归宿	119
后 记	232



楔子

“何霜要海归，你知道吗？”秦桑在电话里慢悠悠地问叶梅。

“这不奇怪，如今这时代流行海归，只要是能独立行走，会使用工具的动物都想去中国挖一斗金子。”叶梅一点都不吃惊。

“何霜要嫁人，你知道吗？”秦桑依然在电话里慢悠悠地问叶梅。

“这不奇怪，现在正是春天，小鸟在歌唱，花儿在开放，女人这朵花更需要春天开放。”叶梅依然不吃惊，淡定得像明媚日光下的一朵白莲。

“你知道她要嫁给谁？”秦桑开始朝汤里下料了。

“谁？”叶梅立刻竖起了耳朵。当答案硬生生地落在她的耳边时，她尖叫两声后立刻晕倒，又立刻醒来，相隔十万八千里对秦桑翻着白眼问道：“如今是流行造谣还是流行复古？”

叶梅依然记得不久前才见过面的何霜。大脑正常的何霜，一场突发事故让她回了趟中国。“莫非一趟中国之行就让她被换了脑？”叶梅问秦桑。

她们开始回忆两次聚会的每个片段，片段从华尔街开始……

第一章 她的角逐

1

纽约曼哈顿的华尔街。

华尔街街长不过一英里，两旁巨楼林立，把中间的街道夹成了峡谷。这峡谷就是美国的金融中心，无数大银行、大财团聚集此地，已经辉煌灿烂了一百年。如果不急着赶路，慢慢走在华尔街上，在长长的峡谷中仰起头来，只有一线诱人的天空，不见一丝阳光。旭日东升或夕阳西落时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会有一束极亮的金光斜照在巨楼的幕墙上，折射光落在眼里，恍惚间，会让人突然生出莫名的伤感：周遭这一切是过去的辉煌还是今日的光芒？轰的一下，阳光不见了，过去的辉煌和今日的光芒也都不见了，让人涌起一种“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慨叹。华尔街又陷入了惯有的阴暗之中。

MGS 投行总部大楼前，一把大红伞出现在叶梅和秦桑的眼前，撑开了一片烈火燃烧般的艳红。叶梅知道，大红伞是 MGS 投行的标志，她说：“难怪 MGS 投行的广告总是扮王婆吹嘘：把你的钱放在我们的伞下最安全。这年头的广告谁信啊！红的洗成白的了，白的染成黑的了。我现在是没钱放在你的伞下，一堆阎王爷的纸钱你要不要？一头纸牛两匹纸马朝你奔来你要不要？”秦桑吓道：“我们才见面你说话就这么不吉利，何霜还在里面上班！”何霜笑道：“没事的，我们三个还搞什么忌讳，我喜欢叶梅的直言快语。”抱怨归抱怨，但叶梅还是想在大红伞下照相留个纪念。何霜说：“别折腾了，咱们还是上楼吧。”

三个人走出电梯，何霜在二十二楼推开一道华丽的红门：“这是我的办

公室。”这是投行副总裁的办公室，叶梅和秦桑走进来了，迎面是一扇丈高的玻璃窗，窗外的景色一鼓脑地抢进来，铺开了一轴没有边际、鲜媚的长卷。越往前走画面越深邃，深得可以把人吸进去，融入曼哈顿那无边的风景。站在窗前朝西望，可以遥看到自由女神高举火炬的背影，小得像个拇指姑娘。

“这就是华尔街的风景，我们的何霜是风景里的丽人。”叶梅对何霜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年读中学的时候，何霜就有着与众不同的聪慧。秦桑眼里的光一半是敬仰，一半是羡慕。她说：“那时候我妈动不动就说，计划要远一点，目标要高一点，向人家何霜学习。可怎么学，我们一样的学校，一样的老师，何霜怎么考都是全年级第一，也没见她熬过夜。”

何霜的谦虚一点都没有变。她笑道：“你们把我说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我是神人吗？我跟你们一样，在美国还不是熬夜苦读，考试前的压力，论文交不出去的壓力，像喜马拉雅山一样压下来。”何霜到美国的第二年就转学到哈佛，拿到了全额奖学金，在哈佛读书的压力也让她挣扎甚至绝望过。

叶梅说：“你又在气我们是不是？谁不知道你读的是哈佛。如果我去哈佛，还没读到学位就已经一命呜呼了。”秦桑接口道：“就是，我和叶梅读的三流破大学，你不知道，我在飞机上同人聊天，人家问我是哪所学校毕业的，我只好把学校的大名报上了，居然没人知道我读的学校是养牛的还是放羊的！在这么个破学校拼小命读出来的成绩也比不过何霜。”叶梅在一旁感叹：“我读的那学校在我们州还算叫得响，到了外地没几个人听说过。这几年我们学校出血挖健将，好不容易篮球打上去了，进了前十，知道的人才多了点，不过就是打一全国第一，也不能同何霜的学校相提并论。”何霜摇头：“都什么时候了还比来比去，我们三个聚在一起容易吗？”

2

何霜她们三个在中学时代就是好姐妹，经常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说悄悄话，

逃离华尔街

女孩子的小心思好像永远也讲不完，像春天里缠绵轻柔的柳絮，彼此分享着成长的喜悦和羞涩。在她们对上海的记忆中没有地铁、高架桥、新天地、博览中心、东方明珠、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而是夏日梧桐树下的荫凉、拥挤的公交车、区少年宫比赛。后来她们都读了大学，何霜选了北京最好的大学，叶梅去了南京，只有秦桑死活不想离开上海，因为家里太舒服了，外面的世界对她来说像只吃人的老虎，为了避免老虎，她干脆在上海的一所大学走读。读大学的时候，秦桑萌发了去美国的想法，也不怕有更大的老虎在远方张着血盆大口等着她。几年后，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到了美国，经历了读书、毕业、找工作、遭遇男人。十二年天涯路，各有各的故事，少的是阳光暖风，多的是冰霜雨雪。

如今三个人各有各的家，散在美国的东西南北。何霜是纽约的单身贵族，一个人潇洒自由，跑遍了全世界有名的景点，但一个人也孤独寂寞，生病的时候连递杯水的人都没有。叶梅的家安在中西部的小城，开上三个小时的车可以看见太平洋的波光。秦桑所在的那个南方老城离大西洋很近，几百年的历史风雨，处处都透着沧桑岁月的痕迹。

这些年大家都在忙，三个人很长时间都没有彼此的音讯。有一天，还是叶梅说：“我们聚一聚吧，现在世界这么乱，一会儿地震，一会儿海啸，一会儿火山爆发，谁知道哪天又蹦出来一个拉灯的，拉来一个‘9·11’，我怕我们当中有谁提前壮烈了，连遗言都没留下。”于是三个人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抱在一起又哭又笑又尖叫，她们都有太多的情绪需要发泄，太多的故事需要分享，多少年来的郁闷、绝望和伤痛需要彻底释放在阳光下。因为她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是最值得信赖的朋友，不用化妆，不用表演，不用戴假面具，甚至可以撕开衣服——不怕你看见我身上的伤疤。

秦桑倚在窗前看了半天，一边打望一边赞叹。她问何霜：“这河是不是哈德逊河，河对岸就是新泽西？”何霜笑道：“对，我几年前租的公寓就在河对岸的新泽西，每天坐渡船来上班。”叶梅说：“我知道，那时候你还没买房子，华尔街寸土寸金，公寓贵得吓死人。”“如果不是‘9·11’，我们早买华

尔街的公寓了。”何霜转过身，递给她们俩一人一杯咖啡，然后开始语调平静地讲自己的故事。

“9·11”那天，何霜从丹麦出差回纽约，飞机已经盘旋在纽约上空了才知道世贸大楼被炸了。肯尼迪机场紧急戒严，飞机落不了地，只好临时改道北飞，最后落在加拿大的某机场。飞机上的乘客一片哗然，机舱里弥漫着哭声和尖叫声，太多人与被炸的大楼有关。一个妇女惊恐地号叫：“我的孩子啊，你在哪儿？他今年才从耶鲁毕业，天天都在世贸上班。”一个男人哀号：“我最好的朋友在世贸大楼，我这次来纽约就是为了参加他的婚礼。”空气中似乎没有了氧气，而是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毒气。何霜失了神，青了脸，神经快断了，心快滚出了胸膛。何霜当时的办公室就在世贸大楼的七十四层。何霜说：“我的这条命如果不是因为丹麦的公差，肯定早就挂了，但是他……”何霜的眼睛红了，提起相识两年的男朋友，声音发抖，她说：“他是 SEC（美国证监会）的人，SEC 的办公楼是世贸大楼的附属楼，如果那天清晨他不去找我，而是待在自己的办公室，他肯定不会死！”

“难道他不知道你去了丹麦？”叶梅小心地问。

何霜吸了吸气，整个屋子似乎都充斥着二氧化碳。她拼命控制住自己颤抖的声音说：“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吵架，我搬出去了，是他的同事告诉我的，那天清晨他去了我的公司……”世事总是无常，人生过于仓促，再多的荣华富贵都是过眼云烟，转瞬即逝，回首打望，已是万境皆空。

三个人说着，觉得人一生奔波辛劳，诸多苦难纷至沓来，不是生老病死便是生离死别，那些花好月圆、良辰美景总是匆匆而过，抓都抓不住。

何霜说：“如果我们没有吵架，他不会死，但是我会死。如果我不是因为赌气，就不会去丹麦出差。你们不知道，我每天凌晨六点就在公司了，世贸大楼九点被撞的。”叶梅叹道：“这是老天爷给你的命啊！老天爷暂时不愿意收你，所以你没有变成‘9·11’的冤魂。”

秦桑抱住何霜说：“我不许你死！你如果死了，我就是生不如死。”叶梅翻了翻眼，在一旁笑道：“别肉麻了，我就不信你老公在你心头还不如何霜？”

秦桑哼道：“老公死了还可以再嫁，从小长大的朋友，那份知心的情谊你上哪儿找去？”三个人似乎都有此同感：男人真的靠不住，一辈子的事还得靠自己。

3

何霜从哈佛毕业后先折腾了一阵，坎坷了一阵，阴暗了一阵，后来才见了点蓝天和光明。当她开始在华尔街搞证券，拿着百万美元的年薪加奖金，谁都羡慕她的成功。她在曼哈顿买下豪华公寓，那公寓可以俯览中央公园，两室一厅两百万美元；她在康州的郊区还买了栋度假别墅，背靠森林，面向湖水。“你这个万恶的资本家！”叶梅总是这么嘲弄何霜。后来何霜嫌太累了，一天二十四小时，她有二十个小时都在交易台。后来她将重点改为投资上市，还是一样的心累身累。叶梅和秦桑只是看见何霜那耀眼的收入——太刺激人的眼球了，叶梅总是说，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了？我真想抱着毛毛熊撞豆腐墙。秦桑说，去撞你的大头鬼吧！就算你撞得比爱因斯坦的头还大，也比不上何霜。叶梅故意装出郁闷的样子说，差别嘛，比头发长还想得通，比火车长就想不通了。何霜听着打心眼里高兴。她们是她的好朋友，她们怎么说都让她开心，平时嫉妒她的中国人可多了，动辄就说百万年薪在华尔街算什么，不就是一端茶递水的丫头吗？高级一点，袭人平儿的档次，可以给夫人们传传话，冲破了头，满脑袋的血也当不了王熙凤。叶梅说，这世上有多少人可以当小姐和夫人？还想当华尔街的贾老夫人呢？算了吧，多少美国人撞破了鼻子眼睛，就是一张脸变成平面几何图也当不了大王。秦桑紧跟着也说，打工打到这份上也算半个皇帝了，全世界千千万万双眼睛都盯着你何霜的位置呢。

那个傍晚，湖水泛着动人的波光，无边的风景在霞光中荡漾。叶梅和秦桑站在何霜郊外别墅的沙滩上追问：“你到底有多少钱？”何霜摇头：“钱多有什么用，如果钱能买来光阴，我一定要穿越时空隧道，追回那个该到人

间的孩子。”她一直都在追悔、痛惜那个失去的孩子。叶梅她们到现在才知道，何霜在国内有过一段婚姻，并且流过一次产。那是何霜的伤心事，不堪回首的伤心事，何霜对她们瞒了十二年。有时候何霜都不敢相信，十二年就这么过去了，生命中经历的一些事，或大或小，或轻或重，全部聚集起来沉入了心底，有了铁石一样的分量，有了黑白木刻般的锐利效果，一直伴随着她，一直都是那么清晰。

4

何霜的出国路走得异常艰难，意想不到的艰难，一路的泥水和尘土，漫天的狂沙和迷雾。叶梅和秦桑就不像她这样，尽管她比她们聪明，托福 GMAT 成绩比她们高，学校比她们好，口语比她们棒，可叶梅和秦桑走得非常快，抬头就是目的地。可就像是上天故意捉弄人，何霜却没有这个命，她的签证折腾了一次又一次，美国大使馆高高的大门，黑漆漆的栏杆，熙来攘往的人群，一张张失望的脸，一声声低沉的叹息，一双双眼睛里的黯然，蓦地闪过一丝微弱的光，像炭火，很快又熄了，只剩下一片漫长的死寂和黑暗。何霜永远记得护照上那些拒签的印章，紫红色的拒签章一个叠一个，叠成了一对对嘲笑人的三角眼，展露出挥之不去的轻蔑之色。她还能坚持多久？她不服气，她不甘心。在她第十次被拒签的时候，她的脑子空了，腿像棉花，身子软成了一摊泥。

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天，没有云的天空寂寞空旷，梧桐树沙沙地响着，灿黄的叶子漫无目的地飞着，那是一种直抵人心的凄美。又是秋天了，是成熟的季节，回忆的季节，更是伤感的季节。秋风萧瑟，草木摇落，悲凉的气氛无处不在，更加剧了她的失落感。有一天父母对她说：“算了吧，别出国了，嫁人吧。”哥哥也在一旁帮腔：“总是给人家领事馆送钱，你又去不了美国，长期下去总不是办法吧？”她接受了嫂子的安排，嫂子有个朋友的亲戚是税

逃离华尔街

务所所长。嫂子咧嘴笑道：“那小伙子我见过，个头高高的，长得也挺不错。”

相亲那天，何霜没化妆，头发也没做，随随便便抓了件粉绿色的裙子穿在身上，反正自己长得又不漂亮，也没心思打扮，她希望对方看不上她，免得家人再骚扰她。等见了面，她看见男孩子长得挺精神，干干净净的，感觉自己还是应该收拾一下，至少也是一种尊重。男孩叫韩辉，税校毕业后一直在税务所工作，因为成绩突出，很快提拔当上了所长。何霜自己是名校毕业，免不了有些文凭情节，总是忍不住想，他要是有个名牌大学的文凭就完美了。韩辉对何霜有感觉，似乎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上了她，第二天主动给她打电话：

“我能请你看场电影吗？”何霜不喜欢进电影院，不喜欢吵闹的餐厅，她喜欢在外滩的黄浦江边上走走，他就满心欢喜地陪她走，吹吹风，看看风景。那时候，浦东正在热火朝天地搞建设，巨大的挖掘机，轰轰隆隆的推土机，机器的轰鸣掩盖了一切声音。这些让他们既兴奋又失落。对于浦东，他们有着共同的记忆。小时候去浦东春游，一片悠然恬淡的乡村风光，金灿灿的油菜花，波光微绿的水田，倒影里摇曳着树荫；扎着青花头巾的农妇在自家地里劳动，桃花如霞，在她们的身后纵情开放。

5

他们谈了半年的恋爱，韩辉热情澎湃，何霜却总是不冷不热。对韩辉的热情和主动何霜没有拒绝，在随和与被动中接受了，尽管他不是她理想中的人——她理想中的人是什么，她自己也不清楚。她的美国梦还没有实现，她不甘心，但没有办法，如今身边多了个体贴你、关心你的人，时不时给你清风朗月，你不可能回避芳香和甜蜜、光明和温暖吧。和韩辉在一起，何霜还是开心幸福的，韩辉是讲笑话的高手，经常把她逗得笑倒在沙发上，肠子都快被剧烈的呼吸扯成几截了。他还擅长讲恐怖故事，诡异惊心，妖蛊离奇，如果再配上月黑风高，经常把何霜吓得主动投怀送抱，正中了他的心意。



有一天，韩辉对何霜说：“我爱你，想永远照顾你，我们结婚吧。”窗外是九月的蓝天，蓝天下的月季花开得缤纷灿烂。何霜笑了笑，没有说不，也没有说是。但他吻他，爱抚她，然后抱她上床。何霜没有拒绝，也就算是一种默许吧。不管过了多少个春秋，何霜还是忘不了那一天，婚礼的前一天，她收到老天爷的贺礼——她曾经梦寐以求的全奖，美国西部一所大学给了她全额奖学金。她笑着，把全奖通知书锁进娘家的箱子，挥一挥手，再见了，再见了梦一般的少女时代，从今以后把美国梦一刀斩断，一心一意当人家的好妻子。

那年国庆节，韩辉给了何霜一个盛大的婚礼——奔驰车、花童、红玫瑰、五星级宾馆。漂亮而柔软的婚纱水一样流过她的肌肤，满满一厅的衣香鬓影。她努力说服自己，这就是幸福，幸福就该是这样。她脑子里条件反射般涌出一串英文单词，一串有关幸福的单词，她当年准备托福时背过的单词：blithe（无忧无虑），jovial（快活），blissful（幸福），exhilarated（兴奋不已），它们像夜空里的星星一样焦虑地闪动，又像残秋的寒风带走一地的落叶。是托福的词汇还是她的词汇？她有些眩晕，一屋子的笑脸都像隔在一层纱之外。我不是在做梦吧？她仰了仰头，对新郎露出一个幸福的微笑。

6

婚后何霜常对着镜子说：“我还能怎么样？我长得又不漂亮。书读得好又怎么样？反正美国是去不了。我丈夫是税务所长。”沾税务所长的光，他们免费去了一趟新马泰。碧海蓝天下，雪一样的细沙，蓝宝石一样的海水，餐桌上奇大的螃蟹，黄昏棕榈树最美的绝唱……回家的路上，他们绕道去了澳门。何霜第一次上赌场，开始运气很好，后来又都输光了，但她还是赌得很开心。

何霜知恩图报，努力接受韩辉的各种爱好，特别是足球。她从来没有对

逃离华尔街

足球产生过一点兴趣，有什么好看的，一群人乱哄哄的，像出笼的野兽一样抢一个球，却半天进不了一个球。而篮球总是有进球，高潮不断，随时都有令人叫绝的精彩瞬间。还有体操，优美而惊险，每一个动作都可以凝固成绝美的雕塑。自从认识韩辉，何霜开始看足球了，跟着他看世界杯，意大利甲级联赛，然后是全国甲A联赛。她甚至陪他去体育场观赛，随着人群狂喊某个人下课，或者大骂某个裁判滚蛋。瞬间的快感过后就是无聊，何霜开始感觉天空没有了色彩，心里越来越空落无着。她发现她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这就是我要的生活？就这样生活一辈子？无风无雨，我喜欢吗？”这一问，何霜吓了自己一跳。夜深人静，窗外的月牙儿像一双眼睛看透了她的心，往事像尘土里飘出来的灰蝙蝠列队成阵地在她面前飞舞，一转头就不见了。

“只要心在，梦就在。只要自己还没有放弃，这个世界也不会放弃你。”一打开电脑就是叶梅从美国发来的邮件，再点开另一封，是秦桑同样的激励，同样的豪情万丈：“美国属于你，你也属于美国，不要放弃美丽的梦想，我们在这边等你飞来！”何霜苦笑，叶梅、秦桑，你们不知道，我结婚了。何霜吸了一口气，又吐了一口气，开始在键盘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敲道：“我和韩辉结婚了，没有及时告诉你们，是怕你们读书忙，不想耽误你们的时间，以后大家见了面，会详细告诉你们的。他爱我，我也比较满意他。我们正天天期待着未来孩子的降临……”她忽然紧咬起牙关来，坐了半晌，猛地一按鼠标，将给叶梅、秦桑的回复删成了空白。不知为什么，她不想告诉她们。

门铃响了，打开门，门后露出母亲微胖和蔼的脸。“何霜啊，老妈什么时候当外婆啊？妈现在身体还行，给你带小孩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也没避，顺其自然。”何霜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的天。“没避就好。”母亲松了一口气，欣慰又回到她的眼睛里：“女人迟早要生孩子，早插秧子早打谷子。现在这个社会不好，流行什么丁克，身体好好的，要丁谁啊，克谁啊？那些不要孩子的事业女人是最糟糕的女人。因为你是个母的，你的天职就得下蛋。”何霜的目光一直落在窗外的天际上，她似笑非笑道：“是啊，我看见所有的人都在努力，而我却等着当母鸡。”“没有办法，女人迟早躲不过这道关。”

这是母亲的世界观。今晚韩辉在外面有应酬，何霜说话也就没了顾忌：“女人和母鸡还是有区别的。我为什么要生孩子？妈，晚一点不行吗？你知道不知道，叶梅和秦桑都在美国读书，她们的成绩从小学到大学都不如我，托福、GMAT也考不过我。”“她们走了，她们有这个命。”“我就不信我没这个命！”何霜的眼睛红了，母亲的眼睛也红了：“你还要怎么样？你哥嫂下岗后一直没有工作，也没钱做生意，要不是韩辉，他们现在的餐馆会这么红火？你爸的身体一直不好，他那个破厂报不了医药费，要不是韩辉，你爸连医院都不敢进。你想想，如果没有韩辉，我们有什么？”“妈，你别说了。”何霜努力在脸上挤出一个微笑：“我会给他生孩子的。”

7

生孩子是一回事，梦想是另外一回事，何霜从来就没彻底死心过，梦里魂里总有一座桥，桥那头是美国的商学院。她瞒着家人，偷偷与美国方面联系，像个里通外敌的特务。她又拿了全奖，精诚石开，她拿到了可以上飞机的签证。

岁月是条长河，往事都是岸上的风景。何霜不想往后看，但过去的一幕幕全在她眼前翻滚。她在北京读大学时交了个男朋友，每个周末都会到他家好好吃上一顿，大学毕业后她自然就留在了北京。刚上班还没两天，男朋友就催她结婚。何霜说，再过几年吧。男朋友说，我快三十了，父母还等着抱孙子呢。何霜那时年轻，头上长角，听了便说，我成什么了，我可不是你们家续香火的工具。男友说，怎么，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赖在北京的了？站稳了脚跟又想攀高枝了？何霜声音比他高，我上海户口还赖你这满城黄沙的地方？

好好的一对鸳鸯就这么散伙了。何霜哭了一场也就算了，可能还没有爱到死去活来的地步。叶梅给她打电话：“吹了好。回上海吧，我们都想你。”但何霜想留在北京考托福和GMAT，这种洋考试一碰就是“三光”政策：钱花光，时间用光，精力耗光。她在北京没有家，只好挤集体宿舍，一张床，一张书桌，

逃离华尔街

破旧的窗户，灰暗的墙壁，除了一台老式收录机，连电视机都没有，看得出来京出差的秦桑凄然心伤。她跟叶梅一个口气劝何霜：“回上海吧，至少还有家。”何霜摇头说：“你们知道我那个家，我当初为什么要离开家来北京？”秦桑知道，当初何霜留在北京，就是想避开那个家；嘈杂，拥挤，鸡毛蒜皮的争吵，小市民的闲言碎语总是在空气里起伏翻腾。秦桑的母亲早就说过：“可惜了何霜，那么聪慧的孩子，怎么生在那么个家里。”何霜宁可在北京苦熬。冬天还好过，夏天，宿舍西晒，她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蒸笼里的饺子，屁股上生出了疖疮，疼得像坐在刀山火海上。苦读总是有代价的。她坐在桌前，看好时间，一套连一套的全真题她跟它们拼了。她选了这条不归路。在何霜的号召下，叶梅和秦桑也踏上了考托福的征途。

纽约的冬天很冷，寒风扑过来像飞刀，但何霜还是觉得冷不过北京的冬天。她想起那年的十二月，她骑车去中关村上课，北风像满嘴獠牙的妖怪咬着她的脸，地上的残雪已凝成薄冰，她没看清，一拐弯就摔了出去，肘关节先落地，钻心的疼，她挣扎了半天都没起来。漆黑的夜，冰冷的天，大街上匆匆的行人。我要去哪儿？她问自己。何霜很快就冷静下来，她只能坚持。十多年后，她对叶梅说过：“北京学习条件好，生活虽然艰苦，但人很专心，没有外面的干扰。我以为我很快就能考完，很快就能拿到签证，等拿了签证再回上海和你们告别。只是没想到你们两个比我还快，我回上海的时候，你们都去了美国！”叶梅说：“我们当时也没想到，你成绩那么好怎么就走不了。”秦桑说：“世界上没有比你更惨的人了，从北京签到上海还是吃闷雷。”何霜说：“没办法，我只有嫁人，看见我妈那张苦瓜脸，我嫂子那张鸭子嘴，我就想跳井。”

老天总是捉弄人，何霜嫁人后拿到了签证。韩辉那段时间很忙，早出晚归，因为要协助公安局破获一个经济大案，几天几夜没有合眼。等案件告一段落，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神经时，他最想的就是好好吃一顿饱饭，看看周星驰的电影，再和老婆亲热亲热，哪料到一回家便是何霜的突然袭击——她说她要去美国。

8

韩辉最初还不信，以为何霜开玩笑。知道真情后，他想控制情绪也控制不住了，加上几天来的疲惫让他暴跳如雷：“我哪点对不起你你要离开我？别当我不知道，你嫌老子文凭不高，不会吐屁洋文，你自己去吐好了，吐你妈的洋屁股文！”知道是自己的错，何霜忍着，低声下气地说：“我并不是故意瞒你，我也不想离开你。我的奖学金很高，我可以把你也接到美国，我们可以在美国养孩子，可以在美国安家。”“呸！美国是家吗？局里明年就送我去党校学习，你让我‘叛逃’去美国？你知道多少人贪着我的位置？”他指着何霜的鼻子喊道：“我稀罕你接我到美国，稀罕你养我？我堂堂正正的在中国做人，不想到美国去当牛当马被人欺负。你还以为你多高级？”何霜站不住了，眼前是没有希望的黑，她明白了，他们之间横着一条河，河上架不起桥。但她还在挣扎：“你愿意等我吗？我读完书会回来。”“不可能！”他铁着一张脸，“我要一个稳定的后院。”他看着她：“不会洋文怎么了，我年底就去加拿大，告诉你，不是去洗盘子，是去考察！”“我有奖学金，我不用去洗盘子，就算洗盘子又怎么了？洗盘子也是自食其力。”何霜终于爆发了，“什么考察？游山玩水的考察？你不过就是命好，可以堂而皇之地挥霍纳税人的钱……”一个巴掌落在何霜的脸上，她没有感觉到疼，只觉得彻心彻骨的寒冷。完了，彻底的完了！这样也好，刀落情断，决不藕断丝连。再也不用瞻前顾后了。

最后是娘家人出场。兄嫂轮番上阵也好，父母哭得两眼发肿也好，何霜的心真的成了南极的冰山，她不怒不哀地说：“事情到了这个份上，随便你们。韩辉是个好人，但是我还是要走，就算是灾难，我也要扑上去。”嫂子说得满嘴起泡也没解决问题，终于喊冤似的狂叫：“你太可恶了，关起门来玩阴

风点鬼火，你就知道你自己好，你走了，父母病了瘫了，你就当挂在树上的气球？”看着嫂子那张几近变形的脸，何霜只觉得好笑：哥嫂仗着韩辉税务所长的势力，开饭馆赚了多少钱，上个星期还说起要把儿子送到国外读书的事，怎么这时候就变成了这副嘴脸？

在机场，她一个人坐在偌大的候机厅，有几次忍不住流出泪来。父母坚持要来送上一程，她冰冷地坚决拒绝。哥嫂似乎已对她愤恨不过，在她出门时连哼都不哼一声。无所谓，她看开了，从决定要奔赴美国的那一刻她就看开了。尽管如此，验票时当她转身回看后面，看无一亲朋的大厅，看即将挥别不知何年再见的故乡上海，她眼里仍瞬间就滚满泪花。

9

说起自己这些往事，何霜几乎不动声色，倒是秦桑和叶梅都听得眼睛发红。秦桑说：“家里有人出国，谁不是喜气洋洋，你家里倒像是死了人一样。”叶梅说：“他们从何霜的婚姻里各取所需，习惯了吃香的喝辣的，把何霜当成家里的一棵摇钱树。可惜我们走早了，不然肯定去帮何霜撑腰，其他人我不敢骂，她那个嫂子我非得跳起来把她骂个狗血淋头不可。”

何霜忍了忍，最后还是哽咽着告诉她们，她当时看着老泪纵横的父母，摸着肚子里不到两个月的胎儿，心痛得像有千万把刀在砍她。她想要这个孩子，可最后她却不得不去做了。很多年后，她都觉得自己是个杀手。她没告诉她们，她至今都对韩辉抱着深深的歉疚。韩辉得知她怀孕时，高兴得举手欢呼，像中了大奖，立刻从商店买回来婴儿床。何霜不会忘记那个微雨的黄昏，客厅的灯亮着，木板、螺丝、图纸铺了一地，他眼睛里的笑，一半是幸福，一半是期待。她相信他是个好丈夫，也会是个好爸爸。

室内的空气又湿又闷，往下压，往下沉，沉得像黑洞里的一块大石头，上面爬满了青苔。何霜轻轻咳了咳，挤出一个笑：“我不能再说了，我不想

演苦情戏。”秦桑说：“我们都有一出苦情戏，但我们都不想当黄连女。”叶梅说：“那就带我们出去走走，去看看华尔街的风景吧，看看何霜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地方，到底都有些什么景色和怪物。”“怪物还真不少。”何霜一听就来了精神，声音和眼睛都亮了：“要看华尔街，我是最好的导游，我来安排。”秦桑说，如果为难就算了，千万别影响你的工作。何霜笑道：“影响什么工作，正好我休假，我都有两三年没休假了。”叶梅在一旁说：“何霜为了我们的聚会，特地休假的，她对自己的父母也没这么慷慨过，秦桑你就别装大尾巴狼了。”

何霜打了几个电话，很快就联系到四五个景点。她们先去MH投行，那是何霜在华尔街的第一个战场，她在那里实习过，里面还有她的好多老同学。何霜告诉叶梅和秦桑，“9·11”时投行曾在世贸大楼租了二十多层，是世贸大楼里租房最多的户主，世贸楼倒塌后，人员上、财物上，它都受到了难以估量的损失。秦桑说：“别提了，菩萨保佑，当时你幸好在飞机上。”

三个人坐出租车先到曼哈顿城中的百老汇，看看有没有《芝加哥》的演出票，秦桑早就嚷着要去看的。《芝加哥》是百老汇舞台剧的老牌子，其中有段歌舞名为《狱中的探戈》，秦桑买了碟，在家里看了一百多遍了，每一遍都看得如痴如醉。叶梅说：“她就一小资，小时候她的名堂就多，一会儿芭蕾，一会儿小提琴。”何霜笑道：“秦桑的确跟我们不同，那年她非要拉我去听交响乐，我听得昏昏欲睡，她却听得两眼发光。”叶梅说：“我是想小资也小资不了，小时候奶奶要我学钢琴，可是不管我怎么弹，就是比不过外面弹棉花的好听。人家弹棉花的还有生活气息，我纯粹是制造噪音。”

三人说笑着，抬头已是MH投行的大门。进入大厅，眼前豁然开朗，明黄莹澈的灯光像清亮的细水从头顶流下来，把玻璃门外的拥挤和尘嚣坚决地阻挡在外面，形成了另一个世界，处处显露出安静、宽敞、自带一种奢华的气派。

一个着深蓝色职业套裙、主管模样的女人跑过来，何霜喊她邓妮。邓妮跟何霜又抱又亲，她是何霜在哈佛的校友，也是好朋友。叶梅悄声对秦桑说：“你看何霜结交的朋友，大都是高端人士，有地位有金钱，名校毕业。哪像我，

结交的不是人渣就是人精，要不一出场就是人妖。”秦桑点头笑道：“不错不错，又是妖，又是精，我看你也是非人类。你是人妖还是人精？”

10

叶梅没有猜错，邓妮是投资部门的高级主管，三十五岁，红色短发，灰蓝眼睛，一脸的精明和干练。她跟叶梅、秦桑握手问好后，语速极快地告诉何霜，她很忙，事情都已交给实习生处理了，再过一小时，她就要直飞波士顿，那儿有一个重要客户在等她。隔着高高的玻璃门，秦桑看见前台交易员忙而不乱的身影，漂亮秘书急匆匆的步子，每个人都十万火急。

叶梅问：“天天都这样吗？天天都这样，有的凌晨五点就来了。”

何霜微微颌首，说，“这就是华尔街。”

叶梅在美国学过电脑，对数据比较敏感，她问何霜：“世贸大楼塌了，数据肯定也消失了吧？”何霜说：“银行建有最先进的容灾系统，灾难的第二天MH投行照样开张营业。”“这么快啊！”秦桑叹道。何霜说：“这很正常啊，特别是对大型的跨国企业。”她认识一个IBM的工程师，他说，每个星期IBM都要动用大卡车把备份的主机磁盘装入特别的箱子，再运到另外一个城市的仓库。若有难测难量的天灾人祸，另外一个系统立刻启动。秦桑一脸感触地点头：“人生风雨难测，我们也应该建一个容灾系统。”叶梅说：“我知道你想多找几个备用男人。”秦桑笑道：“备用男人还不如备用狗好，我等会儿给你们讲个故事。”何霜说：“好多年没见你们了，怎么一说话就往歪门邪道上鬼扯。”叶梅叹道：“你还不知道？我们都是老女人了。”

三个人走在过道上，迎面走来两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何霜只是同他们点了一下头，她不认识他们，但他们的交谈声却格外清楚。一个人说：“我们怎么可能对克尔玛浪费时间？”另一个人说：“我们只支持沃尔玛和塔吉特。”叶梅说：“听见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哪儿都一样，锦上添花容易，雪

中送炭难！谁不知道克尔玛要挂了，像一间狂风中的茅草房。”秦桑叹道：“也不能太露骨了，谁不知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啊。”何霜说：“这就是华尔街，像一头冷漠而贪婪的野兽，永远改不了嗜血的本性。”

中午吃饭是在MH投行的咖啡厅。咖啡厅被一个韩国女人承包了，只收现金不收信用卡——跟纽约的唐人街一样，因为收信用卡要产生税费，小老板一般都不愿意。吃饭的时候碰见几个实习生，都是哈佛和耶鲁的，何霜当年和他们走的是同样的路。何霜实习的时候，美国经济是明媚蓝天下的似锦繁花，到处都要人，但是何霜和她的同学像漂亮的姑娘，傲着呢，怎么也得东挑西选选一个好婆家，这个好婆家就是华尔街的投行。实习生们告诉何霜：“今年他们（MH投行）一个都不要，实习名额是打破头才抢到的。”何霜说：“不一定非要华尔街的投行，商业银行也可以考虑考虑。”

实习生们叹道，商业银行的日子更艰难。谁会想到，美国经济竟然衰退成这样，像个得了重感冒的老人，难以恢复元气，只能半躺在床上感慨昨日的繁花美景，然后吁着气骂几句政府和总统。经济形势不好，年轻人更惨。毕业生找工作，到处都是冰凉坚硬的墙壁，肩上还抗着沉甸甸的学贷，利息每个月都要付。一个女生告诉何霜，她姐姐学的是市场管理，毕业半年了还没有找到正式工作，父母提前把退休金取出来付了姐姐的学生贷款和生活费。她说她就算拼命也得找到好工作，先挣下一笔钱，让父母老有所养。她和姐姐从小读的是私立学校，而父母的收入并不是特别宽裕。

“好孝顺的美国孩子。”叶梅叹道，“他们真的是命不好。我当时毕业的时候，美国的高科技遍地开红花，学校举办的毕业生交流会上到处都是要人的公司，我的同学那是意气风发，大声问招聘公司‘What can you offer me’（你能给我些什么）？而现在的毕业生毕恭毕敬地小声问‘What can I do for you’（我能为你做什么）？”秦桑也叹道：“世界变了，风水轮流转啊。我当时只申请了一份工作，是政府教育厅的，顺顺当当地就拿下了，什么心思都没多费。”她承认在美国读书苦，没完没了的作业和考试，但在就业路上一点挫折的记忆都没有。

11

何霜在求职路上却遭遇了不少灰暗画面，这是她后来才告诉叶梅和秦桑的。从华尔街开始的那份工作不能算是正式工作，只能算是实习。她和她们的性格不同，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想对世界倾诉，对老天喊苦，一个人默默接受，再默默地吞下去，再慢慢解决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何霜宁愿让她们相信，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从华尔街开始的。

何霜毕业实习的时候就在MH投行，她以为实习结束后会自动留在公司，因为公司的主管已经对她说过：“你留下来没有问题。”结果却在最后一刻被人取代。那个年轻人是个美国人，虽然读的是一般的学校却有不一般的家庭，他的父亲来头不小，跟公司的高层有关系。何霜就这样被剪掉了，给了她一个措手不及的霹雳，被雷得六神无主。何霜只能认栽，外国留学生的选择性实习文件已经下来了，她必须立刻找到全职的工作。一个叫刘田王的校友帮了她的忙，中国人的圈子里，众人都称他“刘天王”，刘天王热情善良，乐于助人，在华人圈子里有一些威信和声望。他对何霜说：“先委屈一下，过河去那家公司扑腾两下，再慢慢游回华尔街。我这边帮你盯着，有什么鱼蹦虾跳的，一定给你打个响声。”

何霜郁闷地过了哈德逊河到新泽西，进了那里的一家金融财务咨询公司。在美国经济最火爆的时候，名校的高才生去这样的公司确实有几分委屈。何霜第一次见到主管德拉时，看她的脸像个亚洲人，便无心问了一句：“你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德拉斜了她一眼，冷冷地回道：“我是美国人！”按照何霜的性格，一般不会打破沙锅问到底，但不知为什么，何霜不喜欢德拉趾高气扬的神态，那天就是想看看沙锅里的稀奇。于是她说：“我知道你是美国人，在美国出生的人都是美国人，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父母来自亚洲哪个

国家。”德拉的脸气得像茄子皮色，但声音还是昂首阔步：“我爷爷是德国人，奶奶是意大利人，爸爸是海军陆战队的军官！”何霜便恍然大悟般笑道：“那你肯定长得像你妈妈，你妈妈肯定是亚洲人，你一点没有你爸爸的遗传。”德拉那天如果没吃早饭肯定晕倒了。何霜第一天上班就得罪了上司，她明白，反正也无所谓了，知道自己在这里干不长，迟早要回华尔街的。

德拉第一眼就看何霜不顺眼，从没安心教她，只是一个劲地指责她。何霜刚去业务不熟，工作这东西有很多凭的是经验，公司的财务软件不是市场上通用的，何霜再聪明也需要时间去学。这时德拉就会在一旁冷笑道：“是用软件，又不是写软件，有什么难的，又不是发射火箭。”窗外的云光之上似乎有一抹火箭划过的烟痕，何霜稍微一分神，报告结果又错了，德拉的脸顿时紫得像发暗的牛肝。何霜一天天挨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挨回华尔街。她知道得罪了主管上司没有好果子吃，便收起傲气傲骨，努力堆出满脸的笑开始讨好德拉，时不时赞扬一下她的发型很可爱，高跟鞋很漂亮。只是德拉根本不吃她这一套，工作中还是继续给她穿小鞋，把何霜搞得一阵阵肉疼脚疼。她的忍耐撞到了天花板上，她决定冒险越级汇报。

大老板乌黑着一张脸对着何霜：“我正准备找你呢。”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叠材料，全是德拉对她工作错误的记载。“她居然写我的黑材料！”何霜气得嘴都歪了，但还是稳住心头火静声静气地问大老板：“怎么能只听她一个人的声音呢？”大老板告诉何霜：“德拉曾经带过四五个新人，每个新人和她合作都很愉快。”何霜知道，那些新人肯定都是美国人，德拉对他们总是春天般的笑脸，因为她把他们当成同类。何霜心想，我一个名校毕业的绝不能被德拉打倒，我要为自己争口气，要德拉看看自己不凡的水平。何霜和颜悦色地对大老板说：“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换一个部门，我不相信我会干得比德拉差。”大老板本想劝何霜辞职，没想到何霜心高气傲，要与德拉一决雌雄。也好，企业就喜欢竞争的人。再说何霜是一个外国人，身份受限，根本不能随便辞退，公司刚给她办了工卡。

华尔街那边还没有消息，何霜只能夹起尾巴，缩起身子做人。何霜不得

不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因为各个部门都不缺人，她便成了一个被公共使用的打杂的。名校毕业成了一个打杂的，各种杂念呼啸而来，何霜常常因此气恼难平，夜不能寐，但她咬牙切齿地给自己打气：“打杂就打杂，天垮了还可以当被子盖，这又算得了什么。”于是她横了心，干什么都很尽力，无论是记账、审核、写报告，还是复印文件。她知道公司有几个“元老”，身肥肉胖行动不便，每到季度末的时候，她会主动为他们搬运文件、复印备案，哪样都做得干净漂亮。那天她从资料室走出来，搬着沉沉的纸箱子，迎面撞上一个人，正是德拉。德拉朝她笑笑：“你现在真不容易。”何霜回她一个笑：“离开了你，确实不容易。”何霜只在心头发狠，看谁笑到最后。

12

何霜的杂没有白打，又过了大半年，有个“元老”把她收为旗下，得了机会，她干活更卖命了。她本来就是一颗钻石，有了见天的时机，还不拼命闪光发亮吗！公司有个大客户在上海有业务，有些翻译问题问何霜能不能帮忙。何霜奋勇当先，说自己不仅会普通话，还会上海话。她自愿牺牲了许多休息时间，加班加点，给客户理顺了不少麻烦，客户感激不尽，愿同公司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何霜立了功。公司的大老板不是瞎子，那一年的圣诞前夕提了何霜当主管。何霜很开心，不到一年的奋斗就和德拉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而德拉爬到她目前的位置奋力挣扎了四五年。何霜希望德拉明白，这就是区别。

在公司圣诞聚餐的晚会上，德拉正好坐在何霜的身边，她的眉眼和声音都比过去柔和了许多，面对聪慧有才的人，德拉还是佩服的。德拉喝了一点葡萄酒，话不由自主朝外面冒。她说如果她能说中文，也就没有何霜立功的机会了。何霜笑道：“你一个美国人怎么可能会说中文？”德拉叹了一口气，这才告诉何霜，她的母亲是越南华侨，小时候曾经逼她学过中文，她那时最怕人家说她不像美国人，哪肯学中文，一把火把母亲给她的中国书全烧了，

没想到这一烧，烧出了多少的后悔和不甘心。人生在世，变化无常，两个敌对的女人居然成了朋友！圣诞晚宴上德拉喝醉了酒，摇摇晃晃，何霜扶着她，主动送她回家，两个人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

都是单身女人，有的是时间闲聊，放任心头的秘密在舌尖开花。德拉告诉何霜，她生在一个幸福的家，但她似乎并不快乐——可能是过于敏感了吧。她从小就用一种奇异的，和她年龄不相称的眼光来打量世界。她的母亲温顺聪明，是侨居越南的华人后代，在越战中和父亲相识，父亲是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德拉从小就知道自己与众不同，姑姑家的孩子都是浅金色的头发，而舅舅家的孩子头发黑得发亮，自己的头发和他们不同，眼睛更不同。妈妈告诉她：因为爸爸是西方人，妈妈是东方人，所以你身上汇集了爸爸和妈妈的特点。德拉说，我要是只像爸爸该有多好，我真喜欢希拉姐姐的金头发。妈妈听得胸口一阵酸痛。德拉十岁那年，父母带她去动物园，动物园刚从法国进口了一个新动物，名叫狮虎兽，狮虎兽的爸爸是狮子，妈妈是老虎。狮虎兽比父母的体形还要大，脾气也更为暴躁，而且狮子不认，老虎不亲。狮虎兽孤独彷徨在自己的园子里，它寂寞，愤怒，狂躁，只能对天嗷嗷乱叫。大家都不喜欢这头怪兽，脾气这么怪。德拉说，我知道它很难受，因为它找不到和自己一样的伙伴，其实我也是头狮虎兽。父母听了差点儿晕倒。

13

何霜对德拉笑道：“你把自己比喻成狮虎兽，那我是什么呢？”德拉说：“你别笑，其实每个人都能找到一头动物和自己对应。你算得一只熊猫吧。”何霜点头笑道：“熊猫好，我就是熊猫，熊猫在美国多招人喜爱。”不管怎么说，美国是一片公平的土地，每个努力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尽管何霜的英文不如德拉那么地道，但是只要奋斗，一样能和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德拉平起平坐。

但她很快发现她们不是平等的人。那年春天，美国要攻打中东的某个国家，国防部下面的合同公司一夜之间平添了千万亿美元的生意。公司拿到了审计业务，准备派一个团队飞华盛顿。德拉和何霜都是团队的成员，但是临上飞机前，何霜的资格被取消了。“你不能走了。”大老板朝她走过来，眼睛里半是抱歉半是无奈。“我知道，我不是美国公民。”何霜黯然说道。大老板对她解释说，去的人过多，公司需要人留守。但解释是苍白的，何霜又不是白痴，她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联邦政府的某些合同机密而敏感，只有自家人才敢信任。她再有才华又怎么样，再努力又怎么样，前面的玻璃墙她冲不破，玻璃墙把她隔出了他们的世界。这不是她的国家，她的土地，没有她自由呼吸的空气。很多人说，只要努力，就能改变命运。但是这世上有些东西是无法改变的，比如祖国、出生地和遗传基因。

被踢出团队的事何霜是过了好多年才告诉叶梅和秦桑的。叶梅说：“这样的事情多了，我现在的脸皮早厚了，也敏感不起来了。”秦桑笑道：“这歧视哪儿都有啊，我们上海人不是经常骂外地人是乡下人吗？”何霜说：“风水轮流转，现在回上海看看，乡下人在上海比本地人厉害多了，也能干多了。”

没有资格飞华盛顿，何霜只好自我安慰：“那个战争项目不做也罢，不知沾了多少鲜血和冤魂。”她又笑自己假正经，因为公司每次接到大项目，都会有不菲的奖金，她和德拉早就把项目奖金打进了各自的财政预算。德拉早看上一个新款的芬迪女包，何霜打算换一部新车，别克的“林荫大道”（Park Avenue），她想用现钱一次付清，因为天性不喜欢贷款。没有办法，老天安排的，德拉马上就可以炫耀新芬迪，她还得继续开那辆用了两年的破车。

何霜在家里郁闷着，电话铃忽然响了，她以为是德拉，没想到是自己的父母。父母在电话里问她：“奶奶八十大寿，你能不能回家一趟？”“回家？”何霜的心头忽然牵引出丝丝缕缕的情绪，伤感的，温暖的，明亮的，隐痛的，在心头的某一处穿插交错。这些年她单身一人在美国，她不敢回家，不敢面对亲友那些无心的或是有意的问话，更怕见到某些不想见的人。但是她还得回家。



14

现在何霜站在故乡的天空下，微风吹过来有桂花的暖香。

国内的变化令她目瞪口呆，高楼在阳光的衬托下处处展现着辉煌的霸道，眼睛里撞进来花花绿绿的招牌，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还有哈根达斯。她坐在星巴克里，咖啡的浓香漫过她的舌尖，黄浦江对岸美国 GM（通用汽车）的新厂房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有那么一刻，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

“你怎么在这儿啊？何霜！”一个女人朝她尖叫，何霜定睛一看，原来是初中同学孟霞。叶梅和秦桑不认识孟霞。孟霞是何霜初中时的好朋友，何霜考上一所重点高中后，两个人的路岔了，关系也就慢慢淡了。何霜和孟霞再相逢时，何霜已经成了韩辉的老婆，而孟霞是韩辉的同事。何霜感觉这世界真是小，转来转去全是熟人。孟霞的书读的一般，但是命好，找了个极有钱的老公，何霜和韩辉还去参加过她的婚礼。何霜依然能记得那能让人流鼻血的豪华场面——10 辆劳斯莱斯幻影，10 辆法拉利，10 辆宾利欧陆飞驰……

三四年不见，孟霞更漂亮了，光洁的肌肤，苗条的身段，怎么也看得出来她已是两岁儿子的母亲。孟霞的老公虽说很有钱，但从谈恋爱到现在对孟霞专心温情。女人有了爱的滋润就会容颜不老。何霜不禁暗自自嘲：看我这张枯黄的脸，不知道的以为是哪个村出来的打工妹。“现在还是一个人。”孟霞问起她在美国的生活，何霜头一低，又急又快地说道。孟霞顿了一下，淡淡地说：“韩辉刚结婚了，我去了，那女孩子比我们年轻。”何霜心头一沉，脸更加暗了，低着头，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想听。孟霞懂事，便也不再多说什么。

15

何霜回家才知道，哥嫂和韩辉还有来往，韩辉对家里还是很照顾。她感激他，但是不想见他，更听不得家里人对他的赞叹。母亲有事无事叹气道：“女儿啊，你怎么现在还是一个人，你要是没出国，孩子恐怕都能跑来跑去了。我就是想不通，美国有什么好，到哪儿不是一样过日子吗？”这样的话，像尘灰落在发丝上，没有什么大碍，但总让人不舒服。

何霜有些心烦意乱，忽然心里盼望着回程的日子。这时孟霞打来电话：“朋友搞的内部票，去S城看卫星发射，老公正好有事去不了，咱俩去吧？”何霜想也没想就欢喜地答应了。飞机到达S城后，她和孟霞走的特殊通道，结果有个武警挡住了她们，让孟霞进房间谈谈。孟霞出来后满脸寒霜地对何霜叹气：“对不起，他们说你不能进去，说你是从美国来的。”“我懂了。”何霜想笑，美国人怀疑我是间谍，中国人也怀疑我是间谍。联邦政府的国防项目，临上飞机前她的资格被取消了，那个镜头刺闪闪地从何霜的眼前亮过。孟霞的解释是多余的，甚至是软弱无力的。太阳在她的头顶微笑，空气把她隔离了。

“嘎”的一声，一辆锃亮簇新的“别克林荫大道”停在何霜的面前。一个年轻女人下了车，轻盈的身子，妩媚的一张脸，挽着德拉最向往的“芬迪”包。驾驶座上的男人也下了车。天哪！韩辉！他没看见何霜——或者就是看见了，也没认出来，几年的异国颠簸，她老得太快了。

何霜呆立在原地，耳边响过庞大而宁静的风声，她像个忽然落地的木偶，呼吸和动作都没有了，那一刻，天遥地远，前事冥蒙。何霜只想逃，往哪儿逃？逃回美国？

16

孟霞很内疚，她不想让敏感何霜再受到刺激。但是她的自责，她同情的眼光，她唠叨不停的话语，更加刺激了何霜的自尊心。何霜明白，这世上只有可怜的人们才给予同情，而自己宁可要世人的嫉妒。

这次回国探亲何霜两次受伤，而且母亲的唠叨，孟霞的幸福在她眼前穿来穿去，反复纠缠。这片生她养她的土地她不敢再轻易踏上了。

这天是德拉的生日，咖啡桌上的两杯蛋奶酒已经见底了，何霜和德拉歪在沙发上，醉意朦胧地看火星登陆直播。何霜说：“干脆在火星上建个国家，我移民到火星，簇新美丽的开始，把过去一笔勾销。”德拉醉醺醺地说：“好啊，我也想把屁股挪到火星上。”何霜笑道：“你和我不一样，美国是你的家。”德拉问：“真是我的家吗？每次和陌生人交谈，他们一开口便问我来自何方。”何霜举起酒杯笑道：“我来总结一下，我是逃跑的熊猫，你是迷惑的狮虎兽。”仰头又是一杯酒，人更恍惚了。何霜摇摇晃晃地唱起来：“我不是熊猫，我不是熊猫，我是一头蝙蝠，不知道自己是鸟还是兽。”德拉边笑着边把酒瓶当做自由女神的火炬，然后开始模仿自由女神那段有名的诗句：朝我奔来吧，饥寒交迫的人们，你那渴望呼吸自由空气的众生，你曾被遗弃在海滩上，你曾在风浪中无家可归，我在金门之岸为你高举自由的明灯……

梦醒后，何霜也好，德拉也好，还得生活在这个世界，吃饭、睡觉、工作，日复一日。生活中有喜悦、温暖、美丽和希望，也有丑陋的面孔，不愉快的噪音在你不经意间袭击你、打压你，你躲不过去，即使是在天涯海角。你只能昂头面对，甚至装出几分假笑。

17

叶梅问何霜：“听你刚才讲的，德拉似乎是你的好朋友，但你怎么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提过她呢？”何霜冷笑道：“朋友也讲过去式和现在式，我的朋友的名单里已经没有德拉这个名字了。”秦桑问：“莫非在职场争斗中结了仇？”

何霜从中国回来没有多久，公司的上层发生了震荡——何霜的主管老板，也是公司的合伙人之一突然辞职。他的动作很大，不仅散伙撤资，而且还带走了大批客户，让公司元气大伤。何霜在公司的位置顿时变得尴尬起来，没有一个部门愿意接受她。那天何霜问德拉：“要不我重新当你的手下？”德拉摇摇头：“你现在和我平起平坐，怎么能当我的手下？”何霜明白，按照美国人的职场观点，她这是 over-qualified（大材小用），自身条件太好，超过了合格的最低要求。比如一个只需要本科学位的职位，你若不小心亮出了你的博士文凭，对不起，人事经理会告诉你：你水平太高，没有资格申请这个职位。

何霜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做危机四伏，步步惊心。公司根据何霜的表现已经给她申办了绿卡，而所有的鉴定是由何霜的主管老板执笔——他是她申办绿卡的负责人，如今他一去不复返，如果移民局打电话来无人接听，不会继续调查。何霜感觉自己像一只被扔进锅里的青蛙，虽然现在锅内的水是温的，但是锅外的火在烧，水迟早会沸腾，而她会被煮烂。德拉对何霜说：“你现在得马上找一家新公司。”何霜苦笑道：“这个道理我还不不懂吗？我跟你的情况不同，我是外国劳工，没有绿卡，也不是公民，我的情况十万火急，我的 OPT 实行文件快过期了，接受我的新公司必须立即给我办新的 H1 工卡，没有 H1 工卡我无法上班。”德拉若有所思地说：“先前我总是成天抱怨，没



想到和你比起来自己还是幸运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身份的困扰，想走就走。”

何霜苦笑道：“人们总是从别人身上的不幸感受到自己的幸运。”

就在何霜一筹莫展的时候，刘天王来电话了：“我知道你正在办绿卡，暂时不想挪窝，但是我在华尔街一美国哥们需要人，上星期打高尔夫球时他才跟我提的。他不想登广告，怕铺天盖地的人扑过来，他没精力应付，所以希望最好是朋友介绍，放心又省心。”何霜听到这个电话，像是在黑暗中看见了光明，像是在茫茫大海中看见了陆地。她连忙告诉刘天王：“我现在是热锅上的蚂蚁，只要能找到新工作，什么工作都可以。”刘天王说：“好长时间没见你，你的改变不小啊。”何霜笑道：“那时候刚毕业，心高气傲，什么都不懂，后来被社会教育了一番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刘天王知道何霜的危急，立刻跟哥们联系，帮她安排了面试。他对何霜说：“要不你周六就住过来，纽约这边什么都方便，让我老婆陪你去挑几套像样的衣服，人靠衣装马靠鞍，你知道华尔街这地儿既要看千里马的马腿，又要看千里马的马鞍。”刘天王的话还没有说完，何霜的眼睛已经热了，一低头，泪水“吧嗒”掉在手上。关键时刻，还是要靠同胞啊。

何霜兴高采烈地去找德拉，要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同德拉分享。何霜看见德拉的眼里先是惊讶，然后是几分羡慕。“你真的拿到了MGS的面试通知？那可是华尔街赫赫有名的投资银行啊！”何霜笑道：“哈佛的校友帮了我的忙，面试我的人也是哈佛的校友。”德拉的眼睛有些发绿，何霜知道德拉也做过华尔街的五彩梦。德拉叹道：“名校毕业的还是不一样，我知道，像你们这样的人去华尔街上班不用考CFA。”何霜说：“其实经验更重要，我面试后还需要你的一封推荐信。你知道，我的老板不辞而别，我曾经在你的手下干过。”德拉笑道：“没问题，我帮你写推荐信。”德拉又问：“你知道你去华尔街干什么吗？”何霜老实地说：“我刚去还能干什么？当最底层的分析师，也给一个高级金融分析师当助理。”德拉忽然阴阴地笑了起来：“我还以为你是做交易现场的交易员。”何霜的傲气突然迸发了出来，她说：“从后方的金融分析到前方的交易现场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她话一说完就后悔了，

自己还在求德拉写推荐信，怎么着也得谦逊一点啊。

18

面试还算一帆风顺，到底是有朋友的铁关系，一周后就可以正式上班了。何霜感激涕零，命运对自己并不薄！她最感激的还是刘天王一家。刘天王给她介绍工作就不用说了，刘天王的妻子苏灵陪她买衣服，为她清理客房，为她做可口的饭菜，无不是为了她第二天的面试。苏灵不仅崇拜丈夫，而且尊重丈夫，丈夫的朋友就是自己的朋友，不分来往的朋友是公的还是母的，哪怕是个年轻妖娆的狐狸精，她一样献出真诚的微笑。很多人都不理解苏灵，觉得这个女人迟早要灾难临头，但是何霜觉得苏灵是世上最聪明的女人，你给丈夫的尊重和空间越大，你得到的爱和关心也就越多。

刘天王给苏灵的爱也是无微不至。当刘天王得知苏灵的妈妈生病了，立即喊着要苏灵寄去一万美元。苏灵反对：“你疯了，我妈有很好的公费医疗，不需要你这么多的钱。”他立刻说：“她需要不需要是她的事，但我表达一个女婿的心意总成吧？”还有一次，何霜听见苏灵说她的身体有点不舒服，刘天王便要请假陪她去看医生。苏灵说：“你在华尔街上班这么紧张，请什么假，我又不是孩子，我不要你陪。”刘天王说：“我要跟医生谈谈才放心，不然班我也上不好。”

何霜的工作搞定后，苏灵对何霜说：“华尔街附近的公寓贵得要你半条命，你刚工作，口袋里也没有几个碎银子，如果不嫌弃，就先住在我家，我反正不上班，做两个人的饭也是做，做三个人的饭也是做。”何霜又是感激又是不安，说：“面试的时候已经折腾了你和天王了，现在还折腾你们怎么也说不过去。”苏灵说：“我是为你好，你刚去华尔街很紧张，要尽快适应，不适应就要被淘汰，你住在我家，你的饮食营养我可以给你保证。等你上路了，再作打算我绝不拦你。”

19

何霜于是住进了苏灵的家。苏灵说的没错：“在华尔街的第一年只有两条路，要么提升，要么被开掉。”何霜懂的，如果没有机会提升，只能面对无情的剪刀，结局就像那些枯干的树枝，被一把淘汰的利刃干脆利落地剪在地上，“啪”的一声。没有人会同情你，也没有人会帮助你，因为每个人都很忙，连伤感的情绪都没有时间抒发。

虽然何霜毕业实习就在华尔街，但是毕业实习和正式工作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实习的时候她可以随时询问，因为带她的人是公司的培训高管，其工作就是帮助像何霜这些不耻下问的学生。现在她的身份不同了，华尔街既然聘用了她，就意味着在她身上榨取应该有的效益。在华尔街，时间就是金钱，而你赚取的金钱决定了你在公司的地位。何霜的主管领导是个美国人，名叫托尼，他根本没有时间指导何霜。上班的第一天，托尼面无表情地扔给何霜一堆数据和报告，然后要何霜在下班前拿出准确精简的分析报告。何霜完全蒙了，她不过第一天进公司，连门都没摸清楚就要交分析报告了？她静了静心，知道华尔街是个适者生存的地方，这是上面给她的考试，你考不过，对不起，你就得给我走人。这却是一场蓄意的考试，何霜笑了笑，非常明显，因为托尼给她的金融报表是两年前的。

何霜启动自己全部的才识和智慧出色搞定了第一场考试。第一道大门推开了，门外的天空是阳光灿烂还是微风细雨，是狂风暴雨还是雷鸣闪电，何霜不知道。何霜一不小心做错事就会被托尼骂得狗血喷头，何霜知道，托尼也是顶着山一样的压力，他也被上面的人骂。可是何霜还是想不通，活了这么大，她几乎是在鲜花和掌声中长大的，从来都没有被人骂过，想想当初给德拉当下手，德拉也没有这样骂过她。有好几次何霜都想转身离开，离开华

逃离华尔街

尔街，到一个普通的地方，找一份普通的工作，过普通的一生。刘天王对她说：“如果你想通了未尝不可，只要自己不后悔。”何霜笑了笑说：“肯定会后悔的，在托尼的骂声中成长也是一种成长。”她天生就爱奋斗，因为奋斗可以改变命运，不仅会让自己的人生缤纷华丽，更会让自己的人生与众不同。苏灵也给何霜打气，在她累得脚软手软回家的时候，苏灵会端了一碗香菇鸡汤说：“喝了这碗汤，第二天醒来又是新的一天。”

在华尔街，分分秒秒的时间就是金子，就是银子。可以说，何霜是一睁眼就干活，一闭眼就睡觉。她现在一周要工作九十个小时，周末只要有点时间就睡觉，去中央公园的长椅上晒晒太阳，去百老汇的剧院看看演出，对她而言都是无法实现的奢望。她对苏灵说过：“我现在最大的幸福就是睡觉，睡觉，再睡一会儿。”

20

三个月后，凭着自信和聪慧，何霜基本适应了华尔街的节奏。何霜总算懂了，在华尔街没有性别、年龄、国籍、种族的区别，华尔街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美元，美元，美元。你是否有能力为公司带来效益，你是否能在竞争中帮公司打败对手。忙乱紧张的生活中何霜偶尔还会想起德拉，想起新泽西的那个金融财务公司，毕竟那是自己职场的第一站。她觉得自己应该给德拉挂一个电话，聊聊目前的状况，感谢她的推荐信。可是何霜连这点时间也抽不出来，她每天像是一个战士，背满沉重的装备，跟随急行军的队伍，前进，前进，前进。

过了些日子，托尼观察到何霜越发的果断老练，她不仅有独特的投资眼光，更有独具的风险评估能力。托尼慢慢移交了一些重要项目给何霜。何霜不会浪费机会，每一个项目都完成得干净利落，令托尼很满意。既然何霜可以承担重任，他也可以好好放松一下，带着家人去海边度假。



托尼一走一摊子的事都撂在何霜身上，何霜珍惜这个锻炼机会，她想把自己的大脑和翅膀锻炼得更强。托尼临走时给了何霜一个手机号码，何霜明白他的意思——万不得已可以向他求救。何霜笑道：“我真不想打扰你和你家人的度假。”托尼说：“有些事情防不胜防，万一出了紧急情况呢。”托尼离开后，何霜将每天的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只是有个新客户的资料何霜在电脑里无法找到，她只好给托尼打电话，托尼说：“我办公室左边的柜子里可以找到影印件。”何霜打开了托尼的柜子，不仅看见了客户资料，而且还看见了德拉的推荐信。

21

何霜知道，偷看私人信件是一件不道德的事，可是那封推荐信曾和自己息息相关。她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打开了信。“聪明是聪明，很多时候自以为是。自信是自信，但是不喜欢接受团队的意见。对社会有独特的见解，但也有诸多不满……”何霜没有读完，手抖得拿不住信，眼前天旋地转，几乎站立不住了。在她的意识中，德拉就算不把她吹得天花乱坠，也会如实写出她工作的敬业、认真、诚实。何霜感到喉咙处似乎正有一股腥咸的暗流奔涌而来。她突然冷笑一声，“她已经不是我的朋友了，我还犯得着为她吐血吗？”

站在另一个角度回看走过的风景，何霜越发感激托尼，面对这封“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的推荐信，托尼依然收留了自己。何霜想不透里面的千山万水，云雾缭绕，她也没有时间去想，她知道自己应该珍惜和感恩，应该更努力地工作。

何霜的故事暂告一段落。叶梅对何霜说：“德拉太毒了，她已经被嫉妒的火烧得变了形。”秦桑说：“德拉自己也梦想华尔街，只可惜没有何霜的才学，更没有何霜在华尔街的关系。她因为嫉妒而生恨，想毁掉何霜的机会，这样的女人真可怕。”叶梅说：“这样的女人我在中国就见识过了。那年我

还在上海读 GRE，听班上的一个女生说，她的朋友偷看了她的电子邮件，嫉妒她拿了全奖，居然以她的名义写信告诉学校，她不需要这份奖学金，因为她找到了更好的学校。”

许多年后，何霜在飞机场巧遇过去公司的同事，不觉间提及德拉。同事告诉她，德拉因病早就辞职了。至于什么病，同事也不清楚。精神上的病还是生理上的病？何霜不清楚，只是一个人在飞机上感慨了好久。

22

秦桑对何霜说：“这样看来，托尼是你职业生涯的贵人，面对两面三刀的推荐信依然坚定不移地把你招至麾下。”叶梅摇摇头说：“最大的贵人是刘天王，没有天王在后面顶着，我敢赌托尼绝对不会要何霜，因为托尼对刘天王的信任大大超过了那封不阴不阳的推荐信。”秦桑说：“何霜，我想去见见你的那位大贵人。”何霜笑道：“没问题，我会安排的。”叶梅在一旁说：“还有苏灵，她也是个大好人，我原以为这样的人全都灭绝了。”何霜告诉叶梅和秦桑，她后来同苏灵疏远了，因为苏灵是个包打听，她有着常人没有的热情好客，也有常人没有的热爱隐私。

何霜刚住在刘天王家的时候，因为发自肺腑的感激和信任，便同苏灵掏心窝子，告诉她自己在国内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还有失去的那个孩子。没有两天，苏灵便邀请了一帮教会的姐妹来家里，不仅要为何霜祈祷，还要为那个可怜的孩子祈祷。这么多年过去了，何霜提起这件事依然气得眼睛发绿，她对叶梅和秦桑说：“那是我心头最深的痛，当年我对你们都没说过，因为感恩，一时冲动告诉了苏灵，她竟然这样公开我的隐私，还让我感激她的好心。我当时的感觉好像是被人剥光了衣服，还要跟着这群人裸奔，还要感谢这群人的友谊和爱心。”

每个人的心头都有一座城，城内的万紫千红也好，断壁残垣也好，有时



候并不想与人分享。何霜说，当初住在刘天王家就是个错误，当她醒悟的时候立刻搬走了，虽然受了伤，但是避免了今后更大的伤害，但天王夫妇的恩情，她会终身铭记。秦桑叹道：“朋友之间还是有点距离好，彼此间知道得太太多很容易生矛盾，矛盾多了，朋友也成了敌人。”叶梅笑道：“我当时听着就觉得奇怪，这世上还有这么好的女人，给你白吃白住。”何霜立刻说：“我一个有工作的人好意思白吃白住吗？她说不收钱，我一个月给她一千五百美元。”秦桑说：“这个价格也不低了，你出去跟人合租，可以省多少烦恼。”

烦恼哪儿都有。何霜当时遭遇的烦恼不仅有工作中的压力，更有良心的不安，灵魂的挣扎。何霜的工作是同各类金融报表打交道，当她看见公司的财务报表其核心利润在某个季度一口气肥成了胖子，眼睛顿时瞪成了牛眼——她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否则她的分析报告写不下去。托尼一脸的自然，轻松笑道：“公司把曼哈顿的一栋大楼卖了。”卖楼的一亿美元摇身一变成了利润，写进了金融报表。何霜认真地说：“这不符合 GAAP（美国通用会计准则）。”托尼依然在笑：“你知道我和你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吗？那就是经验，你说它不符合 GAAP，但我说它没有违背 GAAP。”何霜沉默了，她心里明镜似的。公司的报表虽然没有违背 GAAP，或者说跟 GAAP 打了个擦边球，但是这个不大的花动作肯定会引发 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警惕，公司的行为必将给将来的投资审核埋下隐患，一个个地雷随时会轰然爆炸，爆炸之后便是哭喊遍野，满目疮痍。谁去负责，谁去收拾残局？

23

公司所有的眼睛里全是美元，没有人理会何霜的未雨绸缪。何霜眼睁睁地看着公司肆无忌惮地捧起虚胖的数据大吹大擂，公司总裁大言不惭地对媒体说：“房地产的投资贸易所得可以算作企业的赢利。”

多年后，何霜对叶梅和秦桑说：“尽管公司的行为没有犯规，但还是欺

逃离华尔街

骗了投资者，谎言终究是谎言，一个企业没有了诚信，还能给客户提供透明的环境吗？再说了，不是每个投资者都是傻瓜。”叶梅叹道：“我早就知道，华尔街不仅贪婪成性，而且谎话连篇。”何霜说：“我当时就有预感，公司迟早要出事，后来读 The Wall Street Journal（《华尔街日报》）才知道，花旗银行和 IBM 也搞过类似的小动作。”秦桑一听便说：“你看看，赫赫有名的大企业都要钱不要脸，都不能洁身自好，那些刚上市的小公司还不知道怎么浑水摸鱼呢。难怪 SEC 忙着打假，现在的企业谁不想赚钱，想钱都想疯了，乔装打扮的数据满天飞，SEC 的打假依然是任重道远呀。”

叶梅说：“我能体会到你当时的烦恼。你的烦恼是因为你心地纯良，不想当企业作假的帮凶。”何霜叹道：“那时候真是烦恼重重，压力重重，还有苏灵天天在你身边晃来晃去，说来说去。”叶梅心直口快，“你是有工作的人，怎么不快点离开那个好奇婆娘，离开那个是非之地？”何霜说：“我那时候除了工作和睡觉，第三件事就是找房子。”秦桑说：“我只是觉得奇怪，刘天王那么高的水准，怎么找了个家庭妇女？”何霜忙说：“人家不是家庭妇女，在国内当过妇科医生，在美国拿了生物硕士。你们不知道，我虽然现在同她保持距离，但心里还是敬佩她。几年前，曼哈顿中国城有个偷渡的小姑娘，被人骗财骗身，还宫外孕，因为身份问题，同伴不敢把她送进医院。苏灵知道后自告奋勇跑去急救，救了她一命，当时刘天王都吓死了。在美国，没有医生执照却敢给人做手术，被人告发了是要坐牢的；在手术中出了人命，也是要坐牢的。看来上天还是善待好人的。”秦桑叹道：“苏灵这样的人，是神，是那种让人敬而远之的神。”何霜点头笑道：“与我心有戚戚焉。”何霜住在苏灵家的时候，苏灵总是关心她的私人生活，时不时的还要给她介绍男朋友。她常以过来人的身份教育何霜：“你第一次婚姻失败败在年轻不懂事，第二次不能再错了，再错了，痛苦终生的果子没人帮你吃得下。”秦桑听了直摇脑袋，“这样的关心我宁可不要，这样的朋友根本不敢和她接近，虽然我知道她是个好人。”叶梅也点头附和道：“交这样的朋友真是可怕，天天都睁大了眼睛观察你的来去行踪，我宁可不吃她做的可口饭菜，也要搬



家离她远远的。”

何霜慢慢地说，搬家后的第三个月，她生命中的桃花开放了，开放在曼哈顿的春末夏初。但是说到这里，何霜的眼睛却红了，因为这个男人已经不在人间了，他的身后是“9·11”凄厉的火光。

24

那天何霜要去 SEC 办事，她问秦桑和叶梅：“要不要跟我走一趟？”在美国，凡是有点经济概念的人没人不知道大名鼎鼎的 SEC。纽约证交所（NYSE）、纳斯达克电子证券交易所（NASDAQ），再名声远扬又怎么样，照样逃不过 SEC 的五指山。他们会把公司的报表和文件从脑袋顶查到尾巴根，一个小数点、一个小解释都不会放过，核查结果过关了才能拿到上市执照。上市的公司如果想来点小动作，那就等着 SEC 把你送上法庭吧。叶梅说：“我们还是别去 SEC，那是你的伤心地。”

何霜和武威相遇也是巧。那年春天，她和朋友相约在华尔街的咖啡馆碰头，路过纽约证券交易所时，正好证券交易的高潮过了，一群股票交易员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休息，有的啃汉堡，有的喝咖啡，大声谈笑着。突然何霜听见有人喊她的名字，回头一看，原来是她的哈佛同学，也是老朋友。朋友身边坐着一个亚洲模样的青年，长得很阳光，眼睛特别亮。寒暄两句后，朋友笑着指着亚洲青年对何霜说：“给你介绍一下，他也是中国人。你们若是用中文聊起来，就是骂我我也听不懂。”于是亚洲青年开始说中文了。他一开口，妈呀！何霜吓了一跳，什么中国话，一句都听不懂，搞了半天原来是福州话，他还当是正宗的国语。后来两个人熟了，有来往了，才知道他中文名叫武威。武威的爷爷奶奶是马来西亚华人，早期移民美国加州，原籍福建莆田。武威能说流利的福州话，因为小时候父母就离婚了，他一直住在爷爷家。武威在加州长大，从小就聪慧过人，在耶鲁法学院毕业后，先在美联储就职，后又

去了 SEC。武威说，他喜欢吃柿子，又软又甜，爷爷家的后院有棵柿子树，柿子是他童年美好的记忆，可惜美国的超市没有柿子卖。何霜便带他去了中国城，什么样的亚洲水果都能买到。武威性格开朗，说话又幽默，去中国城福州店吃点心，他能用福州话自由交流，看周围的福州人笑得前仰后翻。何霜一脸的好奇，却不得不等他的英语翻译。尽管两个人不能用普通话聊天，但何霜还是很开心，只是日子长了，免不了有些小磕碰，特别是同居后彼此的缺点全暴露了，时不时发生口角。

那次口角大了。SEC 的工作强度无法与华尔街的企业相提并论。何霜每晚回到家累得头昏眼花，用微波炉热饭的力气都没有，而武威对厨房的事陌生得像是要他处理导弹发射。何霜最初并没有想沾他的光，她刚搬到他家时便看见他的房间比熊窝还乱，但厨房却一尘不染。用武威自己的话说：“厨房的锅和灶至今还是处女。”

25

何霜每周都会去曼哈顿的中国城，备好一周所需的食品。那天夜里回家都快十一点了，何霜饥寒交迫，但是冰箱里空得像遭到了洗劫。武威一边看电视一边摇头晃脑地说：“对不起，我全吃完了，要怪只能怪你买回来的点心太好吃了。”何霜听了，气得把一个杯子摔在地上，碎了一地的狼藉。但是武威的声音比破碎声还大：“不就是几个烂面包吗，犯得着你这么大的动作？你以为你在华尔街工作有多伟大，世界离开了你就没有春暖花开了？”何霜发现自己饿得连争吵的力气都没有，她软飘飘地说：“你错了，你不该吃我的晚餐。”但武威还是有坚强的理由，“是你错了，曼哈顿的中餐馆二十四小时都可以叫外卖，你没有理由对你爱的人耍威风！”后来武威又借题发挥，责备何霜太贪婪，对工作的贪婪，对成绩的贪婪，对欲望的贪婪。他觉得何霜的苦、累、压力、烦恼全是自找的。按照武威的观点，凭何霜的聪明才智，



完全可以离开华尔街，在纽约找一个不错的工作，而不用那么起早贪黑拼死拼活地干。何霜的奋斗和追求在武威的舌头底下变成了“贪婪”。

多少个冬去春来后，何霜才对叶梅和秦桑发出感叹：“我发现人真是贱哪，我在苏灵家的时候，一直想搬家，离开那个八婆，找一个爱我的男人住在一起。可同武威住在了一起，我做梦都在想苏灵家的热汤热菜。”最后三个人一同感慨，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地方，更没有完美的人，只有聪明的人才拥有快乐和幸福，因为聪明的人不计较，知道求大同，存小异。

何霜从武威那里搬了出来，心里头还是郁闷。那些日子，何霜在职场中展露的才华像早春的花儿，像夜里的明珠，吸引住了公司高层的眼球。没过多久，她从后方被提拔到前方，从金融分析师变成交易师。在她的脚下是一条金光闪闪的大道，大道上来来往往着全世界最出色的金融投资人。但是何霜并没有获得期待中的幸福和欣喜若狂，职场成功掩饰不住她的情场失意。她想到外面走走，静静心。

正好部门有个去丹麦的公干，新老板威廉的孩子要参加棒球比赛，早就盼着老爸能现场助威，威廉对于出国的差事根本没心情。何霜见状，主动替他“排忧解难”——其实是为自己排忧解难。去丹麦看看小美人鱼，总比一个人在家生闷气好。

何霜接下了差，她这一接，与老板便是一场死别。她避了红尘的劫难，武威却丢了性命。一想到武威“9·11”那天去了自己的办公室，何霜总是心如刀割。那天何霜对叶梅淡然一笑：“早过去了，他不在了，我就不能去 SEC 了？”秦桑说：“看来还是爱得不深，如果深，不会说这样的话。”是的，日子久了，再痛的伤口，再深的血痕，也会被时光的流水冲淡。

秦桑也曾有段刻骨铭心的爱，男朋友死在她的怀里，她浑身上下都是血。多少年过去了，她嫁人了，可还是走不出那一段血光之恋。她不敢回想，一想就泪流满面。

26

三个人说笑着已站在 SEC 大楼的前厅。四周金碧辉煌，恍若置身于十八世纪的欧洲宫殿，穹形天花板彩绘的壁画，云白色大理石墙上镀金的装饰雕刻。叶梅叹道：“这么华丽，让我想起巴黎的凡尔赛宫。”秦桑笑道：“只能算是个山寨版的凡尔赛宫。”SEC 办公楼原来位于世贸大楼的裙楼，主楼在“9·11”事件中被炸后，裙楼也残了，只好全部撤出，入住这座山寨版的凡尔赛宫。

一个八十几岁的老头看见何霜，颤巍巍地跑过来给她一个大熊抱。叶梅对秦桑笑道：“哪来的老色鬼？”老头的舌头像打了结，话也说不清楚，没说两句，眼泪出来了。他一哭，何霜也跟着哭。叶梅和秦桑仔细听了一会儿才知道，老头是武威的旧上司。后来秦桑说：“都这把年纪了，怎么还不把位置让给年轻人，退休回家种花钓鱼去。”叶梅说：“美国这地儿就是邪，到处都是不想退休的老头。我们那儿有个九十几岁的老头，邪得不行，还在工作，还找女朋友。他说死也要死在岗位上，死在太阳下或月亮下，但绝不能死在病床上。”

老头请何霜她们三个人上他的办公室喝茶。老头的办公室附带私人会客室，一套中式红木家具古朴典雅。叶梅和秦桑还是第一次享受英式下午茶，暖口的红茶，精美的小甜点，幽幽的奶香温柔袭人。闲谈间叶梅和秦桑才知道，SEC 的最高领导是总统任命的，任期五年。换句话说，如果总统运气不好，只一个任期，SEC 的领导还可以多赖一年。

秦桑后来问老头，“9·11”那天你在干什么？他说他当时正在办公室，突然一声巨响，差点把他的魂都震飞了。他的第一个反应是遭到了核袭击，因为在他成长的环境里，美国的媒体天天对着他的耳朵喊：我们要准备着，因为苏联随时会给我们核袭击。他看见窗外浓烟滚滚，一个同事对他大喊：

快跑！快跑！他跟着众人狂跑下楼。他笑道，没想到自己八十几岁的人了会跑得跟年轻人一样快，看来还是没活够。

从老头办公室出来，太阳已经偏西。何霜说，你们一直想见的刘天王在HQ投行，你们去不去拜访他一下？秦桑说，太累了，明天吧。叶梅说，明天有明天的安排，既然出来了，咱们就把风景看个够。秦桑说，我脚都肿成馒头了。何霜笑道，没办法，纽约出门不能开车，就是坐地铁你也得走不少路。叶梅说，难怪纽约的胖子少，华尔街的女白领个个苗条漂亮。何霜点头笑道，是走路走出来的苗条，出了纽约城，你看看美国哪个地方不是铺天盖地的胖大叔胖大嫂。

因为秦桑一直喊累，叶梅兴致再高也只好跟着何霜回家。何霜的家在曼哈顿城中的豪华公寓，二十八楼即可远望哈德逊河对岸的新泽西，也可俯瞰中央公园的繁茂浓荫。高度隔绝了城市的噪音和喧嚣，留下了安静和华美。阳台上有张休闲椅，叶梅躺在上面感叹，真不敢想象，曼哈顿的灯海在我们脚下。这样的高度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秦桑说：“你只看见身份和地位了，你不想想，何霜在华尔街披星戴月奋斗了多少年。”

何霜笑道：“在这儿住久了也不觉得有多好，这个房子在这个地段只算一般。今天我们见到的那个老头，你们说他不退休想多赚钱，其实他老婆很有钱，那房子才叫豪华。他的公寓在五十八层，是那种三梯两户的错层设计，四面观景玻璃窗，可以看见曼哈顿的东西南北。我记得朝南可以望见自由女神，仔细点找还能找到美林证券。向东可以看见三座大桥（皇后大桥、布鲁克林大桥、威廉斯伯格大桥）。西面是位于哈德逊河岸的新泽西州。向北望可以找到哥伦比亚大学。老头的女儿就是读的那所学校。”

27

叶梅说：“我们不跟老头比，你的房子在我们眼里已是顶级了。”何霜

却轻叹道：“中国人只要有钱，工作稳定，都想买房子，买后恨不得马上还清房贷。跟我同样条件的美国人没一个买房子的，全都是租房子。”

谁不知道华尔街寸土寸金，房子贵得吓死人，很多人为了省钱，住在新泽西，每天乘船来华尔街上班。叶梅倚在窗口，看见几艘灰白色的轮船在河上穿梭往来。船上有多少华尔街富翁和未来的金融街宠儿啊！秦桑问，在附近租公寓一室一厅要多少钱？叶梅猜两千美元。叶梅没猜错，就这个价。秦桑做了个鬼脸，天啊！两千美元，我们那儿多数人的月工资都没这么高。

何霜说，地区不同不能比。公司附近有栋公寓楼，离上班的地方就两个街区，公司有些员工就住在里面。贵是贵，却换来了不少方便，省去了地铁费和渡船费倒是小事，关键是可以走路上班，少了多少折腾。纽约的冬天总有那么几天天气恶劣，寒风像长了刺生了爪子，发了疯似的扑过来蛰你，让人感觉特别凄凉，特别渺小，特别孤独无助。何霜就是在这种感觉的驱使下决定要买房子。

何霜说，前些天我告诉一个老美，我已经还清了房贷。老美瞪大了眼睛连连喊到：Oh, NO! NO! 因为三年前我告诉她我想买房子，她还劝我，这么高的房贷加利息，就算我一辈子租房子，租金垒起来也没这么高。我想了几天几夜，还是买了，因为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总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窝才踏实。像刘天王，他在华尔街工作的第三年就置了窝。

“天王的窝没看也就不好发表意见，你这窝也太金窝了！”这是叶梅的观点。秦桑也点头，在一旁声声感叹道：“不是金窝，是钻石窝！你听听，每年的地税管理费都要五六万。我的妈呀！这个价钱可以在我们那儿买一栋不差的房子了，前后还带院子。”叶梅说：“院子有什么了不起，美国地大物博，我们那儿两三万就买房子。我有个中国朋友，一百个二百五就成交，你算算，两万五千美元。房子破是破点，但也是三房两厅，空调也是好的。前院有桂花树和银杏树，后院有樱桃树和柿子树，柿子那个甜，别提了！当时他还犹豫，嫌房子破，我们一群中国人怂恿他：买吧，就看在樱桃、柿子的份上你也应该买下来。他说，行，我买，但到时候你们来采果子，也得出

力做贡献。于是等到樱桃熟了的时候，我们就去帮他剪草；柿子红了的时候，我就去会帮他粉刷墙壁，或是修理水管子。”

“你们听听，这人赚大发了。”秦桑在一旁笑道，“美国人不爱在庭院里种果树，因为果树容易招虫、招动物，果子烂在地上还很难收拾。在美国，劳动力贵得要命。他仗着那几棵破果树，利用朋友的劳动力，好狡猾的人！”叶梅说：“很多时候，大家在一起好玩，果子丰收的时候聚一聚，帮他干干活。樱桃和柿子在美国都是不常见的水果，超市里卖的又贵又不好。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又甜又新鲜。每年桂花飘香的时候，他夫人还会做一大罐子桂花糖，邀朋友到他家去吃桂花糕，还有桂花糖馅的包子。”

秦桑听了，语气中带着几分羡慕：“你们那儿的中国人很团结啊！”叶梅说：“我们那儿小地方，华人不多，喜欢抱团。何霜早说过，纽约的中国人各自为派。”秦桑突然冷冰冰地哼道：“我从来不跟中国人搅和！”“那我们不是中国人？”何霜和叶梅笑道。“你们不一样，你们是我的朋友，他们全是我的敌人。”秦桑似乎有段伤心往事，这么说了两句脸就青了，手也在发抖，眼睛里一股子恨意。她不主动说，何霜和叶梅也不追问，真正的好朋友绝不刨根问底，知道尊重彼此的隐私。但真正的好朋友绝不冷漠，朋友有了危难，一定会及时地雪中送炭。

28

又是新的一天。

何霜起床很早，叶梅和秦桑还赖在床上不动。何霜只有对她们喊道：“是龙是蛇该出洞活动活动了，早餐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I want to wake up in a city that doesn't sleep.（我愿从不眠之城醒来）。”秦桑一边哼着那首著名的《纽约，纽约》一边伸了一个懒腰，她似乎很享受纽约的阳光落在她床前的感觉。纽约的阳光，温暖而亲切，像

爱人的手。

“起床起床，我要看哈德逊河的日出。”叶梅穿着睡衣，推开了卧室的门。观景落地玻璃窗外是曼哈顿的早晨，天光云影下的摩天高楼烘托着城市绵延不绝的盛世繁华。“都九点了，你在哪儿能看见这么懒的日出？”何霜一边说，一边把托盘里的叉烧包端到餐桌上。白滋滋的砂锅鱼头汤，小笼汤包，大油条，还有酥皮蛋挞和豆浆，满屋子飘散着的浓香。秦桑一看这阵势，尖叫着：“何霜，你是仙人呀，哪里变出来的早餐啊！”何霜说：“我哪有这本事，我跟中国饭店预定的，他们送货上门。你们多吃点，今天的午餐是在HQ投行吃，都是老美的餐，你们不会喜欢的。”秦桑问：“HQ投行的午餐是免费午餐吗？”何霜点点头。叶梅边吃边说，免费的肯定不好吃，我还是多吃点小汤包垫底吧。

何霜在地铁里告诉叶梅和秦桑，HQ投行里外国人不少，那是一家全球性的金融投资公司，员工来自五湖四海，据说有九十多个国家，他们挺为这个自豪的。叶梅说，这不就是个小联合国吗？国际人口多了，很复杂，最喜欢扎堆凑团。秦桑说，我才不相信非洲还分几堆。叶梅说，非洲才不分呢，他们把非洲当成一个大家，哪有我们中国人心细如丝。你看看曼哈顿中国城那些牌子，什么湖南同乡会，四川同乡会，安徽同乡会……

正说着，何霜的手机响了，叶梅和秦桑听她对电话里说：“我们这就过来，你那边怎么样，进大门没问题吧？”叶梅和秦桑没猜错，和何霜通电话的是刘天王。叶梅曾在何霜那里看到过刘天王和苏灵的相片，天王确实长得有几分像刘德华。何霜说，中国人都喊他天王，他开始还不情愿，时间一长，也就习惯这个“封号”了。

天王在HQ银行已经混到了管理层，叶梅想象这样的男人应该是意气风发，微笑着指点江山，结果见了面，却见天王满眼满嘴都是怨气。这两三年来，天王的脾气变了很多，但却被何霜忽略了，而他和他的妻子都在紧要关头帮了她的大忙。

29

先聊聊天王为什么不高兴。HQ 投行原来有个中国人业绩不佳被辞退了，华尔街有严格的考核制度，每年一评，五个等级、五颗星星。优是五颗星，良是四颗星，以此类推。那个中国人有一年得了三颗星，也是正赶上经济不好，不得不提箱子走人。可他这么一走，居然在中国的金融界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真是山河换了颜色！现在居然代表某公司与华尔街的最高执行官直接对话，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天王怎么会服气呢？天王说，他当年在 HQ 投行算什么玩意儿，顶多算是个阿猫阿狗，如今在中国居然要星星有星星，要月亮有月亮。你看中国的报纸上都写些什么，说他当年是华尔街的精英，为了祖国的金融事业，华尔街千万美元的年薪也拴不住他一颗赤诚的爱国心。

何霜只好顺着天王的话说，那些国内的报道我在网上也偶尔看看，确实吹牛吹得剽悍。但是有的人确实适合在国内发展，他在美国唯唯诺诺的不得志，但一回国风水就变了。我就不行，当年在国内怎么都衰，一出国反而都顺了。秦桑在一旁插嘴，人的命运就是要看风水，风水好了，运气挡都挡不住。

叶梅没有插话，她不喜欢满腹牢骚的男人，心眼太窄，人家回国得了势，是人家的运气，你在这儿再辛劳也混不到上层，打击别人也冲不破你头上的天花板。叶梅无法想象，眼前这个抱怨男就是何霜当年的职场恩人。她歪着脑袋，想起昨天见到的那个老头。虽然人家占座不退休，可心是善良温暖的，哪怕满脸的皱纹，笑容也像一朵花。看看眼前这个怨男，眼睛里全是沉重的恨意。有这个必要吗？叶梅靠在大玻璃窗前看风景，中国城花花绿绿的汉字招牌像闲散的草花融进华尔街的风景，风景的边角处一群老人正围在一起下棋、打麻将。叶梅忽然想，若是有一个高倍望远镜，她可能都看得清麻将牌

逃离 华尔街

上的图案是一筒还是六万。

HQ 投行的接待厅里浩浩荡荡地摆着琳琅满目的食品，大块头的汉堡和三明治，五彩斑斓的沙拉和甜点，矿泉水和饮料，员工和客人可以随便享用。秦桑拿了一小块比萨说，还是华尔街好，到处都是免费的午餐。刘天王瞪了她一眼说，这是免费的吗？这是免费的吗？全是我们的心血流出来的。一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人眼睛都累成了猪眼睛。华尔街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秦桑心想，这人真是莫名其妙，我只不过随便说了一句，就凶成那个样子。秦桑还没来得及还嘴，叶梅已经笑着开口了：“真是对不起，让你这位华尔街精英见笑了，我们不过是外州的乡巴佬，第一次看华尔街的大观园。多么伟大的传奇啊！”天王没吭声，却狠狠地瞪了叶梅一眼，那恼恨的眼神像毛毛虫一样落在叶梅头上。

何霜拉了拉叶梅的袖子，把话岔开：“说说吧，现在中国日新月异，繁花似锦，想不想回国发展？”叶梅笑道：“你们这些华尔街的英雄倒可以回去施展一下拳脚，像我们这种老大不小的，又没本领，回去干什么？我听说上海一个高级厕所招看门的，几十个大学生抢。如今我年老色衰，抢得过他们吗？”秦桑正在喝饮料，一听这话，笑得差点吐一地。她说，好好的在吃饭，你说什么厕所啊？人家华尔街的又该笑我们不讲文明了。

30

看着两个好朋友一唱一和地围攻着自己的恩人，何霜有点尴尬难安，心像摇摆不定的苹果枝，她只好没话找话说，“你们两个哪可能海归，你们的老公都是老美。”刘天王一听，嘴一歪，哼了两声说：“难怪呢，原来找了老美。好啊，只要绿光一闪，衣服裤子在哪儿也不知道了，还管什么能不能交流，讲不讲文明。”何霜知道自己惹了祸，想灭火，却把油当成了水。叶梅早就看不惯天王，这下也不管情面不情面了，她说：“只要是文明的动物，

衣服裤子还是得挂在身上。至于交流，你觉得要什么样的交流才能达标？谈莎士比亚？好高雅！谈火箭发射？好高深！”秦桑瞪着眼接下：“只可惜我命不好，好国男都死绝了，只好降低标准找老美搭配。那个谁谁，回国的华尔街男人，这样的钻石男我怎么就没命遇见？”何霜还能怎样，眼看战火燃起来，她只好带着叶梅和秦桑赶快撤离，饭也没心思吃了。

出了HQ投行的门，叶梅忙赔礼道歉：“本来好好的，想拜访一下刘天王，顺便看看有名的HQ投行，怎么会成这个乱样子？都怪我不好，你好心带我们出来，我们却跑到这里丢炸药。”何霜说：“不能全怪你们，天王先前也不是这个性格，我当年住他家的时候，他热情开朗，特别爱帮助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年性格大变。”秦桑说，“我知道原因，人家是跑步进入更年期了。”何霜听了，本来也跟着笑，可是一想到天王是自己的恩人，急忙收住笑。叶梅和秦桑笑得差点倒下。叶梅说，那个刘天王，不知道他老婆苏灵怎么受得了他？何霜说，苏灵把他侍候得像皇上，因为她崇拜他，怎么看他都是一脸的敬仰。苏灵和何霜说过，他觉得刘天王就是天上的王。秦桑笑道：“苏灵也是读过书的人，怎么会变成这么一个疯婆子？”叶梅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公婆俩，绝配。”

何霜说，苏灵是个好人，但是做出来的事、说出来的话总是违背常规，让人哭笑不得。何霜告诉叶梅和秦桑一件奇事。多年前，苏灵生了一场大病，差点要了命，侥幸活了过来。活过来后人就不一样了，说她通了天眼，看得见四方空间，可以与神直接交流。一天到晚神神叨叨的，工作也丢了。她说刘天王的前世是乾隆皇帝，而她是乾隆最宠爱的妃子。叶梅插了一句：“她以为她是香妃啊，浑身散发异香，可以招蜂引蝶的。”秦桑边笑边说：“好搞笑啊，我想听下去。”何霜一点开玩笑的意思都没有，她低着嗓音说：“‘9·11’前的两星期，她给好多人打电话，说是要出大事，纽约最高的两栋大楼被魔鬼点燃了，逃不出火海的人只有跳楼。我那时刚同武威分手，心情不好，当时接了她的电话，只为她感到可怜，以为她的下半辈子可能要在精神病院度过了。但我没取笑她，我只是说，你放心，我过几天就要飞丹麦了，纽约的

大火我可以躲过。”

秦桑说：“居然有这样的奇人，能不能让我见她一面？”叶梅也来了兴趣，说：“我听说过这样的奇人，眼睛通了天地，可以看见你的过去和未来。”何霜摇摇头：“未来的事，我还是不想知道得太多。如果很光明，你就不想努力；如果很黑暗，你就会失去活着的勇气。”

31

回到何霜的家，三个人还在探讨苏灵的神秘。何霜说：“现在找她算命的人特多，要提前预约，据说价格也不便宜。”叶梅点头道：“只有没有安全感的人才会算命，命运还是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好。”

于是三个人的话题又回到刘天王身上。叶梅笑道：“什么天王，我觉得他整个一个华尔街怨男。”秦桑说：“按常人的眼光，他也算是一位成功男士。可惜眼光太高，心胸太小，看不惯比他差的人混得比他好。”叶梅说：“他老婆算他是万岁的命，而现实却是个跑腿的奴才。算命的人一般都算不准自家的人。”

何霜没说话，她觉得在背后嬉笑朋友不是一件道德的事，更何况那是一个对自己有恩的朋友。她从冰箱里拿出一大盒黑莓，一个个饱满芬芳，紫黑透亮。何霜说，多吃点黑莓，最健康的水果，超级防皱抗衰老，美容又保健。秦桑一听，抓了四五颗就往嘴里送，连声赞着好吃，并回头问叶梅，你怎么不动？叶梅说：“这黑莓啊，在我们那儿遍地都长，自家后院的山坡，学校的停车场边，公园的小河岸，甚至单位的厕所边都是黑莓的枝枝丫丫。我们那座城市有个外号就叫野黑莓城。告诉你们吧，新鲜的、冰冻的、果酱的，黑莓冰淇淋、黑莓果子酒、黑莓蛋奶糕，我都吃腻了。”何霜说，你吃腻的是你们当地的黑莓，纽约的黑莓还是不一样。叶梅尝了一颗，笑道：“纽约的黑莓根本没有黑莓味，外表看着又大又黑，不知道用了多少化肥。我们那

里的黑莓，小是小，但清清甜甜的，还有一股奶香味。”何霜说，不加化肥的植物，不管是蔬菜还是水果都带着一股自然的香味。秦桑在一旁接道，刚到美国的时候，看美国的蔬菜水果都比中国漂亮，但都没中国的好吃。后来回国发现中国的蔬菜也漂亮了，也没有从前好吃了。叶梅说，人类就喜欢自己害自己。

何霜说，你那个野黑莓城，我还真想去看看。秦桑也说，我也想去，看看满城的野黑莓究竟长什么样？叶梅说，要去就抓紧时间，野黑莓灌木已经被市政府列为“侵略性植物”，要全民行动大举消灭，一场战役就要打响了。何霜说，野黑莓城灭了野黑莓，那城市不成光头吗？还有什么特色？叶梅说，那就抓紧时间快去吧，野黑莓六月红，七月黑，八月初熟透，那时候，我带着你们去看黑莓山。想象一下吧，漫山遍野的野黑莓。秦桑说，我倒是想象得出漫山遍野刺人的荆棘，黑莓好吃不好摘。叶梅笑道：“我原以为你很小资呢，没想到你还很警惕。”何霜看了一眼时间说：“早点睡吧，明天上午我还要去纽约证券交易所办些事。”叶梅口快：“你不是在休假吗，怎么还要去纽约证券交易所？你这一走，打算把我们挂在哪儿？要不我和秦桑去找苏灵算命？”秦桑连忙摇头说：“我们把天王都得罪了，还怎么敢去找他老婆算命，你就是好命，她也咒你是讨饭的花子命。”

正说着，叶梅的手机响了，是她老公来的电话，他告诉她女儿病了，很想妈妈。叶梅知道老公在骗她，不过就是希望她快点回家，可是跟女儿通了几句话后，纽约的花花世界已经拴不住她的心了。看叶梅打算回家，秦桑的玩心也收了大半，她对何霜说：“我们下次再聚吧，我也打算回家了，我老公昨天已经给我留了好几次言了。”

见秦桑和叶梅要走，何霜也没有挽留，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叶梅说：“下次到我们家，我请你们吃黑莓冰淇淋、黑莓果子酒，都是我自己做的。”

叶梅和秦桑走后，何霜又扑腾到工作的海洋中去了。苏灵曾经对何霜说过“就算没有恋人，你也可以去世界各地旅游，赚这么多钱应该让自己快乐些。”何霜一个人去欧洲旅游过，可是无论是浪漫迷人的巴黎，还是郁金香挤成海

洋的荷兰，到处都是相依而拥的情侣和开心快乐的一家人，他们的浓情蜜意和欢声笑语更刺激了她的孤独感。她聪明，她有钱，她有别人艳羡的工作，可她没有家，没有爱她的人。那是一种隐约的痛，铭心刻骨的孤独。何霜想起这次相聚，叶梅和秦桑提前离开，是因为有家，有孩子，有丈夫的牵挂。友谊算什么，在孩子和家的面前一下子就暗淡无光，悄然褪色了。叶梅和秦桑羡慕她，可是她们也会在背地里同情她：孤独无依，寂寞煎熬，半夜生病了，身边连个送药递水的人都没有。

何霜喜欢快速的工作节奏，因为忙碌能让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各种情绪都隐匿消失。千万不要停下来，否则许多时候哪怕只是一句话、一个画面，就会让她莫名其妙地多愁善感起来。

32

何霜的记忆又回到过去的岁月。

“9·11”后，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期，许多人失去了工作。但这一切没有影响到何霜，她已经是公司的前台证券分析师，职场路上前程似锦。

Enron 公司丑闻发生后，美国国会出台了一部法规——《2002 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新法规对公司的监控更为苛刻，要求公司对财务交易的所有流程必须详细记录，而且可以随时追查至交易源头，对其透明度、风险管理和欺诈防范都制定了严格的规定。法案颁布后，很多投资人都提心吊胆，市场上高风险的债券和股票开始狂跌，甚至跌过了其票面价值。何霜敏锐地把住了这一时机，有计划、有节奏地开始大量收购此类证券。

她成功了，成功得如烈火烹油，那种成功在她的职业生涯中是空前的。那年圣诞节，何霜拿到了三百万美元的奖金。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她今后也不会再见到这么多钱。那是她人生的一个巅峰，一个惊叹号，同时也是一个句号。何霜每次往回看，都忍不住心惊肉跳，她千百次地反问自己：“你



是运气好，要是那次收购失败，你该怎么办？”

何霜最初的收购计划并没有得到投资组总监艾琳的同意。艾琳四十多岁，还没有结婚，正行走在奔向更年期的路上，手下的男人和女人都和她处得不好。何霜被分到她手下，也是无奈的事情。何霜经常听见同事们压低嗓子，眉飞色舞地偷偷地在背后开艾琳的玩笑：“要不要请一个猛男来解决她的周末问题？”“她闷在身体里没有地方发泄，倒霉的是我们啊！”有个星期五，何霜看见女秘书海伦拿着一张街头小报正在跟组里的同事们挤眉弄眼。何霜知道，那种小报上男公关的广告铺天盖地，日陪夜陪周末陪。他们觉得应该凑份子帮艾琳买一个周末的陪价，因为只要她高兴了，整个组都能见到朗朗晴天。

何霜一般不加入是是非非的议论中，但艾琳还是没有给她好脸色。投资组的讨论会上，艾琳对何霜的计划否定得不近人情：“是的，你观察力很强，高风险、高回收的债券如今接连大跌，你就敢保证已跌到最低点？你敢保证你把准了市场的策略，把准了最好的收购时机？记住，公司的钱是要生钱的，而不是拿来搞培训、做实验的。”何霜没有被她吓住，她是有备而来的。可是她刚打开笔记本阐述了两句，艾琳声音一扬，活生生地打断了她：“我知道你有卓越的才识。前些日子，不是总有人说房地产已跌到历史最低，心慌慌收了一大堆银行的拍卖屋，想等到市场回暖时换金房子。结果呢？坟墓都换不回来。”

何霜气得两眼发黑，她真的想狂吐狗血。看见同组同事们投过来的关切目光，何霜也装作没注意到的样子。快下班的时候，海伦叫住了她：“我知道你受气了，不要理那只母狗，她上个周末管道没有疏通。”何霜只是摇头，她再讨厌艾琳，也不想加入对老板进行色情非议的队伍。“我是真心想帮你，也希望你能帮我们大家。”海伦一边低声说一边把她拉进会议室的小间。何霜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弄得这样神神秘秘的。原来几个人要凑份子买个帅哥给艾琳度周末，还要让帅哥主动勾引艾琳。何霜惊得头发丝都立起来了，她一直以为这帮人是在开玩笑，没想到是来真的。她吓得气都不敢出，但海伦已经伸手朝她要三百美元了。何霜不高兴，说什么公鸡这么贵？海伦愣了一

下，但立刻就笑出了声。她说，公鸡天生就比母鸡贵，因为公鸡付出得多。还说大家平摊就是这个数，一分钱一分货，职业的跟非职业的还是有区别的。她还鼓动何霜：“艾琳要是高兴了，支持你的项目，你年底就成百万富翁了，还在乎这点小钱吗？”何霜想也不想，开了张支票就急忙逃了出来。

33

这个荒唐透顶的世界！但是何霜想想也不荒唐，不就是性贿赂吗？用美女去贿赂高层，打听情报或达到某种目的，这在The Wall Street Journal(《华尔街日报》)上已经不是新闻了。如今男女平等，用美男去贿赂管理层达到某种目的，不应该匪夷所思吧。

何霜一个晚上也没有睡好，她一直在考虑那个回收项目。如果那公鸡帅哥得力，一把搞定艾琳，她心情一旦愉快，使你好我好大家好，何霜也可能拿到项目。但问题是就算艾琳身子骨舒服了，她如果在市场策略上跟何霜观点不同，肯定也不会赞赏何霜的项目。何霜感觉靠公鸡不如靠自己，她决定冒险越级汇报。

分管投资的执行副总裁亨特是艾琳的顶头上司，何霜曾经和他吃过一次晚餐，事先并没有蓄意的约定，完全就是一场巧遇。那个周末，何霜来到曼哈顿的一家中餐馆，何霜最喜欢吃这里的湖南炒面，鲜美滑爽，令人回味。世间怎么会有这样的美味？不觉间看见亨特坐在一旁，也要了一份同样的湖南炒面。这一撞一见，两人干脆就合坐在一张桌上吃饭。餐馆融洽温暖的氛围融化了上下级之间的拘谨和小心。亨特笑呵呵地告诉何霜，他老婆带孩子去中国旅游了，估计她们现在不是在爬长城，就是在游故宫，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只好到中餐馆来体会体会中国的感觉。谈笑间两个人的距离很自然就近了，她感到亨特是一个宽容和幽默的人。

如果没有那顿晚餐，何霜绝对不敢越级汇报，但何霜天性就是个喜欢挑

战的人。何霜知道亨特公事繁琐，自己这十多页的项目计划他肯定没有耐心读完。于是她把它们汇总成十个要点，用最精确简洁的语言阐述要点，这样亨特可以用三五分钟就读完何霜项目的要点，准确抓住她想表达的中心意思。

34

何霜周一上班前，已经给亨特发了电子邮件。只要亨特支持她，这个项目就有九成的胜算。

何霜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海伦正对她挤眉弄眼，她这才想起他们集体给艾琳找周末公鸡的事。她差点忘了这事，因为整个周末她都在绞尽脑汁地浓缩那份计划书。一阵香风迎面袭来，艾琳带着春天般的温柔和烂漫走进了办公室。她睫毛微翘，蓝灰色的眼睛汪着水盈盈的柔情，让何霜几乎不敢认。她和颜悦色地对何霜说：“能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吗？”看她的表情，何霜就知道肯定与自己的项目有关。

果然不出所料，艾琳故作平静的表情里掩不住那一抹飞扬的春色。她告诉何霜，她整个周末都在考虑何霜的回收计划，经过她的深思熟虑，何霜的回收计划是可行的，成功率极高，她会在总监会议上提出来。“你放心，就算他们不同意，我也不会放弃，项目一旦上马，我在后面给你顶着。”何霜临走时，她给了何霜一个大大的拥抱，何霜从来没有感受过她的亲昵，虽然有些不习惯，但脸上的笑意浓得像奶酪蘑菇汤。

何霜从艾琳办公室出来的时候，看见海伦和其他同事的脸上摆着各种笑；掩饰不住的笑，得意的笑，魔鬼般的笑……不一而足。其实艾琳也看见了他们魔鬼一样的笑，但是她的心情太好了，心里像有一座正在纵情开放的玫瑰园，于是魔鬼一样的笑落在她的眼里也成了天使的笑。天使般的笑只维持了一周，何霜又看见艾琳眼睛里浮现出了怨妇一样的愤懑。但跟往常不一样的是，那种愤懑不是对所有人，而是只对何霜一个人。

那个时候，何霜的项目已经上马了，她正在浴血奋战！交易室里密密挤挤的办公桌，桌上的电脑屏幕上快速闪现着五颜六色的图表和新闻，数字电话响个不停。紧张、激烈、梦幻、爆发……千百万的利润，千百万的亏损就发生在一念之间，一瞬之间。

紧张繁乱的工作之余，何霜经常感觉到艾琳不阴不阳的目光贴在她的后背，像一群蠕动的毛毛虫。有一次，何霜猛然转过头去，目光和艾琳那来不及掩藏的恶毒仇恨的眼神撞了个正着，几乎让她的骨头都冻住了。那种眼神，让何霜想到地狱之火和被推入火海前的凄厉尖叫。

35

就在那一刹那，何霜眼前一亮，似乎什么都想通了。是自己的错！她越级向亨特汇报，如今果子已经成熟。自己种下的果当然要自己尝了。何霜不知道艾琳和亨特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但她知道自己不幸成了艾琳的职场仇人，就是再请一百个公鸡帮忙也解不开艾琳对自己的恨。何霜没有退路了。

那些日子，何霜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吃饭不是在吃而是在吞，大脑高度运转，随时都在分析和判断中，连做梦也是交易现场的喧闹和压抑。有一天，她的账面盈余冲破了一千万美元。这是怎样一个颠狂的世界！何霜总是鼓励自己，无论天落黄金，还是天降暴雪，不要喜，不要悲，不要慌，不要乱。她还要见缝插针地写交易报告，设计顺应市场的产品让销售代表介绍给客户。

艾琳恶毒的目光在何霜最忙的时候也没放过她，依然在她周围晃荡。有一天交易结束后，亨特端着咖啡经过何霜的办公桌，同她讲了几句话。何霜从眼睛里余光感觉到艾琳恶意的、若隐若现的嘲笑，还带着一种暧昧的表情。何霜心想，她在怀疑什么，以为我和亨特有一腿？我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你自己被众人凑份子的公鸡搞定了，你就认定人人都同你一样风流下贱？尽管气愤难平，但何霜还是转身就重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战斗中去了。

36

工作一旦停下来，何霜立刻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摊泥。手握几百万美元的奖金，就算上完税，她依然是个百万富翁。何霜身心疲惫，感到自己快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金钱动物。公司已经准了她的休假，她想到叶梅所在的黑莓城去看看，或者去秦桑住的那个南方古城。谁知结果她又哪儿都没去成，公司的一个紧急电话便让她取消了飞往黑莓城的机票。

这两三年来，中国客户发展很快，已成为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公司给了何霜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去上海同客户谈判。那时候的何霜，还没从前一场战役中恢复过来，疲惫至极，身体虚得像被掏空了似的。但公司对她寄予厚望，委以重任，她只好强打精神，装出一副不辱使命的样子奔赴战场，要为公司拿下几十亿的大单。

站在金茂大酒店的窗前，何霜看着流光溢彩的夜景一直延伸到夜的边际。今非昔比，跟她三年前回家的感觉大不相同。飞机坐的是头等舱，宾馆住的是五星级。但她没有衣锦还乡的感觉，也没有想在亲友面前炫耀的冲动。她记得的首要事情，是明天要见一个重要的客户。这个客户是个大型国企，黄海集团。它原来是一家远洋运输集团公司，这几年也搞房地产、基金、股权投资等业务，每一次出手都是大手笔。如今黄海集团计划海外上市，目标剑指华尔街。

MGS 公司最初并没有安排何霜接手黄海集团的业务，负责对应业务的人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男孩，名叫大卫，刚从 Wharton 商学院毕业没有几年。行内的人都知道，沃顿商学院的排名连续几年都在哈佛之上。大卫的爸爸是日本人，妈妈是中国人，日语和中文他都能说得呱呱响，会几种语言的优势让他在工作中如虎添翼。但是现在这只老虎却丢了威风，在中国陷进了烂泥潭，狼狈不堪，灰头土脸，当地的小野猫都比他神气。

37

大卫在美国长大，哪知道“中国特色”。黄海集团作为东道主盛情接待，只是大卫不适应。盛宴上的海龟和蟒蛇大卫一口都不敢吃，大卫理想中的高等消费是美味牛排和高级红酒。他有时也偶尔来一只雪茄，很优雅地腾云驾雾，如果再有爵士音乐助兴，那便是天上神仙般的日子。最让他难受的是一群人在VIP包房里纵情欢歌，每个人的怀里都歪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他们给大卫找了一个极其漂亮的、会说英语的小姐。大卫承认她很性感，很有魅力，但他不敢动她，他是有女朋友的人，两个人彼此忠诚。他从小所受的传统教育，让他不敢对陌生异性轻举妄动。现在周围全是喝得半醉的酒鬼，他们对他一阵狂哄：“你是从美国来的吗？”“你是男人吗？”大卫气得脸红心急，不知说什么好。最后还是那位小姐主动拥抱他，像拥抱一个受惊的小朋友，然后轻轻对他说：“我们一起唱首英文歌吧，猫王的Love Me Tender（《温柔地爱我》），怎么样？”音乐响了，舒缓优美的歌声才把大卫从尴尬和愤怒中拯救出来。

大卫在给上司的汇报中写道：这是一群趾高气扬、不学无术的家伙，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走进公司上层的，他们对我的分析报告、财务报表没有兴趣，有兴趣的却是豪华邮轮、私人飞机和拉斯维加斯赌场。看得出来他们资金雄厚，但是跟他们交流起来很费力气。我对这样素质的人没有信心，不建议公司与黄海集团合作……

38

大卫的顶头上司布瑞哼了一声，他显然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这么肥、这么大的一块好肉吊在眼前，你不能因为有一群嗡嗡响的苍蝇就自视清高放弃了。看来大卫还是书生气太重了，没有同各类妖魔鬼怪打交道的本事，没有这个本事就不能为公司拓展业务，你的生命也就失去了一份精彩。布瑞早年在一家电子公司当销售经理，去阿拉伯推销产品，为了从阿拉伯人手中拿到合同，他和他们喝酒吃肉。你知道那是什么肉吗？半个羊头，黄糊糊的佐料，眼睛和耳朵都挂在那里。他闭着眼睛朝肚子里吞，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和他们大碗喝酒，直到醉在地上爬不起来。当年阿拉伯人就是看上了布瑞的这份豪爽，把他当朋友，一连给了他好几张合同，张张都是上百万美元的生意。布瑞常常对大卫提起这件事，他说，你以为我喜欢吃那烂肉，喝那烈酒吗？我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工作！我老婆没有工作，家里三个孩子都在成长，家里需要钱！

布瑞虽然很生气，但并没有放弃大卫，看在他懂日语的份上又把他派到日本去圈钱，希望他能将功赎罪，干出点动静来，否则华尔街是不认人的。大卫刚一走，布瑞就向亨特请示：“干脆我亲自出马去中国一趟，不拿下这笔单子绝不回家。”亨特对他摇摇头：“我知道你的能力，但是你不会中文。我们派到中国的人，不但要知道他们有几根骨头，而且还能准确找到骨头的位置。”布瑞半垂着头，灰蓝的眼睛里一刹那间涌满了失望。如今谁不知道中国人的钱好赚，布瑞是懂中国国企的。只可恨大卫这个没用的东西，白长了一张中国人的脸，白会了流利的中国话。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亨特安慰布瑞：“中国那边的事你就不用想了，你下个星期去趟德国，法兰克福的中央银行，你知道我们的那笔工程项目。”

布瑞虽然心有不服，但由于这次黄海集团项目后面的磕磕绊绊，他还真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个项目。

39

布瑞心有不甘，控制不住自己的胡思乱想。

他没有猜错，亨特要把这个重任交给何霜。是啊，何霜有天时地利的优势，文化语言的优势。他在去法兰克福之前已经看到何霜去了几次亨特的办公室，亨特关了门，一谈就是二十多分钟。

当何霜从亨特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正好撞见艾琳的脸和她那阴阳怪气的暗笑。何霜迎上去，对艾琳展开一个动人的微笑，喜悦充满了她身体的每个细胞，连她的头发丝也发出幸福的光亮。光亮映衬着艾琳暗淡的脸色，她忍不住问何霜：“你到底撞见了什么喜事？”何霜依然幸福地微笑着：“我马上就要回上海的家了，我好想我的家人！”艾琳摇摇头说：“我不相信你会辞职。”如今的何霜已升为部门副总裁，同艾琳平起平坐，她会放弃美好的前途回老家？何霜笑道：“谁说我不回来了？我回老家一样为公司效力。”

这个世界从来就没下过黄金雨。当亨特把这个重任交给何霜时也思量了好久，观察了好久。何霜知道，那顿晚餐拉近了她和亨特之间的关系。没有那顿晚餐，亨特不会这么快就注意到何霜；没有那顿晚餐，何霜也不敢越级汇报，让亨特进一步了解自己独到的目光，敏捷的市场反应力，简洁有力的表达能力。当亨特看到何霜在收购之战中大捷而归时，他觉得何霜是可以委以重任的人。



40

即便如此，他对她的考验并没有结束。他找她谈了几次话，全是关于中国的话题，文化的、历史的、工业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以及中国人民关心的、热爱的、讨厌的……话题五花八门，无所不包。何霜是什么样的人，她还不知道亨特的心思？她知道这又是一场考试，更长更宽的黄金路就在她的脚下。

有次他们谈到中国企业之间的应酬，女性也可以作为娱乐犒赏的一部分。何霜是这样对亨特解释的：“每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这样的事在亚洲显得比较正常。比如日本的女体盛，用少女裸露的身躯作寿司的盛器，在美国是犯罪的，绝对行不通的，但在日本就被当做一种很高级的接待。”亨特又问她：“你在美国已经呆了这么多年，要是回国看不习惯怎么办？会不会觉得是种侮辱？”何霜老实说：“我在中国长大，中国的文化已经渗透到了我的骨子，对各种现象，我自然会应付自如。”

何霜还主动聊起了她的往事。那时她大学刚毕业，分在一家国企搞财务，她的顶头上司是老总的小情人，虽然只是个高中生，但手下是一大帮大学生和研究生。很多人瞧不起她，但何霜却主动向她示好。何霜说，当时我也很难受，她什么水平，还对我们呼来唤去的。可是我想出国，想考托福要请假，拍她的马屁到现在我想起来都恶心。但是我不后悔，因为我请假考试的目的达到了。

家常般的闲话聊天看似琐碎，却有着极强的亲合力，平实而柔韧，彼此的信任就这么建立起来了。

41

按照原定计划，何霜那天应该面见黄海集团的总舵主——王总。时间到了，王总没有现身，现身的是王总的助理林聪。林聪和何霜是同龄人，再一聊，还是大学校友，自然就多了几分温暖与亲近。这一亲近，说话也就随意了。林聪笑道：“你们 MGS 公司搞什么名堂啊？刚走了一个假洋鬼子，又派来一个假洋鬼子。”何霜故作悲哀道：“我还是拿的中国护照，怎么就成了假洋鬼子？不就是读了书，想在美国混一混，不得已找个混饭的工作。”林聪笑道：“能够为 MGS 公司当采办也不是随便混饭的工作，自然是人中的尖子。”何霜顺着他的话回他：“黄海集团是什么地方？能当上总舵主的左膀右臂的人，自然也是人中的尖子。”闲话说完了当然要说正事。林聪告诉何霜，王总临时有急事飞北京了，有什么事尽管和他谈，然后摆出一种坦然的、好像他完全可以做主的样子。

国企领导层的傲慢和不可一世，何霜早就领教过了。她的任务是来圈钱的，是来求人家的，她知道要软，要客气，要低头带笑地说话和办事。她低了低头，把计划协议书等文件拿出来，双手递给林聪，表示希望王总裁过目，她有耐心等待结果。

那套计划协议书，最初是大卫起草的，何霜拿下这个任务时，亨特把大卫的协议书转给了何霜。亨特说：“他是花了心血完成的，你可以当参考看看，但是肯定要改，你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比如你对中国的了解来修改这个计划。”何霜来上海前是下了苦工夫研究这个计划的。她还把它翻译成了中文，只是想让对方能够更快更准确地了解文本的含义。

林聪接过计划书，很随意地放进了公文包。他说他回去转给王总，王总会仔细阅读，好好研究的，然后是集体表决通过。“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林聪说，“只是有件事情，我们需要你们公司配合一下。”林聪的意思简单明了，这次黄海集团在华尔街上市，MGS 公司作为账簿管理人和后市稳定代理人，五十亿美元的单子这可是个大手笔。投资金融衍生品对中国企业而言还是个新事物，中国企业目前正处于产业转型期，面对技术升级等一系列问题，我们迫切希望和海外金融机构合作。但我们需要实地地学习和研究。王总是个很有远见的人，他想利用经济策略挣外国的钱，为中国服务。不过当然也有点私心。

何霜听了心里明白，不就是想趁机“考察”嘛。她心里在笑，脸上却是一副真诚的表情：“学习是应该的，我们可以安排你们到华尔街考察学习，从纽约证券交易所到美联储银行，我可以给你列一个计划行程表。另外，我可以全程陪同当你们的翻译。”林聪满意地笑了笑说：“我是相信你何总的。”

42

何霜的名片上印着“Vice-president”（副总裁），所以回国办公务时客户都喊她“何总”，她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接受得从容淡定。在美国投行里，像她这样的 vice president 只能算个中层，她不过是投行金融部的副总裁，头上还有两层楼——高级副总经理和高级执行董事。但是国内很多人不知道，还当何霜是个副总，那种一人之下，千人之上的副总裁。

何霜还想谈谈具体的合作事宜，但是林聪却说：“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吃饭了，什么问题餐桌上都可以谈。”何霜便客随主便，跟他去了一家顶级私人会所。那是一条偏僻安静的小路，路两旁浓荫暗沉，古木参天，路的尽头立着一幢法国建筑风味的洋楼，洋楼门楣上的匾额，是刚劲的楷书“聚仁堂”。朴实无华的三个字，漫不经心中显出几分低调的华丽。会所门口站着几个高大的男人，穿深色西服，手拿对讲机。

何霜同林聪进了门，室内幽暗的光线，漆色斑驳的桌椅流动着过去岁月

的光影。何霜想起曼哈顿的高级餐馆，也是这样暗影沉沉。她和武威曾经去过一家，没有灯，只有烛光，暗淡的光影落在菜单上，看得她头大眼酸。何霜还记得当初对武威抱怨：“我天生就不是当贵族的料，以后再也不来这种黑灯瞎火的高级地方，价格又贵得离谱。”

这家会所菜单上的菜都是三位数以上。一罐鲍鱼五千多，一碗芦笋汤八百多，素菜也这么吃人啊！何霜看见普通的一份黄芽菜也要六百多。何霜知道，这不是在吃饭，而是在吃一种身份。何霜在心头惊呼的同时脸上还是淡定的，毕竟她代表的是MGS公司，华尔街的投行绝对不能流露出半点没见过世面的表情。上菜的时候何霜才知道，黄芽菜不是普通的黄芽菜，是用蟹肉烧的；那芦笋汤也不是普通的芦笋汤，里面有海贝和龙虾的鲜美滋味。

酒一下肚，林聪的话就多了。他一点委婉的前奏都不弹，干脆明了地直奔主题。“加勒比海的那几个小岛，王总计划在那里搞投资。巴拿马、百慕大，还有个什么岛叫维吉，哪个更好？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想听听你的专业分析。”何霜听了，表面上不动声色，心头早已万鼓齐鸣。原来黄海集团居然有她想象不到的野心，“华尔街上市”只是一个光鲜体面的亮相而已，后面还有更猛烈的动作。因为何霜知道，加勒比海的那些群岛，维吉群岛、开曼群岛、西萨摩亚、百慕大，是美国资本的后花园，也是各类资本的“避税天堂”。那些美丽如画的群岛既是度假的天堂，也是全球离岸的金融中心，低透明度和极宽松的管理制度使其成为资本外逃的“中转站”。

43

何霜记得有年春节在刘天王家聚会，一个叫柳暗明的在餐桌上眉飞色舞地谈及现在的国企怎么暗渡陈仓，任国有资产在海外流失。其中有个新名词叫“造壳上市”，就是说中国的企业在海外证券交易所所在地或允许的国家，独资重新注册一家中资公司的控股公司，国企就以该控股公司的名义申请上



市。有些国企胆子很大，未经批准就擅自将境内资产以各种形式转移到境外上市，至于那些水一样的真金白银流到哪儿去了，谁知道呢？柳暗明还说，有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一投行的帮助下在百慕大群岛注册了一家控股公司，第二年在波多黎各岛上注册了一家控股公司，第三年又在巴哈马群岛上注册了一家控股公司，第四年……“疯了！哪来的这么多钱哪？”众人问，“他莫非想在加勒比海的每个岛上都留下自己的脚印啊？”

何霜突然想起来，柳暗明就是后来在华尔街因成绩不佳走人，回国却迎来万紫千红、锦绣前程的那个。

“何总，是不是操作起来很困难？”林聪轻烟细雨般的一句话居然把何霜惊了一下。不过这一惊倒是把何霜从回忆中拉回了现实。她静了静心，很淡定地说：“关于黄海集团在百慕大或是巴哈马投资的事，操作起来应该不难的，MGS公司完全能够帮助你们。加勒比海群岛的情况跟美国本土有很多不同，我想同上边通个电话，再同你们商谈具体的程序操作，这样好吗？”

“那你快联系吧，我等你的消息。”林聪的脸和眼睛变得闪闪发光。

44

过了几天，林聪打电话告诉何霜：“你说的情况我都跟王总汇报了，他马上就回上海了，你准备一下，我们可以先签订意向协议书。”事情进展得这么顺利，何霜会心地一笑。

这几天，何霜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用心去感受故乡发展的速度和奇迹，每一天都在感慨、赞赏、震惊、欢喜中度过。这样的情绪起伏跌宕、错综复杂，在华尔街不曾有过。

早春的上海，风吹在脸上还有些逼人的寒意，把阳光的温情也赶跑了。何霜想起五年前回家在路上巧遇孟霞的场景，那种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巧遇让她措手不及。她希望现在再来一次巧遇，毕竟现在比起五年前发达了许多，

逃离华尔街

华尔街的副总裁，光听这几个词都有震耳欲聋的威力。可是如果孟霞问她，你的先生呢？孩子今年有多大？那些难堪的，无法直视的问题还是不碰的好。何霜低了低头，风吹在脸上更冷了，在处理完公务之前，她连父母都不想见。是的，她现在谁也不能见，一见便是无边无际的哀怨和烦恼。

她去电影院看了两场好莱坞电影，尽量让自己高兴起来。

从电影院回宾馆的路上，何霜买了张晚报，有一搭没一搭地看。有一条新闻说，一位重病住院的老人没钱继续交住院费只好出院，老人干了一辈子的工厂垮掉了，他的退休金都没有着落，更不要说报销医疗费，为了给他治病，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了。何霜想起自己在会所吃的那罐鲍鱼，忽然有一种犯罪感。何霜又想起了曼哈顿，全世界顶级的富豪住在那里，天天花天酒地。但繁华的街上，肮脏的地铁通道里到处可见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何霜平时上班出门的时候，身上总会带些零钱，遇见乞讨的人，她多多少少都会给一些。后来她在华尔街走顺了，给出去的钱就更多一点。

45

何霜虽然还没有见到王总的庐山真面目，但是从林聪的言谈中已经大致勾画出他的形象。王总出身高干，是南方某市市长的儿子，“文革”期间父母被整，他吃了不少苦，但也磨练了他的筋骨和意志。“文革”后参军，转业后先在一家国营大厂当厂长，把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厂治理得风风火火。其出众的才能被上面看中，送到中央党校学习，学习回来后当了电子局的局长。以后的路更是走得顺风顺水，文凭、才能、人际关系，样样拿得出手。

四年前，他当上了黄海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上上下下的人都赞赏他。外面传说他有四五个情妇，他给每个情妇都买了精致漂亮的小行宫。但是他却公私分明，私生活的事，绝对不与公务掺和在一起。他选的秘书和助手都是男人，他一手选拔的领导层里只有一个女性——财务总监，四十来岁。用

林聪的眼光来评价，一张苦瓜脸，严谨无味。王总出手阔绰，每个月的公务招待费常常超过百万，自然有看不习惯的人写匿名信举报他，但是他不怕。

46

从林聪那里何霜还知道，王总已经在美国“学习”了很多地方了，他踩在美国土地上的脚印比何霜、叶梅、秦桑三个人加起来还要多，他甚至去过秦桑所在的那个南方老城。何霜都没有去过。林聪那次也去了，那是他第一次陪王总出国。林聪告诉何霜，他很喜欢那个城市，像英国的某个古城。古城的大街小巷一栋栋的老房子承载了历史的兴衰，街巷里的老橡树树荫摇在斑驳的老墙上，老墙上的浮雕和贝壳在时光的深处瞌睡，到处都是岁月沧桑的痕迹。

何霜便问林聪：“你们去看了《飘》的外景地了吗？就是费雯丽演的《飘》。”林聪说：“怎么没去？导游早说了，那是最值得看的景点。”何霜叹道：“真羡慕你们，我还没去过呢，我的一个好朋友还住在那里。”

林聪忽然笑了，何霜便问他笑什么。他说庄园的门票很贵，要一百多美元，王总说太贵了。王总那天精神很好，用破碎的英语跟卖门票的人理论起来，他的理由是，荷兰的郁金香公园世界闻名，不过十欧元的门票；巴黎的卢森堡公园那么漂亮，一分钱都不要。免费的还有德国的城堡、华盛顿的博物馆，你们这个庄园除了拍过一部电影，什么都不是，凭什么要收那么贵的门票？

何霜听了不自觉地笑出声，但她知道，王总高深莫测，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47

在何霜的想象中，王总的形象已经发福了，大概有个茁壮的啤酒肚，个

逃离华尔街

子不会太高，微微有些谢顶。至于他的眼睛，应该像兀鹰一样，不大但是很犀利，时不时会泛起阴险狡诈的光，反射出他大脑里的密集行动。

何霜发现自己的主观猜测错了。王总是个帅哥，是那种上了年龄，但特别有味道的中年帅哥。有着清晰轮廓的一张脸，乌黑发亮的眼睛闪出无所畏惧的光芒，浓黑的头发有些微卷，特别是他的声音极有魅力，一开口说话，所有人的目光都会聚集在他的身上。王总一出现，何霜就能感觉到他很强的磁场。他站在那里，无声无息地发着光，使他周围的人全都暗淡下去。何霜有一刹那的心摇神驰，以至于王总和她握手时，何霜竟然心微微一跳，脸微微一烫。但愿脸没有红！

王总是个干脆的人，说话直奔主题。他在宴会上说了几点：现在中国很开放，愿意跟国际接轨，更愿意同世界顶级的金融机构合作，只是金融衍生品对中国而言还是一个新事物。他想去华尔街亲自考察学习，还包括加勒比海的那几个群岛，因为他早就听说在那几个岛上办企业是零税收。何霜诚恳地说：“学习的事我们会尽快安排，我回美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你们的行程。如果你不放心，可以在华尔街学习考察完以后再跟我们签订合约书。”

王总把脸一黑，说：“我什么时候不放心了，非要等考察完了再签合约？我说话办事从不食言，从不拖泥带水，现在就签！”何霜先是吓了一跳，但是立刻就调整了情绪，忙说：“王总是个光明磊落的人，能同你合作是我们MGS的荣幸。”然后立刻起身，双手端起酒杯，恭敬地说：“王总，我敬你一杯，不为公务，只为我内心对你的敬佩！”王总豪爽一笑，同何霜对饮。周围掌声、喝彩声一片。

几杯下来，何霜的头已经有些晕了，但她必须坚持，她知道中国的酒文化。何霜虽然喝得眼黑，但脑子还没湿，心中窃喜，这笔单子搞定了！

48

何霜记得，大卫比她早到 MGS 公司大半年。大卫比她运气好，一工作就独当一面，没有给谁当过跟班。而何霜躬着身子给托尼打了好些日子的杂才挣扎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她那时候真羡慕大卫，美国最好的商学院毕业，实习就在 MGS 公司，然后幸运地留下来当上了分析师，一点弯路都没有走过。还有，在语言上没有谁敢和大卫叫劲。MGS 公司的全球性金融背景，注定了它对语言人才的垂青——能进 MGS 公司的，除了要有顶尖商学院的文凭，还必须会两种语言。

何霜在读大学的时候修过两个学期的日语，所以在公司面试的时候，她便大着胆子说自己除了英语和中文，还会一些日语的基本会话。那时是托尼面试的何霜，他听说何霜还能说日语，便把大卫喊了进来。还好，大卫没有为难何霜，只是用简单的日语问候了几句，何霜虚惊一场，算是轻松过关。何霜进了公司，心里着实感激了一番大卫。如果大卫存心刁难，恐怕何霜也进不了 MGS 的大门。

有语言能力的人并不代表就有与人相处的能力。何霜完全能理解大卫在中国遇到的尴尬和慌乱。她在回上海前，知道上面派大卫去了日本，但愿大卫在日本能够走得顺畅，多带几笔单子回公司。

何霜在上海期间，随时都跟亨特保持着联系，一般情况电话告之，具体过程会通过电子邮件详细汇报。亨特非常满意何霜的进程，连续几次在电话和电邮里赞扬她：“你做了一件很伟大的工作。”他希望何霜继续留在上海，跟黄海集团保持进一步接触，今后肯定还有更好更大的合作前景。亨特的一番英明指导令何霜求之不得，其实她早就想多呆几天，抽空享受一下和亲友团聚的喜悦。

时间久了，彼此熟了，说话也就随意了。有一天吃过饭，林聪无意间问起何霜：“你在上海的这些日子，怎么没听你提起你的父母和家人？”何霜听了，身子一阵发凉，她低了低头，只好撒谎说：“我跟父母早见过面了，他们知道我公事忙，等忙完了再聚也不迟。”林聪听了笑道：“你父母还真是，好多年没见的女儿就在身边了也不跑来见见。要是我，我父母肯定天天跟过来。”

49

何霜还是很佩服林聪的。林聪是个孝顺孩子，只要公务不是忙得起火，他每周都会开车回老家陪他的父母。很纯朴、很简单的陪，陪爸爸聊聊天，陪妈妈洗洗碗，而且每次都觉得时间太短。林聪是有老婆的人，但他对老婆很淡漠，何霜能感觉得出来。因为何霜知道林聪的老家在苏北的一个小城，父母都是水厂的退休工人，父亲喜欢下象棋，母亲喜欢听戏，但她却不知道林聪的老婆是干什么的，林聪只淡淡地说过一句：“我们是大学同学。”何霜还知道林聪有二奶，好几次听见他对着手机软语温言：“别担心我，我马上回家，乖，听话……”何霜有一种莫名的尴尬，她觉得林聪应该避着点她。在美国也有男人包二奶，但是只能在暗处，若是不小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会招致公众的谴责。

在王总的私人宴会上，何霜发现不少男士带着出席的女伴显然不是他们的夫人。何霜摇了摇头，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她觉得目前自己还是工作第一，每一步都要走好，任何环节都不能出差错。因为她是个明白人。于是她打起精神，满面含笑，努力地与这些“夫人们”搞好关系，因为她们的老公说不定就是她未来的大客户，何霜清楚得很，宴会上的男人们非富即贵，个个都有不小的来头。

林聪偷偷把何霜拉到一边，问她能不能帮忙组织一个考察学习团到美国，团里的成员全是在座的太太小姐们，主要是想让她们出去开开心，购购物，

观观光。何霜觉得有些露骨，但她没把为难写在脸上。先一口答应下来，回美国后总是能想出办法的。觥筹交错间何霜没有看见王总的姨太太们。

50

王总现在最爱的是赌，而且是豪赌。

王总怎么会不爱赌呢？多年前，当他感到圈钱上市的一夜暴富超过了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时，他开始有了想法，并且立刻行动，于是也尝到了市场蛋糕的美味。俗话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虫儿被鸟吃。你是当鸟还是当虫，完全取决于你的智慧，你的策略，你的应变力。

上世纪九十年代，王总还是一家生产大型机械设备的国营老厂的厂长，企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步履维艰，只剩苟延残喘。王总是个敢拼的人，面对逆境不低头、不认输，愣是杀出一条血路，没让一个工人下岗。王总常常忆苦思甜，对下属感叹：“你们不知道那时候有多难，企业没有外贸经营权，全都被国贸公司垄断了。那些年我天天都在奔波、挣扎……”

王总的门路多、消息快，他很快就意识到国家不仅要想方设法挽救国企，而且要做大做强国企，而且股票市场马上就要启动了。王总对手下说：“我们要快，一定要拿下这一仗。”他领着一群人熬了多少个太阳月亮，终于大功告成，首战告捷。很多人以为，这一仗下来挣的钱放在银行里，利息都够吃一辈子的了。王总冷笑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他金融宏图的万里长征，不过才走完第一步。王总的心里明镜似的，他早就看出来了，股市是个摇钱树，把无数投资者摇得心醉神摇，心甘情愿地朝里扔钱；股市是个聚宝盆，上市企业不费半点毫厘便可以圈来金子银子。

但上面并没有让王总继续圈钱，他们把他派到中央党校去学习。王总呵呵一笑，欣然前往。因为他的心里头装着世界，一个企业不可能写完他一生的梦想，他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51

时光匆匆，许多人都在时光的流逝中虚度，然后再在某一天哀叹人生易老。王总永远不会哀叹，因为他用心用力。党校学习结束后，他当上了电子局的局长，他还去读了个在职 MBA，很多人在他这个年龄英文已经学不动了，但他依然勇敢地把硬骨头啃下来了。他曾说：“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想办法炸掉敌人的一个碉堡嘛。”尽管他的英语说得磕磕绊绊，并不流利，但他可以不用翻译直接与外商交流，终于有一天，他成了黄海集团的总裁，似乎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黄海集团原来从事的是传统的远洋运输业。那个时候，集团已经上市，然而王总显然不满意过于缓慢的进钱速度，他上任的第一个大手笔就是扩展企业的组织结构。很快，公司的经营版图扩大了好几倍，投资领域更是纵横驰骋：从高科技到工业资源，从金融证券到国际贸易，从房地产到旅游……

连何霜自己都没想到，她学习的地方竟然是从麻将桌上开始的。王总的信息林聪很少透露给何霜，但是麻将桌上太太姨太太们东一句西一句的闲聊却传递给她不少关于王总的事情。

52

于是何霜在短时间内，整理归纳出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可谓是处心积虑。在这群太太姨太太们中有个叫紫心的女人——省委秘书长的太太成了何霜的好朋友。

何霜在国内的时候最恨打麻将，她那时候清高得很，闲暇时读英文原著，



读纯文学作品。后来嫁给韩辉，家里难免有些应酬，不得已时常勉强应付一下。但韩辉能看出她的不情愿，事后轻言细语地对她说：“不喜欢就别陪他们打。”每次想起这些，何霜就忍不住感叹：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这样的男人。

何霜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胡思乱想，她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同太太姨太太们增进友谊，看能不能在回美国之前再钓一条大鱼。目前看来还是有希望的，因为紫心已经约了她明天细聊。

何霜的手机响了，是远在美国的叶梅。叶梅一开口就问何霜：“你在干什么？”何霜老实回答：“我在打麻将。”叶梅哼笑道：“你在上海当神仙啊？日子过得挺滋润的吧？几次给你打电话你都在搓麻将，你不是最恨搓麻的吗？”何霜不好回答，又见大家都在看她，只好慌忙看了一眼牌局，匆匆扔了一个四条。她巴望叶梅速战速决，早点挂掉电话。偏偏叶梅不依不饶，抱着电话纠缠到底。“何霜，你自己说说，你够不够意思？本来计划好了来黑莓城团聚，人家秦桑的机票都买好了，就你最扫兴，说工作忙，要去上海当差，你说你工作忙我们可以理解，没想到你在上海优哉游哉，闲得像个傍了大款的二奶……”叶梅的声音很大，偏偏这时候牌室里极安静，叶梅的“二奶”想必在座的诸位都听见了。何霜顿感喉咙发紧，赶紧对叶梅说：“再同你联系！”“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把叶梅暂时隔离出自己的世界。

何霜多虑了，紫心她们根本没有听见叶梅的声音。紫心对何霜笑道：“是工作上的事吗？你是女强人，总是忙，和我们不一样。”何霜苦笑道：“什么不一样，烦心的事情都一样。”紫心只当是何霜公务上的事，便没有细问下去。何霜看着紫心微笑淡然的眼睛，吹弹可破的肌肤，心中生出一阵怅然。她们是同龄，可是看外表，别人一定以为她们相差十几岁。一个在温室里养尊处优，一个却在商场中纵横驰骋。

53

何霜第一次见紫心的时候是在王总的私人宴会上。紫心像是从画上走下来的美人，完美得几乎找不出瑕疵。她的妆化得很淡，却让人惊艳，真是应了那句“淡极始知花更艳”。紫心在宴会上很安静，不像其他人时不时咋咋呼呼地高谈阔论。何霜观察到，紫心只和她熟悉的人谈话，不熟的人她绝对不会主动搭理。当何霜得知紫心的老公是省委

秘书长时，开始主动接近紫心。何霜觉得既然当年布瑞为了一笔大单子那么恐怖的羊头肉都敢啃，自己为了单子放弃一点尊严又算什么呢？

何霜发现她跟紫心有很多共同语言，比如喜欢听王菲和蔡琴的歌，喜欢读纯文学小说，喜欢吃温和清淡的食物，对火锅和麻辣鱼之类刺激过瘾的美味佳肴却培养不出感情。何霜还发现紫心待人接物温和和善，说话也善解人意，不会时不时冒出一些麻辣字眼呛得你开不了口。抛开工作，何霜也愿意结交像紫心这样的朋友。

同何霜的友谊紫心也很重视，能交上何霜这样的华尔街精英毕竟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关系熟了之后，紫心还把何霜请到家里，让保姆做上几道家常菜，两个人边吃边聊。紫心的家位于上海郊区的花园别墅区，优美的环境加上精美的装修，一点都不输给曼哈顿。紫心曾是一个广告模特儿，龙先生和她见过一面后便念念不忘。当时，紫心刚刚被初恋男友抛弃，正心碎神伤，完全是带着报复的心理纵身投入几乎可以当她父亲的龙先生的怀抱。龙先生柔情相待，时间久了，不仅紫心感觉到他的温情爱意，她的家人也慢慢接受了他。

54

紫心的弟弟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心仪的工作。龙先生主动问她：“如果弟弟不怕吃苦，愿不愿意自己开家公司？我至少能保证他不亏。”岂止是不亏，弟弟的公司一开张，第一笔生意就赚了三十万，而且赚得十分轻松。半年后，弟弟就在上海买了房，把老家的父母、年迈的外婆都接来享福了，家里请了两个保姆，俨然过上了上等人的生活。紫心曾经和何霜说，他尊重我，爱我。

何霜还知道，紫心生过一个女儿，但是差点要了她的命。当时龙先生在外地，没能回来照顾她，父母为此充满了愧疚。

紫心告诉何霜，她又怀孕了，看了一名老中医，老中医说是男孩。紫心抓住了何霜眼中一闪而过的疑问，急忙说：“老中医坐堂三十多年了，从来没误诊过。”紫心还说，她想去美国生孩子，自己身体素质差，上次生女儿的时候就差点没命，她希望到美国能得到更好的照顾，还希望何霜能帮忙联系一下。去美国生产的想法她还没跟龙先生商量过，但龙先生曾经答应她，一定会保护好她和孩子，她临产时，他肯定会陪在她的身边，而且会找最好的医院和医生。如果去美国生孩子，龙先生肯定会为难。

何霜理解紫心的心情，眼睛都没眨一下就答应下来了。她说：“只要我相信我，我会给你安排妥当的，曼哈顿也有很好的华人医生。”有了何霜这句话，紫心便彻底放心了，她说：“你先帮我联系，等我这边差不多了，我最后再跟他说。不然拖的时间长了，他会担心的。”何霜知道紫心很爱龙先生，这种爱表现在对他的理解、体贴上。

何霜在紫心身上是费了心思的，因为紫心给她透了风，省里有个五百亿的高铁工程由龙先生负责。同时，紫心也给何霜介绍了些来头不小的客户。

55

那天下午，紫心在一间高级茶庄请了几个人，何霜也在。大家谈得兴致正浓时，何霜的手机响了。这一次居然是秦桑，她在电话里喊：“你在干什么？”何霜老实回答：“我在喝茶。”秦桑哼道：“你好潇洒啊，居然在上海喝上茶了。我们本来约好去叶梅家的，你说你有十万火急的公务，结果在上海不是打麻将就是喝茶。我们严重怀疑你在上海当了二奶才有这么多悠闲时光。”

何霜没时间同秦桑纠缠。表面上看她几乎天天都在吃喝玩乐，其实她比在华尔街还累。她每天都要写出分析报告——哪些是潜在的客户，有多雄厚的资金，MGS公司同他们合作有多大的可能……她像商品一样对他们进行综合分析，然后用最简洁和准确的语言写成报告传给亨特。亨特一般在清晨阅读何霜的电子邮件，然后在北京时间的凌晨两点，何霜同他通电话，探讨工作的进展和新出现的状况。自从亨特听了那个五百亿的高铁工程，跟何霜的通话时间明显加长。

何霜已经说了，那个五百亿的高铁工程，是最大的、但最没有把握的项目。但亨特还是希望何霜能够扛回来那个五百亿的大馅饼。何霜说，我现在怎么能保证，连项目的负责人我都没见过。再说了，这是个长期工程项目。亨特说，不就是操作起来复杂些，多费些心思而已嘛。何霜说，费心思，花力气这都不难，最难的是在中国要搞定好单子，必须懂得人事关系的处理，一环扣一环，一个环节出了差错就会满盘皆输。

亨特显然不满意何霜的谨小慎微，他觉得搞金融投机的人看准了就要大胆上，前面是枪林弹雨也要冲，有大亏损才有大赢利，有高风险才有高回报。四五年前，亨特负责的部门因“次贷危机”账面损失了三个多亿，但这有什么好怕的？有失也有得啊，像房地产的空仓就他们赚了个盆满钵满，八亿多

美元啊。亨特对何霜说，你提出的她们到美国来玩那是小事，到美国来生孩子也没有问题，必要时还可以动用我的私人飞机。我们可以把王总和龙先生都邀请到曼哈顿来，我可以带他们去参加曼哈顿高级俱乐部的聚会，他们不是对私人飞机和游艇感兴趣吗？我可以给他们介绍纽约最好的代理商。

何霜心里很清楚，亨特热情的背后是对五百亿工程的贪婪和渴望。设计新的金融衍生品，利用其错综复杂的结构，成为大肆掠夺财富的利器，这是华尔街心照不宣的商业秘密，因为只有衍生品的设计者才弄得懂它的来龙去脉。衍生品的设计者常常故意隐瞒事实，让产品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但若是有一天金融危机爆发，衍生品的欺诈和骗局必然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何霜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生她养她的地方。再说那个数字太庞大了，而亨特居然想独吞。思前想后，何霜越想越害怕。她最初的设计是，只要能分上那五百亿的一杯羹就谢天谢地了。亨特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胃口？何霜有些后悔了，她不该这么快就向他汇报那五百亿的工程。

56

亨特完全是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他对何霜说，你要知道，我们是在提升他们对金融市场的认识，对中国的资本市场绝对有实践的促进作用，把资本做得更有效率……亨特话里话外旁敲侧击，要何霜面对这个挑战，去努力游说中国的政府官员、国企老总，把这五百亿的工程给我们吧！相信华尔街的智慧和技術，我们会为你们设计完美的金融产品，会为你们发行股票，会在名震八方的纽约证券交易所隆重上市。股票上市后还会动用我们的科研部发表文章，分析和赞美新股的文章会发表在有名的《华尔街日报》和《商务周刊》上。我们还会同各大商务电视台联系，举行一系列的采访和座谈，更好地宣传新股票。我们的销售部也会把新股票介绍给所有的投资商。相信我们，只有华尔街才能把资本的效率做到极致，只有华尔街才能把十美元的价值发

挥到一千美元的功能……何霜听得头疼，这不是她想要的结果。是啊！华尔街的贪婪、虚伪、掠夺成性全世界都知道，全世界对华尔街又爱又恨，但还是心甘情愿地接受它的欺诈和掠夺。

亨特当机立断，想亲自飞上海一趟，亲自与这些重要客户面谈。他最想见的是龙先生，完全是一种迫切的、急不可待的心情。何霜给他的建议是，所有的客户都可以见，但唯独不能见龙先生。因为条件还不成熟，五百亿的高铁工程项目根本没有公开，何霜也只是从紫心那里辗转得来的信息。何霜跟紫心熟，但跟龙先生并不熟，他们只见过一面。

五百亿的高铁工程项目沉甸甸地挂在何霜的心头，她虽然不像亨特那么贪婪，但也是心往神驰。龙先生给何霜的印象是深沉、内敛、不苟言笑，眉头总是微微锁着，眼神有些冷，有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你猜不透他在想什么。但何霜观察到，他在看紫心的时候脸上流转出少见的温情，两个人的手有意无意间会叠在一起。“还是一个很柔情的男人嘛。”何霜当时就在心头想，要想攻破龙先生，先得攻破紫心这道防线。事实证明，何霜的策略是正确的。

57

亨特耐心听完何霜的汇报后，便立刻取消飞上海的计划。何霜知道亨特很务实，是个喜欢抱金娃娃而不屑捡碎金子的人。何霜问亨特：“我的任务也完成了，是不是该回去了？”亨特想了一下说：“你再待一个星期吧，看看有没有什么新进展。”他相信何霜，只要给她时间，她一定不会让他失望，总会给他带来意外的惊喜。但是何霜已经很累了。

何霜拿下黄海集团的单子，光荣完成了出征的使命。如果给她的这次任务打分，一定是一百分，而且还得到了极有价值的附加分。钱这个东西有完吗？但是资本家的本性就是不断地堆积财富，把自己发明的一套规则复杂化，又

让其国际化，然后半赤裸、半文明、变相地抢劫全世界。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灾难？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贪得无厌的高级动物。何霜笑了笑，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变成了这样的动物。

那个晚上，何霜写完了报告，一看时间还早，打开了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电视连续剧《李鸿章》，她看了两集便睡了。半夜，她被噩梦惊醒。她清楚地记得，在梦里，她被五花大绑推上了审判台，愤怒的人群朝她咆哮：“你这个卖国贼，你这个间谍，勾结华尔街诈骗自己的祖国！”“你引狼入室，罪不可赦！”

何霜苦笑，她知道是电视剧中的某些情节掺进了梦境，演绎出了荒诞的画面。但是何霜背上不免还是起了一阵寒意。《马关条约》、五百亿高铁工程项目，她隐约感觉到有某种莫名的东西在时光隧道中冷笑。她决定尽快返回美国，不再去碰那个五百亿的高铁工程。

她干脆把繁忙的心松弛下来，回想在上海的十多天，有一种漫长和幽远。她猛然想起奔波了十多天，居然没和自己的家人打一声招呼，哪怕简短的一个问候电话。她对着窗外苦笑，不知道这世间还有没有比自己更冷漠的心，更不孝的孩子。

58

何霜生性安静沉稳，不情绪化。她最怕和亲人见面时痛哭流涕，每次在机场看见那些难分难舍的场面会把头扭向一边。自己生命中曾经历过那么多痛，她也是一个人咽了，最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着星空掉几滴眼泪，第二天又是崭新的一天，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她现在准备回家了，曾经生她养她的家。家里的爸爸妈妈、哥哥嫂嫂还有侄儿她都要面对。一想到这儿，她的心中竟然生出一种惶然的慌乱。她想到自己见王总，签大合同，都气定神闲，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紧张，反倒是

逃离华尔街

见亲人竟生出一种生疏感。她平时出门都是精心化好妆，穿名牌套装，但回到自己的家她不想讲究。何霜随便套上了一件宽松的毛衣，脸上什么都没抹，她也没心情抹。

母亲一看何霜就哭了：“我的女儿，怎么憔悴成这个样子？美国不好，你不要回去了！”嫂子在一旁小声附和道：“何霜，你要是走在街上我都不敢认你，好像美国的水土都不养人，回来的女人个个都比过去惨。”何霜听得心酸，胸口忽然涌动着莫名其妙的恼怒。什么世道啊，她就算衣锦还乡，人家都是同情她。她开口便问父母：“你们不是想买房子吗？看好了，我马上付款。”嫂子笑道：“何霜，你出国这么多年，大概不知道上海房子的行情吧？”何霜哼笑道：“我知道贵，但贵得过曼哈顿吗？我在曼哈顿都买得起房子。”谁都听得出何霜的话里有股压抑的狠意，像流窜在死火山底下的暗流。

嫂子是个很讲实际的人，一听这话，午饭都没吃完就笑嘻嘻地催着父母去看房子。“就这套，空调和电器都是新的，窗外还有桂花树。”嫂子早就看上一套精装修的三室两厅，虽然是二手房，但小区的环境好，闹中取静，处处花木扶疏。何霜的母亲有些不满意：“二楼是不是太低了？”嫂子说：“二楼好，上几步楼梯就到了。我最不喜欢挤电梯，紧急情况停电了怎么办，你和爸爸的身体都不好。再说这二楼又不对大马路，推开窗户就是桂花树，秋天时满房间都是香的，连厕所都香。”更让嫂子开心的是，小区离她开的饭馆不远，她早就巴望着这块风水宝地，只是拿不出那么多的钱。现在自家的财神奶奶从大洋那边回来了，不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让她出血吐金，那财神奶奶转身就不在了。

59

当何霜潇洒地拿出钱来付定金的时候，她看见母亲脸上动人的笑。不仅是母亲，每个人脸上都流露着喜悦的光亮，灿烂的表情像一朵朵的花儿。何

霜在心里感叹，原来亲情间的和谐完全可以用金钱来获得。可是何霜想着也觉得心酸，除了口袋里的钱，她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

走在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一位年轻的母亲牵着刚会走路的孩子，幸福流过她的眉眼。她对孩子说：“宝宝乖，自己走，爸爸就在前面。”何霜忍不住看了一眼，一个魁梧的男人从一颗大树后闪出来，哈哈大笑着举起孩子。何霜突然想起了韩辉。这个男人是个年轻版的韩辉。何霜想着母亲和嫂嫂都说自己憔悴，若是韩辉从她面前走过，估计也认不出她来。她想起五年前回国，在S城看见韩辉和他的老婆，但是他没有看见她。何霜低了低头，怅然若失，有一股风从胸口穿过，似乎来自遥远的时空。她不喜欢这种失落的感觉，她马上就要回纽约了，她胜利完成任务了，她肯定会受到嘉奖的。但她为什么不快乐呢？她突然想去见韩辉。

何霜从嫂子那里婉转地探听到韩辉的情况。韩辉和哥嫂依然是朋友，依然有往来，他们若有什么情况需要他帮忙，他总是义不容辞，一口答应下来。“还是像一家人的样子。”嫂子对何霜说。何霜道：“总是请他帮忙不太好吧，人家也是有老婆的人。”嫂子说：“韩辉是知道分寸的人。”何霜摇摇头：“麻烦人家总是不好，最好还是自己解决。”嫂子皮笑肉不笑地说“能自己解决吗？何霜啊，你长期在外面，你不知道，出门办事也好，自己生活也好，哪一样不需要靠人帮忙？开餐馆、孩子上学、父母看病……你知道吗，上次妈胸口闷，天天喊疼，看了多少医院，吃了多少药，全都是瞎折腾。后来我无意间告诉了韩辉，他听了给妈找了一个老中医才好了。妈的病刚好，弟弟升学又成了问题，如果不是韩辉帮忙，他能上重点中学吗？”

60

嫂子话里有话，说得何霜耳痛心沉。想想也是，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潇洒，父母、家里的大事小情全都要哥嫂费心费力，她隔海观望的一个闲人有什么

资格说三道四？还有一件事让何霜听了很不自在。韩辉如今见了何霜的父母，还是喊他们爸爸妈妈。每年春节，他依然给父母孝敬的红包，还有侄儿的压岁钱。何霜很想说一句：“明年春节不能再要他的钱了，他给多少，我十倍补给你们。”可是话还是压在舌头底下。她知道，要是那样，嫂子会甩出更难听的话。

正说着，嫂子的手机响了，是韩辉打来的。何霜看见嫂子对着手机眉开眼笑地说：“韩辉，太谢谢你了，上次那个广告的事，工商所的张所长已经关照我们了。这个周五有没有空？我和晓阳（何霜的哥哥）还想请你上‘稻香浓’聚一聚呢！”

何霜隐约听见韩辉的声音，一颗心忽上忽下，表面上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她听见嫂子对着话筒说：“你周五要去踢球？好，好，那我就祝你多多进球，拿冠军。”嫂子放下电话，看了一眼何霜，“我的老天，我居然忘了告诉你回来了，否则他肯定不去踢球，要上这儿来看你的。我干脆再给他挂个电话。”何霜连忙阻拦道：“还是算了吧，你现在再说让人觉得好不自然，又好没意思。再说人家是有老婆的人。”嫂子冷笑道：“有老婆又怎么样？我听人家说，他和他老婆关系并不好。”何霜听了这话心头千浪激涌，脸上依然装出平静如水的样子，“外边的话怎么能信？”嫂子仍然坚持她的道理，“如果两口子感情好，外面也没有闲话好说。”

何霜的心吊在半空。她想去看看韩辉，一半是好奇，一半是暧昧不清的追忆。何霜记得，他们刚结婚的时候，韩辉不仅爱看球，更爱踢球。她看过几场，没有太大的兴趣，韩辉也没勉强她。

去之前她先去发廊烫了头发。当师傅手拿吹风机将她的发梢向外翻翘时，何霜觉得镜子中的自己立刻变得活泼而俏丽，人似乎也年轻了几岁。她还精心化了妆。她出门的时候戴了一副大墨镜，她不想让别人认出自己。她想象着和韩辉见面时的场景，但立刻就掐断了浮想联翩的念头。



61

人声鼎沸的球场和看台，震耳欲聋的呼喊声、尖叫声和着五颜六色的气球在天空飘扬。何霜没想到一个税务系统的比赛会搞得这么热闹。她去的时候比赛已经开始了。她是故意迟到的，税务系统认识她的人多少也有一些，被人撞见了毕竟是件尴尬的事。

何霜在看台上选了个偏僻的位置坐下。她的眼睛追逐着场上的韩辉，他还是老样子，依然生龙活虎。几年前为什么没有注意到他的与众不同呢？也是，那个时候，何霜满脑子的美国梦。一个人再辉煌终究要回归家庭，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人为什么总是要经历坎坷和磨难后才懂得这些道理呢？

“韩辉还是没变，跟过去一样。你们那帮人，除了他，剩下的个个都从足球队里下课休息了。”风中飘来一个女人清亮的声音，何霜忍不住侧过头去，她差点叫出声来，原来是孟霞。孟霞显然没有认出何霜，继续和身边的男人聊着。只听见那个男人在呵呵笑道：“我怎么能和韩辉比呢，我一结婚就被老婆榨成渣了，好好的腿也成了火腿，火腿跑得动吗？”孟霞说：“人家韩辉还结过两次婚呢。”男人一脸坏笑：“我听说韩辉的老婆要跟他离婚，说是他在床上不行。”说着在孟霞的脸上摸了一把，低声道：“我虽然在场上跑不动，但是在床上不错吧？”何霜想起来了，那个男人是韩辉的同事张伟东。

62

何霜看着韩辉在阳光下奔跑。他比所有的人都干净，那些闲话中的隐私不过是一阵扑面的阴风，吹过了什么都没有。她想起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城市了，

下次再见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她希望下次再见到韩辉的时候，能够正大光明地面对他，她希望他幸福。

何霜晕晕沉沉地靠在飞机座椅上，回想上海之行的十多天，来来往往的人和事，太多的荒诞和滑稽，蔓延出一种无涯的虚无缥缈，仿佛穿越了时光和空间，追回到上辈子的某个暧昧不清的场景。临上飞机前，何霜还接到紫心的电话，紫心真诚地向她告别，希望她保重身体，不要为工作太辛苦。她还婉言地强调了到了美国别忘了帮她的事。何霜说：“你放心吧，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会安排的，到时候我们美国见！”

何霜觉得紫心是个有福的女人。何霜参观过紫心的衣帽间，一百多双名牌皮鞋，有一款蟒蛇皮的靴子何霜在曼哈顿见过，大概要三万美元，还要提前预约。紫心的包有二十几个，从纯手工制作的 HERMES、KELLY、BIRKIN 到 CHANEL。最让何霜眼花缭乱的是紫心的衣服，貂皮裙子和大衣她只在法国电影中的贵妇人身上看到过。

6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阶层，何霜觉得自己不应该抱怨，何霜的家庭并不优越，父母都是工人，提供给她的只能是温饱。但是她天资聪慧，肯吃苦，经过多少年的奋斗，她走到了令许多人羡慕的层级。秦桑在富裕和爱心中长大，在钢琴和芭蕾中长大，同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父母给了她灿烂的童年。但是何霜一直是秦桑崇拜的对象，何霜当上了华尔街的副总裁，秦桑看她更如同仰慕神一般。

何霜正在想秦桑的时候，秦桑的电话就来了：“你不是还在打麻将吧？”何霜苦笑道：“我刚下飞机，刚把手机打开，我还以为是老板追过来了，没想到你比我老板的动作还快！”秦桑问：“你刚下飞机就要回投行啊？”何霜叹道：“我就是一只马戏团的猴子，什么时候钻火笼，什么时候吃香蕉，

完全由不得自己。”秦桑笑道：“我和叶梅倒都想当华尔街的猴子呢，可惜没那个本事。这世上成千上万的人都想当猴子，可连猴子毛里的跳蚤都当不了，回过头来还嘲笑猴子。”何霜笑道：“如今这世上谁笑谁啊，都是干活卖命的命。我没有时间跟你聊了，见老板之前我有个报告要处理一下。”秦桑笑道：“我知道你忙，华尔街的时间一刻就值万两黄金。等你忙完了，我和叶梅还等着听你上海之行的那些秘密呢。”

64

何霜回了MGS投行，一堆事情立刻铺天盖地对接扑过来，报告、会议、处理电话留言，办公桌上的材料和信件堆积如山。

等何霜差不多可以缓口气的时候，才忽然发现这些天没有看见大卫的影子。何霜抬眼看见海伦悄悄地向自己走过来，在她耳边低语道：“他们炒了大卫。”

“什么？”何霜惊得眼睛发绿。

何霜后来才知道，大卫在日本的圈钱行动失败了。他在中国首战落败，如果攻下日本这个山头也算是戴罪立功，可以东山再起。只可惜又一次满身疲惫地灰溜溜地回到美国。老板火了，谁愿意付这么高的薪水让他浪费时间？MGS投行不想再给他机会了，还没熬到年底的考核老板就让他卷铺盖走人了。

其实这不能全怪大卫，只怪大卫没赶上个好时候。纵然他会说日语，纵然他是华尔街投行的精英，但自从九十年代末期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日元一路贬值，连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证券也没有冲出危机的困境而宣告破产。日本社会动荡，企业接连倒闭，那是一场空前严重的金融灾难，人们目瞪口呆，手足无措。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大卫一样都没占。

65

因为吃过苦头，日本银行小心翼翼，对金融衍生市场的发展特别谨慎。大卫在出征日本前也做过市场调查，发现日本在当年只购买了 140 亿美元美国次贷。在主要经济国家中是买的最少的，所以 MGS 投行对大卫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利用其自身优势开拓日本市场，为 MGS 打下一片江山。

大卫到了东京，日本同行给予很高的接待，曼妙的寿司和生鱼片如精巧的艺术品，给人风情万种的喜悦。放进嘴里慢慢品尝，美到极致的鲜味可以把舌头融化。大卫赞道：“美国没有这样的味道。”

对于大卫所推销的金融衍生品，日本银行家听得认真、专注，视之为华尔街的最新金融科技。他们把大卫推崇为师长，朝他鞠躬，请他为银行的中层管理者上课。站在讲台上，大卫的感觉特别好，更让他得意自豪的是，银行总裁也坐在后面听课，规规矩矩像个用功的小学生。大卫的讲课是日语和英语相结合，这让他的授课得到特别的欢迎和追捧。他踌躇满志，带着无比自豪的心情汇报给老板，没料到上面对他的报告并不感兴趣，没给多少笑脸——因为缺乏实质性的进展，投行的老总们看不到金子银子闪烁的光芒，美元滚滚而来的希望。

几乎在同一时间，他们对何霜来自中国的报告却是眉开眼笑。首先何霜搞定了几十亿的大合同，几乎不用讨价还价，带去的三个备用方案都没用上。至于用什么方式搞定，他们不管，他们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只要你把河水一样的美元引过来。当他们得知那个五百亿元的高铁工程，虽然还没有浮出水面，但已经让他们心花怒放、载歌载舞了。于是亨特大张旗鼓地支持何霜去参加老总们的私人宴会，结识各路人物，支持她陪太太姨太太们聊天、打牌、喝茶。今天的消息就是明天的金子。亨特还特别嘱咐何霜讨好紫心，“一



定要讨好她，让她成为你的朋友，她提出来的要求，要当任务完成好。”

每次何霜想起亨特的这番话就感觉自己已经不是一个善良的人了，已经是一个认钱不认人的小人。紫心把她当朋友，那么多的秘密都告诉她，要是紫心知道自己是个金融特工，接近她不过为了利用她，紫心会是多么地伤心、失望，甚至愤怒？

66

经过大卫办公室的时候，何霜看见桌子和柜子都半空着，他和未婚妻的照片，那对在阳光下灿烂微笑的亲密爱人已经不见了。四五台电脑在那里冷漠地反射着窗外的云光，它们不用担心谁是它们的下一个主人。何霜忽然生出“人去楼空”的惶恐和虚无，那种万境归空的凄凉。她知道未来的某个时候，自己也有这样的一天——带着梦想奋斗了一场，被人一脚踢远，事前连声招呼也不跟你打。

她后悔没有同大卫保持私人联系，平时都是用投行内部的电邮和电话。何霜看见一个工人正在喷门口的字牌，字牌上“大卫”（David Suzuki）的名字已经模糊了，新的名字很快就会填上去。这个世界上有的是人，有的是智慧聪明的大脑，精力充沛的身体。无论是谁，都有被替换的一天。现在把人家换掉的人，总有一天会被更厉害的人换掉，以一种更悲惨的形式结束。最无情最残忍的就是时光的刀。

心里挂念着大卫，何霜连午餐也吃不舒坦。艾琳端着一盘沙拉主动走过来同何霜打招呼，何霜也主动对艾琳笑了笑。有一段时间没见艾琳了，艾琳比过去友好和善了许多，不知是“远香近臭”的道理，还是看到何霜的地位在公司蒸蒸日上。艾琳说：“真羡慕你会中文，如今中国越来越强大，业务往来越来越密集，好多人都在说，跟中国人做生意很爽快。”何霜笑道：“爽快后面也有苦啊。”艾琳哼道：“哪样事情不苦，如果你想收获，能抓住一

逃离华尔街

个吃苦的机会，也会得到一个挖金子的机会。”何霜摇头苦笑道：“大卫挖了金子吗？”“哦，大卫。”艾琳笑了笑说，“都在传他被炒了，他其实是主动辞职的。”

大卫从日本回来后，突然发现自己有授业解惑的才能，于是大卫决定辞职，回学校攻读博士，等博士毕业后便有资格当大学教授。华尔街虽然金子多，但他更喜欢大学明朗清新的环境。

何霜半信半疑，如果大卫真的决定辞职读博，肯定会喜笑颜开，跟熟悉的同事一一打过招呼，同事们也会凑份子邀约着请他出去吃饭喝酒。职场经验，“不辞而别”大都是含怨带恨。何霜想，可能是上面为了安定人心，故意编出“辞职读博”的故事。

大卫的椅子上已经坐了新人，新人很快也会成为旧人。何霜偶尔还是会想起大卫，她刚进 MGS 的时候被托尼折磨得死去活来，又不能发泄。吃饭的时候碰上大卫，何霜会和大卫说汉语，汉语把他们的距离拉近。大卫总是鼓励何霜：“咬咬牙，游过这条河，你就能看见不一样的景色了。”最艰难的时候，有人和你说不两句鼓励的话总是分外有力。

67

大卫进 MGS 的时间比何霜长，那时候他从事金融咨询工作——给那些经营不善，想卖掉自己的企业提供财经策略方面的指导。“我不过就是一个化妆师。”大卫对何霜说过这样的话。

MGS 常常以低价收购经营不善的公司，然后将它们乔装打扮一番——主要是在资料上涂脂抹粉，加一些漂亮新颖的图表，再造一些深奥的分析和复杂数据，让客户们看得眼花缭乱，目眩神摇，心旌荡漾，还真把它当成了宝贝。于是在竞标的时候，你追我赶，纷纷报出最高的投标数。何霜后来也干过这种工作，知道怎样描眉毛、画眼睛、贴假眼睫毛才能达到最好的现场效果。

刚做的时候，何霜还感觉到良心不安，日子一久也就习惯成自然了。正如一些医学院的学生最初看见流血自己就先晕了，后来就从容不迫，看流血如同看流水。

公司见何霜的“化妆技术”已经练得炉火纯青了，又把她派去搞偷梁换柱的勾当——本来贱买来的一家公司是机械设备公司，MGS 投行却要把它包装出广告媒体的样子，卖出去才能赚大钱。怎样包装呢？因为这家公司制造的机械设备都是娱乐媒体类的机械设备，就在宣传册子上下工夫吧，粉的说成是红的，紫的说成是黑的，半圆的就把它拉成圆的。

忙的时候，何霜觉得还好点，因为累得像条狗，一上床就睡死，梦都没有做一个，根本没有时间胡思乱想。但是稍稍闲下来，一个声音总是不停地问自己：“这些年你在华尔街都干了什么？”是啊，这些年她都干了什么？涂脂抹粉、偷梁换柱、还当过商业间谍，哪样本质上不是损人利己的事情。

何霜一直在忙着黄海集团的上市准备工作。按照协议书，黄海集团在海外上市将采用“海外红筹”的方式进行，MGS 投行将协助黄海集团重组一个海外控股公司，控股公司设在美属的维吉群岛（Virgin Islands）。按照当地法律，在维吉群岛的任何公司都将享受税收豁免的优待，这样操作下来，更容易被国际投资人和美国监管机构接受。对于投资人而言，如果上市公司受美国法律制度下的司法管辖，也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对黄海集团的融资有好处。海外重组计划初步定在一年之内，黄海集团的部分股权或资产将分批转移到海外控股公司，这个新组合的海外控股公司将代表黄海集团在海外上市。另外，黄海集团下属的一家能源公司将以“海外发行”的方式上市，也就是说，通过 MGS 的运行操作直接 IPO 上市，直接上纽约证券交易所。

68

在上海时王总就跟何霜谈过，红筹上市应该比境外发行上市要方便得多。

最重要的一点，红筹上市在国内审批程序简单，时间上能够控制。但是境外发行上市就控制不了，因为境外发行上市必须通过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拖的时间太长。何霜心明眼亮，黄海集团阔首挺胸，要以两种方式同时开赴海外市场。相对于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红筹上市更好操作一些，因为红筹上市的主体是海外控股公司。难怪这么多国企选择在加勒比海的岛上开公司，因为那里与美国商法同源。

通过与王总和林聪的交谈，何霜深入领会了“红筹上市”的深刻涵义。这些年，凡是有点实力的中国企业都想在境外建一个海外控股公司（也称离岸公司）登陆海外股市。其操作起来并不复杂，在加勒比海的英属或美属群岛上，注册一个空壳公司，注册资本只需要五千到一万美元，再把境内雄厚的股权或资产以打针的方式注射进这个“空壳”，于是空壳就被养得油光水亮了。再过些日子，“空壳”就能上场表演了——申请在美国、香港、新加坡等地海外上市，这就是所谓的“红筹通道”。“红筹上市”几乎没有什么法律风险，是风险资本的三种退出渠道（IPO、股权转让、破产清算）中获利最高的一种，是企业发财致富的快速车道。

69

何霜心头明镜似的，“空壳上市”无疑是把国企摇身一变变成了外资企业，国企老总们以一种看似合理合法的手段把国有资产光明正大地转移到海外，最终造成国家财富和税收的大量流失。

何霜想，如果自己现在在国内工作，一定会上书指出“空壳上市”的种种弊端：国有资本的巨额流失，而政府金融部门无法监控，如此美妙轻松的致富捷径，必然导致官员的腐败和贪婪，助长他们对国有资产的无限侵吞。这样的金融体系安全吗？只可惜的是，她的半条命已经卖给了华尔街。

纽约的天空一直在下雨，忧郁的城市变得更加烦躁，人的心情也不好，

萧瑟、凄寒、说不出的悲情，喘不过气的压抑，盼望着暖人的阳光落在肩上。黄海集团的项目极其复杂，何霜忙得上蹿下跳，手上还要同时处理其他的活儿。在华尔街，你必须学会戴着众多不同的帽子，有语言的，有公关协调的，有业务能力的，有博学多才的，有银行家的，有交易商的……稍微不留神，哪一种帽子你没有戴好，出了丑，对不起，你就收拾收拾包袱走人吧。大卫不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吗？

亨特时不时地追问何霜：“那个五百亿元的高铁工程项目中国那边有什么新消息了吗？”何霜说：“我已经安排他们的来美行程了，负责高铁工程项目的龙先生也在邀请名单中。”“那好，那好。”亨特似乎比何霜还急，“具体的日子他们确认了吗？我好去准备，我知道你们中国谈重要的事情都要在饭桌上谈。”

70

在何霜看来，黄海集团财大气粗，背景深厚，能够同他们长期合作下去已经了不起了。对于那个五百亿元的高铁工程项目，关系错综复杂，哪一方面没有考虑到就会被雷得个焦头烂额，落得个满盘皆输的惨败。但是亨特不管，他热血沸腾，两眼放光，已经把中国高铁工程项目看作是他盘中的一块上等牛排，他觉得就算多付出比搞定黄海集团多十倍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亨特以一副专家的口吻分析道：“目前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没有哪个国家比得上，政府打开大门鼓励风险投资进入，扶持中国的基础建设项目，高铁的发展正好伴随着经济的高速成长。”

每天都一样的忙和累。那天何霜正盯着电脑分析数据，一个声音在她耳边响起，居然是咬文嚼字的普通话：“请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想同你谈谈。”她抬头一看，足足傻了一分钟。我的老天！居然是亨特，他什么时候开始学中文了？“王总和龙先生下个星期就要来了，为了面见他们，我现在天天在

逃离 华尔街

家恶补中文。”进了亨特的办公室后，亨特告诉何霜。

亨特颇有语言天赋，除了英语，他还会法语、德语、荷兰语和意大利语。现在，他居然又苦学中文，还请了个中文老师。他甚至对他的太太和两个孩子说：“如果你们以后想站得更高，走得更远，希望你们也能用心学好中文。我只是给你们提建议，怎样选择由你们自己决定。”经过两个月的强化苦读，亨特已经会日常会话了，其恒心和勇气着实令何霜佩服不已。亨特还让何霜告诉他，王总和龙先生的家乡是在什么地方，因为他的中国老师对他说，如果能知道对方家乡的典故或风土人情，聊起来很容易走进对方的心。何霜搞不懂，亨特请了个什么中国人在当他的参谋，但是有一点她懂，亨特对五百亿高铁工程项目势在必得。这只勤奋而狡猾的老狐狸。

第二章 他的阴谋

71

一切准备就绪，尊贵的客人就要来了。

为了表明对客人的重视，MGS 投行的执行董事长将亲自去机场迎接，何霜在 MGS 这么长时间，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隆重的接待。宴会也是奢侈标准，弥漫着高贵，还带有一种怀旧而浪漫的情怀。嫩烤小牛排、缅因州龙虾、黑松露鹅肝，鱼子酱做的比萨……道道菜品做工精致。酒是法国波尔多，雪茄来自古巴，招待场所选的是私家会所。

宴会上有个人的出现让何霜很意外。布瑞怎么现身了？何霜想了想，也对，人家布瑞才是始作俑者，MGS 同黄海集团的合作最初是布瑞的面包，是他的一个朋友牵的线，一个中国人，曾经是王总的朋友。本该是布瑞盘中的菜却眼睁睁地看着何霜端走了，还借那盘菜开了一桌的盛宴。布瑞那时候太忙，抽不了身亲自飞中国，于是对大卫寄予重托，没想到大卫却折戟沉沙。这次王总和龙先生来美国洽谈合作事项，布瑞坚持要参加，他有光明正大的理由——同黄海集团联系的第一人是他，说什么也该见见黄海集团的王总。因为布瑞已经得到消息，这次同时来美国的还有好几个集团的老总，个个都是提着金库来的。他一个疏忽丢了一个机会，这一次他不会再让它们擦肩而过。

亨特能说什么呢？布瑞已经在 MGS 干了快十年了，功勋卓著，亨特也只好点头同意他来参加招待晚宴。

72

布瑞和亨特之间各自的心思何霜当然不知道，但她知道布瑞含恨带怨，不服气的态度，从她出征上海到她凯旋而归，布瑞眼睛里的恨意更浓了，好几次在业务会上跟她抬杠。何霜没同他当面计较，心想，就算你能同各位总裁们斗酒，但你能和他们的太太姨奶奶们打成一片吗？何霜是个有计划的人，一只蚊子的嗡嗡声坏不了她的心情，她要一步一步地走自己的路，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

在代表团到美国的前三天，何霜跟紫心通了一次电话。“最近怎么样？身体都还好吧？饮食上要荤素搭配，注意营养平衡，还要多吃水果和蔬菜。平日要多休息，才能有健康的身体，但也不能睡的太多，那样反而会头昏脑涨。我给你寄的英文 CD 收到了吗？收到就好，没事多看看，就当娱乐片看，开开心心中英文也就轻松学了……”何霜时不时一个越洋电话的问候和关心让紫心感到很温暖，她把何霜当成姐妹，说话对她掏心。

对于何霜旁敲侧击关于龙先生的询问，紫心从来就没往深处想过，总是实话相告。偶尔也有内疚感袭过何霜的心头，利用紫心的信任套取消息，这种做法是不是有些卑鄙。这次紫心又给何霜透露了两个秘密，一是五百亿元的高铁工程项目很快就要上马了，龙先生将会是省委高铁工程项目筹备组组长，并兼任高铁管理局局长，全权负责总体规划；二是有个官员突然被“双规”了，他的名字本来也在访美代表团的名单中。何霜听了第一个消息心头自然欢喜，那个五百亿元的高铁工程项目似乎已经指日可待了。但是第二个消息让何霜有些紧张起来，“那代表团还能按时来美国吗？他们的行程不会有问题吧？”紫心说：“放心吧，不会取消的。”

73

在招待晚宴上，何霜看见亨特卖力地秀着他的中文，王总也不示弱，努力展现着他的英文。那些破碎、零乱的句子落在何霜的耳朵里，有时听起来让人云里雾里，甚至滑稽可笑。但是他们两个人都不在乎，相谈甚欢，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那种渴望独立交流，渴望丢掉翻译这根拐杖的内心，何霜感觉出来了。

相较于亨特和王总，其他人都比较安静。布瑞和龙先生的话不多，大多数时候是专心倾听。他们两个人的交流是通过何霜翻译的，最初只是礼貌的问候，然后话题慢慢地涉及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看法。布瑞说，中国应该大力发展金融产业，应该更彻底地开放资本市场。龙先生说，中国如果彻底开放了金融市场，当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会输得很惨。布瑞说，如果你畏畏缩缩，怕老虎、怕失败，不敢在金融海洋里学会生存和搏斗，你永远也不会长大，在世界舞台上必然会惨遭淘汰。龙先生说，我们会慢慢来，慢慢成长。布瑞说，中国应该动作快点，中国的GDP已经很强大了。龙先生笑道，很多人只看到中国GDP惊人的数字，却没有正视中国人口众多的现实。中国经济并不像国际传媒所报道的那么强大，所以中国经不起任何形式的经济危机。当然，如果资本市场开放不够彻底，人民币也不能实现国际化，对中国参与全球金融的战略性投资是一种制约，所以中国政府一直在探索。布瑞说，我想知道当前中国对风险投资的态度。龙先生说，中国欢迎海外风险投资公司去中国发展，风险资本的引入将增强中国的经济活力，有利于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在国际舞台上亮相。同时中国资本也会对海外金融机构进行投资，这对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龙先生侃侃而谈，自信而优雅，果断而坚定，观点鲜明，逻辑清晰。

74

何霜更加佩服龙先生。这样的一个人，曾经陪着紫心躺在草地上数星星，对着星空许愿白头偕老；这样的一个人，在紫心生日那天送给她三千朵康乃馨，紫心从花海中找到了一朵紫色的玫瑰，立刻明白了他的爱意和誓言：“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这种高智慧的浪漫不是一般人能够设计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人还会写诗，“错过一个指定的时间，错过一个迟到的空间，美丽的相遇开满了遗憾的花，所以错过了一个可爱的笑脸。但是每天的阳光，每夜的月光，阳光和月光交替成生命的时光。时光照过千山照过万水，千山里的思念，万水里的缠绵。我们的故事在时光里开花，同你结缘就想带你浪迹天涯，满地缤纷的花瓣都在回望，有你的记忆总是美丽灿漫。”在这首诗里，紫心读出了龙先生的内疚，但是更读到了他对她的珍爱。紫心曾经告诉何霜，她当时感动得泪眼婆娑。她对他说，你不要为我内疚，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就感到很幸福，你给我的爱我永远会记得。她越这么说，他越觉得内疚，对不起她，他发誓这一生一定好好保护她，不让她受一丝一毫的委屈。当时何霜觉得紫心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何霜还想起打牌的时候，太太姨奶奶们左一声“老公”，右一声“老公”，欢欣鼓舞地点评着自己的男人，唯有紫心不同，她唤他一声“松涛”，亲密中透着一份尊重。

何霜很快就把思绪拉回到现实。席间还有个中年男人，穿着一身深色西装，戴一副金丝眼镜，很儒雅的样子。何霜认识他，某私营企业老板董先生，晓薇的男人。何霜看着她周围的男人，想起他们帘子后面的故事。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她了解王总吗？

75

起了雾，一切都隐藏在雾后面，隐隐约约，若隐若现。

何霜忽然感觉到王总的神秘莫测。表面上粗犷豪爽，不拘小节，实际上却心细如丝，做事果断利落。

布瑞见机行事，在一旁说着一些锦上添花的话，在何霜的耳朵里，全是一些黏糊糊的马屁话。但何霜还是翻译过去：“王总，布瑞副总裁赞扬你的英文很棒，你不用拿翻译机给他看，他听得懂你说的话。”王总听了，立刻眉开眼笑。王总还用混杂着中文的英文给大家讲了一个笑话。何霜看见布瑞凝神注定，专心倾听的样子觉得好笑。布瑞其实是对英语相当挑剔的一个人，就在上周的业务会上，布瑞还指责何霜报告上的语法错误。他的理由是：这份报告是要送交客户的，代表的是公司的形象，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只会让客户怀疑我们MGS的素质。何霜看见布瑞的脸上明显挤出不懂装懂的假笑，果然不出所料，亨特一边大笑，一边要求何霜再翻译一遍给他听。

何霜看见布瑞和王总聊得欢欣鼓舞，其实布瑞一句也没有听懂王总破碎的英文，但他会装，会打哈哈，会一个劲地点头。一个黑影在何霜眼前闪过，心头涌出成片不安的疑云。

76

夜深了，躺在床上，何霜还是无法入睡，她把这一天的工作像放碟片一般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布瑞这个老狐狸，会不会把黄海集团的单子从她手上抢走？黄海集团的项目是她一手搞定的，这个项目庞大而琐碎，如果没有中

逃离华尔街

文底子，根本无法开展工作。除非布瑞再去找个助手，这个助手不仅要会中文，而且得懂中国的国情，而且还要有华尔街经验……这么短的时间，布瑞上哪儿去找这么优秀的人才？这次龙先生带团访美，带来这么多的客户和业务，布瑞完全可以分到很好的一块蛋糕。

可是布瑞偏偏要何霜已经烤好的这块蛋糕。

事情还得从一周前说起。按照原定计划，代表团到达纽约的第二天，何霜应该带领代表团到纽约证券交易所学习。但是学习的队伍里没有王总的影子，龙先生告诉何霜，王总不参加今天的学习和参观，他要去办一些私事。何霜没有往深处想，因为林聪一下飞机也没有跟团，而是独自一人去了旧金山，王总当时还开了一句玩笑：“林聪这小子偷渡了！”如今王总也“消失”了。

清晨七点半，纽约已经四处一片喧闹了，何霜领着代表团站在纽约证交所的门前排队。何霜看出了董先生不自在的样子，她连忙解释说，自从“9·11”发生后，纽约证交所的安检越来越严了，不管是谁，都要排队安检。

77

何霜看见龙先生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情，知道他的兴致还不错。他一边观望四周的风景，一边对何霜说：“我来纽约已经很多次了，但到纽约证券交易所参观学习还是第一次。纽约证券交易所是最希望见识的一个地方。很多年前，我看过道格拉斯主演的《华尔街》，永远也忘不了一个镜头，时间一到，钟声一响，无数的尖叫声和欢呼声。”何霜听了，在心头感慨：这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人物，《华尔街》是部老电影，在中国并没有翻译上映，看过的人只能看英文原版。英文程度已经能看原版了，却还是开口说中文，是想显示自己的尊贵呢，还是想借机观察对手的一言一行呢？

队伍越排越长，代表团里的吴先生有些等得不耐烦了。他建议说：“要不我们去跟华尔街的铜牛合一张影吧。”龙先生说：“等会儿出来我们集体

逃离华尔街

电梯把他们带到六楼，众人随戴安走进一间华贵的会议厅。在这座古希腊风格的建筑里，金碧辉煌，雕梁画栋，连窗棂和立柱都金光闪烁。董先生说：“像是欧洲中世纪的宫殿。”吴先生说：“让我想起了泰国的皇宫，处处富丽堂皇，满眼金光闪闪。”龙先生说：“这是什么地方，全世界金融的心脏，当然满眼金光，每天的流通市值以多少万亿美元计算！”何霜将戴安的介绍翻译给大家：“想不到吧？建这栋大楼当初才花了一百万美元。”董先生不相信：“你说什么？才一百万美元？”何霜说：“如果我没记错，这栋大楼是1901年修建的。”龙先生点点头，“一百多年前的一百万美元到现在也是好几百亿了。”何霜同时招呼众人：“餐桌上的甜点和水果很新鲜，你们尽管吃。”吴先生笑道：“华尔街真是好啊，可以白吃白喝。”何霜也挑了一块点心，边吃边说：“去尝尝他们的咖啡吧，味道很好。”空气中飘浮着咖啡的浓香，周围像是有奇妙的花儿在开放，呼吸都是甜的，是那种让人愉快而欢喜的味道，让你觉得一切都是甜蜜而美好的。

外面一阵响声，纽约证交所的总裁进来了，他跟代表团的人一一握手，致辞欢迎远方的客人。他很谦虚地说，能同中国合作是纽约证交所的荣誉，希望推动双方长远的合作，这种互利互惠的合作必将带来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我相信我们都会有更好的明天。客气话一说完他就走了，人事经理希拉开始给众人上课。她告诉大家，只有会员才有资格在这里进行股票交易，会员的入会费是两百万美元，一个会员就相当于拥有一把交椅（SEAT），但在1800年，这把交椅费只要二十五美元。何霜翻译完后，听见董先生同吴先生耳语说：“两百万美元也不算多啊。”

下面讨论的话题当然是与时俱进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萧条和公司裁员。人事经理希拉继续说，我们不裁员，我们爱护员工，因为员工是证交所最大的财富。何霜还没翻译完，就听见龙先生在一旁低声道：“他们是全世界资本流通的中心，肥得头发丝冒油，当然不会炒人啦。”龙先生显然是懂英语的人。

79

这时，董先生忽然喉咙一动，随即“轰轰”地咳起来。何霜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一口浓痰吐在了干净漂亮的地毯上。何霜顿时脸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红一阵白一阵，此时，她宁可看见董先生裸奔，也不要看见这样的场面。人事经理希拉显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客人，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好。龙先生虽然铁青着脸，却从容不迫，快速拿了几张桌上的纸巾，低下身子，不慌不忙地把痰迹擦掉，然后用英语对希拉说：“非常抱歉，这位先生有急性气管炎，有时候控制不住，给你们添麻烦了。”那一刻，何霜觉得龙先生一定是能干大事的人。

还没到九点钟。九点钟开盘才可以看到敲钟时激动沸腾的情景。何霜和希拉闲聊着，调侃着现在航空公司为了多挣一美元，什么样的招都想出来了，三明治和矿泉水要掏钱买，连靠走道、靠窗的位置都要多加钱，是不是太吸血了？希拉笑道，没办法，航空公司也要活命，想出这些办法也是避免更多的人步入失业的行列。

80

两分钟以后，董先生似乎已经忘记了“吐痰事件”的尴尬，重新又变得兴高采烈起来。他在一旁大发感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看美国这只孔雀已经变成落水的母鸡了。”吴先生也在一旁附和：“没想到美国经济这么衰，失业的人这么多，我的公司正在扩建……”何霜看到他们一脸得意洋洋的样子心头不爽，没有把他们的话翻译给希拉听，却听见龙先生在一

逃离 华尔街

旁冷笑道：“落水的母鸡？如果美国真是只落水的母鸡，全世界那么多国家还会听它的话？一会儿逼这个国家货币升值，一会儿逼那个国家总统退位。除了这只母鸡，谁敢在全球发号施令？”

何霜同意龙先生的观点，美国是个喜欢示弱，喜欢叫穷的国家，很务实，不讲面子，对其黑暗或薄弱的一面，媒体就爱铺天盖地地报道，常常给世界一个错觉——美国腐朽没落，不堪一击。比如每一届的世博会，哪个国家不想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展现给全世界？美国除外。每次世博会美国都哭穷，说拿不出钱建馆，参展国中好多国家比它穷一百倍都拿出像模像样的场馆。因为这样的展览联邦政府不出钱，主要靠企业赞助。日本世博会，美国人一开始就喊穷，说来不了，最后还是美国丰田大笔一挥才解决问题。

对于董先生随地吐痰的行为，何霜私底下又跟希拉道了一次歉。希拉反过来安慰她说，这个事情已经解决得很好了。十二年前，MGS的前执行副董事长到希腊洽谈一笔业务无功而返，心中郁闷，在飞机的头等舱里喝得大醉，然后开始发酒疯，空姐劝解他，他居然脱了裤子在飞机过道上拉大便。《纽约时报》大肆报道此事，还发表了评论说：这就是华尔街的形象，也是代表美国的形象，除了贪婪和狂妄之外，还有不知羞耻的道德败坏。何霜听了并没有大惊小怪，美国这个林子什么怪鸟都有。

81

快九点钟了，众人随希拉下了楼。站在长长的过道上，整个证券交易所大厅尽收眼底。何霜看见龙先生趴在栏杆上，眼睛定定地朝后看，那边有几座玻璃房子，是电视台的直播室——美国赫赫有名的几家无线电视台都在。龙先生转头问何霜：“我知道 CNN、NBC、FOX，但不太清楚 BLOOMBURG。”何霜答道：“BLOOMBURG 是华尔街有名的金融公司，它还拥有自己的电视台，专门用来发布财经消息。”从过道往下望，无数不同颜色的电线和管道，大

的小的，粗的细的，曲的直的，互相缠绕在一起，看得久了两眼发花，像蛇、像蜈蚣。龙先生继续问：“交易所的技术工程师压力很大吧？”何霜觉得这个问题应该由希拉来回答，就翻译给希拉听。希拉说，工程师的压力相当大，每天下午四点半交易结束，交易员离开现场，技术人员便开始工作，检查线路，查看数据库，跟打仗似的，因为每天的信息量太大了。何霜插了一句，你们除了用自己的员工，还请外面公司的技术顾问吗？希拉说，当然。龙先生问，顾问里有中国人吗？希拉说，有，中国人特别地聪明和勤奋。一个 CNN 电视台的记者在朝戴安招手。何霜对众人说：“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

全场的目光和镜头都在等待钟声敲响。前台上站了一大家子人，老夫妇站在最前面，后面儿子、媳妇、女儿、女婿，还有孙子孙女一大帮孩子，最小的还抱在怀里，也出来亮相。时刻一到，老人按下电铃，敲响了钟，——一天的交易开始了。何霜听见董先生对龙先生说：“肯定是个亿万富翁的大家族，你看他们拖儿带女全上阵了。等我的公司上市了，我也要带一家子人上去。”

82

龙先生没有听见预想中的尖叫声，跟《华尔街》那部电影不太一样。他沉默不语，静看忙而不乱的人群紧张、专注、投入。屏幕上闪烁不停，华尔街跳动的数字，同时跳动的还有世界金融的动脉。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学习结束后，代表团的下一站就是纳斯达克市场交易所。股票市场一般有两个，主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主板市场是传统意义上的证券市场，也称股票市场，是一个国家上市和交易的主要场所。主板市场在资本市场的地位举足轻重，很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学家称之为“国民经济晴雨表”。在主板市场上市的多为大型企业，有成熟的市场，雄厚的资本，稳定的盈利。创业板市场的目的是帮助中小企业，特别是为高

科技企业融资。如果说纽约证券交易所是主板市场，那么纳斯达克市场便是创业板市场，其规矩和手续简单。纳斯达克成立于1971年，其股票市场面向全球，全部采用电子交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纳斯达克是世界最大的股票电子交易市场。中国的股票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是主板市场，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

何霜的眼角余光一直尾随着龙先生。龙先生正在通电话，何霜听到他说：“……老王，这样做恐怕不好吧，给人过河拆桥的感觉……”何霜的第一反应就是和龙先生通话的人一定是王总，而他们的电话同自己有关。在纳斯达克接待代表团的是一个中国员工，免去了何霜当翻译的差事。何霜开始胡思乱想，惶恐不安，她预感到灾难要降临在自己的头上。何霜不得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她安慰自己，有什么好怕的，经历的风雨还少吗？要来的就让它来吧。

参观结束后，代表团休息一天。但是何霜没休息，径直回MGS上班，那里大量要处理的事情都在等着她。布瑞不在办公室，亨特也不在。艾琳告诉她，布瑞这几天都不在办公室，她还以为跟何霜一块儿出差了。

何霜又领着代表团去了美林证券。狭长的曼哈顿城只有美林证券这片地才视野开阔，没有高楼阻挡住暖风和阳光。美林证券偌大的前台交易室落地窗把哈德逊河剪裁成一幅画，龙先生忍不住赞叹道：“太壮观了！”匠心独运的设计，一点花哨的东西都没有，却让人感到惊心动魄。行走在华尔街，处处都是美丽的风景，却时刻会遭受突如其来的电闪雷鸣和出其不意袭击你的洪水猛兽，让你防不胜防，稍不注意，你随时会成为别人枪下的猎物。

83

从美林证券出来，何霜带他们去了家法国餐馆。那是一家很讲究的餐馆，餐具精致，美侖如画。进餐的时候，何霜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尽显疲惫，后

来才知道，他们昨夜玩到凌晨五点钟才休息。何霜说，要不我挂个电话，下午取消去美联储的学习吧，顿时有人附和说好，但是龙先生坚定地说：“什么都能取消，美联储坚决不能取消。”

美联储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中国的中央银行是人民银行。美联储最主要的职责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规范银行机构，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向海内外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和咨询。实现相关的货币政策有三种手段，一是公开的市场操作，二是规定银行准备金比率，三是批准各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率。何霜对众人解释说：“在座的诸位都是关心海外上市的，所以必须密切注意美联储的新政策。”董先生恍然大悟，“前些日子，给中国施压要人民币升值的就是美联储？”吴先生也说：“既然是块宝地，那我们就去看看。”龙先生转头问何霜说：“那就是印美元的地方？”何霜说：“印美元的是美联储总督，在华盛顿，我曾经去过，还得了一小袋子打碎的美钞，是纪念品。”

84

代表团在美联储见到的第一个人叫德瑞，是个香港人，也是何霜的朋友，他在美联储已经工作五六年，常常往返于香港和美国之间。德瑞只能说粤语，所以何霜还是要当翻译。平时有人约见德瑞，一般要等到十一点半以后，也就是证券交易高峰后的一个小空当期，今天他们来的时间正好，最忙的时间已经过去。

德瑞从繁忙的交易台走过来，他清瘦高挺的身材，三十岁上下，精明和智慧流露在眉目之间。何霜介绍说，德瑞负责整个亚洲地区的银行业务，他是个铁打的人，每天都工作二十个小时。德瑞笑道，你不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吗？何霜说，我和你不一样，如果我不干了，后面排的人多的是，你可是美联储交易前台上唯一一个亚洲人，谁也替代不了你。所有的交易，无论来自东京的、首尔的，上海的，还是香港的，都是德瑞一杆子管到底，美联储银行能对他

逃离华尔街

委以重任，充分说明了他的才能和智商。无论怎么说，一个东方人能混到这个台面，那绝对是光宗耀祖了。何霜和德瑞聊到香港，德瑞说，我天天都在想念家乡的美食，特别是妈妈煲的汤，在纽约没有那份独有的温暖，那是家的味道。

德瑞的老板来了，他被请了回去，众人看到了德瑞眼中的歉意。何霜说，没办法，德瑞的每秒钟都是金子。

一位中年男士朝何霜走来，“嗨！”两个人同时把手伸向对方。来人叫杰克，原来是海伦的老公，他们已经离婚了。何霜把代表团的人一一介绍给杰克，杰克是个很健谈的人，他说，许多年前，中国人民银行曾经派人来美国学习，后来杰克又被邀请到北京去给中国人民银行高层讲课，介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等等。杰克憧憬地回忆着故宫、长城、各种中国美食，反复说中国之行令他难忘。

85

这天晚上何霜做了个梦，梦中是围猎的场面，尘土飞扬，万马奔腾，一群猎狗在狂奔，一群猎鹰从她眼前疾飞而过。一头怀孕的母鹿中箭血淋淋地倒在地上，但后面传来魔鬼一样的笑声：“一箭双雕！”她回头一看，居然是亨特的脸。何霜醒来后回想那个奇怪的梦，如果亨特是围猎的将军，那自己是谁呢？是地上跑的猎狗，还是天上飞的猎鹰？猎狗也好，猎鹰也好，都不过是给围猎的队伍领路，收获最多的当然是队伍中领头的人。

来不及多想，亨特一个电话把何霜叫到了办公室。

亨特像往常一样先关好了门，何霜以为又是有什么商务要事要同她密谈。亨特开始侃侃而谈，高度赞扬何霜对公司所做的贡献，公司不会忘了她的……何霜开始警惕，她知道亨特的话锋马上就要转了，自己旁边一口暗井的盖子已经打开，她的一只脚已经踏空，掉下去是确定无疑了。亨特很明确、很坚



定地表达了他的意思：“请把黄海集团的业务交出来，我们给你安排新的工作。”

何霜的脸上挣扎出一丝微笑，微笑后面是不堪一击的绝望和愤怒。她眼前发黑，黑暗中有血光飞溅，她的灵魂消散了，消散在血淋淋的杀场上。

亨特这只老狐狸对这种场面应付自如。望着脸色苍白的何霜，他的眼睛里涌出了同情的目光——不知道是真的，还是装的。他对何霜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去休假，半个月？一个月？我都批。回来后再给你新任务。

何霜机械地接受了休假，她不想再追问原因，亨特已经清楚地告诉她，把这个项目还给布瑞，这个项目最初就是布瑞的。“我们是一个团体，需要每一个人的智慧和奉献。每一个阶段的情况不同，部署就会跟着变化，你已经胜利完成了你的使命，请把你的接力棒交出来。”

86

何霜知道，顽固抵抗只能是死路一条，她只能温顺、听话地交出接力棒。她现在彻底理解了大卫那种痛苦、绝望、无可奈何的心情。她应该庆幸她比大卫幸运，至少她保住了饭碗。她想起大卫曾经对她讲过，华尔街到处都是微笑的鲨鱼，面带温暖的微笑，却随时可能把你咬得粉碎，吞进肚子里了。何霜还和大卫说，在中国叫做笑面虎——微笑的老虎，跟你那个微笑的鲨鱼意思差不多。何霜想起了那个可怕的梦，梦中那头流血倒地的母鹿，或许暗示的就是自己。亨特就是一条微笑的鲨鱼。

半夜，下起了大雨，下得昏天黑地，蓝光在天空闪烁，一切都扭曲了。

锐痛穿过何霜的心脏，她嚎啕大哭，直到把身体中的所有液体都哭干。她哭得肝肠寸断，天黑了，地暗了。她不甘心！她死得不明不白！何霜还是想不通，自己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转交给了布瑞？布瑞能比她更胜任？不可能！亨特到底玩什么花样？布瑞和亨特私底下有什么交易？何霜想得头痛欲裂还是没有结果。

这并不是亨特和布瑞的阴谋，亨特并不想临阵换将，他一直都是信任何霜的。何霜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关键人物是黄海集团的总裁——王总。王总只在招待晚宴上露了个面，没有参加华尔街的学习。何霜哪里想得到，这中间杀出了个程咬金，早已经偷摘了何霜的蟠桃，还把她种的蟠桃树连根刨走，而且连个招呼都不打。

这个人叫陈小劲，名义上是 HQ 投行亚太地区副总裁，实际上就是在 HQ 公司里面当一名高级投资分析师，毕业于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中国人，地道的北京人，跟大卫是校友，与布瑞是同一家俱乐部的会员。近年来，陈小劲因为业务发展战略跟顶头上司发生分歧，明里暗里过了几招处于下风，让他郁闷难平，不觉间起了跳槽的心。一次偶然谈话中，他从布瑞那里了解到 MGS 投行准备在中国大展身手，他觉得这对他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跟布瑞谈了自己的想法，布瑞说，好啊，你快过来，我们正需要你这样的人。陈小劲原来打算过些日子再跳槽到 MGS，结果布瑞的单子被何霜抢了，找陈小劲喝闷酒。听完布瑞的诉苦，陈小劲暗想，这正是到 MGS 的一份见面礼呀！于是，他拍着布瑞的肩膀说：放心，我帮你抢回来。王总是我在国内的哥们，只要王总指定要你做，那个女人没办法。

当然这个版本只是何霜打听过来的，事实上远不是这么简单，陈小劲这么轻易地就把项目抢走，仅仅是布瑞想抢单，王总想换人这么简单？当然更深的内幕也轮不到何霜知晓。

87

陈小劲能加盟 MGS 投行，亨特求之不得。陈小劲，人才啊，不仅有华尔街的经验，更有在中国投资开发的技能。何霜后来才知道，当她领着代表团在华尔街参观学习时，在曼哈顿的一个高级会所，亨特、布瑞、王总和陈小劲四人正相谈甚欢。何霜在见了陈小劲时才明白山河在一夜之间换了颜色的

前因后果。

那天王总明确地告诉亨特，他不喜欢和女人做生意。当陈小劲用极其流利、标准的英文翻译给亨特时，亨特惊得眼睛快要滑到鼻尖上。在美国，发表歧视妇女的言论是犯法的，像王总这样毫无遮拦的表达他平生还是第一次领教。但是亨特耐心听了，也接受了王总的观点，他甚至附和王总的言谈，说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大都是男人工作，女人照顾家，带孩子。王总还告诉亨特，黄海集团的业务他只想同陈小劲合作。

亨特并不喜欢王总，这个人不按规矩办事。但在放弃何霜的问题上他还是立刻点了头——他不能得罪王总这条大鱼，黄海集团那笔五十亿元的上市大单，MGS 投行作为 IPO 承销商，光手续费就能收入一点五亿美元。亨特还是会重用何霜的，那笔五百亿元的高铁工程项目沉甸甸地挂在他的胸口上，如果 MGS 投行能一口独吞，当上 IPO 承销商，光承销费就是十多亿美元的收入啊！

亨特小心翼翼地从小劲侧面打听高铁工程项目。对这个项目，明显能看出来陈小劲并不胸有成竹。他说，现在并没有公开上市竞标方案，就算政府打算海外上市，到时候肯定有很多投行跑来抢蛋糕。亨特说，如果我们的公关做得好，对方认定了我们，就算公开竞标，最后还是选我们的标。陈小劲心想，这个老家伙，中国的东西他懂得还真不少，到底是谁给他培训的？

88

何霜依然在低谷里爬行，好像匍匐地爬在一片阴森黑暗的树林看不到尽头，始终不见天日。

星期天的上午，何霜去了一趟办公室，她本来已经休假了。亨特准了她四周的假，她准备去秦桑那儿散散心，到时叶梅也去会师。何霜在整理行李的时候想起去年圣诞节买的 LV 手袋放在办公室，顺便带给秦桑当做礼物吧。

拿了手袋，何霜却忍不住又坐在办公桌前。想到这些日子的紧张、忙碌，

金光大道就在眼前了，却被人一脚踢开，何霜忍不住又痛哭起来。有人拍了她一下，何霜抬头一看是艾琳。“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以为他们把你开除了。前两天陈来了，我们以为他是来取代你的。”何霜的脑子忽然通了电源，她打开电脑。陈小劲的信息已经出现在公司员工名册中了，他的办公室就在何霜的隔壁，职务是副总裁。

何霜对艾琳苦笑道：“如果我今天没有碰上你，我还像个傻瓜一样什么都不知道。”艾琳说：“这样的事情 MGS 天天都在发生，欢迎新人，踢走旧人。”

89

艾琳给何霜讲了一个故事。

艾琳从小在希腊长大，父母离婚后，母亲改嫁到意大利，她又在意大利生活了几年，没多久全家移民美国。艾琳的语言能力让她在 MGS 面试中脱颖而出，刚进 MGS 投行没两年就被派到希腊出差——帮助希腊进入欧元区。

那时候的希腊受债务拖累，达不到欧元区成员国的最低要求——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3%，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60%。MGS 投行对希腊说，我们给你想办法，我们马上派一位在希腊长大的银行家协助你们解决问题。于是，艾琳来了，带来了 MGS 投行为希腊量身定制的最新的金融衍生品——“货币掉期交易”。马上，希腊十亿欧元的债务干净了，完全符合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

操作流程是这样的：MGS 投行将希腊的债务先用美元发行，到了未来的某个时期用欧元换回，最后债务到期了，MGS 投行再用美元把它换回来。两种货币兑换必然涉及汇率，MGS 投行先给希腊一个优惠汇率，使希腊能够拿到更多的欧元，在账面上冲减了负债率。换句话说，MGS 投行向希腊借贷十亿欧元，还贷期限为十年，MGS 投行的慷慨解囊让希腊预算赤字摇身一变成了仅占 GDP 的 1.5%。希腊顺利地混进了欧元区。当然，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希腊因



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MGS 投行为此收获了三亿美元的手续费。希腊掉进了 MGS 投行的圈套里，落在坏账的大网里，他们只能不停地借债，不停地还债，最后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纸里包不住火，欧盟很快发现了异常——希腊的预算赤字实际占 GDP 的 5.2%。

MGS 投行这只老奸巨滑的狐狸知道希腊这栋房子迟早要失火，早就设计好了一个保险金融产品——“信用违约互换保险 (CDS)”——得找一个冤大头来分担风险。这个冤大头 MGS 投行选中了德国，原因很简单，德国是欧元区最有实力的经济体国家，而德国居然也乖乖地上套了。

游戏开始了，而游戏桌上的三个人只有 MGS 投行对每一方的牌面知根知底。MGS 投行先让旗下的一家基金公司一边做空“债务抵押债券”(CDO)，即将抵押债券，重新包装形成的券种，一边收购廉价的“信用违约互换保险”(CDS)，一旦市场反转，CDO 价格大幅下跌，CDS 价格则会大幅上升，他们从而获取暴利。一旦希腊出现债务危机，MGS 投行就会立刻联合华尔街的评级机构唱衰希腊的偿还能力，炒作希腊债务的严重程度。这样，希腊的借贷成本将上升，融资更是举步维艰。这就好比是有栋房子，瞎吹一番让客户以分期付款的形式买下来，其实早知道这个客户没有足够的偿还能力，然后转身去给房子买保险，没多久想方设法让房子烧起一场大火。华尔街的人真是可耻！

90

在那个细雨纷飞的星期天，何霜和艾琳聊了很久。

艾琳平静地说，她从希腊回来还不到两天，突然接到的通知，说项目要换人。她气得跳着脚和亨特吵。亨特黑着脸告诉她，你这个项目做得好，不是因为你能干，是因为你代表的是 MGS 投行，后面没有 MGS 投行，希腊政府会理你吗？

逃离华尔街

“听了这句话，我赶忙闭上嘴。”艾琳说，“鲨鱼说得对，我离开了MGS投行什么都不是，而且我需要这份工作。我在故乡的祖父祖母，叔叔姑姑，无不以我为骄傲，我是家族的光荣。他们总是在外面炫耀，‘我们家艾琳现在是华尔街的银行家，每次来雅典都是政府官员接待……’外人听了，佩服不已，眼睛里全是羡慕的光。”

艾琳真诚坦言：“你被派到中国的时候我就知道，鲨鱼要用中国人来对付中国人，正如当年派我去希腊是用希腊人对付希腊人。方式各种各样，但是都逃不脱欺诈和暴利——先用一小块肉把你圈进来，然后再把你逼得走投无路，最后成了他们手中的猎物，连皮带肉都吃了，连骨头也咬碎了吞下去。”艾琳最后对何霜说，你做的项目肯定也有阴谋，他们一定希望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何霜在心里梳理着整件事情的脉络。

关于陈小劲，亨特之前一点风都没有透，这只老鲨鱼早不用陈小劲，晚不用陈小劲，偏偏等到自己把项目理顺了让陈小劲取代自己，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况且陈小劲来自公司的竞争对手——HQ投行，HQ投行本身设有亚太业务部，专揽亚太地区项目。

何霜问艾琳：“你认为陈小劲是个什么样的人，”艾琳说：“我最瞧不起这种人，为了更多的美元就把自己卖给了公司的敌人。他迟早也会被敌人作践的。”

何霜和艾琳在MGS投行大楼前分手。艾琳一走，何霜立刻给刘天王挂电话，因为她知道陈小劲曾经是刘天王的同事。

91

刘天王的手机一直没人接听，何霜只好给他留了言。

何霜握着手机发呆。她想，这么长时间也没给天王打过一个电话，连一句问候都没有，但是一有事情就去找人家，自己也真够俗了。



手机突然响了，但不是刘天王的声音，是亨特的声音。亨特言辞客气，完全一副商量的口吻。他说，何霜，我知道你在休假，不好意思打扰你了，如果明天有时间的话，我想请你共进午餐，因为有些事情想同你商量。何霜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亨特的要求，因为她还想留在 MGS 投行，维持她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需求。

挂断手机，何霜的脑子开始飞速地旋转。亨特找我要干什么？百分之百的和黄海集团的单子有关！莫非亨特又要自己再上黄海集团的项目？不排除这个可能性。但是陈小劲已经进公司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

时钟告诉何霜已经凌晨两点了。何霜想给紫心打个电话探听一下消息，电话拨了一半又把电话挂了。还是先和亨特吃饭，了解一下这边的情况再联系紫心。

有一件事情何霜不知道：在上海的时候，何霜和紫心去看一场时装表演遇到了林聪，何霜没想到林聪汇报给了王总。王总说：“你觉得何霜是个喜欢看热闹的人吗？前几天你在茶楼也看见她。”王总是个聪明人，一个好不容易回国的人不跟父母家人在一起，成天陪着毫不相干的女人们逛街、喝茶，什么意思？

92

王总心头有了暗影，但是合同已经签了，这笔单子还得合作下去，在加勒比海的群岛上办公，搞空壳上市，这些都得靠何霜。王总对林聪说：“先走一步看一步吧，何霜不是一般的聪明，一个厉害的角色，我们现在一下子还真离不开她。”林聪问：“要不要跟其他的兄弟们打声招呼？让他们管好自己的女人？”王总手一挥：“绝对不能干，什么都不能说，祸从口出，话一多肯定坏事，人家的水有多深，我们知道吗？”

就在王总打算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时，他的老朋友陈小劲来了电话。他们在十年前的广交会上就认识了。两个人在电话里滔滔不绝，谈得很投机。

逃离华尔街

陈小劲说：“兄弟，我理解你，要不把这笔单子给我做吧。”王总哼道：“你兄弟不坦诚啊，我去年就想跟你合作，你却把我推给了MGS。”陈小劲说：“一言难尽，这世界变化太快，一年奔到河东，一年奔到河西。我长话短说，我已经准备跳槽到MGS投行，到时候想方设法，还是我们兄弟两个合作！”这个消息让王总的内心稍稍舒畅了一下，何霜这个女人他把握不住，但陈小劲不同，多年的老朋友了。

王总和陈小劲私底下有什么缤纷斑斓的交易，亨特不知道，何霜也不知道。何霜只是知道她失去黄海的项目，跟陈小劲有关，也跟布瑞有关。同艾琳谈心的星期天，何霜还了解到一个重要的信息：陈小劲和布瑞早就认识，因为艾琳强调了，她看见这两人在咖啡厅的时候，谈得不亦乐乎，看样子不像初次见面的人，应该是认识了好久。跟艾琳分手后，何霜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如果布瑞是因为报复自己，把陈小劲介绍到公司，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就算他们现在暂时可以合作，日子长了还不是各立各的门户，各干各的活儿，陈小劲可能长期把中国的业务同布瑞分享吗？布瑞这样做说不定是引狼入室，引来潜在的职场对手，影响自己光明的前程。

93

亨特为什么突然想召见何霜？黄海集团的项目换人后，亨特把陈小劲介绍给了代表团，最高兴的人当然是王总，其他人倒是无所谓的态度，但是亨特注意到有个人不高兴了。这人就是代表团的团长龙先生，手握最高实权，五百亿高铁的命运也是攥在他的手中。如果亨特不是从何霜那儿得知这些内幕新闻，他断然是不会紧张的，当他看见龙先生冷眼打量眉飞色舞的王总和陈小劲，心头咣啷一响，是不是走错了一步棋？

亨特请何霜吃午餐，安排在曼哈顿中城的一家中餐馆，也是他们曾经巧遇的那家中餐馆。在那个地方，他们曾建立起一种超越职场的友谊和默契。



点菜的时候，何霜要了份扬州炒饭，亨特也要了份扬州炒饭。亨特笑道：“我记得我们上次在这儿吃饭，也是点的一模一样的菜。”何霜边笑边点头：“真没想到，我们对中餐的爱好居然有惊人的一致。”何霜心里想，我看你下一步玩什么花招？

何霜没想到亨特这头微笑的鲨鱼居然主动向她道歉，他说：“黄海集团的事情，是我的错，是我疏忽了，不应该让你下马，我没有坚持，因为当时的情况很复杂，我控制不了。我同意让新人来做，是觉得陈小劲可以跟布瑞合作，能够拓开更广的局面，现在看来并不是这么简单。”何霜到底是中国女人，看中国人，她的眼睛比亨特亮。她问：“是不是王总和陈小劲可以联手，他们不需要我？”亨特嗯了一声，点了一下头，又说：“不是我要换你，是他们非要换你，王总还说过，他不喜欢和女人做业务。”

“他不喜欢和女人做业务？”就这一句话，何霜思接千山，视通万水，前前后后的事情全都连成了一片，全都亮了，全都通了。王总连他的四大宠妃都要防，不随便带出门，何况是我？他从来就不放心女人，而布瑞跟陈小劲早就是朋友，布瑞最初的黄海项目恐怕就是陈小劲牵的线，这么推测下来，陈小劲和王总两个人，说不定也是业务上的老相识。黄海的大项目，陈小劲自己不做，介绍给布瑞做，对自己的公司已经没有诚意，难怪艾琳骂他是“一个不忠诚的家伙”，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事情基本上水落石出，就是布瑞、王总和陈小劲，三人联手做掉了何霜。

仅仅是“不想跟女人做业务”这么简单吗？这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傻瓜，或许这里面不仅仅是王总所说的不喜欢跟女人做业务这回事，这样的水太浑了，究竟背后有什么利益瓜葛，现在还说不清。不过，既然自己已经出局了，想再多也没什么意义了。

何霜低头默想，现在黄海集团的业务不能做了，但还有一点不能犯傻，把她的分析一字不漏告诉亨特，她不得不多个心眼，陈小劲已经进公司了，已经是她的同事了，这世界风水轮流转，变化太快。

而亨特却装作压根没在意，只是一味自责，面对亨特满脸的歉意和诚恳，

逃离华尔街

何霜还是很领情，就算亨特是装的，他能放下面子道歉也给了何霜很大的台阶，于是何霜便就着那步台阶下来了，她说：“王总就是那样的人，对女人十二分警惕，我曾经给你汇报过，他的那些女人我从来没见过。”亨特问何霜：“龙先生的太太不是要来美国生孩子吗？你联系好了吗？”何霜脑子又拐了几个弯：他想紫心来？是想龙先生吧？是想五百亿的高铁工程吧？亨特今天请我吃这顿饭，恐怕不是想为黄海的项目道歉吧？艾琳为希腊的项目也曾呕心沥血，他何曾向艾琳道过歉？说换掉就换掉，不过就是一件衣服，或是一枚棋子。

何霜心里不免多了一些想法。

94

何霜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吃了教训就会记住教训，吃了一遍苦绝对不吃二遍苦，更不会在跌倒的地方再摔个鼻青脸肿的狗吃屎。现在她手上的一张大牌只有紫心了，她不会傻呼呼地亮牌，再傻乎乎地打出去。她慢腾腾地对亨特说：“最近因为工作忙，跟紫心的联系不是太多，我不能逼得太紧，但我这一回家就给她打电话。”亨特点头道：“那你得抓紧，把它当成一件工作来做，能从她口里掏多少消息算多少消息。”何霜心想，对，当成工作来做，当成间谍来做，等把五百亿的工程搞到手后，半路又杀出个陈小劲，或者别的哪个程咬金，把我一脚踢到大西洋。我可不是个丫头，为人作嫁的命！

一个计划就像一颗种子，已经在她的大脑里面发芽了，但她表面依然装出温顺恭谦的样子，对亨特表决心：“你放心吧，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亨特又问何霜，你晚上有没有时间？何霜心想，你还想给我编排什么节目？这可是我的休假！榨人的血汗也不看看时间和地点。心头纵然再不说，她脸上还是和颜悦色的开心样子，她慢慢说，我明天就要飞乔治亚了，今天晚上还得收拾行李，好多事情得安排。亨特听了只好说，那就祝你旅途愉快吧。

何霜匆匆赶回了家，回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跟紫心通电话，但是此时是

北京时间的半夜三点，她决不可能去吵醒她。今晚一定要跟紫心通个电话，好好聊聊，先摸清情况再看如何定夺。要不再飞一趟上海？跟紫心加强私人的联系？不，不能这样做，太草率，太匆忙，紫心会怎么想？这么大的动作，到底有什么天大的事想求助于我？何霜笑了笑：仗，只能慢慢稳稳地打。

电话突然响了，是刘天王的声音，这十多天来，他都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出差，难怪何霜连打了几次也找不到本人。刘天王问：“大半年没听到你的声音，这突然又来了，一来就是好几个电话，到底有什么事这么十万火急？”何霜一直把刘天王当兄长看，说话也就不转弯抹角了：“你们公司那个陈小劲，跳到我们公司来了。”“陈小劲跳到你们公司去了？真的，真的？”刘天王撑圆了眼睛和嘴，很显然，他被电了一下，又被雷了两下。何霜实话相告：“他来得太突然，我都休假了，本来不知道，偏偏有个同事告诉了我。他一来就把我的中国项目抢走了。”刘天王说：“他在我们公司也是负责中国市场的，我真没想到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跳了，他这个人……”刘天王话只说了一半，忽然拐了一个弯：“我现在的工作很忙，不少事情还等着处理，等我回纽约时我们再约个时间好好谈谈，再过两天我就飞回家了。”何霜拉高了音调：“你再过两天才飞回家，我明天就要飞乔治亚了！”刘天王笑道：“听你的口气你急得很啊，从没见过你这样上火过。”何霜这才低下声音说：“确实有好多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刘天王挂电话之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情况紧急，你就别飞乔治亚了，我过两天就回来了。”

95

一连串念头在何霜的眼前飞速闪过：是不是取消去乔治亚的飞机？等着刘天王回来同他商量大事情？该给龙先生打个电话，向他问候一声？最后一个念头闪过，何霜马上就行动，她立刻给龙先生挂了个电话。没想到龙先生跟她一样的心情，他告诉何霜：“你们公司突然把你换走，换来了陈小劲，

我知道王总在后面搞了些手脚，你一切都还好吧？我一直为你担心呢。”何霜听了很感动，龙先生是同情她的，跟她站在一起的，这就好了，这让她看到了希望和光明，她失去的土地，以后还会加倍收回来。龙先生还说了一句话：“紫心想跟你谈谈，你能不能跟她通个电话？”这句话让何霜看到胜利的曙光，曙光照亮了她的幽暗多日的心。

好不容易熬到晚上八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早晨八点钟。何霜晚饭都没心思吃，拿起手机就要拨打紫心的电话。偏偏这时候手机很不知趣地响了，是叶梅和秦桑两人的声音。原来叶梅在家里安装了个网络电话，有三方通话的功能。何霜听见叶梅在电话那头豪爽大笑：“我们三个马上就要相聚乔治亚，你可得老实点，这次可别玩什么花招。”何霜几乎是以乞求的声音对她们说：“两位仙姑，再过一小时同你们通话好吗？我马上得打一个商务电话。”秦桑不解道：“何霜，这不是你的休假时间吗？我们还没见面你又要玩失踪了？”叶梅说：“我有个预感，何霜明天的飞机又要取消。”秦桑尖起嗓子说：“何霜你不会吧？你玩过一次失踪，莫非还要玩失踪？”

何霜被两个人的声音弄得头晕眼花，只得皱着眉头听下去，她说放心吧，明天准时出现在阿格斯塔（秦桑所在的城市）。然后也不管两人乐意不乐意，说了一声“我有个公务电话，等会儿再聊”就挂了。看了下时间，快九点了，估计紫心也该起床了。

紫心听见何霜的声音，心情大好，她说前几天我给你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回音。她哪知道那阵子何霜受了打击，神魂还在到处乱飘，所以把手机给关了。紫心说，黄海集团的事，王总的手段是很下流，松涛跟我说了，你也不要太难过，以后有的是机会。何霜连忙说，我早就不难过了，难得你和龙先生还一直记挂我。然后何霜又问起紫心的身体，紫心说，有件重要的事情还要同你商量一下，何霜只当是那五百亿的高铁工程，听得心都缩成了一团。结果哪是什么高铁啊，是紫心传宗接代的大事。

96

前些天，龙先生要紫心去医院照了B超。因为龙先生还是不相信老中医的判断，怎么可能靠摸脉就能摸出公的还是母的。龙先生是个信科学的人，他觉得只有现代化的仪器能拿出证据让人信服。紫心说服不了他，只好去医院照B超，这一照居然照出一对双胞胎，两个男孩。紫心还在对老公隔海叹气：“要是龙凤胎就好了。”而龙先生拿着手机，已经激动得血热面红，话都说不出来了。

紫心趁机说出想去美国产子的愿望，没想到龙先生一口答应，没有阻拦。因为他也有他的考虑，已经生过一胎了，现在又要生双胞胎，传出去总不是一件光彩动听的事情，尽管影响不了他光明平坦的仕途。静悄悄跑到美国生了，又静悄悄带回国去，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但他却担心没有一个可靠的人，人在美国，保姆、医生、营养、医院……全都是问题，他去找谁啊？紫心说：“亲爱的，你放心吧，我已经问过何霜了，她会帮我安排一切，她是我的好朋友。”

可是这个好朋友第二天就消失了，代表团的接待人变成了陈小劲，王总在一旁笑得像个猪头。龙先生明白，这出“调包戏”，王总就是后面的主导。王总一点也不羞愧，大大方方坦白了：“对，我这几天没参加华尔街的学习，就是因为和陈小劲谈合作，我不喜欢同女人合作，在业务上更信任男人。你不觉得男人和男人之间更方便吗？”

“呵呵，这是你们自己公司的事，我无权过问，既然你有你的考虑，那也挺好。不过，有一句话需要提醒你，有时候得给大家都留个台阶，是不是？”龙先生本想发火，最后还是忍住了，他当然知道这应该不只是喜不喜欢跟女人做生意的原因，但他又不方便插手太多。

龙先生当时就有种冲动，要给何霜挂个电话问明情况。但是他的身份却

不允许他仓促行动。他让紫心主动打电话给何霜。毕竟紫心在美国产子还得靠她，找一个知根知底的人不容易，虽然钱不是问题。龙先生跟何霜打过交道，何霜的品行让他觉得放心。但是紫心连着两天都联系不上何霜，两个人开始担心起来，何霜不会气急而辞职吧？但愿柳暗花明，事情变得明朗起来。

何霜在电话里对紫心说：“真不好意思，让你牵挂这么久，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我承认我受了打击，关了手机，在家里郁闷了两天，但是现在都过去了，我明天就飞到乔治亚度假，度假回来心情一定大好，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何霜心头明白，紫心对她的担心也是为自己的担心。紫心果然很快说出了压在心头的千忧百虑。

紫心有个牌友也想跑到美国产子，结果在海关被官员拦下来了，因为她八个月的肚子谁都看得出她的意图。海关官员说：“对不起，请你还是生了孩子再来美国吧。”如果美元能解决问题，姨奶奶可以拿一皮箱的美元贿赂官员，可惜这条路美元打不通。听了她的故事，紫心也开始提心吊胆。何霜安慰紫心：“这样的故事我也听说过，但是别担心，早一点过来就成。你已经来过美国两次了，签证应该不难的。”紫心说：“我知道签证不难，但是这么早去了美国，我英文又不好，出行吃住都是问题。”何霜笑道：“你放心吧，这些问题我全都考虑过了。我安排你住在我朋友家里，这个朋友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出国前还是当地有名的妇科医生。”

何霜说的这个妇科医生就是苏灵，刘天王的老婆。

97

自打何霜受了黄海项目的打击，大悲大痛后，彻底麻木了，既然有人对我不仁不义，我为什么还要对你忠诚一心？她突然萌发出一个不可告人的想法，同刘天王合作，把五百亿的高铁工程全部搞到手。她的公司和刘天王的公司是竞争敌人，怎么可能合作？她和他的合作只能在暗室里面，桌子底下，



她暗中助力，帮他搞到工程，然后他再分给她该得的一块蛋糕。她有信心打下这座江山，因为紫心就是她手上的一把宝刀。这把宝刀她不可能拿去为亨特效力，虽然她很清楚自己的行为已经违规，可以说是吃家饭，拉野屎。但她管不了这么多了，太多的人出卖自己的公司，陈小劲不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吗？行走在这个虚伪欺诈的世界，大都是贪得无厌的野兽，吃肉喝血，没有情谊可讲，忠诚和老实只会让你流血受伤。特别是在华尔街，一个彻底是为了利益而奔波的地方什么事不可能发生？

紫心手拿电话，听得心热心暖，没想到何霜为她考虑得这么周到细心。她现在放心了，有何霜这个妇产科医生朋友，还有什么担心害怕的呢？紫心是个投桃报李的人，她知道何霜记挂着高铁的项目。她说何霜你放心吧，你对我这么好，松涛到时候肯定会记得你的，肯定会帮你的。何霜笑道，既然你主动提起这件事，让我感激不尽，但是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事情，我过几天和龙先生详谈。

何霜现在必须和刘天王详谈，为他们这个伟大而阴暗的合作。她知道刘天王知道实情后一定会欣喜若狂，疯狂崇拜老公的苏灵也会积极配合，照顾好紫心，这会让何霜省不少心。美国跟欧洲有六小时的时差，何霜结束了对紫心的心灵按摩后，看看时间，算出是欧洲的凌晨三点，虽然事情急，但她还是不想惊醒刘天王。她手握电话，在房间走来走去，像一头思索着准备猎食的豹子。电话忽然又响了，依然是叶梅和秦桑闹嚷嚷的声音。

何霜收起纷繁杂乱的思维，强打起精神同叶梅和秦桑说说笑笑。她知道，这世上金钱和事业固然重要，但友情依然不可短缺，人在美国，就像一棵树从故乡的土地上连根拔起，然后在这片新大陆落地生根，过去的依靠全都消散了。友谊对于何霜越发显得金贵。是的，亨特和王总转眼就可以翻脸不认人，那是最纯粹的金钱缘分。和紫心的友谊，是建立在互利互惠的合作基础上。至于刘天王和苏灵，一会儿浓，一会儿淡，虽然也有真实的情谊，但总是来得不那么彻底，不那么洒脱痛快，彼此之间还是有条隐形的鸿沟，年龄上的，情感上的，观念上的。叶梅和秦桑是从小长大的朋友，彼此有牢靠的信任，

不躲不藏，不怕暴露，就算偶尔吵痛了心，伤了自尊，但转眼就烟消云散了，又见晴朗明媚的天空。

无论如何十万火急，何霜也不会取消飞机，虽然她知道同刘天王的细谈很重要，但友谊同样重要。她是在去机场的出租车上接到刘天王的电话的。何霜的估计没有错，刘天王只听了个大概，就激动得心花怒放。他还安慰何霜：“这不是什么吃家饭拉野屎的问题，大家都在打猎，谁动作快就是谁的，先管自己，然后才是公家。说实话，黄海集团的项目该算是我们公司的，陈小劲不仅把项目做了人情，人也跟着去了，这五百亿的高铁说什么也该轮到我们的。”何霜冷笑道：“这么一块大蛋糕，是大家分着吃呢，还是一两个人独吞，我们都不知道，先不要笑得太早，先把紫心的事情搞定才是正事。”刘天王说：“紫心要生孩子，B1 签证时间不够，我们可以给她办个短期学习的签证，让她住在我家，苏灵可以细心照顾她。关键是她孩子生了，我们力费了，要是那五百亿的蛋糕一块都没吃上，那不是亏了吗？”何霜叹道：“天王啊，你还是个做大生意的，就算那五百亿的蛋糕你一口也没吃上，也应该毫不犹豫地帮助紫心，来日方长，她的后面还有多少个亿的蛋糕啊，眼光怎么不长远点呢？”天王道：“这个道理我还懂。就怕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孩子也生了，残羹冷炙也得不到。”

何霜叹了口气，说：“这件事，我不勉强你，你考虑两天，给我来个电话，两天后没有你的电话，我就独自行动了。”

第三章 他们的苦难与归宿

98

何霜去了阿格斯塔。只是，这个时候她怎么可能真正放下工作的心事全身心地享受假期呢？这两天她想了很多，关于工作上的，关于情感上的，她甚至有点想不明白，她觉得她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想不明白过。她以为以前的工作已经够复杂了，有人臭她，有人挤她，更有人打她的小报告，但那些都凭着她自己的努力改变了一切。那些并不算什么，而现在这样的状况，并不是靠她自己的努力能改变的，或许她根本就不属于别人利益圈子里面的人，所以别人不可能跟她一起与她来运作涉及核心利益的事情。她以为职场就是自己比别人努力万倍就可以了，而现在看来，事实并非如此，职场中是需要利益圈子的，想想这么多年，她建立起了什么样的利益圈子？基本上没有，连自己的同事与上司都只是在一次次利用她而已。

所以，这一次，她一定要把握住龙先生和刘天王，现在他们两个人是她建立核心利益圈的开始。

何霜在心里反复思考着这些问题，随着思想的深入，问题也就更加尖锐。她甚至在想，她为什么要深陷于这样的利益旋涡里呢？仅仅是自己不认输的性格？输了怎样，赢了又怎样？输赢都改变不了她单身且孤独的现状，那这一切的努力又是在为了什么呢？

她知道她现在有点浮躁，甚至有些不知所措，这一切都源于黄海集团，源于 MGS，源于华尔街，源于这个罪恶的资本圈。但她又能怎样？现在她不过是一枚棋子，而且是一枚刚被利用完的棋子，她能改变什么？

其实有时候她挺怀念以前的日子，如果她不来美国，说不定跟韩辉生活得很好，说不定他们的孩子……

这一切都不敢去多想。

谁都看得出何霜的心思，虽然她强装着欢颜，叶梅与秦桑早把这位老友的心给看透了，但谁都没有主动去触碰她心中的烦闷，或许这就是真正的朋友吧。

两天，两天后何霜又急急忙忙赶回纽约。

重新拉紧了浑身的筋骨，高速运转着思维，每天死去成万上亿的脑细胞，为着一些金钱，一些资历，一些圈子，一些虚荣。

一回到家，她就收到了几条留言，一条是龙先生的道别，一条是刘天王的电话催促。何霜知道，很多事情她不得不做，后面始终会有推着她去做的，比如亨特，比如刘天王，比如龙先生，比如家里的父母。

把东西放下，她需要的是洗个舒服的澡，然后重新整理一下思路。

99

陈小劲踢走了何霜，代表 MGS 与黄海集团合作，帮助黄海集团尽快在纽约证交所上市，帮助王总在加勒比海成立空壳公司，同时还要重新包装黄海集团在上海证交所重新上市，等等。这一系列的变化就如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令许多的人大跌眼镜，这陈小劲是何许人物？除了王总、林聪以及布瑞了解情况以外，何霜也只知道他是刘天王的同事，是 HQ 投行的高级分析师，对外名义上是亚太区副总裁，至于其他别人是一无所知的。

涂脂抹粉这个技巧何霜知道，在加勒比海的某个岛上搞空壳上市，何霜也知道，那是一个黑漆漆、水深浪大的地方，但这些对于混迹于华尔街如 MGS 与 HQ 投行的操盘手们来说，那些都不过是变戏法的小手段而已。

只是陈小劲为什么可以踢走何霜呢？这让何霜耿耿于怀。她不是王总核

心利益圈的人，这是重要原因之一，但仅仅是这个原因吗？

当然，还有很多是何霜想不到的。

更深一点的原因是因为陈小劲在这里面除了佣金，还有其他利益促使的，没有很大的利益诱惑他会干这趟子事吗？

当初王总向他透露出想在纽交所上市的消息，他就开始策划一切了。陈小劲自认为自己还是非常聪明的，这样的好业务当时他为什么要把这个项目踢给布瑞？那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单子 in HQ 投行做他顶多就是拿点奖金，而且他在 HQ 只是一个高级分析师，他一直觉得这样的职位与他的能力是不符的，甚至还比不过刘天王，他不认为自己比刘天王差。

陈小劲躺在酒店的大床上，空气中还弥漫着刚刚离去的白人美女的味道。他一只手把弄着身上的浴巾，一只手摇晃着酒杯，他觉得他此刻正像杯中的美酒一样，完美无暇。

如果没有当初他把王总介绍给布瑞，怎么会有他今天在 MGS 副总裁的位置？怎么会有他陈小劲在黄海集团加勒比海空壳公司的股份？怎么会有王总私下里的交易？还有那个林聪，表面上对王总死心塌地，可是出卖国有资产为自己捞好处的手段一点不比王总逊色。

或许连王总本人都不知道这个林聪早在外面成立了公司包揽了黄海集团的一些业务，他还跟陈小劲在香港成立了一家公司在套黄海集团的股票，虽然收益不多，但总是能挣到黄海的第一笔钱。

陈小劲越想越觉得有意思，自然也越得意。他喜欢这个游戏，大家都在比智力，比计谋，谁技高一筹谁就获得相应的报酬，这也很公平。能力不行的，那就被淘汰吧，像何霜这样的，这个单凭死劲蛮干的蠢女人，最终只能成为别人的一个棋子而已。

一想到这些，陈小劲就得意得不行，因为他现在是一个大赢家。这里面一环一环的圈套，目前为止还只有他陈小劲一清二楚吧。一开始王总托他打听一下有没有可靠的公司帮忙在纽交所上市，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兴奋之余便做了周密的安排。

他觉得不能只是接手这个项目让自己赚点佣金这么简单，如果他只是平常操作把黄海集团的业务接下来在 HQ 运作上市，那结果就非常简单了，简单到什么程度呢？他陈小劲又做成了一笔业务，成功上市了一家中国企业，HQ 也只不过是多赚了一笔钱而已。

刚开始的时候陈小劲把这个事情想得很简单，他只是一直垂涎 MGS 投行的更好的平台，所以一直跟布瑞在接触，想跳过去弄个更好的职位。这个黄海集团的单子不就成了他跳到 MGS 公司的一个见面礼吗？当时，陈小劲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个单子给布瑞，但一个激灵使他又担心了起来。华尔街这个地方是不讲人情的，只讲利益，如果自己把单子踢过去了，到时候布瑞和亨特却不给他想要的怎么办？这不成了肉包子打狗了吗？

所以，这后面还需要更周密的计划，正当陈小劲焦头烂额地在想有什么好办法让这个事情更稳妥时，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贵人出现了。

100

这个贵人就是林聪。

林聪的出现，使陈小劲的计划发生颠覆性的变化。林聪何许人？黄海集团王总的贴身秘书，这个贴身秘书相当于什么？就等同于中国古代皇宫里的大内总管，当红太监一样的。那可是现在黄海集团里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炙手可热的人物啊，没有人可以像他这么了解王总，有谁知道王总有多少女人？身上哪儿多了块疤了？除了林聪，再没有第二个人。

那林聪找他陈小劲想干吗呢？

林聪与陈小劲见面是在香港的香格里拉大酒店，这个位于维多利亚港的豪华大酒店里上演了一幕精彩绝伦的“双人计划”，也是黄海集团的大事件。

林聪久闻王总有一位华尔街的老朋友，当然他也是第一时间知道黄海集团想在纽约上市的人，当时他就在思考着，黄海集团要有这么大动作了，他

林聪这个大内总管如何从中获得好处呢？后来他从王总口中得知了陈小劲，王总想借助陈小劲在纽交所上市。于是，林聪想好了一个绝好计划去找他不认识的陈小劲。

林聪与陈小劲在香港策划了三天三夜，林聪直截了当地问道，如果接下这个项目，他陈小劲能赚到多少钱？

陈小劲被这个突兀的问题问得有点不知所措。

林聪哈哈一笑，“陈兄，我并不是想窥探你个人收入的隐私。只是你想，黄海集团这个项目拿出去，拿到HQ投行做，是不是黄海集团得给出个上亿的佣金？那让你来操作这个项目，你能拿到多少佣金呢？几十分之一吧？甚至是百分之一，是不是？这么多的钱让美国人白白赚去了岂不可惜了？难道陈兄就没有为自己考虑一下吗？”

陈小劲似乎从林聪的话中听出了一些端倪，只是不明白这个林聪究竟想如何。

陈小劲也是微微一笑：“林兄啊，谁不想为自己考虑一下啊，但这个考虑也得符合现实啊，我总不可能拿下这个项目自己来操作吧？自己开个投行？这未免有点痴人说梦了。”

林聪点点头，并没有说话，给陈小劲倒上一杯他带过来的龙井茶，再给自己倒上一杯，慢慢地品尝着。

不得不佩服林聪在谈事情方面的超人的把控能力，一句话弄得陈小劲心痒痒，但又是云里雾里，他却戛然而止，不再做声了。

陈小劲想了一下，“林兄，难道你有什么可以共同发财的方子？如果能与林兄合作，也是我陈某人的福分啊，林兄可千万别把好机会留给外人，而不是留给自己人啊。”

林聪这时才哈哈一笑，他等的就是“自己人”这三个字，如果不是自己人，这事情怎么谈下去呢？但做自己人也并不是这么简单快捷的，首先得知根知底啊。

于是林聪推开这个话题跟陈小劲聊起了“家常”，这陈小劲虽然在华尔

街待的时间很长，也习惯了美国的方式，但对于林聪的这些方式也是了解的，毕竟他还是个中国人。

陈小劲知道，要想知道林聪更好的赚钱方法，首先得让林聪把他当成“自己人”，那就得先向对方交代一下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吧，双方得先知根知底，然后再看能不能“志同道合”啊。

他们大聊了一天的“家常”，直到双方都感觉到见到对方都有种相见恨晚的遗憾，感觉真是一见钟情，他们两人简直是上天安排的一对难兄难弟啊。

喝茶、吃饭、醉酒、嫖赌，尽情地快意了之后，第二天，正式的计划就出现在了林聪与陈小劲的桌面上。

这个计划就是他们必须得从这个项目中捞点他们应得的东西，林聪要的是黄海马上就要看涨的股票，当然，他不能用自己的名义来购买，也不是仅仅叫几个亲朋好友购股这么简单的。他需要的是一个十分擅长于投资操作的人，而且是相当了解黄海集团股票结构的人，最终让自己获得黄海集团一部分的原始股，成为黄海集团的一个真正的主人，而不是一个奉献者。

而陈小劲也可凭借这个项目得到他想要的职位、金钱、名气以及以后在国内应有的资源。

真所谓利人利己的好事啊，他们两个人干吗不合作呢？

于是乎，陈小劲的担忧也解决了，他可以把这个项目做个人情似的交给布瑞，有了林聪他们在背后的支持，他就可以放心地知道这个项目离开了他陈小劲 MGS 公司是接不下来的。

另外，他们购买黄海集团股票的机器也得出来，那就是在香港成立两家公司，一家公司专门用来购买黄海的股票，一家作为咨询担保公司，参与黄海集团在加勒比海的空壳公司的股份。

所以，当布瑞接到陈小劲送来的这个大蛋糕时，第一时间邀请陈小劲的加盟，却被他婉言谢绝了。第一，现在陈小劲的出现还不是时候，第二，陈小劲现在必须把他与林聪在香港的公司给包装起来，一定要干得漂亮才行。对于这些，这都是陈小劲的强项，抹脂上粉的活他天天在干。

当监察人员去查这两家公司时，是绝对没有他陈小劲和林聪的影子的，这就不存在有内部人士提前参与的嫌疑，不会影响到黄海集团的上市。

101

后来，陈小劲让布瑞派他最得力的助手去跟黄海集团接触，而他也顺手做个人情，把王总介绍给了布瑞。第一让王总知道他陈小劲的实力，第二让布瑞也看到他的实力。

而这里面布瑞一开始有一点没想明白，为什么这么好的事，他陈小劲什么都不图就给了他布瑞了呢？按照美国人的逻辑，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有凭白奉献的人的，那陈小劲图的是什​​么？这后面还有什么把戏？

布瑞把大卫派去中国接触黄海集团的业务，但大卫却惨败而归，布瑞就知道这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了。于是乎，他又找到了陈小劲，要求他加盟进来跟这个项目，可是又被陈小劲给婉拒了，说现在还不是时候。

布瑞有点云里雾里了，他搞不明白这个中国人到底在玩什么花样。于是他不得不去请教亨特，他知道亨特是个中国通，应该比他更了解中国人的想法。

亨特听了布瑞的报告后，沉思了一下，淡淡地说了一句：“布瑞，中国人的想法以你的资历是弄不通的，既然他还不肯出来，肯定是时候未到，等时候到了他自然就会出现。这一点，中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都要聪明百倍，所以，你不用担心。”

布瑞一脸阴沉地说：“时候未到？那什么时候才叫时机到了呢？如果他陈小劲只是把这个项目踢给我们玩一个花枪后又把这个项目拿回了HQ投行，怎么办？我们岂不是被利用了？”

亨特点点头，“不排除这个可能性，但是，你了解过这个陈小劲没有？他拿回HQ公司，他会得到什么呢？更高的佣金与职位？恐怕这并不是他真正想得到的吧？如果是，他早就不会把这个项目给你了，而且还向你透露出要

加盟 MGS 公司这回事了。所以，我们不必要太急，当然，我们现在也得有所动作，中国人按兵不动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对方还没有给出更好的条件，二是还没准备好。至于他在准备什么我们不知道，但至少我们可以做到的是把好的条件开出来。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我相信在优厚的条件下，是没人不动心的。所以，布瑞，你要给他抛一个大大的饼过去，而且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知道吗？”

布瑞非常不理解地点着头，“跟中国人打交道真麻烦。”

“布瑞，这你就错了，跟中国人打交道是麻烦，但是金融危机来了，现在世界上除了中国还有哪里可以圈钱？麻烦是一回事，赚钱是另一回事，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天上不会掉馅饼’，只要是想赚钱，那就得花点心思。”亨特教导着布瑞。

布瑞只得点头，不过还有一个难题是当务之急，必须解决。他立马把这个问题向亨特反映了出来。

“还有一件事，现在大卫空手而归，那陈小劲又不愿意来接手，那这个项目就空在这儿没有人接手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亨特想了一下，“这样吧，这个项目你暂时不管了，我派人过去，他们都在等合适的时机，那我们就找个人跟他们去拖吧，拖到他们想要的时候，怎么样？”

“我不管？哦，不行，不行。你要知道这个项目是我的。”布瑞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单没有了啊，这亨特竟不要他管了。

“呵，布瑞，这一点，你跟中国人的思维差远了。我在这里给你保证，最后这个项目还是你的，绝不会踢开你，我们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相信我吗？”

布瑞最后从亨特那里带着强烈的不解和不满走了，他发誓一定要成为一个中国通，现在全世界都在中国圈钱，如果他不懂中国，那以后就没有机会接触中国的业务了。

当陈小劲接到布瑞的“大礼包”时，他差点笑不拢嘴，给了他 MGS 的高职位，高薪俸，还有充分的“伸展空间”，当然这个“伸展空间”是布瑞私下里给的。

102

而当何霜被亨特派到中国时，那林聪借口王总在北京，其实是在纽约，与陈小劲谈着黄海集团的事情。

王总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要确保黄海集团成功上市，这比什么都重要。为什么要跑到美国来找陈小劲，那是因为他把这事托付给陈小劲之后，陈小劲竟然不亲自操作，反而交给了他的对手公司 MGS，而 MGS 派出的人却是那么不懂得中国国情，竟搞得这种合作一开始就有点尴尬，这样下去，这在纽交所上市都让王总心里感觉不踏实了。

现在，他在国内争取到的资源，给上面的承诺可是沉甸甸的担子，如果上市一旦拖延或不成功，那他那么多年聚集起来的威望还从何谈起？

所以，他不得不亲自跑到美国找到陈小劲。现在不找陈小劲还真不行，原本他在华尔街这个圈子里就不认识什么人，这里不是中国，可以快速地打开交际圈。在华尔街就算能打个交际圈也是不安全的，毕竟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所追求的利益也是不同的。现在去找一美国人帮助上市有用吗？那他王总被坑了几百回，他还会被蒙在鼓里呢。找其他的中国人吗？可现在他跟其他人还真不熟，不熟的人办事能放心吗？

“陈兄，你不把我王某人当兄弟啊。”王总和陈小劲坐在饭桌上的第一句话就非常尖锐。

“嗯？王总，你这是……”陈小劲一脸惊讶的表情，表示很不理解。

“陈兄啊，你看，我把黄海集团这么一个好项目交给你，可你呢？你不亲自操作也就算了，偏偏我是没看明白你这是演的哪一出，竟然把项目交给你们的竞争对手手上。而 MGS 公司派来的那个大卫更让人头疼，一点都不了解中国企业的根本问题，一来就是什么一大堆的国际操作方式等等，最终他

还闷闷不乐走了。陈兄，你说，再这么下去，这项目怎么上马？”

“MGS 公司不是又派了一个人过去了吗？听说是个中国人，而且是个中国女人哦。这个人肯定知道中国企业的特点的，相信会给你们一个好的方案的啊。” 陈小劲不急不忙地回答着。

“陈兄！” 王总有点来火了，他完全没想到自己信任的陈小劲竟然会这样应付着他人生中的最重要的事业，太不够朋友了。

王总愤然起身就要离开。

“哎呀，王总。你看，别着急，也别生气嘛。你先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听我说完，如果我陈某人把你王总耍了，王总，不用你说，我自己跳进大西洋去，给你一个交代。” 陈小劲说得信誓旦旦，这一下还真把王总蒙住了。看陈小劲这样，不是随意对待这个项目的样子，可偏偏没搞明白陈小劲演的是哪出戏。

接下来，陈小劲对王总这样那般的把计划说了一通，王总真是听得越来越高兴。真没想到这陈小劲还真有两把刷子，不是盖的。

王总在纽约待了一天，又急忙赶回了中国。陈小劲告诉他，现在他可以跟 MGS 公司签合同了，不管 MGS 公司派谁去的，他喜不喜欢，把合同签了就可以了。

王总当然也不会让陈小劲白白帮他的，他承诺陈小劲，在加勒比海的公司可以给他股份；另外，这件事办好了，再支付他一笔佣金，绝不会比 MGS 公司给的佣金少。

陈小劲怎么也没想到，他竟然成了这里面的关键人物，各方为了黄海集团这个项目纷纷给他抛来大饼。他就是这个项目中最受益的人，各方通吃啊。

受到利益的驱使，陈小劲开始去跟布瑞接触，准备去接受黄海集团的项目。而另一头，何霜也正兴奋把合同签了下来，她怎么也想不到，这个项目这么简单的就给拿下了。

103

这一切就这样被各方的利益人操作于无形，无辜的，受害的，被玩弄的就是像何霜这样的角色。她愤怒，她委屈，她反抗，但有用吗？现在留给她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龙先生那边的一个五百亿的高铁项目，她这次一定要化被动为主动，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MGS 办公大楼里面，何霜正在想着怎么联手刘天王来操作这五百亿的高铁项目，但令她一直沉不下心来的就是这个陈小劲总在她眼前晃来晃去，使她的心情糟糕透顶。

虽然黄海集团的事已经跟她没有关系了，但这个记恨还在，既然事不关己，何霜当然不用操心。可恨的是抢走她手中那个馒头的人竟天天在她眼前晃来晃去，办公室在她的隔壁，整天还在那里叫唤这叫唤那的，那意气风发的劲啊。

办公室的人个个都瞧在眼里，亮在心里，当然，这就是华尔街，谁都无法预料下一秒谁会兵败山倒，谁会称王称霸。也正是因为这样，这才是华尔街的魅力所在，每天有多少金融师一夜之间沦为街头乞丐，又有多少无名人士瞬息风生水起，名扬全球。这是智慧的角斗场，拼的就是智慧，而不是兢兢业业。

何霜一门心思的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五百亿的高铁项目上，她约了刘天王，准备去他家好好把这个事情策划策划。

“何霜，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不是很好，被人强行抢单的滋味肯定是不好的，但是你也不必太过计较。”刘天王安慰着何霜。

“不必太过计较？你能这么大度吗？你说我花了这么大的精力拿下这么一个大单，竟然莫名其妙地就没了，我怎能不气愤？”

“你说说，你在上海花了什么心思？一个这么大的单怎么可能让你这么

逃离华尔街

轻易地就签成的呢？当初你风顺顺水地签下大单时心里就应该明白，这件事情不简单，后面肯定有不为你所知的内幕。你以为中国的企业老总都是那么豪爽的人，什么都不斟酌一下，随随便便甩一个大单给你？你不觉得来得太容易太快了吗？”刘天王说的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何霜仔细想了一下，确实也是，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在意这方面的问题。当时签下大单，也是一下子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根本就没想过成功的因素有哪些，还有什么风险。

“何霜，你现在丢掉这个大单是对的，如果再迟一点他们把你甩了，你被蒙在鼓里的还会更多，你会被出卖得更多，会被利用得更多。其实你要感谢他们，他们没有把你陷得太深，只是让你适时而退，也是给了你一个漂亮的面子。如果他们把事情弄到不可开交的地步，剩下一大堆烂摊子交给你，那时你会更头痛呢。不要以为华尔街就没有这种见不得人的私下勾当。况且这里面还有中国人在里面呢，你想过王总吗？想过陈小劲吗？真以为王总只是因为想跟中国男人做生意啊？”

何霜听完刘天王这一席话，也是惊得一身冷汗，一直以来自己还在为丢单的事情大不平，冤屈得不得了，如今刘天王这么一分析，自己还真得感谢他们呢。

“何霜，你的专业能力我不否认，是相当的优秀了，但是把控大的项目能力，你还欠缺太多，现在你不要太高估了自己。大饼面前总有很多的人在围着，不是某一方能独吞得了的，如果你没有发现别人，那就证明你压根还没有看清这张饼，也不会得到这张饼，你只是某一方的牺牲品而已。”

“刘天王，你为什么不及时提醒我呢？”何霜恍然大悟，清楚分明地看到问题所在。

“我又不了解具体情况，你还要知道在工作上我们是竞争对手，提前让我知道情况，这个项目不一定是MGS公司的，也不一定是陈小劲的。”刘天王对这一点还是非常自信的，他觉得他的能力是一个一般的角色比拟不了的，只是机会老是落在那些卑微的人身上了。像何霜这样的，像陈小劲这样的。

“好了，我们来说说那个高铁的事情吧。”刘天王突然想起还有一个大机会在这儿，立马引导何霜把思路放到可能得到的东西上来。

何霜刚听了刘天王的这一席话，瞬时把自己这么多年来自以为厉害的想法击得破碎不堪，甚至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自己还真只是一只小蚂蚱，在草地上蹦跶两下还行，放在大风大浪里去遛一圈，不消半个回合就消失在汹涌的波涛中了。

这件事给了自己一个深刻的教训，那接下来的高铁项目呢？真以为傍着龙先生的大腿就能万事大吉了吗？这还真是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刘天王，你说，高铁项目那么大，我们能啃得动吗？”何霜现在的信心显然是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了，开始变得不自信起来。

“你不自信了吗？不自信了，那你还安排这么多事出来干吗？”刘天王有点恼怒，刚刚给何霜上了一课，谁知道这一课上得何霜一点自信心都没了，如果她都没自信了，这高铁项目还谈个屁啊。这事可是缺不得她的。

“噢，不，不是。我只是听你这么一说，那高铁项目你想一下，那得多少人盯着啊，这是我们能左右得了吗？”何霜的语气显然已经软了。

“何霜啊，何霜。你啊，一会儿就盲目地自信，一会儿就把自己贬得一无完肤。只要你说的龙生先真有这么靠谱，这高铁项目我们还是有希望的，但是，这个希望得有个前提，别想一口吃个胖子。我们能从中得到个百分之一就是我们的福分了，千万别往多里想，想多了，也就没有了。”

“这话怎么说？”何霜似乎又有了点希望。

“想想，高铁项目它又不是拿来上市，我们能抹脂上粉包装一下就行了。高铁项目那可是工程建设，那需要的是什么呢？是投资。世界上有钱人多的，但是钱能进好的项目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是不是？我的意思是，真如你所说能搞定龙先生，那我们多少会有一点蛋糕分，这多少地分一下那也比黄海的项目多很多啊。”现在刘天王对高铁项目比何霜还来劲。

“说的是。嗯，刘天王，经过黄海这件事，我算是彻底地想明白了。我觉得是这样的，黄海集团我都搞得这么狼狈，那高铁项目我就更加不可能做

得了啦。这样吧，我把龙先生介绍给你，你去操作吧，我现在没其他想法，就是不想把这个项目拿到 MGS 公司去做，这个恨我一下子抹不平。”

“何霜，这个项目你还必须得参与，你不参与我还真拿不下的。现在人家紫心与龙先生看中的是你的为人，而不是我刘天王的。他们愿意让我参与那也只是因为他们放心你，明白？没有你，我是玩不起来的。”刘天王还是第一次看到何霜乱得如此离谱，似乎成了一个完全失去信心的小孩，只需要一个保护一样。

何霜茫然地点点头，“那你说该怎么做吧？”

“唉，何霜，看样子黄海集团这件事真对你打击很大。这样吧，高铁项目我来操作，你照做就是了。现在第一步，你就是把紫心接到美国来，然后安顿好她，我老婆来全力配合你。”

“那行，先就照你说的这么做。”何霜现在脑子一片混乱，现在她也只能照刘天王说的做了。

104

接下来，就是安顿紫心的事了。

就在何霜与苏灵安排着紫心来美国的事情的同时，另一个人生的打击突然袭击了何霜。她接到上海老家来的电话，母亲病重！

这个突如其来的又一波打击，让刘天王暗暗担心何霜会彻底崩溃，如果是那样，那这个高铁项目的准备工作就会白折腾一趟了。

而何霜的话语打消了刘天王的疑虑：“刘天王，我母亲病重的消息你也知道了，我必须得回一趟中国。关于高铁项目我也思考了很久，我想是这样的，正好趁着这次回中国，我把紫心一同接过来，顺便去把高铁项目的前前后后都摸个清楚，也把龙先生再稳一稳，你就在这边把其他的東西准备好。对于投资搞项目你比我在行，但是对于搞定紫心与龙先生，还是需要我，咱们分

工合作。”

“哎呀，何霜，我正担心呢。不过，听到你这话，我就放心了，你放心回去吧，这边的事完全不用你担心。”

她先给龙先生去了电话，告诉他，自己母亲病情紧急，她必须赶回上海。紫心的事情马上就该行动了，然后又跟紫心细谈，说找好了妥靠的人，刘天王夫妇都是自己多年的朋友，你和龙先生尽可放心，现在大家可以多多交流，相互联系，尽快把出国的事情办好。何霜在飞上海前，还没有忘记去见见亨特，因为不知道母亲的病情会耽误她多久的时间，而且这次回国她还要去拜会龙先生，谈高铁的项目，这一点她觉得有必要让亨特知道。亨特对何霜母亲病重的事倒是宽宏大量，让她放心上路，不要担心时间问题，还说要为何霜母亲的病情祈祷祝福。亨特的这番慈悲言语似乎来自肺腑，让何霜感动不已，开始后悔自己那些暗渡陈仓的阴谋。但是箭已经射向半空，她收不回来了。再说那头微笑的鲨鱼只不过在展示他温柔和善的一面，把锐利的牙齿暂时藏在笑容的后面，他更关心的当然是高铁项目。何霜心里清楚得很。

窗外是黯蓝无涯的夜空，飞机平稳地滑行在太平洋的上空。何霜想着母亲，那些混杂焦虑的忧伤，担心时的惊慌，时不时地折磨着她。她似睡非睡地靠在椅子上，朦朦胧胧间做了一个梦，母亲已经去世了，病床上的尸体已经盖了白布。嫂子站在一旁，用变形的脸和声音在指责她：“知道不知道，都是你的不孝造成的，你的不孝，不孝……”等她从这个噩梦中惊醒的时候，才发现广播响了，飞机正在降落，飞机将准时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

事情并不像何霜想象的那么糟糕。她一直以为迎接她的将是医生的面无表情、亲友愤怒的眼神和母亲冰凉的尸体，以及对她不孝远游的强烈谴责。她都做好了心理准备和应急措施。母亲已经昏迷糊涂了好些天，但在女儿回家的那个清晨，却睁开了眼睛，黄白的脸起了淡微的红光，嘴角一下绽开了微笑，像一朵温暖明亮的花，一直暖到何霜的心底。

何霜觉得上天对她还是不薄，在母亲最后的日子，她能陪在母亲的身边，唠叨一些温暖知心的话。母女俩好久都没有这样亲密无间过，想到哪里，

就聊到哪里。那些平平淡淡的幸福记忆，像温香暖人的茶，永远留在唇边。

母亲总爱回忆，回忆起何霜小时候对她很依恋。那年何霜才三岁，有次母亲要出远门，父亲也要加班，把她放在亲戚家，她死活不干，又哭又闹，后来母亲悄悄走了，她悄悄追了出来，一直在大街上寻找母亲。后来民警发现了她，她口齿清晰地告诉民警叔叔自己的名字，爸爸妈妈的名字，爸爸妈妈的单位，家的门牌号码，民警毫不费力地把她送回了家。大人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三岁的孩子怎么会表达得那么清楚。父母知道，这是个聪慧的孩子，她的智力与众不同，她会有个绮丽的明天。

105

何霜一天天长大了，有了自己看世界的目光，评论世界的头脑，她对家和父母有了一种隐约的冷漠。她变得越来越沉默，只是坐在角落看自己喜欢的书。老天知道，她那时候多想拥有一个房间，再小也没有关系，只要是个独立的空间。她虽然聪明，但读书依然努力，她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闯出宽广的江湖。

母亲看着何霜，眼睛里泛起内疚的神色，说：“那时候家里穷，我和你爸只是厂里的工人，如果条件稍微好点，也可以送你去学钢琴学跳舞。”何霜低头拉住母亲的手说：“妈妈别这样说，你为了我和我哥付出得还少吗？每天在棉纺厂上班已经够苦了，下班回家还帮人裁衣服，眼睛又红又累，我当时还嫌你算计，为几毛钱也要跟顾客争半天。你看我好不好不懂事。”母亲笑道：“不懂事的是我，有这么个聪明的女儿还不知足，为那几毛钱让女儿在外边好没面子。何霜，你不知道，如果不是你，我和你爸这辈子哪可能去美国？坐那么豪华的游轮，吃那么大的龙虾和鲍鱼。还有你给我们买的房子，这么大，这么漂亮，家具和电器都是最新的。”

何霜低头笑道：“妈妈，真不好意思，你们每次来美国，我都没有时间

陪你们，把你们扔给外面的华人旅行团，再扔一叠钱，便什么也不管。下次来美国，我一定开车陪你们，不急，我们慢慢玩，我们可以好好计划一下，先北上加拿大，再从加拿大一直开到佛罗里达。在佛罗里达有个小岛，是美国的最南端，站在岛上，一边是墨西哥湾，一边是大西洋，我们还可以带上帐篷，享受一下露营的感觉……”

窗外夕阳的光，穿过层层叠叠的梧桐叶子，落在母亲的脸上，她的眼睛里有闪动的泪光，那是喜悦、快乐、感恩的光。她点头说道：“下次一定同你去佛罗里达，就是不能去，我这辈子也满足了。”她说完就闭上了眼睛。何霜以为母亲睡着了，便替她盖好被子，关上窗户，出了她的房间。

第二天清晨，母亲再也没有醒来，永远也不再醒来。看见遗容安详的母亲，何霜没有太难过。秦桑曾告诉过她，佛经里说过，如果一个人走得平静自在，她一定去了善道，不是升天当神仙，便是投胎再当人，肯定不会当鬼当畜牲，也肯定不会下地狱。

106

给母亲守灵的那夜，韩辉来了。何霜虽然有心理准备，还是吃了一惊。因为在病床前和母亲谈心，母亲一直还在留恋韩辉，唠叨着韩辉对这个家有多好。这些事情何霜早就知道，上次回国，她还偷偷摸摸去见过韩辉，见过他在足球场上的飒爽英姿。可她毕竟是个理性高于感性的人，过去的就过去吧，偶尔怀想一下，思念一下，但是不能有真动作。

但韩辉一直对何霜的家人照顾有加。当年何霜执意出国，家人都以为两人离了婚，断了这层关系，韩辉不会再理他们。没想到韩辉还是没有变，照以前那样喊何霜的父母爸爸妈妈，对哥嫂的餐馆仍然照顾有加，还常常对他们说：“别把我当外人，当外人就没有情意了。”其实这些何霜都知道。家人心头有愧，不敢多麻烦韩辉，但关键时候，还是多亏他挺身帮忙，比如哥

嫂孩子上重点中学的事、房子的拆迁、父亲的几次住院，都是靠了他才办好的。也为这些，每逢春节，哥嫂总是会大包小包去韩辉家拜年。

多多少少，韩辉也知道何霜这些年在纽约的信息，比如在华尔街干闯出来一些名堂，寄给家里的钱多了，给父母换了一套更大的房子。他也知道何霜还没有结婚，但是有个华尔街的男朋友，但不知道那人已经遇难了，——这事何霜连父母都没有告诉。其实说真话并不难，难的是一遍一遍地解释，一次又一次撕裂伤口流血痛心。她不想一个人再重复这些悲痛的经历。当父母问她为什么不结婚，她的解释是：“武威离开了纽约，去了另一个地方，我不想去，所以只好分手了。”她平静地说，但父母能在电话中感到她伤心泪流的音调。他们只当武威抛弃了她，也不敢多问。

何霜每次回国，都能听到有关韩辉的最新情况。知道当年她刚出国没多久，他被单位派出去上了大学，还读了在职的研究生，业务精强，又有文凭，很快当上了P区的税务局长，前途一片光明。何霜出国后的第四年，他又结婚了，是朋友介绍的，女孩很漂亮，也是个公务员。嫂子告诉过何霜，自打离婚后，他对女人根本就提不起兴趣，业余时间就泡他的两大爱好，一是足球，二是围棋。但热切关心的人们，一个个走过来都想当他的红娘，他躲不了，跑不了，招架不了。社会和家庭齐心协力给他压力，他苦笑了两声，只好对媒婆点头。

他结婚的时候，何霜的哥嫂还去喝了喜酒，送了贺礼。可惜婚姻不长，最近离婚了。“他离了？”何霜不敢相信速度那么快。嫂子说，那女孩不爱干家务，喜欢漂亮的时装，喜欢高级的化妆品，经常还打麻将打到深夜，这些韩辉都可以忍受。后来女孩弟弟开赌场被抓了，她要韩辉找关系疏通，韩辉没有点头，因为他事先就警告过他们。那些日子，他觉得自己的忍受已过了限度，稍微一碰就要爆炸。就为这个，女孩和他闹翻了，嚷着要离婚，离就离吧，韩辉马上行动，看他来了真动作，女孩又后悔了，但韩辉的心早就冻结成了寒冰。何霜记得上次回国，乔装打扮去看韩辉踢足球，无意间撞遇孟霞，偷听到的一番话，真真假假，不知道哪个是他们离婚的真实理由。

107

韩辉没有想到这么多年后还能再见到何霜。他先前想，何霜一定变得很洋气，或者在美国整了容，自带一种冷艳，但却发现她脸色憔悴，身子比过去更娇弱了。他能看出她眼睛里的累，渴望休息。他看何霜的同时，何霜也在打量他，上次是在球场上看他，现在可以近距离观察他。男人就是这点占便宜，人到中年，反而比年青时更耐看，更有风度。他的眉宇之间有股精气神，眼睛很亮也很正，可能因为瘦，因为经常锻炼，身体感觉也比过去还高挺。他一点没有发福，何霜心想，他一定是个清官。

一见面，他先说了句：你好！她也说了句：你好！仿佛昨天还见过面。看着对方，两人都愣了半天，不知道该往哪里说。他以为何霜失去母亲，一定会泪水长流，悲伤不已，虽然不像她的哥嫂那样哭得呼天唤地，那阵势是要向全世界证明他们的孝顺。自始至终，何霜面露悲色，一滴眼泪都没有，脑子很清楚，眼神很清亮，知道怎样安慰父亲，知道哪位客人来了，哪位亲戚走了。他看她有条不紊的样子，还是佩服她。母亲的遗体火化后，很快就就在郊外的一个墓园入土为安，那墓园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是长眠安息的福荫宝地。何霜在苍松翠柏下浮想，但愿若干年后这儿也有一块容我的地方，可以陪着亲人直到永远。

韩辉后来主动约她，她没有拒绝。就当是个朋友，他们都这样认为。真的，时间一晃，没几天何霜又要走了，人各天涯，下次见面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对于韩辉这些年对家人的照顾，何霜心存感激。而韩辉这么多年后再见何霜，旧情微微一牵，心头似乎有暗潮涌动，但是他知道，十几年光景，物是人非，他和她很难再有什么结果。

两个人在一起还是快乐的，犹如老朋友老同学一般快乐。何霜不喜欢上

海的咖啡馆和酒吧，对灯红酒绿的地方更有一种几近本能的抗拒，她喜欢在黄浦江边走，看外滩的海关大钟、万国建筑、永远的外白渡桥。他陪着她走，聊一些轻松温暖的话题。十多年前他们刚约会的时候，也在外滩走过。韩辉的记性很好，他记得何霜曾经说过，小时候外滩没有防汛墙，能看到很高很高的轮船，还有好多漂亮的海鸟，她总是在想象那些大轮船从哪里来，又向哪儿去，会去哪些国家？英国、法国、还是美国？后来外滩有了防汛墙，老是被谈情说爱的年轻人霸占。她希望黄浦江涨起高高的潮水，把这些人全部淋成落汤鸡。

108

何霜呵呵笑起来，她已经忘了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不过她相信这样的话肯定是自己说的。她含笑看了他一眼，他也正在看她，眼睛里浮动着意味深长的笑。空气中似乎飘过桂花的暗香，一点默契，一点温馨，没有任何唐突之感，风吹在脸上，一切都显得自然，——他们曾经就是夫妻嘛。

那天他们还去了浦东的滨江大道，典雅安静的咖啡店，没有南京东路的喧闹，何霜很喜欢，一杯咖啡，一小盘精致的点心，一抬头就是上海的风景线。风拂在脸上很温柔，几只白色的水鸟一掠而过，江风依旧，水声也依旧，江面上忽然传来的汽笛声，一下子就把她带回了童年。长居美国，因公因私，她都回过上海多次，从来没有这一次这般深入，这般贴心贴肺，那一份亲切温柔的感动，才真是回家的感觉。

从咖啡馆出来，他们顺着江边的栏杆走着，身边来来往往的，都是牵手的情人。韩辉问她，想不想黄浦江突然涨潮，把这些情人淋成落汤鸡？何霜转头一笑，正要说话，忽然发现黄浦江涨潮了，真的涨潮了，一浪接着一浪，悠然漫过了沿江的路。两三个小孩子欢呼着，跳进了水中。何霜也跟着他们跳进了水中，完全顾不上自己的高跟鞋，她回头对韩辉兴奋喊：这是黄浦江



的水，真正的黄浦江的水，它养了我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触到它！何霜的笑是那样的单纯美丽，像夜与昼交接处突然绽放的霞光，韩辉看得有些呆了。

趁着何霜兴致正高，韩辉说，让我开车带你看看新上海。何霜笑道，算了吧，上海比纽约堵得还厉害，我不想看你表演车技。韩辉说，你放心，我保证车道畅通无阻。他们是在凌晨一点钟上的路，一路的和风，一路的音乐，一路闪烁的流动的风景，他们的车是风景线的一盏灯，可以呼应天上的繁星，也可以回应江波的流光。那天水之间的一片晶莹，落在何霜的心里忽然起了感动。韩辉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挽住了她的腰，她没有拒绝，她的身体已经七八年没有异性的触摸了，而韩辉是她熟悉的男人。

接下来的事情似乎都是顺理成章，他们有了久违的身体的亲密接触。那夜韩辉没把何霜送回家，而是带到了自己的家。韩辉跟那公务员离婚后，房子留给了女方，自己又买了个两室一厅，在一个安静的小区，小区离单位不远。

真到上床的时候，何霜反而犹豫了，她不想让韩辉看轻了自己，她不是没有道德底线的女人。叶梅和秦桑给她的教训还少吗？她眼睛里一闪而过的波动，韩辉看出来了，他一直就很尊重她，从十几年前他们最初的交往，他就没有勉强过她。他这样建议：你就睡这儿吧，我去睡小屋。何霜说：还是我睡小屋吧，感觉要自在些。可是东说西说，韩辉就是不答应。何霜笑道：“莫非你那小屋藏了娇？让我看看？”她边说边推开了小屋的门。

这一看让她良久地呆住了。小屋子是个库房，堆积了过去所有的记忆。那个笨重厚实的电脑，是上个世纪的产品，她亲自买的，怎么也不会忘的。桌子上有本台历，是她以前在国内工作时的单位发的，封面是1996年的杨钰莹，她也有过这样的青春，只是十多年的天涯路，她的心早老了。桌子下还有几个木箱子，箱子里有他们结婚的合影，去泰国旅游的照片，何霜学生时代的相册。何霜想起了，那时和韩辉离婚，行程匆匆，好多东西都忘记带回娘家，她以为韩辉不是一把火烧了，就是当垃圾扔了，没想到韩辉还找来箱子，分类保存了下来。

她顺手翻开相册，看着照片中的自己，有一种想象不出的年轻和单纯，

她单纯吗？如果真的单纯，她是不会出国离开他的。她忽然抱着照片哭出了声，韩辉从后面抱住她说：“对不起，让你伤心了。早知道你今晚来，我怎么样也要把它们收拾藏好。”为什么要收藏好呢？看来她和过去的人和物还是有缘。

她知道这个抱她的男人是爱她的人。她含着泪水问他，你是再婚过的人，难道不怕老婆看见？他说当时结婚的时候，这些东西本来存在旧房子里，那旧房子是他自己的。后来旧房拆迁的时候，也正是他分居的时候，命中注定这些东西不该湮灭。何霜问他，难道她不知道你的旧房子？韩辉说，她只知道有这么一套房子，但她以为是我姐姐的，因为我从来没告诉她实情。何霜心想，如果这样的事情他都要隐瞒，看来是在防她，确实不是真心爱她。何霜问，你这么不信任她，为什么还要结婚呢？“你想知道答案吗？”韩辉的眼神忽然变得凶狠起来，“因为你把我的心砍成无数的碎片，我已经无法用一颗完整的心去爱另外一个人！”

何霜浑身发麻，像遭了电击。她的一声“对不起”还没出口，他的一声“对不起”显然比她快，连同他的吻一起滚过她的脸和嘴唇。卧室的灯灭了，窗前朦胧的月光，流淌着静谧的喜悦。隔着十几年的岁月微尘，他们还是熟悉彼此的肌肤和呼吸。何霜沐浴在幸福的流水中，完全忘了那个关于韩辉床上不行的传说。

109

第二天韩辉给单位打了个电话，没有去上班，他拥着她聊了一天的话。他说年轻的时候浅薄、急躁、遇事不冷静，吃了不少苦果子，才长大了一点。实话实说，当初何霜是愿意学成回国的，而且也诚心诚意请他去美国陪读，是他大男子的自尊心受不了，归根结底，还是虚伪和自卑在捣蛋。他主动认错：“如果那年我不冲动，能静下心来和你谈，我们肯定不会分手。你想想，我这些年一个人过的日子也不短了，难道不能等你个三年五载？”韩辉主动道歉，

何霜越发愧疚，提及那个打掉的孩子，两个人的眼睛都红了。

何霜完全没料到这一趟中国之行，竟让她找回了旧爱，找到了情感的寄托，或许是母亲在天之灵的祈祷和祝愿？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时冲动，但至少这个时候她希望能与韩辉相依相偎，永不分离。韩辉虽然激动，但他还是足够理智的，希望她冷静下来，好好考虑一下，这毕竟是大事。如果冷静下来用大脑考虑，用理智做决定，何霜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回到韩辉身边。但是一旦她转身离开，随时都有年轻漂亮的小狐狸跳来跳去。跟韩辉在一起的感觉太美妙了，心理上的饱满滋润，生理上的水乳交融，让她彻底感受到生命的幸福之泉，喜悦之花，那是再多的金钱也无法购买，无法换取的。她搂紧了他，一刻也不想离开他。

但她必须冷静下来。冷静下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差不多忘记了紫心和刘天王。她还有任务和责任在身，她必须认真地面对和承担。她问他：“韩辉，你能不能给我些时间？我还想回到你的身边，但我必须回去完成我的工作。”韩辉知道何霜这一回纽约，以后的事情就难料了，但他还是说：“这次见了你，一辈子都没有了遗憾，无论你有怎样的选择，我都心满意足。半年也好，三年五年也好，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差别。”两个人分手的那个晚上又做了一次爱，何霜觉得自己已经化成了水，融进了他的四肢和五脏，今生今世再难分开了。

110

何霜第二天见了紫心。紫心问她：“我见你满面容光，比上次年轻了好多岁，用了什么高级化妆品？”何霜心想，人们说爱情是女人最好的化妆品，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她当然不会给紫心亮底，口上只是说：“这些天在家吃得好，休息得好，又没有公务的压力，所以脸色比过去好。”何霜不想话题在自己身上停留，主动谈及紫心的出国事宜。紫心告诉何霜，她已经跟刘天王和苏灵通过电话了，能感觉出他们都是好人。何霜便告诉紫心，他们真的是难得

的好人，她的第一份华尔街工作就是刘天王介绍的，夫妇两人还主动邀请她住在家里，苏灵每天都做给她好菜好汤，直到现在她都难忘。紫心自然感激，她说：“听你这么说，我就更放心了。”

何霜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摸清高铁工程，显然紫心没让她失望。她老实告诉何霜：“我跟松涛已经谈了，他对你的印象很不错，过会儿他就回家，他一直想找个机会同你好好谈谈。”这对何霜当然是最重要的，她先给紫心交一些底：“我想你已经知道，黄海集团的项目被人半路夺了，我对 MGS 公司的老板已经生了恐惧，这个高铁项目，我没有信心再做了，我怕辛苦了一场，又给人作嫁衣裳。”

“那你想怎么办？”紫心问。

“我想交给刘天王。”何霜坚定地说，“刘天王为人做事我都是放心的，他若是成功了，他会给我一定的费用的，到那个时候，我和你平分如何？”紫心听了，脸和眼睛都在发光，她一直觉得应该帮助何霜，但没有想到，还能在路上收获这样的好处，可以去海外开户，存款上那些翻滚的美元……会让她开心的，就算是意外的礼物。

正当她们聊在兴头上时，龙先生回来了。

龙先生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候何霜：“何总，听说了你母亲去世的消息，节哀顺便！”

何霜听了非常感动，龙先生真是个细心的男人。何霜表示感谢，几个人坐下来，何霜第一次与龙先生在他的家里进行了工作上的交谈。

“何总，黄海集团的事，你也不必要太放在心上。可能你久未在中国，中国的一些国情未必能了解，现在中国商场上的一些手法不那么光明正大也是很正常，往往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国家的政策只要能让企业盈利，做好国企品牌，解决就业问题，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那就是在国家作贡献，至于采用了什么手段与方法，这些国家是不会过问的。”龙先生接下来宽慰了一下何霜关于黄海集团的事。

“呵呵，龙先生，多谢关心。其实这件事刚开始对我的打击确实是非常大，

但后来我也想通了。其实是我自己不小心，这个单签得这么容易，当时我就应该警惕点，怎么可能天上会掉下这么便宜的馅饼呢？这后面肯定是一定的问题的，不过这也不一定是坏事，对吧。”

“何霜说得对啊，松涛，你说的是吗？哪有这么大的生意不经几番周折就轻易到手的呢？这后面肯定有猫腻的，那个王总真不是个好人，就这样利用了何霜，太不应该了。”紫心也帮着何霜打抱不平。

“有些事并不是你们想象的这么简单。利用，那还不是迫不得已，那是王总一开始没有得到想要的，那只能这样啊。”

“龙先生，事情过去了也就算了。”何霜轻轻一笑，她也不愿意再深究这件事了。

“嗯，何霜，能这样想就好。只是啊，我怕他们这么折腾一下，是玩不过美国人的，估计迟早得交一点学费。我与王总也是朋友，我可不想看到他犯错误，如果真有其他意外，这可是大罪啊，这是在损害国家利益，在国内出点问题那也就算了，出了国门性质就不一样了。”

“嗯，龙先生。学费是肯定要交的，玩金融现在全世界没有谁玩得过华尔街，至于大问题会不会出，很难说了。我这里可以透点内幕给你，王总他们想在加勒比海造空壳上市，玩得不好，那可就会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的。现在有多少国有资产通过加勒比海转手出国门的？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一些人用这一个手法转走国有资产。”

“什么？还有这档子事？哎呀呀，这个王总！”龙先生一听到这，气愤得不得了，他真没想到王总会玩这一手。

“哎呀，松涛，你可要小心了。你平时跟王总走得那么近，万一他出事了，可别牵连到你啊。”紫心首先担心的还是龙先生。

“嗯，紫心，你放心，我心里有数。唉……算了，我们还是谈点其他的吧。”龙先生心里若有所思。

“哦，龙先生，是这样的，美国那边的事我都安排好了。我刚与紫心谈过了，我们买后天的机票去美国，现在紫心必须得提前去，趁现在还不到三个月，

肚子还看不出来。”何霜闭口不谈高铁项目，只提紫心去美国生孩子的事。

“好，何霜。紫心的事就麻烦你了，在这里我给你透个底，我这一辈子，别人可以对我不好，但不可以对紫心不好。对紫心好一倍就等于对我龙松涛好两倍，我龙某人也一定不会忘了你的恩情。”龙先生说得甚是诚恳，让紫心听了眼泪立马就下来了，然后偎进了龙先生的怀里。

“龙先生，紫心交给我，比交给任何人都会让你放心的。”何霜这时只能用一些生涩的话语来让龙先生安心。

“好，我一直都相信你。其他的事，你放心，我心里很明白。现在虽然我兼了高铁小组组长的职位，但这个项目也不是那么好弄的。这里我给你三点意见，其他的你去做，只要不违反这三点原则，我什么都不管，我也不要钱。明白我的意思吗？”龙先生如此聪明的人当然明白何霜想知道什么。

“龙先生，你放心，这高铁项目不是闹着玩的，这也是关系到国家发展的问題，这不是像企业上市涂脂上粉装扮一番那么简单的事。”

“嗯，能明白这一点就好。我的三点意见是：一、高铁项目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项目，必须要拥有自主产权，虽然现在中国还不能造出自主的高速铁路，但引进是为了把技术变为己有，所以，我们要的第一条是技术；二、用什么技术，怎么样个合作方式，那是国家说了算，不是我龙某人说了算。所以，我只能起到一个极力推荐的作用；三、不能贿赂官员，不能贿赂技术人员。这是国家至关重要的发展项目，这一点是绝不允许有其他问题产生的。发展高铁，国家战略上的需要，这是开不得玩笑的，我们要技术，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技术，不是引进一套设备，一张图纸而已。”龙先生说完，诚挚地看了一眼何霜。

何霜点了点头，“龙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相信我们会通过正当方式来完成这几个要求的。”

“嗯，我还能保证一点的就是你会是第一个得到内幕消息的，我想这点优势就足以保证你能做成很多事了。还有，不要想一口吃个胖子，能得就得，不能得的分一点给别人。”



“龙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件事我会去努力，至于结果怎么样我不会强求，也不会为难大家。好了，这件事不是一天两天能做成的，现在最重要的是紫心的事。紫心，你准备好，后天的飞机，我们一起去美国。”

“嗯，好的，何霜，紫心的事就麻烦你了。”

从龙先生家一出来，何霜立马就拿起电话给刘天王打了一个电话过去，她也不管现在几点钟，消息是最关键的。

111

几天之后，何霜与紫心到达了纽约，出了机场，刘天王与苏灵早在机场接机了。这是出乎何霜与紫心意料之外的，大家心里都透亮着，这刘天王与苏灵一切都还是为了那高铁项目。

上了刘天王的车，苏灵就与紫心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像什么安胎、保胎的知识啊，像什么生产计划啊、营养计划啊等等。紫心原本是与苏灵通过电话，但一见到面见苏灵如此热情与计划周到，真的是欢喜得心花怒放。

何霜一看刘天王与苏灵这架势就知道他们是经过了精心准备的，既然苏灵与紫心这么谈得来那也就放心了，何霜与刘天王对视一笑，觉得这就像是一场大家都明白剧情的大戏，虽然虚伪却按部就班地照着剧本走着。

哪儿不都是一场戏啊？只是有些剧本只有上帝知道，许多人只知道自己那部分戏份与台词，而有些剧本却是由个人创作，看着别人按着自己的剧本在演，不由得心花怒放。

112

当何霜和刘天王他们在为一起创作的剧本而会心一笑时，陈小劲正在为

他的剧本沾沾自喜，乐得不知所以呢。

因为他的这个剧本实在是太好了，他有种从脚指头到头发丝的舒畅，他很少感受到快乐与得意，但现在他比什么时候都得意。每天他制作出许许多多的报表、数据，规划着许许多多的蓝图，制定着发展规划，为黄海集团抹了一层又一层的胭脂水粉，穿上一件件的华丽外衣，然后再做个漂亮的发型，对，再让嘴角有一丝西方绅士的贵气，眼睛里有一抹高贵男人的傲气，呀，简直是完美无暇。

没错，黄海集团现在就是他陈小劲手中的泥人，他想捏成什么样就捏成什么样。在他捏的过程中，所有的人都在喝着彩，唱着赞歌，陈小劲肆意地享受着这种空前的成就感。

还有，他没忘了把这个泥人身上的东西扒下来一层偷偷放在自己的口袋里，留着为自己所用。他陈小劲这么聪明能干的人，怎么样也不会亏待了自己的。

与此同时，亨特和布瑞当然也没有就此闲着，不是说黄海集团这样的项目交给陈小劲就完事了。现在金融危机时期能捞到黄海集团这样的单多不容易啊，就赚那么点佣金那是多么划不来啊，再寻求一个这样的单可不是容易的事啊，所以，必须趁着这个机会狠狠地赚上一笔啊。

但是，一个小小的黄海集团的钱毕竟是有限的，但是不是有一种方法，把经济效益扩大化呢？

“陈，我看了你对黄海集团的服务规划，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亨特在业务会议上拿着陈小劲的规划提着意见。

“总裁先生，如果你有什么更好的建议，我非常希望你帮我提出来，我渴求更新颖的方式。”陈小劲很谦虚地回答。

“嗯，我想是这样的，现在的黄海集团虽然说业务量非常大，在业内的影响力也不错，但要成为世界一流的船务公司还是有所欠缺的。你不觉得，黄海集团在纽交所上市只不过是从小变成一个大成人吗？没有资历的大人，很多股民是看不上的。”亨特教导着陈小劲。

陈小劲一时半会儿没有反应过来，不明白亨特说的是什么意思，难道黄海集团还有什么问题吗？

既然陈小劲不明白，那他只能装作明白地点点头，然后继续等亨特把话说完。

亨特见陈小劲点了点头，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他也点了点头，“你明白就好，那你就让美国运输会给黄海集团一个年度的排名表，把黄海集团排得漂亮一点，今年的五百强企业里面必须要有黄海集团，在运输业的排名里，黄海集团不能低于第十名，明白吗？”

陈小劲恍然大悟，竟没有想到这一招，只是，这么做好像不合规矩啊。“总裁先生，这样做有点违反游戏规则了。”

“哈哈，陈，现在的商业不能是以前那种模式了。我们不仅要学会包装，更要学会推广，这样才有市场效益，明白？”

“好，我明白了。”

113

一散会，陈小劲就给王总与林聪分别打了一个电话。给王总的电话是这样的：

“王总，我是陈小劲。”

“哎，陈总，你好。”

“王总啊，十分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睡觉，只是我想到一个办法真是兴奋得令我睡不着，所以想尽快让你也来分享一下。”

“哦？陈总，有什么喜事？说来听听。”王总显然比先前睡意缠绕的困乏样更清醒了。

“王总啊，我是这样想的，黄海集团现在的业务数据、财务数据以及未来的规划都已经做得非常完备了，就等着在克曼岛注册一个新公司，然后上

纽约交易所了。这看似非常完美，但总还有一点欠缺啊。”陈小劲故意卖着关子。

“哦？还有什么欠缺？”

“你想想，黄海集团在国际上有几个人听说了没有？这突然冒出一个这么华丽的公司，这国际上的很多买家一下子接受不了。”

“嗯，陈总说得有道理，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想不想让黄海集团成为五百强企业？然后让美国运输联合会给黄海集团评个信誉级？”

“哎呀，好，好，好。对，就是要这样的，陈总啊，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啊。”

“想法是好啊，不过，还需要很多工作要做。第一，现在黄海集团的实力还差了一点，需要资金量，需要子公司，还有缺少多数重量级的公司持股，再打入五百强的排行榜，搞个运输联合会的信誉等级，这样，黄海集团才是一艘真正的航母。”

“需要我怎么配合？”王总此刻是兴奋异常，如果能把黄海集团打造成如此规模的企业，那就可以挤进国家级大型央企的行列，可以跟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石化、中石油这些垄断巨头平起平坐了，那到时他王总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需要中国的银行为你们提供贷款，这个贷款至少是一百个亿以上，另外，收购合适的国际运输公司，为你们增添国际实力与影响力，再吸纳国际资本进入公司，使其成为一家综合的、跨国的国际型大运输企业。这样，在克曼岛注册一家新公司，纽交所上市后，那市值是不可估量的。”

“哎呀，贷款倒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这个收购国际运输公司，不那么简单啊。”王总转而又有些忧虑，这跨国的经验他们可没有，要说在国内那肯定是风生水起。

“呵呵，王总，这你就不懂了，你可以通过别的公司去运作啊。我认识一家香港公司的老板，他们是做投资的，你们联合成立一家香港公司，然后

再利用这家香港公司专业的投资收购计划，去选择一个国际运输公司收购，这不就简单了吗？”

“陈兄啊陈兄，你真是我的福星啊。这样吧，你把那家香港公司老板的联系方式给我，我明天就联系，然后去一趟香港。”

“那行，我回头把他们的联系方式发个邮件给你。”

与王总通完话，他立马打了一个电话给林聪。

“林兄，我是陈小劲。”

“哎，陈兄，这么晚了打电话有什么要紧的事？”林聪还在睡梦中。

“是这样的，从明天开始，利用我们的香港公司使劲地买进黄海集团的股份，有多少钱买多少，甚至可以去找银行贷款。”

“嗯？怎么回事？”林聪有点莫明其妙，之前不是说利用香港公司慢慢买进的吗？

陈小劲赶紧把刚才与王总的想法告诉了林聪，并告知他这次是持有黄海新公司原始股的大好时机。两人密谋了一番后，林聪兴奋得再睡不着了，立马把老婆弄醒，使劲折腾了一番。

陈小劲又立马给香港公司的副手电话，告诉他王总的事，让他明天与王总好好谈谈。

几个电话下来，陈小劲终于把这档子事折腾完毕，把身子躺进椅背，好好地闭目了一会儿。然后，他睁开眼睛看了看时间，快到下班时间，今天晚上得把活动安排得丰富一些，满脑子顿时布满白人美女的销魂动作。

下班前，他还得去倒上一杯咖啡，拿起杯子刚走到亨特办公室前就碰到了何霜从里面出来。

看着何霜平和的面孔，他竟然有点惊奇，为何这个女人此刻面对他会有如此平和的面容？按道理她应该是对他怒目相向才是。

莫非……他可以踢走何霜，为什么何霜不可以在他的后面弄点手脚呢？她可也是亨特身边的红人啊。

陈小劲立马又警觉了起来。应该是不大可能啊，这个项目他把得这么死

应该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难道是自己多心了？

但他得多少留心一下，自己全副心思把项目放在首位，可别忘了中国人是最擅长于搞职场手段的，这何霜可是个地道的中国人啊。

陈小劲感觉本来明朗的天空突然多了一道阴影，他觉得他还没有把何霜给彻底搞死，这就是潜在的隐患。他必须得把这个隐患去除，那样他才能放心去把其他事情做好。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忽而他那得意的笑容又挂上了嘴角，便乐乐地去打咖啡去了。

114

话说何霜刚从中国回来，把紫心安排好，亨特的电话就过来了，希望她第二天就去汇报工作。何霜没想到亨特这鼻子这么灵，自己一回来他就知道了。

莫非他知道了紫心过来的事了？这不大可能吧。何霜怀着忐忑的心情去了亨特办公室，她现在得走一步看一步，自从这次回到上海与韩辉再次发生情感碰撞，她的心底便有了尽早脱身于这个是非之地的想法，虽然她想在高铁的项目上配合刘天王做好了再说，但如果这次亨特捅破了这层纸，也顾不得许多了，还不如赶紧回上海。

有了这个思想准备，她反而觉得豁然开朗了，于是，很平静地去见了亨特。

亨特这只老狐狸跟她聊了半天竟没有一句话谈到紫心的身上来，更没有谈到高铁项目，一味向何霜道歉关于黄海集团的事。此外还跟她谈了一下她母亲的问题，亨特表现得特别悲伤与遗憾，并勉励何霜更坚强地面对生活。

何霜真被亨特搞得莫明其妙，甚至觉得亨特真是个大好人，其实坏的就只有布瑞、陈小劲和王总他们，如果不是他们，亨特绝不会向她下黑手的。

想着想着，何霜心头竟有些气愤。

“何，面对生活你要看开点，虽然这一连串不幸都让你遭遇上了，但是



未来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中国不是有句话叫做：退一步海阔天空？”亨特突然蹦出一句生硬的中文，这让何霜心情放松了不少。

“我最近都在学习中文以及中国文化，我觉得孔子关于‘仁义’的说法真是太伟大了，我们都得怀着一颗仁义的心，是不是？对于那些不仁义的人，我们去宽容他们吧，主也是这么说的。”

何霜差点笑出声来，这亨特拿孔子与耶稣放一块对比了。

“是的，你说得非常有条理。我现在没有那么悲痛了，感谢你的开导。”何霜应付着他。

“那就好。噢，对了，上次说的龙先生的事，不知道怎么样了？你那里有消息了吗？”终究一切的铺垫还是围绕着高铁的项目。

何霜微微笑了笑，“这事，我正要给你汇报一下，这次我回中国也去见了一下龙先生，这件事似乎有点眉目了。”

“噢，那是太好了。需要我配合什么吗？”亨特听到何霜的这个消息显然很高兴，很高兴当然是因为何霜带给了他好消息，而不是闭口不谈。

“现在那个项目正式成立了，现在中国政府还在讨论具体的方案，在没有具体方案出来之前，我们只能打探一些消息，其他的还无从着手。能确定的就是高铁是一定要建，至于采用什么样的手段，现在还不清楚。当然了，这个项目是必须要依靠国外的力量共同参与的。”

“你觉得我们能参与的是什么呢？”亨特很直接地问道。

“如果我们要参与的话，只能是资金与担保，其他的似乎我们都不能着边。”

“不，不，我不这样认为。中国要建高铁，这是一件大事，现在全世界能建高铁的就只有日本、德国和法国，而现在中国要修高铁，首先缺的是技术，至于资金，中国现在不缺。所以，我们要参与进去，依靠资金的诱惑力是完全不行的，中国现在不缺钱。我听说日本、德国、法国还有加拿大已经开始行动了，美国没有这方面的技术，似乎他们要把我们放在一边看戏，我想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我们得有所行动，何，你说呢？”

逃离华尔街

何霜睁大了眼睛，简直不敢相信亨特早已把这里面的问题想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这只老狐狸可真不简单啊。

“是，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着力，但是我们没有技术是参与不了的。”

“你说得很对，所以，现在我要你负责这个项目。但你也要想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无论是西门子、阿尔斯通、庞巴迪还是川崎重工的新干线，他们中谁要得到这个项目，那就非得是在技术上、资金上、还有关系上都能做到位。虽然现在这四家公司都在中国有合作项目及分公司，但这一次与之前的不同，之前几家公司主要服务于城市铁路以及短线的城际铁路，而这一次的是长线，所以，不管之前几家公司曾做出了什么样的动作，这一次肯定都得重新来过。我分析过了，日本的技术似乎要成熟一点，但是凭日本和中国的关系，现在很难说；而德国似乎跟中国走得很近，上海的磁悬浮列车就是证明，但是那只是世界上仅有的一条磁悬浮列车，技术还不能大面积推广。所以，我估计阿尔斯通和庞巴迪胜算更大一点，但是阿尔斯通最近在资金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上现在都有所欠缺，庞巴迪似乎在这两方面都比阿尔斯通要强很多。但这一切都与我们没有关系，首先我们要看清楚我们的优劣性，我们的优势在于投资与融资咨询，我们的劣势就是没有任何技术。那么，我们要怎么参与呢？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一是辅助项目，二是关系，对不对？现在我要你负责这个项目，需要你去把关系做通了，我知道跟中国人打交道必须是要关系的，没有关系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而我们究竟拿什么辅助设备去分得一份蛋糕，我脑海里有一个初步的概念，这个你不用着急。”

亨特说完，何霜简直是惊呆了，这个亨特真不是随便能糊弄的，他比谁都要精明，而且已经到一种境界了。

“可是，就凭我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把关系做透的。而且，这可不是件小事，不是黄海集团这样的项目。”

“噢，何，你听我说。我知道你在黄海集团的项目上受了伤害，这件事确实不是我能控制的，但是请你要相信我，这次我是绝对不会再让意外发生，

不会再有人从中来插你的手了，这个项目需要你负责到底，请你再次相信我，相信公司，好吗？另外，至于关系的事，公司会全力配合你，都没有问题，需要钱，更是没有问题，明白吗？你只需要去做就行。另外，出具一套你的方案，组建一个团队，专门攻关这个项目。”

何霜更是惊得不知所措，看亨特这架势，真是在下大头本势在必得地要从中国的高铁项目中拿下一份蛋糕了。

“亨特，你让我考虑一下。这个工作确实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我还不清楚我是否有能力做得下来。”

“哦！何，我是相信你的。”

“谢谢你的信任，我真需要好好地考虑一下。”

“噢……那好吧，等你的好消息，我相信你。”亨特站起来伸出他那遍布汗毛的手，有力地跟何霜握了握。

115

何霜此刻心情复杂异常，虽然如此，但是心里却有一点兴奋，毕竟能够看到如此大手笔地去做项目，而且还能让自己参与进来，那真是自己的荣幸。但是——黄海集团的事还没过去，还有与韩辉未来美好的生活，还有和刘天王的计划等都掺和在其中，自己还能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吗？

一出门便遇到了陈小劲，何霜平和地朝陈小劲看了看。现在她看着陈小劲，就像父母看着玩花招想偷糖的孩子，觉得既可爱又可恨。

何霜回到家，她脑海里有点乱，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本来她想背着公司玩一票，现在公司却托付重担于她，她是该相信，还是该继续与刘天王私下操作？或者她应该把这个情况给刘天王说明？

开始是公司玩弄了她，难道现在就应该背叛公司吗？她是个敢于背叛的人吗？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仅次于当年她要离开韩辉，打掉孩子。当年她为

逃离华尔街

了梦想，放弃了爱情与亲情，今天难道她要为了报复而放弃道义吗？

但是公司对她讲道义了吗？要踢掉她时讲了道义没有？没有！！那么她是不是也可以不用跟公司讲道义？是，当然可以的。

然而，人的快乐与幸福是靠报复得来的吗？不错，昨天是公司没有跟她讲道义，但今天她就一定要报复公司吗？如果是这样，那是不是那个未出世就被杀害的孩子也可以报复她这个不负责的妈妈？那是不是韩辉也必须报复她？

不，不是这样的，她不需要这样的生活，更不需要活在这样的世道里。

但，但又叫她怎么放得下那种被人无情耍弄、被人残忍抛弃出局后的痛？她能放下这份痛，还能心平气和地为戏弄过自己的人服务吗？不，不，她何霜只是个小女人，真还没大度到这个份上，就算想有这份大气，她也做不来，真做不来。

那该怎么办？怎么办呢？

一个晚上，何霜始终辗转反侧，不能入眠，这又是她人生中一个极大的考验。她突然觉得好难，做人是如此之难，如果人没有这些艰难的抉择，如果人没有这么复杂的欲望，如果人没有所谓的情仇，那该多好啊。可是能吗？选择了做人，就得如此，就像选择了华尔街，那必须得一切以利益为主吗？

是不是逃离了华尔街，就等于逃离了万恶之源？是不是也就没有这么多的尔虞我诈，没有争名夺利，没有了赤裸裸的人性之恶？

何霜又一次陷入了对令人纠结不堪的前途的思考当中，这样的思考真是折磨人啊！

她真的无法自己做出决定了，她得找个人商量一下，依靠一下，她不是神，她不能事事都明断秋毫，挥剑如电。

找谁商量呢？

韩辉？怎么她脑海里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他？怎么不是叶梅，不是秦桑？这个突然又回到她情感世界的男人。他，他，何霜又想起了这次回中国时与韩辉的温存，他那结实的身体真让人有安全感，能让人忘记这世间的烦烦扰扰。

何霜又陷入了对韩辉的疯狂思念当中：他们以前的点点滴滴，他们的孩子，

他们的决裂，他们的痛苦，他们重燃的激情……

是，她要回到韩辉身边，逃离这个万恶的华尔街，她实在受不了了，她真的累了，她的能力只能如此，无法再斡旋于诸多复杂的尔虞我诈的争斗中了，太累了，真的太累了。

她告诉自己，必须得给韩辉打个电话，她现在极其渴望听到他那温暖的声音，听到他的建议，得到他的呵护和安慰。

对，现在就打。

何霜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拿起电话拨给了韩辉。

“喂？”

“喂，是我。”

“噢，噢，你稍等一下。”韩辉立马捂着电话，对会场的人点了下头，表示歉意，便走出会场。

“喂，刚在开会，不好意思。”

“噢，那对不起，打扰你了，你去开会吧。”

“不……有什么事你说吧，这是个不重要的会议。”

“噢，我……”何霜突然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太多的话要说了，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嗯？”

“我，我想你了。”何霜说出这句话时，甚至连她自己都惊愕了，怎么会蹦出一句这样的话？

“好，好。我也想你，真的。”电话那边传来韩辉极其快乐温柔的声音。

“呵，我是不是像个不懂事的小姑娘？”何霜感到自己有点脸热乎乎的。

“没，没有。为什么就不允许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有情感的吐露，是不是？我喜欢你这样说，真的，太让我意外，也太让我兴奋了。”

“其实，我睡不着。”

“怎么会睡不着呢？”

“有很多事吧，突然很想你，觉得以前太对不起你了。”

电话那头韩辉突然沉默了，但还能感觉到他的声息。

“还在听吗？是不是很忙？”何霜问了一句。

“没，没有。今天你让我又意外，又感动。何霜，很幸运，我真的感到很幸运我们能相识，分开了这么久还能重新走到一起。”

“韩辉，人生中有许多的幸运，就像我们还能幸运地继续走下去一样。好了，你先忙吧，不打扰你了。我只是突然很想你，想跟你通个话，我要继续睡了，明天还有很多事。”何霜与韩辉通了一会儿话之后，突然觉得轻松了许多，也豁然了许多。

“嗯？噢，那行，你先休息吧，好好睡上一觉，祝你明天有个好心情。”

“嗯，拜拜。”

何霜挂了电话，觉得自己很幸福，也很幸运。这个苍天总是公平的，让人失去一些东西的同时，也会让人得到另一些东西。她打算把她的艰难告诉韩辉，这个艰难的决定得由她自己来做，因为她爱他，所以，不能让他为难。

116

第二天，何霜给刘天王打了一个电话，说晚上去他家，去看紫心，顺便跟他谈点事情。说好了后，便一直坐在办公室里沉思，这时亨特电话过来，叫她去一下他的办公室。何霜一下子乱了，觉得亨特不可能这么快就要她拿方案出来吧？现在她都还没考虑清楚呢。

她悻悻地来到亨特办公室，发现里头除了亨特在，还有另外一个人，那就是陈小劲。何霜愣了一下，迷惑地看了一眼亨特，亨特点了点头。

“坐吧，何。”

“何，今天叫你过来主要是工作上的事。是公司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团队问题。我想你明白了我想要做什么了，大家都心里明白，陈是在你把黄海项目签下来后接手你的项目的，我想这多少对你造成了伤害，也可能导

致你对公司的某些误会，你可能对他充满了怨恨。我知道这件事对你很不公平，可是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解开你心中的怨恨。今天陈主动找到我，也主动地跟我说起这件事情，他说他需要跟你解除误会。当我听到他这话，你不知道我有多么高兴。团队是任何一个公司最最重要的力量，如果团队的内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知道随之而来的也会给公司带来严重的问题。你是公司重要的骨干力量，当然，陈现在也是，如果你们不和，这对公司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的。所以，何，我希望你能慢慢平息对陈的怨恨，公司里面能够团结起来。”

何霜脑袋一直是蒙的，虽然亨特说了一大堆，可她听得稀里糊涂，完全还没明白这是哪一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何总，我向你道歉，感到非常抱歉，一加入公司就给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确实是我的不对。至于这件事的原委，我想我是可以给你解释的……”

“呵呵，不用解释了，陈总。工作当中，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华尔街讲求的是效率与能力。这我们大家都能理解，当然，在华尔街生存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心态。我想我们在这里面工作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种自然法则，所以，我们心里很清楚，工作最重要，私人的感情都是其次。只要能把工作做好，只要团队能很好地配合，我们都是可以放下这些微小的私人情感的。对不对？”

还没弄明白这里面卖的到底是什么药之前，她只能这么回答。

“噢，好，好，真是太好了。原来我一直担心的问题现在终于可以解决了，太好了，太好了。”亨特一听完何霜的话，高兴得手舞足蹈，这确实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陈小劲站起来把手伸向何霜，态度十分诚恳，何霜轻轻一笑，握了握手。

“何总，以后的工作还请多多指教。”

“陈总你太客气了，应该是你要多多指导我，你的能力远远在我之上，希望以后能不吝赐教。”

在亨特看来，这两个原来看似仇恨到家的人却一下子冰释前嫌了，真是太令人高兴了。但这是事实的真相吗？肯定不是，亨特虽然心里也大概明白，

但这样的现象总是好的，不管他们心底有什么介蒂，说开了至少这种介蒂不会摆在台面上来。

陈小劲别过脸时眉头皱了皱，这个何霜以前没有接触过，但看今天这情形，这个女人太不简单了。难怪王总昨晚千叮咛万嘱咐地要他小心这个女人，果不其然。如果今天这个女人逼问他，甚至恶语相向于他，可能他还没这么担心，也不值得担心。但是何霜的表现简直有点让人可怕，她这后面一定藏着很大的阴谋，以后他陈小劲得防着她一点了，或者——干脆就让这个如刺在背的钉子永远从他视野里消失。

而何霜没弄明白的是这个陈小劲为什么会主动来向她道歉？他到底想干什么？得了便宜还要卖乖，准没什么好事，这个可恶的家伙难道害她还不够，还想怎么样？

“何总，我听说你最近在负责中国的一个高铁项目，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地方，尽管跟我说，我自信在中国还有一些关系。我是真诚地想协助你，之前真是太对不起你了。”陈小劲看似非常诚恳地对何霜说。

何霜一脸愕然，怎么陈小劲连这事也知道了？

“哦，何，这事是我跟陈说的，我想我们是一个团队，而你们两个都是地道的中国人，现在我们的主要业务都在中国，所以我想，应该大家相互帮助，是不是？”亨特立马解释道。

何霜没明白这亨特是什么意思，昨天还跟她说充分相信她，今天又搬出她的死对头来协助她。他这是相信她吗？这不就是在胁迫她吗？不就是想跟她说，你要干好这个项目，我派人监督着你呢。

“呵呵，亨特，非常感谢你周全的考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考虑清楚我是否能接下这个项目，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黄海集团的项目这么简单，得需要下更多的工夫、花更大的精力。相信陈也明白中国的项目不是那么好接的，不是我们想就能的，更何况我的能力是否能够胜任现在我还得综合一下各方的情况再看，不能立马做出决定。亨特，是这样的，这件事我再考虑两天，你也可以去看看有没有别人更合适的，这样相对来说要稳当一些。”

“哦，不，不。何，我想你误解我的意思了，这个项目真的需要你，没有你这就是一次缺少主角的行动。我没有别的意思，希望你能明白。”亨特摊了摊手，表示十分不解，这刚才好好的人，怎么会说出这么带刺的话？中国人实在太难以理解了。

“我明白，我现在只是缺少点自信而已，希望你能给我两天时间考虑一下。”何霜现在不能给亨特一个确切的答复，因为她确实没考虑清楚，现在又加了一个变数，那就是陈小劲。她必须得防着这个人。

“哦，那好吧。我等你的好消息，何，我还一如既往地相信你的。”

“谢谢。我会尽快给你答复，如果没其他事，我先去忙了。”

“好，你去忙吧。”

何霜逃也似的从亨特的办公室走了出来，这真是令她措手不及的一场难堪的谈话，到现在为止她还没搞清楚方向，没理清思路。

“何。”何霜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叫她，转过身一看，是陈小劲。

“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不过，那天我去机场接一个客户时，正好看到你带了一个女人来美国了。我想不用我说，你也明白。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说，我不希望与你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陈小劲这是告诉何霜，他其实对何霜有什么想法与行为都一清二楚，希望她不要乱来。

“哈哈……陈小劲，你知道我玩不过你的，不愉快的事都是你做出来的，我不喜欢跟你共事，以后少烦我，OK？”何霜听到陈小劲的威胁气不打一处来，这只死苍蝇为什么就老是缠着她不放呢？

何霜说完，头也不回就走了。

117

何霜觉得越来越厌恶现在这样的状态了，原本一切顺理成章的工作现在总是让人感觉那么的，那么的……说不出来，感觉就像吃了一只苍蝇那样难受。

逃离 华尔街

晚上她去了刘天王家，与紫心、苏灵聊了很久。三个女人一台戏，无非就是八卦。苏灵给何霜看相，说何霜最近晦气较重，但是桃花灿烂，惹得紫心在那叽叽喳喳地审何霜审个不停。

何霜也为之惊愕，看样子苏灵学会点算命、看相的倒还真不是盖的，连这些她都看得出来。然后，三个人叽叽喳喳乱侃了一通。

刘天王回来得比较晚，她们三个吃了饭，看了一集电视剧他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进门。

刘天王吃完饭，何霜便与刘天王进了书房去谈事。何霜把整个事情的真相全告诉了刘天王，希望刘天王给个意见。

“何霜，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刘天王给何霜倒上一杯咖啡。

“我不想干了，我想回中国。”何霜抿了一口咖啡回答道。

“什么？”刘天王甚是惊讶，没想到何霜是这样的想法。

“是真的，我觉得工作越来越不单纯了，混杂着太多的阴谋和陷阱，我玩不过来，我不想让自己每天陷于这些手段当中。”

“哦，何霜，我怎么突然觉得你是小孩子呢？以前的工作就没有阴谋没有陷阱了吗？还不是要跟各个同事磕磕碰碰的吗？”

“以前那些都是不关痛痒的，而且涉及的都是外国人。现在不同，现在不仅有外国人，而且还有一个中国人在里面。我不喜欢，以前只是被别人挤，而现在却是被玩弄，说得再严重一点，背黑锅负法律责任的事都有可能发生，风险比以前大多了。”何霜从未如此颓废，而且表现得极其厌烦。

“不，何霜，难道你就要从此放弃你在华尔街的路了吗？你知道你当初是花了多少心血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吗？还有，你一定要干下去，不管别的，就说现在的高铁项目，你一定要做下去。现在MGS要你负责这个项目对我们的事情是有帮助的，如果你不干，我们就不能了解我们最大的对手在干什么了。”刘天王激励着何霜。

“就算我负责高铁项目，那里也是有眼睛在盯着我的。”何霜有点恼怒，为什么连刘天王也要逼她？

“盯着有什么关系？你在里面干，我们就能知道一切的情报，我们要的不是让你干得多好，要的是情报。明白？你要知道紫心过来是什么原因，龙先生希望你怎么样？如果这个项目拿不下来，紫心、龙先生、苏灵，还有我，那我们在折腾什么？”

何霜愕然，刘天王这像是在威胁她，又像是警告她。这，这……确实一开始是她把刘天王拉进来干这件事的，然后才有了把紫心接过来，才有了刘天王一家人对紫心的热情照顾，才有了紫心和龙先生对她的支持。现在，她退得了吗？

“何霜，不是我要逼你，你仔细想一下吧。干完这个项目，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但这件事已经箭在弦上了，我们是拉不回来的，而且一定要干好。另外，我要告诉你一个消息，估计陈小劲不久后就要倒霉了。”

“陈小劲要倒霉？怎么回事？”何霜一愣，不明白刘天王怎么突然蹦出一句这样的话。

“呵，你等着看吧。以我的经验，而且从最近一些不确切的迹象看，黄海集团这个项目不是这么简单就能完成，让他们都获利的，这后面有些不对劲，至于怎么不对劲我没搞明白，也没心思搞明白，毕竟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刘天王轻蔑地笑了笑。

“陈小劲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你不用害怕他。真有那么可怕他怎么会在HQ公司混成这样？我与他是多年同事，我非常清楚。”刘天王变着法子想稳住何霜的心，现在他需要何霜千万要打定心神，如果何霜这边不配合，一切的努力很有可能就白费了。

两人都陷入了沉默当中，何霜轻轻地啜着咖啡，脑海中在挣扎着。刘天王在皱着眉头，时不时地看何霜一眼。

“好吧，只要陈小劲不干出过分的事，我可以继续，但是我不敢保证我能继续多久。”何霜终于打破了沉默。

“呵呵，那随便你吧，我知道你现在的感受，我不强求你。那我们来讨论一下高铁项目的方案吧。”刘天王知道一时半会儿无法把何霜彻底说服，

当然说不说服经过刚才的沉思他也觉得无所谓了，毕竟高铁项目这么大，不是谁能一次抢下来的。龙先生也说了，中国现在要的是高铁技术而不是资金，中国还是一如既往地在用市场换技术，而现在 MGS 与 HQ 都没有高铁方面的技术，只有投资与资金优势，对于技术是完全的外行，所以，怎么参与到高铁项目中来现在对 MGS 与 HQ 来说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

“亨特的思路是两个方向，一是要我去中国攻关系，二是要参与到几大高铁制造公司的内部去，利用辅助的技术获得一份蛋糕。毕竟中国现在发布了未来高铁建设的初步规划，高铁的投入是远远不止五百个亿这么简单的，那可能是多少个万亿，而后面蛋糕要想抢得到那就必须得拥有高铁技术。而现在拥有高铁技术的只有加拿大庞巴迪、日本川崎重工、法国阿尔斯通和德国西门子这几家公司，据我所估计，亨特的想法是透过与阿尔斯通公司或者与庞巴迪的合作而达到最后拿得项目的目标，因为他跟我分析过，他觉得目前阿尔斯通与庞巴迪的中标的几率是最大的。”

何霜跟刘天王说了一下昨天亨特与她关于高铁项目的谈话，以及亨特可能的想法。

“我觉得亨特的分析是非常有道理的。如果采购日本的，中国人的民族情绪会高涨，估计政府不会应用太多，而德国的磁悬浮与 ICE 技术之前中国有合作过，结果并不很理想。所以，亨特分析得非常准确。不过这些都与我们没有关系，不管是阿尔斯通还是庞巴迪中标，都跟我们关系不大，我们拥有不了这么高深的技术。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就如亨特所说的，辅助设备工程。我们这样做龙先生既能帮上忙，又容易中标。”刘天王左手轻轻地敲打着脑袋。

“嗯，有道理，那我们做什么辅助工程？”何霜反问道。

“现在我还没有具体的思路。不过，据我所知香港有一家公司专门做轨道铺设的砂浆干粉料的。这对于我们来说更容易操作一点，而且我已经整理出这家公司的相关资料了，我们只需对这家公司进行项目合作和投资，就可以避开与几家大公司的正面竞争。但是，这里面有个小问题，你必须先去摸

清楚龙先生的底，我们这样操作的成功率会有多大。如果有了龙先生的答复，这样可在项目开始前确保项目的成功。”

“嗯，这是个很好的思路，行，”何霜看了看手表，“等会儿我回家给龙先生通个电话。”

“那行，这事你去忙，我负责在这两天完成对这家香港公司的分析，以及初步了解如何与这家公司达成合作。另外，对于你在MGS公司的事，我刚才有点不对，不应该去要求你什么，这事看你自己吧，愿意待就待，不愿意待也随你。”

“呵呵，好，我自己会仔细考虑的。行，那今天先这样，我回头给你龙先生那边的消息。”

118

两人出了书房，何霜跟紫心和苏灵打了个招呼就准备回家，谁知道紫心突然跟何霜说：“何霜，刚才松涛给我电话，叫你方便的时候给他个电话，是关于那个高铁项目的事。”

“嗯？呵呵。”何霜看了一眼刘天王，两人都露出会心的笑容。

“怎么了？”紫心问道。

“我跟刘天王正讨论这事呢，我们还在说不知道方不方便去咨询一下龙先生，谁知道他倒打电话过来了，太巧了。”

“哈哈，想到一块去了。”紫心哈哈一笑。

“好了，那我等会儿回去给他电话，你们先休息吧。”何霜告别了他们，回到家都快十二点了，正好是中国吃午饭的时间。

她洗了个澡，整理了一下思路，便拿起电话给龙先生拨了过去。

“龙先生，你好，我是何霜。”

“噢，何总，你好。”

“今天我去看紫心，她跟我说你希望我跟你通个电话，我自己也正那么想呢。”何霜不拐弯抹角，单刀直入地就开始进入主题。

“噢，对，对。是这样的，上午我们又开了个会，这次主要是把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做了一个简单的汇总。这次铁道部的主要领导也来了，跟我初步谈了一下关于项目对外合作的事情，部里的意见跟我上次提的那三点意见差不多。一是外方关键技术必须转让，二是价格必须优惠，三是必须使用中国的品牌。至于跟哪家公司合作，现在是没有个准信的，毕竟项目还没正式启动。如果你们希望参与进来，那就要开始行动了，上次刘总跟我说了一下你们的优势和劣势，我想他说的是对的，你们毕竟不是技术拥有方，而这个项目我们的目标是技术，而不是资金。你们要看着办，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参与。”龙先生用简单的语言把情况说明了一下。

何霜没想到原来刘天王已经跟龙先生通过气了，那刘天王为什么还要何霜再给龙先生通电话呢？

“哦，这个情况我们明白，这次我就是这事想跟你商量一下，我们分析过了，估计中国政府更偏向于阿尔斯通与庞巴迪公司，而这两家公司跟我们合作的可能性基本没有，我们只能利用一些辅助工程来参与竞标获得一定的订单。目前我们有一个初步设想是为轨道铺设提供砂浆干粉料，希望能获得这样的订单。不知道你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否有可能操作成功？”

“哈哈，你们两个很聪明，这样的操作比较实际，我这里有一些关于高铁论证的资料，我已发到你邮箱里面，你们先参考一下吧，这是不牵涉到机密的。”

“那好，我们要的就是你们明确的意见，只要是没有问题那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何霜与龙先生通完电话，立马打开电脑，看了一下龙先生给的一些初步资料，然后把刚才跟龙先生的谈话和这些资料整理成一个文档，立马发了一个邮件给刘天王。

做完这些，她给自己稍微按摩了一下，便安然地睡觉了。

119

第二天，何霜跑去亨特办公室，正式接下了高铁项目的任务。但是何霜提出的要求是不能给她太多的希望，她心里没底，只希望能做多少是多少。如果哪一天她提出要退出的时候，希望亨特能理解。

亨特真没想到何霜会提这样奇怪的要求，询问何霜为什么会这么想，这不是那个精明能干有进取心的何霜。

何霜的解释是因为经历了黄海集团那件事，又加上母亲病逝之后，她的人生观发生了改变，她不想去强求什么，只想做个小女人。

亨特愕然，这是什么理由？但是亨特不可能连别人想做个什么人他也要去管一下吧？可她何霜这样的理由却太牵强，着实使他无法理解。

亨特摊了摊手，一时无语。

“呵呵，亨特，你可能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这么说，也许这就是女人吧。有时候连我自己都无法理解自己，我觉得我不再是以前那个做什么目标都很明确的女人了，而是一个思想开始复杂与混乱的女人。当然，我提出的这一个奇怪的要求，也是我无法把握现在的我的原因，不一定成为现实，但我需要你坦白我的想法。”何霜有些混乱，甚至连她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刚才说那话的时候自己究竟在想什么啊？

其实她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来，这让她突然发现自己不再像以前一样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何霜的这番语让亨特陷入了沉思，但没有人知道他在思考什么。也许他在思考女人奇怪的思维，也许他在思考让别人来做，更或者在思考何霜是否在趁机提条件……

“哦，何，你知道吗？我没想明白。当然，我也谢谢你的坦白。我承认

我对女人的了解太少了，何，不管怎么说，你先去做吧。”亨特暂时也没有任何办法，他只能如此安排。

在接下来几周的时间里，何霜又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当中。使人欣慰的是刘天王那里进展顺利，他给了香港公司的两大法宝：一是信誉担保及资金投入，使这家公司投标时胜算更大，实力更强；二是龙先生那里的保证，也就是有坚实的关系，确保项目的中标成功。香港公司没想到天上会掉下这样一块大饼，竟然有人突然跑过来协助他们。

而正好香港公司符合中国政府的要求，技术是自主的，因为这家香港公司的生产与商标注册都在珠三角，更不需要所谓的技术转让。而龙先生推荐他们时，也是打着扶持中国企业的旗帜，这样名正言顺。

何霜对刘天王的操作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刘天王有时候发发怨气还真不能怪他，他的实力确实是有保证的。

而 MGS 公司所采用的手段则是通过与法国一家公司投资合作，MGS 公司向高铁项目参与无砟轨道系统项目竞标，而这里面唯一不完美的就是法国公司不愿意转让这项技术。所以，在 MGS 公司反复的讨论后，决定先派何霜去中国攻关关系，希望能通过买通关系，避开技术转让合作。

也就在一个半月后，刘天王和何霜这边的基本准备完毕时，MGS 公司准备派何霜再次回中国公干。

120

就在何霜把一切准备妥当时，几个消息接踵而至，顿时让她慌了手脚。

第一个消息是她的好友秦桑住院了。叶梅给她打电话时，整个都是哭腔，听了半天何霜才弄明白怎么回事。

自从上一次她们三姐妹在阿格斯塔聚会后，叶梅和秦桑两个看何霜总是心思重重的样子，便没有继续挽留她。而叶梅还在阿格斯塔待了两天，秦桑

气死人了。阿格斯塔因为横跨两州，居民当然会占些便宜，多些选择。

那些云淡风轻的夜晚，总适合回忆往事。秦桑对叶梅说：“叶梅，我跟你讲讲我的故事吧。”

“嗯，好啊。”叶梅很好奇秦桑怎么突然要跟她讲什么故事。

秦桑抬了抬眼睛，忧郁和伤痛在眼睛里一闪而过。她对叶梅说：“我还是从那个夏天说起吧。”

121

那个夏天改变了她的命运。秦桑的一个美国朋友克蒂对她说，我带你参加一个聚会，什么聚会？酒鬼的聚会，这是玩笑话。聚会是戒酒协会举办的，克蒂是协会的成员，定期都会参加（AA-meeting）。协会的目的就是让酒瘾者康复，大家互相帮助，找回节制和理智。时间久了，酒瘾者便成了朋友，节假日常聚在一起玩耍开心。秦桑在车上对克蒂笑道：看你这么干净的一个女孩子，怎么就成了酒鬼。克蒂不以为耻，反朝她吐舌头：我还吸过大麻呢，那感觉像裹着白云在天上睡觉。吸大麻可真减肥啊，我那时才一百零五磅，三天两夜都不想吃东西。秦桑说，你要当神仙了。克蒂笑道，神仙不好，还是做人好，人人都说天堂奇美无比，但为什么人人都赖在人间不想升天。

游泳池边的长桌上，花花绿绿的甜点，鲜亮饱满的水果，这是规矩，每个人都要带食物，但不能带酒。克蒂递给秦桑一个盘子，秦桑正要把一盒水饺倒进去，背后跑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你是中国人？”“不，她是日本人。”克蒂一本正经的样子。“不，日本人怎会包出这么漂亮的饺子？”他很自信，也很会说话。

他叫汤米，秦桑后来的先生。他端着一盘刚烤好的肉串站在苹果树下，头发有点蓬乱，蓝灰色的眼睛里带着温厚的笑。他和克蒂是老相识了，秦桑心头笑：都是酒鬼嘛。汤米的味觉很灵，尝出了饺子馅有姜粒，有黑木耳，



还有鲜虾。他对秦桑直竖大拇指：“还是你的正宗，餐馆的饺子馅全是烂肉，都把美国人当傻瓜。”克蒂听了，笑得露出一口雪白光亮的牙：“我们全是傻瓜，只有你聪明。”汤米在加州硅谷待了十年，华人多的地方，中餐馆哪敢骗人，他舌头早被调教得敏锐挑剔。

汤米曾把硅谷认作了第二故乡。那几年，美国的经济像好莱坞的片子，到处都在上演一夜暴富的传奇。汤米公司承诺的股票，虽然还没上市，却像神秘的种子，似乎转眼就能长成参天大树。他终究没当上传奇中的男主角，一大叠股票成了废纸，比卫生间的手纸还不如。他失业又失恋，能怨谁？都是上帝的安排。走投无路时才想起了故乡，故乡的沙湾河夜夜流入梦里，梦里还有童年悦耳的声音，呼唤他未老先衰的耳朵。梦醒后他连夜收拾，飞回阿格斯塔。父母什么也没问，只是给他清理房间。他躺在少年时睡过的床上，感觉自己还是在做梦。

秦桑老实告诉叶梅，那时她心里很清楚，汤米最初喜欢的是克蒂，不是她。直到现在她还记得那一天的场景：汤米嘴里吃着饺子，夸着饺子，眼睛却在吃克蒂，从脸一直吃到胸，那暧昧的欲望就是一条长长的、蛇一样的舌头，在空气中隐约晃荡。“直到现在我都能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但是我偏偏不在乎，”她说。

其实克蒂当初也不在乎汤米。她在秦桑面前抱怨过，这年头好男人怎么这么难找，如果男人有钱，要不又丑又老，要不就是疯疯癫癫，神经发杈，杈在了生殖器上。好不容易遇见一个不像狗不像狼，长个人样子的，却是想象不出来的酸穷，穷得只剩下地上的尘土了（她用了“Dirty poor”这个词“尘土一样地穷”，想必是极穷的了）。汤米那年从硅谷回了家，暂时在一家商场卖电脑。站柜台的临时工，曾经是资深软件工程师，脸上可以装笑，但心头早结了一网的怨，似乎只有美酒美食才能体贴身心，暂时维持一阵子的温暖，肚子却汹涌成了个锣鼓。克蒂是好心，把他介绍进了戒酒协会。但好心不等于爱心。心高气傲的美女怎会喜欢大肚子男人，一大堆的蜜蜂天天围着她唱歌，哪有闲心看汤米一眼。但是秦桑看了他一眼。秦桑也寂寞，她

喜欢和汤米说话，朋友似的，无拘无束的，两个孤独的灵魂都需要取暖，两颗受伤的心都需要抚慰。夕阳欲落不落地挂在远处教堂的塔尖，一抹回光打在巴诺（Barnes & Noble）书店的桌上，桌上的两杯咖啡香气浓郁。这样的气氛下，心头隐秘的玫瑰开始半掩半开。

何霜一直都说，秦桑是她们三个人中，长得最漂亮的一个。秦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容貌虽然不至于倾城倾国，但确也有几分动人的姿色。漂洋过海到了美国的研究生院，读书读到这个份上的女生，没几个有花一样的容颜。她一下飞机就被男生包围了，密密麻麻的人群里，没一个她想要的人。但是她又不能得罪谁。她一个人在阿格斯塔，没有车，找房子需要他们，购物需要他们，搬家更需要他们。秦桑只好对每个人笑。有个叫花眼镜的男生，得寸进尺，有次去中国店买菜，居然装不小心把爪子落在她的胸上。她像遭了火，飞一般地闪开了。“你不要脸啊。”她只能用眼神骂他，然后一本正经地说：“我其实有了男友。”

122

自那以后，有关她的谣言就像夏日黄昏里的蝙蝠到处飞。

“那个女人脚踏百条船，不是想找个有绿户口的，就是想钓个老美下洋娃娃。”

“我就不信她守得住寂寞，背地里保不准开发了多少野生资源。”

“呸，那片地闲着也是闲着，也不给同胞阿哥开垦开垦。”

她顶住漫天的谣言毒语，扛住了每一门功课的A。静下心设想未来，心打着鼓：教育专业能找工作吗？转身便去商学院修统计，计算机系的编程课也不放过，没日没夜地苦读，脸熬成了泡菜，一毕业就当了公务员。那是州政府下属的教育机构。她终于长舒了一口气：“我要堂堂正正找自己喜欢的男人。”

可是为什么喜欢的男人总是结了婚的男人？他叫文霁光，大学的年轻教

授，如果说她的饭碗是铁饭碗，那么他的饭碗就是金饭碗。那天她去大学办事，是她负责的一个项目：低收入地区的助学计划。她闷着头关上车门，车钥匙还挂在车里。茫然四顾间，一个年轻的男人朝她走来。

“秦桑，我认识你，那年中秋我们见过面。”

那年的中秋？她怎么不记得了？学生会办的晚会，他们用上海话聊天，彼此的心都温暖舒展，她以为他们可以聊下去，那些有关五香豆和奶油话梅的记忆，都鲜活了，明媚了，城隍庙的兔子灯却忽然摔在地上成了碎片。一个京片子活活叉开了两人：“你们上海人不管有人没人，就爱唧唧唧鸟语，我才不想被夹在鸟语中间，饭也吃不安宁。”她叫肖云，来自北京，心直口快惯了。秦桑才不欣赏这样的心直口快，她以为她是谁。但文霁光没有生气，反而对她笑道：“我马上改正，好吧？向你学习普通话。”他转身就把背影留给了秦桑。大概是定了心要学好普通话，第二年的夏天他们成了夫妻。他们的恩爱在中国人的社区成了美谈。窗外一道流光划过，遥远的印象，秦桑发了很久的呆。

他又站在她的身边，但已经是人家的丈夫。“不要急，我先送你去大厅，会议结束后，再送你回家取钥匙。”没有人干扰他们，他们自由地说着上海话。她的心温暖踏实，阳光照在她的脸上身上，透明的、饱满的花正开得旺盛。阳光下的校园就是故乡，故乡有个人，她和他似乎很早就该相识。她说我家在徐汇区，他说我家也在徐汇区。难以置信的巧合，全都是隐秘的喜悦：他们的中学都在华师大二附中，大学都是交大，她叹了一口气：“可惜我读的是走读，不然我们在校园就该相逢。”两人同时侧头望对方，遥远的故乡在彼此的眼睛里流动着碎金一样的光。

那一时，那一刻，都是注定的，只是错了时间，他们疯狂的身影融在忧郁的月光里。月光照过开满罍粟的深谷，她醉了，他死了，但愿再也不要醒来。醒来时她的眼睛滚满了泪，她抱着他痛声低喊：“为什么你的妻子不是我，为什么那晚你要去学普通话？”他无言，然后她又说：“如果那晚不是她在搅和，我们是不是已经做了夫妻？”

逃离 华尔街

他转过头去，眼睛也是泪，这人生的选择题要过了些风雨才知道对和错。他挣扎在峡谷间的钢丝上，心比她更累更痛。“孩子太小了，我不能走。但愿你有自己的幸福。”

“我的幸福就是你！我愿意等，等到八十岁也行，只要我们还活着。”

他没了语言，怔怔地看她，又疯狂地和她做爱。她沉睡了二十多年的身体醒了，因他的耕耘而醒了，种子发了芽，生了根，又开了花，漫长漫长的藤，结不了果子，却注定要牵抱他一生一世。谁也没有逼她，她是心甘情愿。一个疯了的女人，一个中了毒的女人，上帝终究要惩罚她。

她和他总是隔期幽会。血红的夕阳的光，染红了厨房的窗帘。她在厨房做菜，水灵灵的青豆和冬笋，鲜亮亮的虾仁和鲫鱼。她不要他帮忙，“就当我是你的妻子，妻子该给先生做一顿饭吧？”他的脸忽然灰了，眼睛望到别处，掩不尽的无奈和凄然。她受了伤，定定地看他，拿着盐瓶子的手没理由地抖。他劈手夺过她手上的盐瓶，低声说道：“以后做菜少放点盐，这样对你身体不好。”她忽然火了，夺回盐瓶子，把盐全都倒入汤水里，牙齿里舌头里全都是一股子狠劲：“我是宁波人，就喜欢咸，咸死了算了，反正活着也没有人要！”“别这样好不好。”他知道怎样去安慰她，“我们去看电影吧？”

为了避开人群，他们每次外出都要开上一小时的高速。阴暗世界的植物，永远不敢在阳光下自由开放。在一家小镇的电影院，他们看了《泰坦尼克号》。那夜的路上他问她，船快沉时，音乐响了，船上的乐队默然地奏起一首曲子，曲名叫Nearer My God，To Thee（《离你更近了，我的上帝》），她怎么不知道？没有人世光亮的酸楚，绝望中的怦然感动，他们同时回望对方，都落泪了，都没了言语，车窗外泼墨般的黑暗漫无边际，谁也不知道旁边正冲过来一辆巨型卡车。车在高速上翻了，她满身满脸的血，但却不是自己的。她在血泊中千呼万唤，但是他的魂远了，永别了她，也永别了他的妻子和孩子。

123

叶梅听得心惊胆战，似乎身边全是肆意流淌的血。她抱住秦桑说：“发生了这样的事，你是怎么走过来的？你怎么没对我说过？”秦桑摇摇头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只能一个人解决，因为是自己做的，必须自己面对。”

有的记忆可以被时光冲走，但有的记忆却残留下来，不觉间发芽生根，不觉间开花结果，果子落在地上发了霉，肉烂了，肉里的种子又发了芽，一生一世地纠缠着，一生一世也走不出去。生不如死的世界，天空飘不尽的血雨。如果文霁光能复生，秦桑宁可跪在肖云面前忏悔终身。她控制不了自己，还是去了葬礼，所有的中国人都喊她滚，这个杀人的祸害。肖云抬了抬手，愤怒的人声静了。她居然对秦桑微笑，她的声音那么宁静，天堂才有的宁静：“这么久了，他应该对我说实话，我会放过他的，成全你们的，只要孩子的父亲还能活着。”所有的人都哭了，哭声吓飞了枯树上的乌鸦，乌鸦像惊魂似的朝秦桑扑来，她只能转身逃跑，跑得越远越好。

秦桑告诉叶梅，她还是跑不过阿格斯塔。坐在河边的草地上，看幽蓝的沙湾河在眼前从容流过。他们说，沙湾河是去大西洋的，她想象自己若是变成鱼，也能随波游向大海，那应该是个温暖柔和的世界，至少没有尖锐恶毒的人声。她忽然笑了，天空蓝得透明，一点秘密都藏不住，阳光正暖，流过她张开的手臂，她就要脱胎成鱼，融入自由的江波。

“不要跳，不要跳！”几声尖叫把秦桑的耳朵刺出了血。那是个漂亮的美国女人，梳着长长的马尾巴，没有化妆的脸清清爽爽。她就是克蒂，克蒂和秦桑就这样成了朋友。秦桑对叶梅说：“我从没想过死，我怎么可能去死？死亡解决不了你遗留在人间的问题。”但是她舌头磨出了泡也说服不了克蒂，克蒂早把自己封成了英雄——救命英雄。她的理由很顽强，她天天在河边慢跑，

早就发现一个忧郁的东方女人，肯定有投河自杀的倾向。那天她还报了警。

秦桑说：“那时候我几乎没有了中国朋友，他们觉得我比潘金莲还可恨、还该死！我那时的朋友都是美国人。”

叶梅说：“我觉得结交美国人还放心些，你不用担心他们传你的小话，把你的故事在中国社区到处传播。”秦桑没出声，叶梅又叹道：“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可惜我没在你身边。”秦桑忙说：“有你这句话我已经很感动了，出了那样的事，还是得靠自己走出来。”叶梅握了握秦桑的手背说：“谢天谢地，你不仅走出来了，而且还走得不错，找了个爱你的老公。”

秦桑苦笑道：“可是事情并非这样就完了，自从那件事后，我就患上了一种令我心烦的怪病。”

“什、什么？什么怪病？”叶梅战战兢兢反问道。

“严重的心理恐惧症。第一次发病是在一个夜晚的高速公路上。我一个人开车回家，开着开着，似乎又看见了那血色凝重的一幕，我崩溃了。幸好车子撞上了旁边的树，把我给撞醒了。后来这样的恐惧一次比一次严重，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也许在我看到红色的东西的时候，那一幕就会突然蹦出。自此以后，其实我一直都小心翼翼，生怕我还会让恐惧症重犯。但是我越害怕，就越容易恐惧。叶梅，你不知道这是多么让人痛苦的一件事情。我真受不了了……”秦桑越说越激动，忍不住就泪流满面了。

124

听叶梅讲到这里，何霜不由感到脸颊上一阵冰凉，她慢慢地用手拭去泪水，一声幽长的叹息使整条脊梁都发冷。

“这次秦桑因为恐惧症犯了，终于把自己给弄伤了。我害怕，害怕她的病会越来越严重。何霜，我们三个这么好的姐妹，你有什么办法啊？”叶梅在电话那头急迫地问道。



“她没有接受过心理治疗吗？”何霜理了理心绪，反问道。

“我也问过她，应该是接受过一些治疗的。她怕自己被人说成精神病，多少也有些抗拒这样的治疗吧。”

“叶梅，放心，我一定会帮秦桑好起来的，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最后一句话何霜说得特别沉重。

何霜放下电话，脑海里一片混乱。她没有想到这么多的悲剧总会发生在她和她的朋友们身上，这到底是上天的惩罚，还是命运的玩笑。

何霜决定好好地了解一下美国优秀的心理治疗师，她实在不能对秦桑的状况置之不管，不管秦桑愿不愿意接受这种治疗，她一定要帮她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这方面苏灵应该比她在行。想到这，何霜拿起电话给苏灵打了个电话，对方立马答应下来帮她去找。

何霜终于小小地松了口气，想想可怜的姐妹，她心里揪痛不已。这不是说美国一直是天堂吗？怎么她们来了美国这么多年，每个人都要背负着许多只有自己去承受的伤痛往事？是她们的梦想一直就是错误的？还是上天故意要让她们遭受巨大的折磨？

真是想不明也道不白的人生路，何霜啜了口咖啡，都说咖啡是先苦后甜，振人心神，就像是人生路。但是她现在并不这么想，咖啡并不是人生路，也不可能去概论人生路。人生路啊就像小时候手里把弄的纸飞机，你总想让纸飞机像真飞机一样飞行，可是放出去后它永远都不可能像真飞机那样飞上高高的蓝天。

她们就是她们儿时心目中的纸飞机，希望把自己放出去能够遨游蓝天，自由快乐地飞行。可纸飞机就是纸飞机，怎么可能像真飞机那样飞行呢？

何霜满脑子儿时的记忆，时而留恋，时而伤感……

可谁又能永远停留在儿时呢？这不，又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接踵而来了。当何霜第二天去上班时，她被叫到了亨特办公室。

125

“何，我听到了一个很不好的消息。”亨特坐在椅子上向何霜摊了摊手。

“什么消息？”何霜有点不样的预感。

“我听说龙先生的女人来纽约了，而且住在我们对手公司的一个高级管理者的家里。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何，我能知道为什么吗？”亨特有些愠怒。

何霜一下子头皮都麻了，感觉自己像个小偷，偷偷地背着别人拿了点东西，然后被人发现了，尴尬不堪。

何霜的脸刷地一下通红，羞愧地低了下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而亨特却一眼不眨地看着何霜，等着她回答。

何霜闭上眼睛，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想了想后才慢慢回答。

“你要知道我手上必须得有筹码，我不能像上次一样被人玩弄。中国有句话叫做‘吃一堑长一智’，不知道你理解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虽然说我不擅长做这种事情，但总算是在保护我自己吧。”

“何，你知道你这样的行为按公司规定会怎么样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向对手公司泄露什么，如果有，你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亨特皱着眉头，说完这句话后，双手狠狠地搓了一下脸庞。

“我没有，如果怀疑的话，可以叫警察过来查。”何霜立马蹦来一句硬邦邦的话，她觉得亨特这是在向她摊牌了，到如今也无所谓了。

“何，我这么看好你，为什么你要做这样令我为难的事？为什么？”亨特像是感情受了欺骗的孩子，显得特别委屈的样子。

何霜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毕竟她是女人，而且自己确实感到羞愧，搞得她也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继续面对亨特。



这一句反问的话就像当年韩辉质问她为什么要离开他一样，她心痛，她羞愧，但她却依旧很残忍地伤害了韩辉。如今这种感觉是如此雷同，是，她是伤害了亨特的情感，她无话可说。

何霜无力地摊了摊手。

“亨特，我无话可说。不管你觉得我是伤害了你的情感，还是别的什么，你有权对我进行处罚。”

“现在讨论这些有意义吗？何！我想知道你跟别人在合作什么，他们可以给你想要的东西吗？你保证他们也不会出卖你吗？这是华尔街，谁没被出卖过？被出卖没有关系，你不应该耿耿于怀，关键是你要用能力去证明你更大的重要性，使别人再也不敢出卖你了。而不是这样，明白吗？”亨特的眉头都要皱到骨头里面去了，可却还在强压着自己的愤怒。

“我为的不是钱，不是说他们给我的钱更多。我跟他们的合作全部都是避开与 MGS 公司竞争的，我不会愚蠢到把自己推上要冒法律风险的路上去。至于你说的出卖，我承认，人或多或少的都被别人出卖过。但是每一次被别人出卖过以后，总希望找回一点尊严。”何霜慢慢地反而放松了自己的状态，尽量让自己更加清醒地去面对。

“尊严？你获取尊严的方式就是这样的？何，你这样的行为就像一个小女孩因为被另外一个小孩抢了一颗糖，而你却要在那个孩子的家里砸碎一个玻璃瓶来找回你被抢糖的尊严。你不觉得这样找回尊严的方式很可笑吗？”亨特摊了摊手表示十分不理解。

“人在非理智的情况下什么都干得出来，当你被别人夺去尊严时，或许你采取的手段比我的更卑劣。”何霜摇了摇头，轻轻说道。

“呵，何，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交谈了。”亨特重重地把身体靠向椅背，压得整个椅子前后摇晃起来。

何霜轻轻地低下了头，一时无语。

“行吧，我理解你找回尊严的方式，但是我希望你在找回尊严的同时不要损害了公司的利益。这件事很严重，按照公司的规定你是知道的。”

“行，我辞职。”何霜干脆利落地回答。

“不，我还没说完。虽然按照公司的规定这件事很严重，但是现在还没有你对公司造成损失与影响的证据，我无权对你怎么样。今天我是提醒你，你的某些行为正在伤害公司，也在伤害我。我提醒你，但暂时无法对你做出任何惩罚，从另一个方面说，造成你这种失控行为也有公司的原因。我只想开诚布公地跟你谈谈，我不希望再有这样的事发生。明白吗，何？”亨特一直保持着他那深皱的眉头，似乎在告诉何霜这个伤害永远留下了，要她时时记住。

126

何霜从亨特的办公室里出来，头脑一片空白，似乎这是她这么多年来最大的羞辱，使她抬不起头来。

她回到办公室给刘天王打了一个电话，把这件事简单跟刘天王说了一下。

“我估计是陈小劲。”刘天王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句话。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何霜有气无力地反问道。

“呵呵，何霜，是跟不是可是两码事。是，那证明不是亨特在找你麻烦，或者说亨特现在不炒你，至少你现在对于他而言在这个项目有无可取代的作用。所以，他虽然从陈小劲那里得知了这件事，也把这个事情给忍了。那么你就该清楚，亨特对于这个项目还真一下子无法找人替代你，你还有很大的价值。如果不是，那你的麻烦就大了。”刘天王说着却停了下来。

“什么麻烦大了？”何霜有点莫明其妙。

“何霜啊何霜，如果不是陈小劲搞的鬼，那亨特是怎么知道的？不可能是无意中知道的吧？那肯定是对龙先生对你都有过精细的调查的。你想想，你背后有人在调查你那是什么感觉？他们想干什么？说不定会把你推进人间地狱？你说能不麻烦大吗？”



“啊！”何霜一下子又蒙了，是啊，她怎么没考虑到这个问题呢。

“那我立马辞职吧。”何霜第一反应就是立马逃出这个可怕的地方，要不然她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亨特今天那样的情况都没有炒掉你，你觉得他会轻易让你辞职吗？说不定你一提出辞职，他手上就有控告你的材料。我是说如果这是一个阴谋的话，当然，如果是陈小劲的问题，那倒还好解决。”刘天王似乎在危言相告，令何霜浑身不觉冒出一层鸡皮疙瘩来了。

“我，我应该没有什么材料让他们告我的吧……”何霜有点紧张地思考着自己的过错。

“当然，也许并不一定是我想象的这样。但如果真是阴谋的话，你觉得你没做错过就等于没有把柄在他们手上吗？美国人最擅长的是什么？选举，选举靠什么？抹黑对手，无中生有地攻击对手。何况是你这样一个毫无背景的人，没有的材料可以变成有的。”

“那我怎么办？”何霜顿时感觉天旋地转，不知所措。被刘天王这么一说，她似乎已经快万劫不复了。

“不用担心，我可能设想得有点过了。但这一切都只是设想而已，很大的可能并不是我说的这样，但我们必须得把最坏的想在前面，是不是？我看是这样的，你先不要慌，也没那么可怕。你先去试探一下陈小劲，如果是他干的，那就不用怕了。如果不是，那这件事就得从长计议了。别担心，或许真是我们多想了，你先这么去做吧，我会帮你的。”

“噢，噢，那好吧。”何霜慌里慌张地挂了电话。现在她毫无头绪了，她一直在心里对自己说“冷静，冷静”，可却怎么也冷静不下来。

她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晕眩过，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

机械地弄完了一切，便上床睡觉了。想来想去，始终没想明白，自己以前不是这样的，不是遇事就无主的，为什么这次会这样，会变得这么举手无策了？

何霜躺在这属于自己的黑暗中，以前她还觉得很多事情都在她的掌控之

中，至少她有个好的职业，有好的收入，有好的房子，好的目标。可如今她觉得所有这些好，都变得不确定起来。就连这本来只属于她一个人的黑都让她觉得似乎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参与了进来，让她恐惧，让她感到极度缺乏安全感。

何霜越想越怕，立马扭开床头灯，昏暗的灯光使她轻松了许多。伴着这迷迷糊糊的思想乱潮，她在恐惧和不安中睡去。

127

第二天一起床，何霜被自己吓了一跳。镜子中的自己似乎在一夜之间老了十岁，平时不明显的鱼尾纹都显现了出来，还有那她平时觉得还算紧绷的皮肤，一夜之间也变得苍白而松弛了。

看着镜子里的那张脸绝不是自己平时的脸，不是，绝不是。自己的眼神没那么空洞，自己的皮肤没那么苍白松弛，自己的嘴唇也没那么乌黑……

何霜迅速跑进洗手间，用清水狠狠地擦洗着自己的脸庞，气喘吁吁。然后她跑去镜前又是一照，情况更糟，自己披头散发，双眼通红，满脸的水珠，显得狼狈不堪。

她踉跄着走到沙发旁，“砰”的跌坐下去，眼泪不由地流了下来。

“辉，我好想回到你身边。”何霜拿起电话哽咽着给韩辉打了电话。

“嗯？你怎么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好乱啊！！”何霜再也控制不住了，觉得有如山崩地裂般的害怕。

“宝贝，怎么了？怎么了？别着急，慢慢说，慢慢说。”韩辉一听何霜这样失控一下子就急了。

在他的印象中何霜从未如此过，从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连她也承受不住好像就要崩溃了啊？

“我，我……”何霜终于止不住哽咽着说道，“辉，我、我想回来，我不想干了，啊……”接着何霜便哇的哭出声来了。

坚强的何霜，理智的何霜，冷静的何霜。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别人永远都无法相信她会哭得如此毫无保留，像个婴儿，像个丢了妈妈的孩子。

韩辉在电话那头真是措手不及，愣在了那里，不知道该作何反应。

何霜抱着个电话，蹲在沙发底下任由自己哭着。就这样，她在这边哭，韩辉在那边听着。

整整哭了五分钟，何霜才收止住哭泣。

“对、对不起，我，我真的被工作压得受不了了。”从昨天到现在她似乎终于恢复了一点点的理智。

“宝贝，怎么了？是不是谁欺负你了？”韩辉在电话那头轻声地问着。

何霜抹了下眼泪，甩了甩头发，终于慢慢地恢复了一些平日的样子。把情绪稍微调整过来，她大致跟韩辉讲了一下整个事情的经过。

一直在电话那头仔细听着的韩辉，听完之后终于弄明白了，细想了一下，便说：“大可不必担心，别着急，也不用害怕，这事并不是你想的那么可怕。别害怕，真不用害怕，做最坏的打算，真有什么东西可以起诉你，还有中国大使馆在那里帮你呢。你不是还没拿到绿卡吗？没拿到就是华侨，中国政府就会帮你，不是他们想诬陷就能诬陷得成的，所以，你没必要害怕什么那样子。况且，刘天王不也说了嘛，说不定是陈小劲在暗地里搞的鬼，那这事就远远不是你害怕的这样了。别怕啊，你先去试探一下陈小劲再说。”韩辉尽量宽慰着何霜。

“嗯，那好吧。非常不好意思，打扰你了。”何霜终于恢复过来了。

“傻瓜，这么客套干吗呢。好了，你好好放松自己，别想得太多了，想多了对身体不好。”

“嗯，那好，我上班去了。”

“好，再见。”

“再见。”何霜挂了电话，坐在沙发上，闭目休息了一会儿，便重新收

拾了一下自己。

何霜尽量使自己恢复到平日的状态，一来到公司她便跑到陈小劲的办公室。陈小劲刚好在通电话，正眉飞色舞，一看到何霜，匆匆挂了电话。

“何大小姐，有何指示啊。”陈小劲冷冰冰地说道。

“呵，指示？对您我可不敢指示，我只想问你一句，是你到亨特那儿告的密说龙先生的女人过来的事吧？”何霜从没有如此直接地去质问一个人。

“告密？哈哈，何霜，我陈小劲用得着告密吗？我可是为公司着想，你知道你这可是在损害公司的利益，任何一个公司员工都可以站出来揭发你。”陈小劲狠狠地说道。

何霜暗暗地长吁了一口气，终于落下了心中那块大石头，表面上还装作愤怒的样子。

“好，我知道了。”何霜不想跟陈小劲争论什么，立马转身把门一甩便出去了。剩下陈小劲呆愣在那里。他刚刚还以为何霜会跟他大吵一架，会像个泼妇那样大喊大叫地闹呢，谁知道这个何霜竟然一句也不多说就走了。

就这样？陈小劲木然了好一会儿，没缓过劲来。

128

何霜立马回到办公室飞快地在电脑键盘上敲打起来，一个小时后，便打印出长达五页的辞职信。

拿着辞职信便去了亨特的办公室。

敲了下门，听到亨特的叫呼声，她便开门进去了。亨特正好在看一沓文件，亨特抬眼看了一眼何霜。

“哦，何。你都准备好了吗？我想明天你就可以去中国了，我们这边都准备好了。”

何霜站在那里没有应亨特的话，面无表情，扬了扬手上的辞职信。

“哦，不，不，不。何，我不想看到这样的事发生。”亨特摇头摆手的，一脸的失望。

“我不能干了，干不下去了，对不起。”何霜冷冷地说着。

“何，因为昨天的事？我的意思不是让你辞职，明白？我能明白你思考了一个晚上的这种结果，但事实上不是要你这样。公司现在需要你，大好的前景需要你，你应该直面一些不快的事情。我觉得你的承受能力是远不止这样的，那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亨特站起来，手足无措，整个一副拘谨的模样，倒像是他在这办公室里才是下属。

“我真干不了，我承受不住。亨特，希望你能理解我，也希望你能帮我解脱。”何霜继续要求道。

“解脱？哦，何，那不是解脱你，而是毁了你的前程。帮你走出心里不快，让你获得更大的成功，那才叫帮你解脱。”

“我……”何霜正想继续争辩，可是亨特走过来抢过她手中的辞职信几下便撕烂了。

“好了，不需要再说这个事了。我希望你明天就能去中国，那里还有更大的挑战等着你。何，我会在后面支持你的，不会让你感到任何的恐惧，好吧？行了，你先去准备吧，来，把这些方案拿去看看。”亨特完全不理睬何霜的反应，直接塞给她一大堆的材料。

“好了，你先出去吧。”不容何霜作任何反应，亨特就打发了她。

何霜走出亨特的办公室门，站在那里，许久都没反应过来。走回办公室，她给刘天王打了个电话。

刘天王松了口气，同时告诉何霜，完全可以继续，现在亨特这样的举动实属无奈，这个项目真需要你，没有你可能完不成。

所以，刘天王建议何霜可以继续，但随时注意，毕竟现在造成了这样不好的开头，担心会有其他事情发生。

至于陈小劲，刘天王告诉何霜，这家伙估计不久就会栽了。何霜莫明其妙，问为什么。刘天王轻笑了一下，叫何霜去关心一下最近黄海集团的动态，

可以自己先去悟一下，如果悟不出来，回头再问他。

何霜挂了电话，没明白刘天王说的什么意思。刚看到陈小劲那春风得意的样子，不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啊。

她立马上网搜了一下有关黄海集团的新闻，看了这些新闻后她却更加不明所以了，因为所有的新闻都是对黄海集团有利的啊。

比如一则新闻是黄海集团通过香港一家公司收购了巴西第三大船务运输公司，又比如中国某国有银行给黄海集团贷款一百亿元人民币，再比如中国某部委点名表扬黄海集团起到了带头作用，是中国国有企业走出去的典范，等等，一系列的新闻都是正面新闻，没从哪里可以看出有什么对黄海集团不利的。

但刘天王的话使何霜不明所以，他怎么可以下一个这样的结论呢？何霜仔细想了很久，没有想明白，她想给刘天王打个电话，但又忍住了。不行，她得自己揣摩出里面的端倪，不能什么都依靠别人。

带着种种疑惑与复杂的心情度过了跟韩辉分手后最困难的一天，不明所以的事情太多了，真太多了，现在她自己的脑子真有点转不过弯来。

算了，辞职不成，明天先回中国再说吧。现在毕竟许多问题还没有水落石出，在此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稳住自己的阵脚，千万别自己乱了自己。

129

回中国之前，何霜去了刘天王家，两个人商量了一下这次回中国要带上的相关方案。这次不仅是要帮 MGS 公司做事，她和刘天王两人的方案更要去落实一下。

两个人商量完毕，觉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便把方案敲定了下来。然后，何霜跟紫心还有苏灵三个人叽叽喳喳地聊了很久，三个女人都很兴奋。

苏灵兴奋是因为她老公的这个生意进展顺利，不久的将来，将有笔丰厚



的收入入账，所以兴奋。紫心是因为第一在这里苏灵他们夫妇对她很好，怀孕期间在美国玩得很好，如果刘天王夫妇因为这个项目赚到钱了，会对她更好。当然，更主要的是她可以把小孩生在美国，不仅使小孩是美国国籍，更主要的是何霜曾经承诺过，如果这笔单赚到钱，何霜的那份与她对分。这样啊，紫心就安心了，虽然龙先生有钱，但龙先生的钱毕竟不敢转出国，现在中国查得太严。如果有了何霜的这笔钱，这样孩子以后就有了一定的保障，能不高兴吗？

而何霜，是因为她终于又可以回国了，她心里正挂念着韩辉呢。

何霜突然又想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她托苏灵找心理治疗师的事。苏灵笑呵呵地说，上次何霜一跟她说这事，她就放在心上了。她已经想到了人选，她有一个老同学的导师是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心理学专家，她同学已经帮她约了，等时间具体确定下来，就通知苏灵。

何霜听到这，终于又松了口气。她跟苏灵说，安排一个月以后吧，等她从中国回来，就带秦桑过去。

很晚，何霜才从刘天王家回去。回到家里，她兴奋地给韩辉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明天她就要回中国了。

韩辉自然也是激动不已，他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又可以见面了，本以为至少也得等个一年两年的。

130

何霜正在筹划着回国的事的时候，布瑞却与亨特在讨论何霜的问题。在利兹卡尔顿饭店里，两人刚打发走了一批参加会议的人，正为他们的计划兴奋不已。

“中国人真是笨蛋，这次一定要狠狠地从他们身上套一笔钱出来，哈哈……”布瑞难以抑止内心的兴奋，端起酒杯一口把杯子里的闷了下去。

“哦，布瑞，先不要太兴奋，在钱没到手之前，我们还是要小心的。特别是陈小劲，现在一定不能让他看出什么端倪来。”亨特提醒着布瑞。

“哦，放心吧。他现在正兴奋不已呢，每天都在拼命加班。”布瑞哈哈一笑。

“其实我不喜欢陈小劲，不喜欢他玩小动作的行为，特别是针对同事。”亨特想起了何霜的事。

“让他们两个中国人去斗吧，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很有意思的意大利歌剧吗？”

“不，布瑞，你不能这么去看。这样的事情发生会把我们的人才给流失掉的，何霜就已经流露出辞职的意图了，像陈小劲和何霜这样的人现在对我们是很有用的。没有他们这样的人，就没有来自中国的生意，毕竟他们才是中国人。跟中国方面打交道是离不开中国人的，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中国通总是代替不了中国人。所以，我不希望职场上的争夺而影响了商场上的利益。布瑞，有空的时候你要适当提醒一下陈小劲，不要再产生内耗。”亨特考虑问题明显要比布瑞全面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他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亨特总要比他职高一等的原因。

“嗯，你说得很有道理。”布瑞点了点头，“不过对于何霜这样的女人来说，能够在MGS做到现在的位置，我想她应该不会轻易放弃的。不过，这个女人还真有点不简单，如果不是她之前跟我有点过节，我还是愿意帮她的。哎，你说中国的这个高铁项目，我们有没有可能再赚点钱呢？”

“哦，布瑞，你这样想是不对的。有些项目是可以适当地赚点钱，有些项目是不可以乱来的。像黄海集团的项目，那是企业。而高铁项目那是中国政府的行为，如果这次我们没做好，以后想再进中国的市场就很难了。对于高铁项目你千万不要有其他的想法，想多了反而什么也得不到。”亨特很忧心地摇了摇头，布瑞跟了他这么多年，总是锻炼不出来，缺乏长远的目光，他只适合于做单，他可以是一个优秀的战士，但始终成不了将军。

“现在中国的生意那么多，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加强在中国的市场开拓计划了？要么，我们把亚太区和中国分区的主管们召回来重新做一下战略布

置？”布瑞突然又想到了一个好点子，征求亨特的意见。

“哦，布瑞，我就欣赏你时而糊涂，时而聪明的性格。你说的这些，正是我想做的，好吧，这个事情你去写个方案，安排一下会议。”亨特对于布瑞的这个想法还是非常满意的。

“哦，对了，布瑞，刚才说的事情你一定要严密地控制好，不要出现了意外，我不想再看到其他什么意外发生，明白吗？”亨特不忘提醒一下布瑞这些事情。

“呵呵，放心吧，现在黄海集团就是我们手中可以随意玩弄的猎物，不会出任何意外的，让那些中国人见鬼去吧，哈哈……”

“不，不，布瑞，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这么简单。我们既要赚钱，但也不能断了财路，现在惹毛了中国人，会断我们的财路的。所以，你要提前设想到可能产生的后果是什么，有什么应对之策。布瑞啊，现在市场变了，我也老了，干不了几年就退休了，你的眼光要放长远一点，明白了吗？”亨特最不乐见的就是布瑞这种一枪把猎物打了还要带掏窝的，没有意识留着条路以后还要走。

布瑞眼睛里泛着狼眼一样的光泽，思考了一下，凝重地点了点头。

131

“王总，怎么样，现在你相信兄弟我了吧？”陈小劲躺在沙发里，两腿架在前面的茶几上，手里拿着电话，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

“陈兄啊，你这几手玩得漂亮，真漂亮！以前这些事我想都不敢想，哈哈……”电话里传来王总无比舒畅愉悦的笑声。

他当然高兴了，经过陈小劲的一系列包装，黄海集团通过香港陈小劲和林聪的幕后公司吞并了巴西第三大船运公司，中国的某大银行直接贷款一百个亿人民币，美国的花旗银行再出面担保十亿美金，再加上美国联合运输会的一份漂亮的报告，现在黄海集团就像是集万美于一身整装待嫁的姑娘，人

人见了都称赞不已。

现在就等在克曼岛注册公司的事下来了，那世界上又多了一艘中国的商业航母，他王总就是这艘航母的掌舵人，能不让他高兴吗？想想以后可以跟电信、移动、石油那些老总们平起平坐，他王总的梦想也算是实现了。

“陈兄啊，这次真是辛苦你了，等上市的事情一完我们兄弟俩好好庆祝一下。”

“哈哈，好。庆祝事小，事做好是大啊。哦，对了，王总，有个事我总觉得不舒服，你看你能帮我打听打听吗？”

“嗯？什么事还能让陈兄你不舒服啊？说出来，我能帮忙的决不含糊。”王总愣了一下。

“你知道五百亿高铁项目的事吗？”

“这事知道啊，怎么，陈兄你又盯上那个啦？”

“呵呵，轮不上我啊。你还记得那个何霜吗？”陈小劲一想起何霜嘴角就不经意地抽了一下，不知道为何他突然对这个女人忧心忡忡起来了。

“噢，呵呵，陈兄，怎么，她抢你单了？”

“她现在跟龙先生走得特别近，就为了那五百亿高铁项目的事。在工作上我与她冲突过好几次，我担心她如果把这个项目做下来以后在工作上我免不了要受些气了。”陈小劲兜着圈子表达他的意思。

“哈哈，陈兄，你还跟这碎女子计较啊。好，我跟龙先生的关系也是非常铁的，放心，我能帮的一定会帮。”

“王总，别小看了这碎女子，可厉害着呢。唉，王总，你知道我是个爽快人，但有这个碎女子在，我总觉得喉咙里好像卡着什么一样。”

“嗯，我明白了，放心吧，陈兄，我会尽我所能的。”

陈小劲挂了电话，拿起身边的红酒杯晃了晃，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狠狠地活动着下鄂，像是要用力咬碎什么似的。

132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飞机终于在上海的浦东机场降落。这片至亲至热的土地啊，何霜又回来了，她想她还是离不开这里的，无论她曾经是多想挣脱这份羁绊，但来来回回地折腾，她还是被拉了回来。

她站在出舱口，仰望着上海的天空，轻叹了口气。这里，有太多的东西会让她产生回忆和思考了。

出口处韩辉早已等在那里，一个热烈的拥抱，两人什么也没说。然后，一起上了韩辉的车，绝尘而去。

从来没有这么舒畅过，也从来没有这么放肆过，更从来没有这么安全过。折腾了一番后，何霜躺在韩辉的怀里，轻轻地磨蹭着他的脸颊。

“我们永远在一起的日子不远了，辉，忙完了这件事，我就留下来，不会去东想西想，好好跟你过日子。而且，还你一个更加漂亮健康的孩子，绝对的。”何霜呢喃着，说到孩子，她一没忍住，泪水刷的就下来了。

“宝贝，我相信你，我相信我这么多年心灵的守候是会有结果的。”韩辉搂着何霜，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仿佛这是世界上让人摸起来最舒服的东西。

“我对不起你，也感谢你。你永远是最安全最可靠的港湾，以前是我糊涂，利欲熏心，折腾来折腾去，我终于明白了，也回归了。嗨！可惜，时间也流逝了，现在回来的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女人了。”

“不，何霜，你永远是我心中最美丽的公主。从见到你的那一刻起，你就一直是了，我眼里除了你就没有过别人，这么多年一直是。不管你人变成什么样，你一直是，永远都是。”韩辉眼里不觉地噙满了泪水。

“谢谢，真的，谢谢！！”何霜此刻真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她内心的感受，除了干巴巴的“感谢”以外。

虽然正与韩辉缠绵在温柔乡里，但何霜也没有忘记她的使命。第二天，她回了家，跟哥嫂们都见过面以后，便去找了龙先生。

龙先生很忙，因为高铁项目上马在即，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议和议论不完的方案。

何霜一直在会议室等了他很久，龙先生才抽空过来了一下。

“嗨，何霜，你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尽管忙得不可开，但龙先生看上去越发神采奕奕了。

“哦，没事，没事，你的事重要。好久不见，没想到你越来越精神了。”

“噢，呵，哈哈……说笑，说笑了。走，去我办公室。”龙先生哈哈一笑，便带着何霜去了他的办公室。

这是何霜第一次到龙先生的办公室，相比之下，估计美国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都要稍逊几分了。光说这场地，起码也有五六十平米了，更别说这些紫檀木的家具，还有这些花花草草和后现代风格的灯艺等等了。

龙先生请何霜坐下，他把文件夹往办公桌上一放，回头问何霜：“是喝茶，还是咖啡或饮料？”

“噢，给我一杯水吧。”

“嗯？呵，好。”龙先生给她倒上一杯水，便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何霜，非常感谢你在美国对紫心的帮助啊，她总在电话里夸你，说不但你好，连你的朋友也对她很好。”龙先生一开口先谈起了私事。

“呵呵，龙先生，你太客气了。我跟紫心是真心玩得好的姐妹，能做到的我一定会做到最好。本来之前想让她住我家的，由于我自己每天要上班，没空照料她，所以才让她住我朋友那儿。其实我这朋友他们夫妻俩人是非常好的，特别是对我的朋友他们是没二话的。”

“好，非常好。感谢你们啦！好，我们不谈家事，谈工作吧。先告诉你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你们联系的那家香港公司所要提供的砂浆干粉料的论证，我们项目组基本通过了论证，认为是行得通的，因为我们这次采取的高铁建造模式是与这个砂浆干粉料相符的，况且这还说

得上是国内企业。当然，这只是论证，还没有最后敲定，跟你们竞争的还有一家日本企业和德国企业，最后这也是会通过招标会的形式进行公开招标的。”

“龙先生，这个消息太让人振奋了，能入围就已经算是成功一半了。至于公开招标，我们还是蛮有信心的，从技术上来讲，这个香港公司的技术不弱于其他对手，从资金上讲，我们是有优势的。”何霜觉得有点出乎意料，没想到这件事情会这么顺利。

当然，她是不知道龙先生在许多次的讨论会上多少次提到这个事情，才得以让刘天王和她两人的提案进入论证程序。

龙先生这么做，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支持国内企业，现在很多核心技术都被国外的企业所垄断，是应该适当地扶持一下国内企业的时候了；二是报答何霜，他龙先生早跟何霜说过，只要对紫心好，他龙先生就会对她好十倍以上。

“哦，还有一个坏消息呢？”何霜突然想起龙先生说有两个消息。

“坏消息嘛，就是你们 MGS 所提出的方案现在争论比较大，估计很难通过。因为我们内部已经基本上确定了采用庞巴迪的高铁方案。而 MGS 公司则是和法国公司联合提的方案，这完全是两套不同的技术方案，有一定的难度。现在你是代表 MGS 公司来合作的，所以，我必须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你得有心理准备。”龙先生提醒着何霜。

“龙先生，虽然我是代表 MGS 公司来的，但是你是知道的，因为黄海集团的事我早有离开公司的想法。我曾向公司提出过辞职，但是公司不愿意批，还安排我做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既然一定要我做了，那我就用心去做，努力吧，至于最后是否能成功，我不是太关心。毕竟这不是我想做成就能做成的，当然，如果真的是可行，估计是不是我做也都能成。”何霜说完，拿起杯子，轻轻地啜了一口白开水。

听龙先生那么说，何霜立马明白了龙先生的意思。有很多话龙先生是不好直接问何霜的，比如为什么现在何霜还要帮着 MGS 公司干，而且是负责这个项目？何霜毕竟帮了紫心，所以，只要何霜说一定要他帮忙也要 MGS 参与

逃离华尔街

进来，那他肯定是不好拒绝的。但现实情况是，他没搞明白何霜究竟是怎么想的，难道何霜想连吃两次？于是他也就想试探试探何霜的态度。

“嗯，那我明白了。你有心理准备就好，高铁项目也不是人人都能去参与的。不过，你可以先把 MGS 公司的相关材料给项目组，这也是给项目组提供多了一个参考。”

“那行，龙先生，太感谢你了。工作的事，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这是高铁项目，并不是黄海项目。行了，龙先生，我也不打扰你工作了，我先告辞。”

“好，那你先去忙吧。对了，晚上一起吃个饭吧。”龙先生也不挽留，站起来跟何霜握了一个手。

“呵，不了。你那么忙，我们就不客气了吧。以后有的是机会，到时候你、我还有紫心，还有孩子们，可以经常聚聚。龙先生，你对我就不要太客气了，就把我当成兄弟姐妹就行了。”何霜拒绝了龙先生的邀请，并不是她不给面子，因为她知道龙先生请她那是出于感谢的态度。她不想让龙先生认为她是想倚仗紫心去接受他的诸多恩惠。

“哈哈，那好，有什么事你随时找我。”

“你放心吧，我不会跟你客气的，有什么我就会说什么的。好了，你忙，你忙。”

何霜告辞了龙先生，没有直接回去，而是四处逛了起来。一是因为很久没在国内放开心事地随意走走了，二是她得思考一下 MGS 的事。她已经明白了基本情况，也知道龙先生对于这件事的态度。但是她不能直接去跟亨特这样汇报，她得想清楚整个脉络去向，然后整理好一个应对方案。

何霜在人群中漫无目标地游荡着，似在闲逛，脑袋却没有闲着，始终在思考着工作、朋友、爱情以及前途命运。

133

“喂，王总，我是陈小劲啊。”

“哎，陈兄，我正想给你电话呢。怎么样？一切还顺利吗？能如期在8号上市吗？”

“王总，看你说的，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毕，况且上市揭牌的活动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了，不能如期大家还不毙了我啊。”

“哈哈，陈兄言重了。行，这次多亏你了，陈兄，我们美好的日子就要到了。我明天下午的机票到纽约，一切等我们重聚纽约的时候再谈吧。”王总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张罗了这么久的纽交所上市的事情终于快要实现了。

“好，王总，纽约庆功。哦，对了，这次过来会不会带来利好消息？”陈小劲临挂电话了，还不忘提醒一下王总。

“哈哈，陈兄，我办事，你放心。一切等到了纽约再说吧，包你满意。”

“那好，那好。”陈小劲挂了电话，满意地笑了笑。他重新把头放进沙发里，拿起酒杯晃了晃，此时的一切就像这杯美酒，多么醉人心扉啊。

不一会儿，有人按门铃，陈小劲站起来走到门口打开门，一个妖艳的白皮肤女人站在门口与他对笑着。

陈小劲一把搂过女人的腰，左脚顺势带上门，右手拿起酒杯仰头一饮，酒水全部进入了肚子，另一只手早已伸进了女人的衣服里。

王总、林聪一行人下飞机的时候，陈小劲和布瑞早已在机场迎候。王总跟他们一一握手，接着介绍了一下其他人。

有副省长，有国资委的人，有商务部的司长，还有副市长、局长及黄海集团下面的一些高管等。

布瑞一看这阵势，确实是吓了一跳，还以为是一个国家代表团来了，

想不到黄海集团在纽交所的上市中国政府会这么给予重视。只有陈小劲知道，一千人等都是王总花钱请过来的，为了撑面子，也是为了见证他的成功。

MGS 公司也很给面子，来了不少高管，甚至还把美国运输联合会的一些重要官员请了过来，还有证监会的人，等等。

气氛很隆重，活动很成功，黄海集团正式在纽交所挂牌上市。

第二天，王总便安排林聪带着一千人去美国的各大景点游玩去了，他本人与陈小劲还有布瑞及亨特一千人又聚到酒店里。这是王总单独的感谢宴会。

“哦，王总，你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在美国可是不流行这些活动的。”布瑞很客气地与王总交谈着。

“哦，布瑞，你要尊重中国的风俗，这也是你的荣幸。”亨特对布瑞提醒道。

“哈哈，是，是。亨特先生，早听说你是一个中国通了，想不到连我们中国礼仪都知道啊。”王总哈哈一笑。

“噢，王总，那是因为我喜欢中国，喜欢中国文化，更喜欢跟中国人做朋友。所以，我才会去了解和学习。”亨特很客套地回应着王总。

“哈哈，是，是。我们也很喜欢美国的文化及朋友，来，各位，感谢你们对我王某的支持，干了。”王总豪气冲天，举起杯一口干了杯中的美酒。

大家一番你来我往，交谈得其乐融融。聊着聊着，王总突然话锋一转。

“亨特先生，我听说你们正在做中国的高铁项目？不知道我王某人哪里能够帮得上忙的？”

“嗯？王总，你是怎么知道的？”亨特先是一愣，然后眼光转向陈小劲。

陈小劲先是一愣，这王总虽然是在帮自己，但这不明摆着告诉亨特这是陈小劲在泄露公司的商业行为吗？这在美国可是大大的忌讳啊。陈小劲脸色马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王总一看众人的表情，立马感觉不对劲，后悔万分，但话已出口，收是收不回来的了。

“呵呵，亨特先生，你还记得省委秘书长龙先生吗？他现在可是在负责这个项目，你不记得上次来的时候我和他是一起来的吗？我跟他可是好朋友

哦。你说这样的事情我能不知道吗？”这王总应变也是快，立马一句话把大家的围都给解了，而且还起到了很大的效果。

“噢，对，对。忘了，王总跟龙先生是很要好的朋友。”亨特转过脸看向陈小劲，眼睛充满着歉意，为刚才质问他的眼神道歉。

“呀，那王总你在这个事情上能帮到我们什么忙啊？”陈小劲很佩服王总的应变能力，索性也推着话题往前走了。

布瑞和亨特都向王总投去期待的目光。

“亨特先生，我估计你们这个项目这么操作是会黄了。不信，你可以打个电话去问问负责这个项目的何小姐。”

“嗯？她才刚去中国，还没给我汇报，你怎能知道会失败了？”亨特又是狐疑。

“呵呵，这个不怪亨特先生，毕竟中国的国情与美国大不相同。我在中国还是认识很多朋友的，不仅包括龙先生这样的人，还有更高一层的人。所以，得到一些关于中国的消息，也是要快一些的。”王总轻轻一笑，不无得意地回答着。

“噢，那王总有什么好的建议？”在还没有弄明白事情原委之前，他想先听听王总的表述。

“在中国办事，何小姐那样的人是办不成的。她倚靠的关系也太单一，像这样的大项目，错综复杂，不是某一个人说话能算数的。更何况，她也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先把公司的事情放在一边。”王总没有说透，但明摆着他已经完全了解了 MGS 公司对于高铁项目的一切运作及内幕了。

亨特皱了皱眉头，点了点头。

“王总，好了，我明白了。感谢你的帮助，希望在这件事情上你能进一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先庆祝，之后我们会再次寻求你的帮助，太感谢了。”亨特突然一下转移了方向，众人都明白，他这是暂时不想探讨这件事。

其他人便也没说什么，继续天南海北地胡侃开了。

134

何霜懒洋洋地窝在韩辉家的被窝里，许多年没有如此幸福的感觉了。对，这才是真正的家的感觉，这才是幸福的感觉。原来自己奋斗了这么多年，以为幸福很遥远，其实现在明白了，幸福很近，只是自己一直没有抓住，或者自己过早就主动放弃了。

早上韩辉起床的声音传入仍半在睡梦中的她耳中，就像清晨阳光小鸟清脆的啼声一样那么沁人心脾，一切美妙极了。

出门前韩辉在她的额头轻轻留下一吻，何霜便再也藏不住心底的笑容，嘴巴笑得像弯了的月亮一样。

听到门关上的声音，何霜继续享受着她的幸福时光。而就在此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何霜慢吞吞地拿起手机一看，是公司的号码。

她整了整心绪，便坐了起来，按下接听键。

“喂，何，有没有打扰你睡觉？”电话那头传来亨特的声音。

“噢，亨特，你好。没有，我刚起床。”

“哦，那就好。我想了解一下你那边的情况。”亨特单刀直入便问起工作来。

“噢，嗯……亨特，情况不容乐观。”何霜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的思路都还没完全理清。

“哦？是不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亨特的声音显然起了某些变化。

“嗯，可以这么说。龙先生跟我说 MGS 公司的方案基本上很难通过，他让我要有心理准备。不过……”

“哦，我明白了。这样吧，你赶紧回美国，我们要调整方式，你准备一下快点回来吧。”亨特没问原由，只是坚决要她赶紧回去。

“嗯？噢，好，好的。”何霜都还没弄明白，亨特已经挂了电话，此时



在她的心里有一种特别不祥的预感。

何霜才享受到的幸福生活似乎又跟她拉开距离了，她有一种莫名的烦心和担忧：难道是上天要报复她，不能让她轻易地获得幸福？

她躺在床头想了很久，看着这温馨的房子，浸满着爱与安全的空间，一串电话铃声却瞬间将这些驱逐得一干二净。

过了许久，她给韩辉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今天下午她就得回纽约，所以，晚上韩辉得自己做饭吃了。韩辉听到这个消息，一阵深深的失落后，说他要去看她，何霜拒绝了。她怕这次送别会让她很难受，因为她总担心某些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

何霜匆匆起来，洗漱之后便回了家，跟哥嫂打了声招呼，买好机票，整理好东西，中午跟家里人好好吃了一顿饭。

只是不知道怎的，这饭吃得总让人有种如鲠在喉的难受之感，似乎她快要与这个家剥离了，涩得疼痛。

之后，她便来到南京路步行街，买了一些特产，准备带回去给紫心，还有刘天王他们。

整理完这些，她便叫了一辆的士直奔浦东机场。

坐在气势恢弘的候机厅里，猛然间她觉得这是她有生以来见到过的最新最豪华的机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充满活力与激情，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国际大都市的潮流时尚，还有这机场外面的景致，是多么温馨啊。

恍惚间，她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便赶忙掏出电话。

“喂，龙先生，你好，我是何霜。”

“噢，何霜，你好。”

“龙先生，我有事马上就回纽约了，没有当面跟你道别，所以打个电话说声抱歉。”

“嗯？回纽约？这么快？你这边的工作不才刚开始吗？”龙先生有些疑惑。

“是啊，不过刚接到公司的电话，要求我立马回去。”

“哦，那行。祝你一路顺风！”

“谢谢。紫心那里你尽管放心，我们会照顾好她的，因为回去得匆忙，不知道你要不要给她带东西。我在南京路给她买了一些特产，我会带着这些过去表达你对她的心意的。”

“嗯？那太感谢了。何霜，你够朋友，你也放心吧，这边的事有我呢。”

“哈哈，龙先生，我放心着呢。祝你工作愉快！”

“好，你也一样，再回来的时候我请你吃饭。”

“那好，我先谢了。”

何霜稀里糊涂地与龙先生通完电话之后，便茫然了，只能静静地看着窗外，那些庞大的金属容器停留在那里，像是疲惫极了的样子。

是的，就是这样的。她从未如此设想过这样的情景，人会累，不知道飞机会不会累呢？如此笨重的身躯，被人类反复推上天空，又拉下地面，却仍要不知疲倦地为人类服务，唉，它的脾气可真好啊。

呵，真好笑，她怎么想起这样的问题来了？何霜嘴角轻轻地一笑，觉得自己太过伤感了。

终于，她再一次离开了这里，离开了这个有着太多牵挂的地方，飞向一个根本不属于她的国度。

135

傍晚到纽约，她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刘天王家。一进刘天王的家门，大家都惊讶，没想到何霜这么快就回来了。

“哎呀，何霜，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啊。”紫心显得最激动。

“是啊，给你带了点特产，龙先生让我带的。”说着何霜便打开箱子，开始取东西。

“呵，紫心啊，我可真羡慕你啊。唉，我们家老刘可就没这份心了。”苏灵在一边说着含酸带醋的话，直憋得刘天王脸都红了。

大家哈哈一笑，刘天王咕嘟一声，便去做饭，这还是何霜第一次见到刘天王下厨做饭的。不过男人在这种场合，确实也格格不入，毕竟三个女人在那里谈天说地的，他一个大男人也没心情插嘴。

客厅留下何霜、紫心、还有苏灵三个人在谈天说地。说说美国的风情啦，说说中国的故事啊。突然，苏灵想起了何霜走之前交代她的事。

“何霜，你之前不是要我帮你找心理医生吗？现在你回来了，是不是可以帮你约了？”

“哎呀，你看我这人。对不起，我去打个电话。”何霜这时才想起秦桑的事来，惭愧不已。

她先是拨通了叶梅的电话。

“哎呀，何霜，你终于来电话了。”叶梅一声惊呼，把何霜吓了一跳。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何霜小心地问道。

“事倒没什么，我还以为你真把我跟秦桑给忘了，你看秦桑都这样了，你呢？一会儿公司的事，一会儿回中国。”电话那头响起了叶梅的抱怨。

“是，是，这事是得怨我。秦桑好一点了没有？”

“好一点了，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发作。何霜，秦桑真的好可怜，我们帮帮她吧。”一说到秦桑，叶梅突然哭泣了起来。

“叶梅，别急，也别担心。我给你打电话就是为了这事的，你还记得我上次说要给她请心理医生的事吗？有着落了，回头我们安排个时间让秦桑接受治疗。”何霜被叶梅这样一惊一乍的一弄，眼圈猛也红了起来。

“是真的吗？我还以为你把这事忘了呢。”

“是真的，你知道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吧？”

“知道啊，那是全美国最好的医学院了。”

“是的，我请了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心理学的教授，他同意了。叶梅，我没有把这事忘记。”

“真的啊，真是这样啊，那太好了。”叶梅兴奋着，紧接着她又问到：“那，那什么时候开始啊？”

“我这不是同你商量吗？秦桑很抗拒心理治疗，所以，我们得想个办法。”

“嗯，是的。是得想个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吗？”

“我是这样想的，我们可以借着大家聚会的名义，你跟秦桑一起来纽约，然后以朋友会面的形式给她治疗。”

“好，这个主意好。什么时候？”

“我这段时间可能工作上有点麻烦，这样吧，你先好好照顾秦桑，过一周我给你电话，然后我们再定时间，好不好？”

“好，好的。”

何霜挂了电话，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心里却不知为何空落落的。

等她通完电话回来，饭菜也已经好了。吃饭的时候，大家似乎感觉到了何霜的情绪，刚一进门时一直没感觉到她哪里不对劲，但现在她一停下来，何霜那种不安的情绪越来越浓了。

苏灵一直安慰着何霜，关于秦桑的事，她会尽心帮助。可是刘天王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情绪，也许只有他才会去猜测何霜为什么这么快就回纽约，肯定不是为了她朋友的病。

但是何霜一直未跟他说其他的事，既然她自己没说，他也就不好问，何况还是当着苏灵和紫心的面呢。

吃罢饭，何霜便跟大家说明要与刘天王商量一下工作上的事。他们两个便去了书房。

136

刘天王听完何霜说的来龙去脉，眉头紧紧皱成了一条线。看到刘天王都这种反应了，何霜心里更加忐忑不安起来。

“何霜，你也不用太担心。我想了一下，最坏的情况是诉讼。按照美国的商业法，你这完全可以视同为泄露商业机密，勾结竞争对手破坏公司的商

业行为，又加上你是中国人，这里面可能更复杂了。”刘天王此话一出，何霜便觉得眼前一黑，天旋地转了。

“何霜，何霜。别担心，千万别担心。”刘天王看到何霜嘴唇都煞白了。她明显是受刺激了，刘天王后悔不已。

“我只是说最坏情况，更何况就是这个最坏情况，他们也不会拿你怎么样。你不会坐牢，更不会被巨额罚款。你相信我有这个能力帮助你。”

“刘天王，你一定要帮我。”何霜狠狠地咽了口气，紧张地看着刘天王。

“你放心吧，我会保你平安。黄海集团的事，你知道吧？他们在黄海集团的事情上做了很多的手脚，这个是可以保你的。”

“什，什么？黄海集团？做手脚？现在黄海集团不是已经上市了吗？他，他们做了什么手脚？”何霜又觉得头脑发蒙了。

“何霜，我早就预感着这件事不对劲了，所以，我花了点思了解了这个项目。等我详细把这件事告诉你，这件事完全是可以帮你的。你先放缓自己的心情，现在不要激动，你越激动，这件事可能会越糟糕。”

“好，我听你的。”何霜强迫着让自己放松。

刘天王给她倒了一杯水，何霜咕噜咕噜一口气全喝了下去。停了好久，她的脸色才慢慢好转。

“你现在好一点了吗？”刘天王问她。

“嗯。”何霜点了点头。

“这么跟你说吧，因为一次意外，我至少知道了其中陈小劲在这里面有做手脚。陈小劲跟林聪在香港合伙开了一家公司，而这家公司目前已被黄海集团合并了，并通过这家公司吞并了巴西的船运公司以打开黄海集团的国际业务。而这一切，兴许除了陈小劲和林聪两个当事人知道外，相信黄海集团与MGS公司都不知情。就凭这点，你可以警告陈小劲不要玩得太过火了。相信陈小劲会帮你过了这次关，毕竟事是他闯出来的。”刘天王说完，看着睁大眼睛的何霜，她脸上那种惊愕的表情似乎说明她没搞明白。

“你听明白我说的了吗？”刘天王问了下何霜。

“哦，真没想到，他们竟敢这样玩。”何霜还有点没反应过来。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我怀疑还有更让人吃惊的。还有一种更可怕的情况，这种情况不过暂时我还没有证据，只是在华尔街玩了这么多年，多少听到一点风声。黄海集团这事，想分杯羹的不只是陈小劲和林聪，你觉得亨特、布瑞和 MGS 公司的这些高管们会放过这么好的赚钱机会吗？他们仅仅会满足于佣金？我敢保证，肯定不可能只这样的。”刘天王盯着何霜的表情，现在简直没办法去描绘她脸上那种表情了。

只见何霜一脸茫然的样子，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神极其的空洞，所有面部肌肉都好像死了一样。

“前段时间跟几个证券公司的朋友在一起聚会，不经意间说到了黄海集团的事。因此，我个人判断这后面肯定有看不见的交易在进行。你想想，本来包装黄海集团上市用不着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又是并购海外业务，又是花旗银行的担保，还有美国联合运输会的评级，加上中国的国家银行的巨额贷款，这么多专家的吹捧等等。你不觉得这么点佣金，跟这么大的代价是不相符的吗？”

刘天王见何霜还是一句话都说不出，甚至一个反应都没有，便继续说下去：

“所以，我想黄海集团上市后不久便会有大风大雨来到了。到时候要哭要死的人那就是现在最得意的人，你要相信美国人只会让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为了这么一个小项目大动干戈的。估计他们早已经做空了黄海集团的股票了，就只等捞足了收网了。黄海集团前两天上市，在纽交所的挂牌价是每股三十美金，这么高跟黄海集团的真正实力相差太远，这里面是绝对有问题的。”

“这、这么说，我早退出来是真的……”何霜惊得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

刘天王点了点头，“这就是是福是祸，谁也不知道。你退出来真是幸运的了，没有被更大的圈套给套住。所以，如果亨特要为难你的话，你可以适当地提醒一下他，让他明白，让他不要为难你，相信这也是会起到作用的。所以，之前的问题你就压根不用担心了，他们不会把你怎么着的。只要你手中有牌，谁也动不了你，明白了吗？”



何霜茫然地点了点头，额头上冒出了点点冷汗。这些惊天内幕实在无法让人相信，自己在华尔街这么多年，竟然对这些东西一无所知，还一度以为自己都快修炼成精了呢。

不行，这地方太恐怖了，她现在恨不得身上长出两只翅膀立马就离开这个鬼地方。

137

何霜晕沉沉地从刘天王家走了，打开自家的门，突然觉得这个空间不再那么令人感到温馨了，家里每一样东西似乎带着邪恶的笑容在望着她，随时都像要把她给连骨头渣都不剩地吞掉似的。

何霜澡也不洗，倒在床上蒙头就睡。可是一钻进被窝里面，所有的恐惧从身上每个细胞处袭来，令人彻底崩溃。

整整一夜，何霜辗转反侧，浑身冷汗不断，直到一阵铃声把她从半睡半醒的状态中惊醒。床头的闹铃还在叮铃铃地响着，她木然地坐在床上，脸部所有的肌肉都在不停地抽搐着。一行热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她捂着疼痛的胸口，想她怎么就要来美国？她怎么就要进入这万恶的华尔街？

是，是她自以为的美好，是她自以为的荣耀，是她自以为的能力。可换来的是什么？除了几个臭钱，她出卖了自己的青春，出卖了自己的爱情，出卖了自己的幸福，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出卖了自己的祖国。

离开吧，这是她现在唯一想做的事情。

外面飘起了零星的小雨，纽约的天空此刻灰蒙蒙的，像极了《最后的晚餐》中令人窒息的背景，而行走在纽约街头的人们，个个都是画中张牙舞爪的角色。

何霜不知道是怎么去的公司，浑浑噩噩地跟大家打了招呼，然后便坐在办公室里强迫自己尽量冷静一点，她得想想怎么面对亨特。

“何，亨特要你过去。”亨特的助理打来电话。

何霜没想到亨特的速度这么快，她闭上眼睛，狠狠地皱了下眉头，便起身整理相关的材料。

“哟，何小姐，怎么这么快就从中国回来了？”冤家路窄就是形容现在这种情形的，何霜刚出门便碰见了陈小劲。

“呵，是啊。”何霜冷笑了下。“哦，对了，陈总，这次回国有有人告诉我黄海集团的林聪为了赚取黄海新发的原始股在香港开了一家公司，最后被黄海集团给并了，不知道你知道这回事没有？”

陈小劲眼睛睁得像铜铃一般看着何霜，脸顿时涨得通红。他怎么也没想到何霜会知道这事，他的整个神经一阵混乱，足足憋了有二十秒钟。

“你，你听谁说的？你有证据吗？你知道这样乱说的后果吗？何霜，不要因为我接手你黄海集团的业务，你就乱造谣。”陈小劲竭力压制着自己的声音及情绪。

“呵呵，是不是造谣不是我说了算。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何霜冷笑了声，便转身离开了。

陈小劲在原地怔了许久后，立马跑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138

何霜站在亨特的办公室门前顿了顿，她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她能感觉到自己在微微颤抖，心在怦怦地乱跳着。

最终她做了几个深呼吸，狠下心来敲了敲门。

“进来。”

“总裁先生，你好。”何霜改变了称呼。

亨特抬头看了看何霜，眉头已皱成了一条，点了点头。

“何，你的表现让我很失望，你知道吗？”一开始亨特就火药味十足，这是何霜认识亨特以来从未见到过的场面。

何霜轻闭了下眼睛，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

“非常抱歉，先生，我不知道你怎么不满意了？”何霜依然站在那里。

“噢……”亨特摇头，摆手，一连串很无奈的动作。

“何，我非常讨厌你们中国人这样打太极的方式，非常、相当之讨厌！”

亨特大吼着，他激动的样子像头猛狮一样鼓眼甩头，看起来凶恶极了。

何霜浑身颤了一下，转而又努力控制着自己。

“何，你这样的行为是在违法，你知道吗？去中国之前我就跟你说过，可是你呢？拿什么结果给我看？公司有对你的诉讼权。”亨特决心要好好地整一下何霜。这件事情太让他恼火了，第一，现在眼看着要挣几十亿的项目没了着落，第二，他对何霜的寄望变成了彻底的失望。

“好，那你们去告吧。我告诉你，我早就看不惯你们美国人这种吃人不吐骨头的熊样了。”本来何霜还挺紧张，挺害怕的，但看到亨特现在如此彻底地站在与她为敌邪恶一面，她所有的紧张与担心变成了愤怒，一想起他们那些可怕的手段，她变得歇斯底里了。

“亨特，你们就是一群狼，别以为可以为了你们的利益，就可以让其他国家的人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利用黄海集团你们想做空中国股民的事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这样做才是犯法，是在与中国十几亿人为敌，你要掂量一下和中国人民为敌的后果。全世界人民不是你们美国人赚钱的工具，更不是你们的奴隶，他们不是你们家养的奶牛，总可以容忍你们一次次去挤。哪次金融危机不是你们这些华尔街的金融寡头搞的？哪次国家的动乱没有你们的参与？不要以为你们很聪明，当复仇来的时候，你们死得会比谁都惨。”

何霜涨红着脸，全身的细胞似乎都可以杀死人。如果她现在代表着全世界被华尔街剥削的人们，足足可以杀死亨特几亿次了。

亨特被何霜骂得毫无招架之力，他怎么也没想到何霜会愤怒到如此地步，会对他那么大声咆哮。

而且，关键的是她似乎知道他们在套黄海集团股票的事。天，这事她怎么可能知道的？

“噢，噢，Shit, Shit, Shit！（该死的）”亨特一拳打在桌面上，像浑身受了重伤而又极其不甘心的雄狮，站在那里气得颤抖。

“Fuck, Fuck（他妈的）……”亨特拿起桌上的笔跟书就是一阵乱扔。

这下把何霜给怔住了，她这是第一次看到西方男人发这么大的火。

亨特乱拍乱扔了一阵，颤抖着拿起一支雪茄，慌乱地点上，浑身瘫在了椅子上，椅子跟着来回地晃来晃去。

何霜站在那里冷冷地看着他，经过刚才的发泄，聚集在她全身的恐惧、担心、困扰，现在都变成畅快了。

最坏的结果不就是坐牢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想想那些牺牲的革命前辈不也从容就义了吗？

何霜站在那里胡思乱想着，什么结果最坏就往最坏的那里想。

而亨特还气得在那大口大口地抽着雪茄，伴着抽搐的嘴角，他的整个毛发似乎都竖了起来。

停了很久，亨特狠狠地吐了一口烟。

“你先出去，下班之前我会告诉你公司怎么处理这件事。”说完，他便闭上了眼睛。

何霜咽了口水，挪动身体的时候感觉双腿像灌满了铅一样。

何霜怎么也想不到她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恍若噩梦一般。她现在都在后怕刚才在亨特办公室的一幕，现在甚至都能感觉到身体里每个细胞在破碎的不安。

正在恍惚之际，艾琳敲门进来了。

“何，你的事情我都知道。请你别伤心，也别害怕。恶运总会过去，好运总会到来的。”艾琳也不跟何霜打招呼，直接就进入了主题。

何霜一听到这话，似乎觉得艾琳现在俨然成了她最好的朋友，她咬了咬苍白的嘴唇，眼泪差点夺眶而出。

艾琳朝她摆了摆手，点头示意，表示十分理解她的心情。

“我理解，是的，我很理解。没事，没事，很快就会过去。你是个好人，

其实你真的不适合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生存，你更适合宁静的家庭生活，有一群孩子，有一个爱你的丈夫，还有一圈经常一起玩的朋友。”艾琳说得极为真诚，似乎是在把她自己最想要的生活对何霜进行描绘一样。

何霜虽然在强忍着自己的痛苦，但还是止不住热泪刷地流了下来。她一直以来坚强的伪装终于在这种不合时宜的场合给撕破了，她忙着去擦自己的眼泪，却越擦越多，越擦越汹涌。

艾琳晃了一下头，她被何霜给感染了，自己也忍不住产生大哭一场的冲动，但她还是把即将冲出眼眶的泪水强憋了回去。

“何，哭吧，没有关系，不需要总是那么要强。每个人都会有脆弱的时候，你不是上帝，即使上帝也并非是全能的。”艾琳说着从纸盒里抽出纸巾递给何霜。

“对、对不起！”何霜真不想让同事看到眼前的自己，但她又难以抑止住自己的委屈，真不知道一直坚强的自己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艾琳走过来抱着她，拍了拍她的肩膀。然后，一句话也没有说，径自离开了她的办公室。

139

何霜不知道自己迷糊了多久，只觉得始终处在一个阴风呼啸的环境当中。直到电话响了很多遍，她才强迫自己去接听。

电话那头响起了韩辉一句句温暖的话语，而她现在什么话都不想说，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所以，她只简单地说了一句：“对不起，以我现在的心情无法说什么，有什么事我回头再跟你说。”然后就将电话挂断了，继续昏昏沉沉地睡去。她不敢去想韩辉听到她刚才那句话之后会有什么反应，也不敢去想他会不会生她的气，她只是觉得现在自己对任何东西都是无法把握了。

没过多久，何霜再次被一串电话铃声吵醒了。这次是亨特的助理打过来的，约她十点半去公司总裁办公室。

何霜迷糊着应了一声，然后慵懒地看了一下时间。现在是九点一刻。

躺在床上，她用双手使劲地搓着自己的脸，尽量让自己清醒过来。很快她便意识到今天她将要面对什么。

不用太多的程序，整理好一切后，她不想给自己太多的思考，径直去了公司。

她知道现在越思考就会越混乱，最好是什么都不要想，勇敢面对就行。刘天王说得对，再大不了也就是……

哎呀，怎么让自己不想却又去想了呢？

走在纽约的大街上，她不停地晃着自己的脑袋，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思考。

又是像做梦一般，程序也很简单，亨特没跟她谈很多。堆在她面前的只是一叠的文件，这些文件的内容是公司的律师连夜赶出来的。

全部的重点只有一个，都是针对何霜的。

亨特让她把文件看完，如果觉得没有问题，能接受就签个字，然后可以走人。

里面除了保密协议，就是有一份长达五页的关于何霜违反公司规定的相关证据，何霜必须要在下面签字确定这些证据属实。

还有针对何霜的“条款”，这些“条款”的内容如：三个月何霜不能离境；三年内何霜不能进入美国的投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无论 MGS 公司的客户情况最终如何，何霜都不能泄露 MGS 与这些客户的合作细节；何霜不能进中国的金融部门工作或针对 MGS 公司的部门工作；何霜不得撰写带有影射 MGS 公司内幕的相关书籍或文章；何霜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必须表明无条件地热爱 MGS 公司；何霜不得唆使或者说动 MGS 任何职员离职或者背叛 MGS 公司……

何霜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由”的代价，原来是带着这么多的不自由的。这就是所谓的美国自由吗？

当然，这里面也不是完全没有对何霜有利的条款的。就比如后面的，何

霜离职的原因是因为个人的身体或发展问题，为表明 MGS 公司对何霜工作的肯定，何霜离职时 MGS 公司将给予五十万美元的补贴。

“不，这不能接受。”何霜愤怒地看着亨特。

“现在有两条路，一是你可能因为指控而坐牢。昨天我们的律师研究过，如果以你现在的情况，按照美国的法律，你不仅可能获刑，而且有可能面临巨额赔款。而且法院会认为你现在的财产有可能是非法所得，很有可能冻结你的所有资产，直到所有问题查清为止。二是你签下这个协议，我们还给你五十万，然后放你走。”

亨特冷冰冰地说道。

“难道你们就不怕我指控你们吗？”何霜反问道。

“你有证据吗？很多我们做过的事情我们自己都没有证据，何况你？而且你觉得美国人会为了拯救你一个中国女人，而让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金融企业之一倒闭吗？”亨特似乎很有信心。

何霜已经无以辩驳了。

“既然你这么有把握可以让我坐牢，你为什么不让我坐牢，反而要给我‘自由’呢？”

“我们不想影响了与中国的关系，如果我们处理了你，以后中国的生意就很难做了。现在世界上就只有中国的市场最活跃，我相信你明白。好了，还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签下这份协议之后，你就可以走了，五十万会在二十四小时内到你的账上。”亨特明显是在下逐客令了。

何霜快速地把整个后果设想了一遍。如果她坚决不接受这些“条款”，有可能就是这件事情曝光，然后整个世界都知道这么一件事情。但事情的实质可能被掩盖，何霜可能背负着“商业间谍”的罪名，而 MGS 公司可能因为事件的影响而会被中国政府所指责，也就是 MGS 公以后在中国的生意会非常艰难。

而如果何霜接受了这些不平等的“条款”，那么 MGS 公司会继续他们的手段，任意屠宰剥削被他们看上的国家或公司。而她，将被永远地抛弃在金

逃离华尔街

融界以外，至少进不了一流的金融公司或国家部门。

何霜思考了一会儿，她觉得她不是英雄，就算她的事情真的导致 MGS 公司无法再正面与中国方面做生意，但也阻止不了它利用其他手段继续做中国的生意。而她自身却极可能会有更多麻烦缠身。

所以，现实逼得她不得不签下这份协议，这样才能全身而退。

签完后，她什么也没说，回到自己办公室，清点了一下私人物品，便仓促离开了。

140

她像逃离魔窟一样，疯也似的逃离了华尔街。她发誓永远都不会踏进这里一步，永远，以后也不会让她的孩子踏进这里。

疯狂地跑回家里，她三下五除二地脱光了身上的衣服，冲进浴室，美美地洗了一个澡，然后钻进被窝里，蒙头大睡。

岁月如梭，光阴似剑。

她又回到了儿童时代，挥舞着她那胖乎乎的小手，不停地想去抓住妈妈脸上的笑容。然而，她一伸手，妈妈的脸就往后退去，再一伸手，妈妈的脸再往后退。就这样反复着，直到她累得不行了，疲惫地闭上了双眼。这一闭眼恍若过了许多年，她还记得自己走在学校的路上，路上已有了一层厚厚的梧桐枯叶，她恶狠狠地看着远处打扫落叶的阿姨，她不明白为什么她要把这些美丽动人的叶子扫掉。扫掉了树叶，这里空荡得就只剩下那些光秃秃的树丫子了，多么煞风景啊。她沿着小路疯狂地奔跑了起来，“咯吱咯吱”的声音不停从脚下传来，伴着耳边的风，以及鬓角的汗露，这个世界美妙极了。然而这种美妙却不能回头望，每往后看一次，便发现阿姨正把这种美妙给扫除了一分。

那天晚上，她伤心地哭了，因为满地落叶的美丽景象，她要等到明年了。



明年？明年会是什么样的呢？她坐在教室里看着同学们嬉笑的身影，为着中考的来临既兴奋又紧张。但也有敏感的女同学在低声哭泣，泪水被揣进了手心，这，是否是她第一次如此难过？

不，这都太过美好了。看看那恶毒的岁月吧。

她眼睁睁地看着大个子的男生围在墙角，光着膀子，嘴角叼着烟，拉扯着一个低年级的女同学在耍流氓。而她被惊在那里足足一分钟没有反应过来，当她疯了似的跑回宿舍，却不敢向任何人吱声。

那都是高中的事了，当她拿到大学毕业证书时，才明白过去的那些，虽然带着伤痛却早已远去了。她得面对的是更加艰难的选择，该去哪儿工作？以后的生活及人生该怎么过？难道自己的一生就要像大哥描绘的那样，结婚、生子、朝九晚五，买菜洗衣，带儿看家地度过几十年吗？

不，这不是她想要的。那她想要什么？是啊，她想要什么？秦桑、叶梅她们那样出国的生活和人生经历吗？但是，以她现在这样，能吗？允许吗？

她从未如此自由过，是的，从未如此。当她踏上异国的土地上时，她感觉自己就是一只被囚笼已久的小鸟，终于可以自由地翱翔于这蓝天碧水之间了。

然而，囚笼虽苦，外面的自由却痛。一个个现实的问题像一把锋利的小刀一样割裂了她的美好。

历经了风风雨雨，她终于崭露头角，却不知，她所有的努力，结果差点让自己陷入了一个万恶的深渊……

不公平，不公平，为什么老天这么不公平啊。她蜷缩在黑暗的角落里，周围充满着魔鬼狰狞的脸，以及张牙舞爪的身躯，她就是一只即将被猎食的动物。她撕心裂肺的呼喊却改变不了她的命运……

“啊，走开，走开，走开啊……”何霜猛地从床上惊醒，大声呼喊，脸色苍白，汗如雨下。

起伏的胸脯，始终无法平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她慢慢抬起头，看着这昏暗的房间，晃了晃脑袋。撑着自己的额头，已经是疼痛欲裂。

猛然间，她埋头痛哭起来。

或许每个人都有过颓废的时候，也或许有人有过麻木不堪、从容等死的时候。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或许，人生有太多的或许了，或者说有太多的变故了。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不同的遭遇下所表现出来的结果则是完全不同的。

也许大家都认为现在的何霜要么是处在极度的颓废状态，要么正深陷恐惧的泥淖难以脱身，要么已经调整好了心态，仍像以前那个不平凡的女人一样勇敢地去面对一切挑战。

哭过之后，何霜平静异常。她搓了搓脸庞，穿上衣服，便出门了。

141

在刘天王家，何霜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自己现在的情况。众人向她投来担忧的目光，何霜只是微微一笑，便转开了话题。

“苏灵，现在我也有时间了。我想去帮帮我那个朋友，不知道你这边什么时候方便把那个教授约出来？”

“噢，哦，呵……”苏灵还处在为何霜担忧的情绪当中，没反应过来何霜这么快就已经放开了。

“你看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苏灵反问了一句。

“随时。”

“那行，我明天就帮你去约。嗯……”苏灵迟疑了一会儿，“何霜，工作上的事情不要……”

苏灵还没说完，就被何霜挥手打断了。

“放心，我现在心里没有压着任何负面情绪，我现在不想谈工作，只谈生活。”

“何霜，我可真佩服你，真的。”紫心湿润着眼睛很诚恳地对何霜说。

何霜轻轻地吁了口气，微微一笑，并没有做声。

刘天王见何霜这样，本来有要出口的话又憋了回去，何霜一看就明白，也只是对刘天王会心一笑，表示心领神会。

从刘天王家回来，已经很晚了。由于白天睡得太久，晚上回到家一直睡不着。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避免胡思乱想，何霜便给韩辉打了个电话。

韩辉听着何霜平静的叙述，着实为何霜感到后怕。

“何霜，我知道你一直是个很坚强的女人，但是经历了这么大的事，不要说对于一个女人，就算是一个男人我想也很可能会垮掉的。特别是在这种时候，我不能陪伴在你的身边，跟你一起面对，我很内疚，也很自责。”

“辉，别那么说，路是我自己选的，后果我也得去承担。之前是很怕，但过去之后，发现自己也还好好的，没有什么承受不了的事情发生，我觉得这样的结果已经让我很满意了。现在，我终于不用说服自己放下了，而是自愿放下所有的一切。我得重新去寻找生活，寻找我失去的东西。这不是坏事，这跟你没有关系，你不用自责和内疚。需要内疚的人更应该是我，我欠你的太多了。辉，等结束了这三个月，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一定！”说着说着，何霜眼里不由得浸满了泪水。

“宝贝，别说这些了，现在关键的是你要自己保重好自己。一切都是命，注定了，我们都逃不过的。幸运的是，命运的安排，还是让我有机会再得到你，我觉得这就是老天最公平的地方了。何霜，我感谢你，也感谢上天！”

何霜深咽了一口唾沫，长而重地吁了口气，扬起脸时泪水已经流到了嘴角。听到电话那头韩辉浓浓的呼吸声，这种原始的频率现在几乎要击碎她的心房了。

“喂，喂？”韩辉在那边呼喊，何霜狠狠地抿了抿嘴唇。

“嗯，在听着呢。”何霜停了会儿，“辉，你知道你这样说会让我很不安的，我们之间所有的错都在我，都在我。辉，再等三个月，就三个月，无论什么情况，我都不会离开你了。这些年，我们彼此都经历了不少，幸好在我们还没有很老之前，我们重新得到了彼此。我想，当我们白头偕老的时候，如果你还不嫌弃我的话，那就是我何霜十辈子修来的福分。”

说到这里，何霜忍不住轻轻地啜泣起来。

“好了，辉，你什么也不要说了。就三个月，相信我，相信我们的未来。”
没等韩辉来得及反应，何霜就挂掉了电话。她再次忍不住痛哭了起来，那是一种幸福的痛哭，也是对命运的痛哭。

142

“陈小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陈小劲被电话里一阵莫名其妙的咆哮声震醒了。

他立马从被窝里钻出来，打开床头灯一看，已经凌晨四点。

“王、王总，到底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出什么事了？你在那安稳地睡大觉，你可知道我都想跳楼了。”依然是一阵阵的咆哮。

“王总，我，我真没搞明白是什么事。你先冷静一下，把事情说清楚。”

“陈小劲，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今天黄海股份在A股跌停了。”
王总在那边继续咆哮道。

“什么？会有这事？怎么会这样？”陈小劲整个人也蒙了。

“怎么会这样，我正要问你呢！”

“王总，你先别着急，现在我也没办法了解具体情况。这样，等我上班了我给你电话。况且，偶尔的一下跌停我也不敢贸然定性这是一个有企图的行为，必须要经过分析才行。等我上班了，我一定会第一时间给你电话的，你放心。”陈小劲现在心里七上八下，他已经完全清醒了过来。

“那行，你一定要给我搞清楚了！”王总恶狠狠地挂了电话。

陈小劲连忙爬起来去打开电脑，搓了一下脸，然后点上支烟。理智告诉他，现在他需要冷静，冷静，再冷静。

上网看了所有的交易记录，以及相关的新闻，他并没有发现什么。他开始有点烦躁了，必须得发现点什么，一定得发现点什么。

因为如果没有任何的特征，那这件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有些坐庄的可以骗过一般的人，但骗不过他陈小劲。

他知道，越是做得不露痕迹，越是有更大的阴谋在里面。

这些看起来都是一些散户或者说是小户，每个账户的持有股份都不高。像现在黄海集团股份一直飚升的情况下，又没有负面新闻，这样的集体跳仓，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谁能坐庄坐得这么完美？而且有这个实力呢？陈小劲接下来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追查这些账户的后台，以及排查可能的庄主。

但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光他一个人难以完成。他狠狠地拍了一下额头，这确实是一件让人异常头痛的事情。

一直忙到天亮，他已经整理出了总共近三十页的文档，还只是列出了这些抛售账户的基本信息，也就是冰山一角。正准备继续的时候，他想到了一件事，猛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拿起电话。

首先，他给林聪打了个电话。

“喂，林兄，出了这么大的事，你怎么没给个电话？”陈小劲劈头就质问起林聪。

“噢，我现在正在开会，公司出了点事，忙了一天了，没空给你电话啊。抱歉，回头我再联系你！”一听林聪这口气就知道他现在不方便讲电话，出这么大的事可能他一直在王总旁边没机会给他电话。

陈小劲挂了电话，立马又给他与林聪的香港公司的总经理去了个电话。

他劈头盖脸就把那总经理臭骂了一顿，然后吩咐了他一堆事。

找人帮他去分析是重要的事，同时，保证他的公司不会被突然套进去是更重要的事。

因此，他吩咐道，如果明天上午一开盘黄海集团的股票还在跌，就必须把黄海股份的股票统统给抛掉。因为经过他刚才的分析，发现如果要把事情做得这么天衣无缝的话，肯定还有更可怕的后继计划。他心里已经觉察到这是一次预谋了很久的计划，既然敢动黄海集团，想想这后面的实力肯定小不了。

对，对，怎么没想到这个呢？如果是有实力的公司，目标范围就更小了，可以排除一些小的坐庄公司的可能性了。想想黄海集团后面是多大的财力在支撑啊，后面可是有中国国有银行的大笔款项和花旗银行的资本在支撑啊，光是一点小动静是不足以撼动这艘航母的。

如果只是一个一般的坐庄公司想套一次利，那么漏洞会很明显，骗过一般人没有问题，但经过陈小劲的盘查还没有问题出现，那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了。

所以，他想到的是这个庄主会继续做空黄海集团的股票。他和林聪的公司是肯定玩不起的，先让自己退出来再说。

索性，陈小劲先坐在那里冥想了很久。

是谁想做空黄海集团呢？做空黄海集团对谁最有好处？这就得从全球最具实力的航运及物流公司去排查了，十大航运公司就是首要目标。对，思路应该是这样的。

但还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摆在面前：如果真有人想彻底做空黄海集团的股票，那估计黄海集团在纽交所的交易今天肯定也会跌停，如何去制止这个情况？

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必须得立马做两件事，一是制止黄海集团被跌停的可能性，二是着力去分析这背后的力量到底是谁。

他紧接着给王总打了个电话。

“查出什么了没有？”王总直接问道。

“暂时还没有。”

“操……”王总在那头狠狠地骂了一句，“那你打电话给我有什么事？”

“王总，现在你急也没有用，先冷静一下。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件事情可能会很严重，我感觉很多地方不对劲。”陈小劲小心地说道。

“什么不对？”王总很是紧张。

“我查了这么久，总共是由近百家公司或个人进行抛售的，而这后面却没有指向于某一个公司或某个人，这做得太完美了……我，我觉得这后面有



很大的阴谋。”

“什么？你赶紧帮我查，一定要把黑手给我找出来。”王总咆哮着。

“王总，你别激动。查是肯定要的，后面的人肯定会查出来，关键是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摆在面前……”

“什么比较严重的问题？”王总恶狠狠地打断了陈小劲的话。

“唉……咳，那个，王总，你得有所准备。如果这真是一次对黄海集团的绞杀行动，估计今天黄海集团在纽交所的股票也会下跌，你现在得去准备资金，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只是一味在这里生气，那危险会来临得更快。”陈小劲终于战战兢兢地把他最担心的情况说了出来。

“操！”王总大声骂了一句，“行了，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安排，你赶紧帮我查出幕后黑手再说。”

“王总，”陈小劲停了停，不知道该不该说。

“还有什么更严重的，一次性说出来吧。”王总努力地控制着极度狂躁的情绪问道。

“如果这真是一次绞杀黄海集团的行动，将会有很可怕的后果。这样的绞杀，对方肯定已经清算过黄海集团的资产及实力，你得准备很多钱。这是拼钱的时候了，拼不过就会被对方吃掉……”

“操他娘的，”王总狠狠地把桌上的杯子摔了个稀巴烂，电话两头两人都沉默了。

“好，既然有人逼着老子玩，我也只能奉陪了。小劲，关键时候，你赶紧的，熬过了这个难关，我不会亏待你。”

“王总，你放心吧，别说其他的了，赶紧都做事吧。如果这是真的，对谁都不好。”

挂了电话，陈小劲使劲地按了按太阳穴。这突如其来的大风暴太令人措手不及了。

经过陈小劲的团队和香港公司一天的排查还是没有眉目，这上百家公司竟没有一个共同的指向，怎么可能？这太令人不可思议了。幸好王总做了准

备，黄海集团的股票在纽交所今天是打得难解难分，徘徊在跌停的边缘。

还有一件令陈小劲不解的事：这整整一天他都无法找到亨特和布瑞。

这股力量似乎跟黄海集团铆上了，一连三天，黄海集团的股票在上交所及纽交所一直都徘徊在跌停的边缘。而且国内外的股票专家一个接一个跳出来点评黄海集团的股票，基本上是对半开，很多说黄海集团股票将会继续往下走，有一部分说黄海集团无论从实力、发展、相关数据及报表等表现上来看都不可能往更低走。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双方开始打舆论战了。

143

何霜和苏灵正在赶往回家的路上，听说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心理学专家已经到了她家的楼下，叶梅在家等他们。这次是何霜提议让叶梅跟秦桑一起来她这里玩的，自从秦桑出了院之后，她便开始安排这一切了。

叶梅与何霜早就商量好了一切，关于这次让心理专家来治疗的事情，她们谁也没有说。

电话响起，何霜见是刘天王的号码，按了一下接听键。

“喂。”

“果然不出我所料，黄海集团出大事了。”电话那头刘天王激动地说着。

何霜愣住了，没反应过来。

“什、什么大事？”

“黄海集团出大事了，现在他们的股票一直在跌，估计是有人想做空黄海集团了。那个陈小劲最近好像都快疯掉了，每天忙于救火啊，哈哈……”不知道刘天王在笑什么，也许是在为自己的神机妙算而得意，也许是看到陈小劲那么狼狈而幸灾乐祸吧。

“怎、怎么会这样？”何霜如雷轰顶，真的被怔住了，手心一下子冒出

了冷汗。这太可怕了，幸好自己及时退出来了，要不然……

“是，是谁做了？”何霜咽了口唾沫，问道。

“就是不知道啊，知道的话那这事就简单了。不过……”刘天王停顿了下，但他还是强行把自己的话咽了回去。

“你想到是谁了？”

“这是没有把握的事情，现在不好说，等着看吧。呵呵，何霜，你是不幸中的大幸啊，好了，你先忙吧。”

何霜还没说话，刘天王那边就挂了电话。

“哎，何霜，你怎么了？”苏灵走回来，看着突然变得不对劲的何霜。

“没、没事。”何霜理了理混乱的思路，回答道。

“真没事？这都到家门口了，你不会紧张了吧？”苏灵试探着问道。

“呵，有点。希望这次能让秦桑真正好起来，她太可怜了。”

“放心吧，会好起来的。好了，别紧张，走吧。”苏灵心底不免也有些感动，何霜真是值得交的朋友，为了自己的朋友她能紧张成这样，确实令人动容。

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进去之后，何霜借口说是两个朋友正好路过一起过来的，心理专家很有水平，就像是朋友间的闲聊，聊着聊着秦桑就睡着了。然后何霜、叶梅与苏灵三人就出了房间。

她们三人在外面闲逛了一会儿，大约四十分钟后，心理专家出来了。他说问题并不是很严重，再经过几次治疗应该就能彻底好起来。他给秦桑开了一些药，让何霜想办法使秦桑吃下去。

心理专家接着就急匆匆地走了。她们三人都轻松地相视而笑。

去到病房，秦桑还在睡觉。后来苏灵也走了，就只剩下何霜与叶梅坐在客厅。

“何霜，这次真的太感谢你了，你是个好姐妹，没有忘记我们。”叶梅深情地对何霜说。

“说什么呢，这就太见外了。是我不好，一直忙于工作，常常把姐妹们给忘了，这么重大的事情……唉，只是可怜了秦桑。”说着，何霜那双充满

逃离华尔街

怜悯的眼睛便看向了房间。

叶梅拍了拍何霜的手，一时语塞。

“好了，我们喝点酒吧，我去拿。”何霜站起来，对叶梅笑了笑，便去了厨房。

不一会儿，何霜手握酒瓶出来了。她打开瓶盖，给两个杯子倒酒时说道：

“叶梅，今天我特别担心，但又很庆幸，很久没喝酒了，来，庆祝一下。”

“你是说秦桑的病？呵呵，是该庆祝一下，刚听那心理专家说问题不严重，几次就能治愈，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了。”叶梅乐呵呵地拿起酒杯，随着“叮当”的碰杯声，何霜把酒一口闷了下去。

“咳咳咳……”何霜呛得眉头紧皱。

“哎，你这人怎么一口闷完啊。高兴也不用这样啊！”叶梅睁大着眼睛盯何霜。

何霜一只手捂着嘴巴，直摇头。

停了一会儿，她才说道：“刚刚才知道我从死亡的边缘走了一趟回来，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啊。中国人造出来的典故真是太传神了，今天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了。”

说完，她继续倒着酒。

“哎，不，你，你这是啥意思呢？”叶梅听得个云里雾里。

“呵呵，先不跟你说，我得马上打开电脑看一下。”何霜拿着酒杯便跑去开电脑。

叶梅好奇得像尾巴一样跟了过去，不明白刚刚何霜到底在说什么。

叶梅就看着何霜在那里不停地点着网页，看着不同的股票交易记录，看她时而兴奋，时而害怕，手随着鼠标都有些发抖了。

何霜看了近半个小时，没有跟叶梅说一句话，最后她瘫在椅背里搓着自己的脸庞。

“你怎么了？莫明其妙的。”叶梅看何霜忙完了才松了口气，问道。

何霜突然转过身来，狠狠地抱着叶梅，“吓死我了，真吓死我了。”

“你、你怎么了？没事吧？”叶梅又被搞得莫明其妙了。

“好，我现在跟你讲一件肯定让你听得心惊肉跳的事。”何霜松开叶梅激动异常地说。叶梅一脸期待地看着何霜，谁知道何霜又摆了下手，立马跑出去，拿来酒瓶给两个人的杯子加满酒。

然后何霜越说越精彩地把关于黄海集团和MGS公司的点点滴滴告诉了叶梅。

叶梅听完，惊得嘴巴都合不拢了。

“我的天哪，何霜，真没想到这、这工作，”叶梅摊了摊手，“太可怕了，真是太可怕了。如果是我，早就崩溃了！何霜，你太坚强了！”叶梅一个劲地惊叫着。

“好了，别叫了。接下来有好戏看了，估计这次黄海集团惨了，这幕后黑手太强大了，连续好几天了陈小劲他们还没找出来，每天这样跌，惨了，惨了。”

“惨了好啊，谁叫他们当初这么对你啊。”叶梅附和着说。

“唉，我当初是很气愤，但是你想过没有，黄海集团再怎么说是中国的企业，我们还是中国人，唉……”

“别说中国人了，在海外，中国人搞中国人的还少吗？切！”叶梅一脸不屑地说道。

“呃，等下，什么声音？是不是秦桑醒了？”何霜突然一个激灵起了身。她们两个立马跑了过去。

果不其然，是秦桑醒了。

“哎哟，我怎么睡着了？刚才不是大家都在聊天吗？这一觉睡得好舒服啊，好久没睡得这么通透了。哎，何霜，现在几点了？”秦桑晃着脑袋想下床。

“哦，没事，你还可以再睡会儿，现在还早。”何霜跟叶梅偷偷地相视而笑。

她们正聊着，何霜突然感到胃里的酒气翻滚而上。她“呃”了一声，便捂着嘴巴冲进洗手间。

叶梅立马跟了过去，只听到何霜在里面大肆地呕吐了一番。不一会儿，何霜走了出来，脸色苍白。

“你没事吧？”叶梅关切地问道。

“没事。”何霜摆了摆手回答，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最近一段时间总是莫名其妙地想吐，看样子过两天得去医院看看了。估计是前段时间压力太大了，太紧张了。

144

“陈小劲，你还没找出来吗？你就这么忍心看着我死得这么不明不白吗？”陈小劲在下午六点钟的时候接到王总的电话，听起来电话那边早已不是暴躁不已的王总了，更像是一个病入膏肓、行将就木的老人。

“王总，别着急，很快就会查出了。放心吧，相信我。”陈小劲目前还毫无办法，只能这么安慰他。

“呵呵，陈兄，你别安慰我了，这几天你都是这么说的。我只想问你一句，这背后没有你的参与吧？你要跟我说真心话，如果是兄弟出卖，也让我死个痛快！”王总坐在办公室里，衣冠不整，脸色苍白，满眼的血丝，着实吓人。

“王总！”陈小劲听到这话一下子就来了火，“你，你也太瞧不起我陈小劲了，虽然我爱财，但我绝不是这样出卖兄弟的小人。”

“好，我相信你。陈兄，跟你说实话吧，如果再有三天这种状况还不能结束的话，我想咱们兄弟两个只能下辈子见了。我实在顶不住了，银行已经不愿再给贷了。”

“王总，或许事情并没有你想象的那样糟糕，实在不行了，我们可以采取技术手段停牌以阻止股票继续下跌。”陈小劲飞速转动着思维。

“什么？停牌？你知道这样做会损失多少吗？黄海集团很有可能因此背负永远还不清的债了。”王总听到“停牌”这两个字更慌了。

“如果对方继续这样下去，停牌是早晚的事，晚停不如早停，或许债务还会少一点。”陈小劲知道这是一个很无奈的举措，但他很清楚如果再硬撑

下去只会死得更惨。

“操！”王总用尽最后一点力气，一拳打在了办公桌上。

“这样操作要几天？”最后王总还是很无奈地问道。

“最快也得三天，这需要准备材料。”

“好，你先做好这手准备吧。对了，亨特他们怎么说？”

“一直没见到他们，他的助理说他休假去了。”陈小劲紧紧地皱了皱眉头。

“唉，靠不住了，行了，你先准备吧。”王总无力地挂了电话。

陈小劲放下电话，双手撑着额头，疲惫不堪。到底是谁，是谁？从来就没有人能把他陈小劲搞得如此狼狈不堪，谁可以把这一切做得如此完美？

相信这次的做空操作成功以后，财经教科书里又会增加一个经典案例，试想，如此完美的狙击谁能做得到？

虽然已经万般疲惫，但陈小劲还是拿起电话给香港公司的总经理打了过去。

“喂，有什么新发现没有？”

“陈总，还是没有。不过……”对方有点吞吞吐吐。

“不过什么？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不敢说的？”陈小劲恶狠狠地骂道。

“咳，不过，虽然没有找到充分的证据，但是，经过我们的分析，已经大体上知道这只手是从什么地方伸出来的了。”

“哪里？”陈小劲激动地问道。

“华尔街。”对方小心地说。

“什么？怎么分析出来的？”

“经过分析，我们认为有这么大财力和这么周密的计划的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地方的人能做得出来，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陈总，你没发现这些买家全都是黄海集团未包装上市之前就入手了吗？是谁能如此敏锐地嗅到黄海集团的后续发展，并下这么大的赌注？在重新上市之前黄海集团可是已经申请过停牌了的。只有一个可以解释的理由，那就是知道内幕的人做的，而且早就已经布下局了。另外……”

“行了，我知道了。我怎么没想到呢，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陈小劲狠

狠地把拳头砸向桌面。

对方都还没反应过来，陈小劲便挂了电话，然后疯了似的跑到亨特助理的办公室。

“亨特去哪儿了？”陈小劲二话没说，便踢开门，把亨特的助理吓了一跳，她正在通电话。

“你快告诉我亨特去哪儿了？”金发蓝眼的女人木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让他接电话吧。”电话里响起一句话，紧接着女人什么话也没说，便把话筒举向陈小劲。

陈小劲疯了似的拿起电话。

“亨特，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陈小劲质问着亨特。

“噢，陈，先别激动。你现在的一切状态我都能想象到，这样吧，你来拉斯维加斯，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你让贝塔把地址和电话号码给你，立马过来吧。”亨特说完就挂了电话。

陈小劲拿到地址和电话号码便疯也似的奔向了机场。

他在飞机上小憩了一会儿，一个星期了，他都快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现在终于知道谁是那只手了，真令人无法想象原来就是自己的公司，原来就是亨特他们。

145

见到亨特和布瑞时，他们正在玩牌，亨特已经赢了不少了。他叼着根大雪茄，看到陈小劲，乐呵呵地招了招手。

陈小劲走上去正准备说话，亨特便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并向服务员招了招手，接着继续玩他的牌。

不一会儿，服务员过来了，给陈小劲送来了一杯咖啡和一根雪茄，还有一堆筹码。

“陈，我知道你有很多想问。等会儿再说吧，先玩两把。”布瑞淡淡地说着。

“噢，布瑞，我现在已经没办法坐下来玩牌了，你们必须马上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陈小劲激动不已，一下子把咖啡和筹码全摔在地上。

布瑞和旁边其他人恼羞成怒地看着陈小劲，亨特朝大家摆了摆手，示意息怒。

“好吧，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就先告诉你。布瑞，走。”亨特放下手中的牌，站起来便带着陈小劲走了。

陈小劲被带到一个房间里面，亨特为他们两个人每人倒了一杯红酒，然后坐在沙发上拿出一支新雪茄点上。

陈小劲煎熬般地看着他们不忙不慌地干着这一切，怒火早已冲上了脑门。

“我想问一句，你是怎么知道这是我们干的？”亨特淡淡地问道。

“妈的，亨特，这个时候我不想去讨论这个问题。”陈小劲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哈哈，陈，我们确实低估了你了。当然，也恭喜你真正加入到我们的团队。之前我们就设想过，如果你能在半个月内查出是我们做的，我们便算你赢，并给你应得的好处，没想你比我们打赌的时间少用了一周左右啊。漂亮，非常漂亮！”

陈小劲听得莫明其妙的，骂人的话立马又要飏到嘴边，亨特摆了摆手。

“陈，我知道你想问的很多。这件事是我们做的，这只是金钱游戏而已，你要知道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获得如此丰厚的回报了，这该死的金融危机害得连我们公司都快撑不住了。我们也只是为了让公司生存而已，让股东们有利可分。至于为什么是黄海集团，现在除了中国有钱可圈以外，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这么富有？黄海集团的事只是偶然事件，没有黄海集团我们一样会找另一家中国公司的，比如说中国的房地产这样充满泡沫的行业。”

“看起来是我们出卖了你，我知道你跟王总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陈，在商场上没有朋友可言，只有利益。王总是给了你不少利益，甚至你跟那林聪偷偷摸摸在香港开的公司我们也清楚，你帮王总也是为了利益，难道不是吗？”

逃离 华尔街

亨特说完诡异地看着陈小劲，陈小劲像哑巴吃了黄连一样，一时无语。
亨特继而淡淡地笑了笑。

“好了，过程我们不说了，你也明白。你们确实很顽强，但是我告诉你，再顽强也顶不到明天了，天一亮，黄海集团就彻底完蛋了。然后我们就会以超低的价格收购过来，绝对控股，接着又让它活过来。哈哈，陈，到时候你就是以 MGS 公司执行副总裁的职位去临时接管黄海集团，把黄海集团稍加整顿好，重新整理一下，过个一年，我们就可以高价卖出我们的股份了。”亨特终于把他们的如意算盘统统说了出来。

“不行，我一手做出来的黄海集团，你让我把它打垮，然后再救起来，再卖掉？你以为我是猴？可以随便玩耍吗？这叫什么？你们让我以后还怎么在这行业内做事？所有人都知道我陈小劲会把客户扶起来然后再弄垮再入手再卖掉。你们不要声誉，我还要。况且，况且，这样做，我就是名符其实的汉奸。你们要我做汉奸？我绝不干。”陈小劲粗着脖子，青着额头大声地吼道。

布瑞在一旁听着，晃了下酒杯，“嘿嘿”地笑了一声。

“你以为你现在就不是汉奸了吗？黄海集团倒了之后，媒体会大幅报道这件事，一样会牵出你。你可知道，这个项目可是你一手操办的哦，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公司是不知情的，甚至我们还会加点其他对你不利的料，把你如何在香港开公司套黄海集团的股票等等内幕一报，你一样在这个行业内混不下去，也将落得一无所有。现在，如果你按照我们说的去做，至少钱财你是会得到的，还有 MGS 公司高层的职位，至于你的名誉嘛，我们会帮你把这些都给抹掉。我想，你不会傻到宁愿去做一个被大家鄙视的人，也不愿去做一个有名有利的人吧？”

布瑞说完又呵呵一笑，然后端起酒杯慢慢地抿了一口小酒。

陈小劲听完之后，感觉自己眼冒金星，心里慌乱不已——原来自己的命运早已牢牢地攥在了别人的手里。

猛地，他把自己狠狠地靠进了椅背里，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还能反抗吗？他自诩聪明能干，如今只不过是别人手心里的一只小跳蚤，想怎么玩他就看

别人的心情。

“咳，陈。你也不用觉得委屈，也不用急于决定，反正我说了，过了明天黄海集团就彻底完蛋，现在想挽回也不可能了。我为你安排了房间，你先去休息一下，好好放松一下自己，没问题吧？”亨特说着站起来，然后拿起了电话。

陈小劲现在压根搞不清楚自己正处在什么状态，他知道，如果黄海集团倒了，牵出他来，那他真的就完蛋了。

不一会儿，来了一个服务员，朝陈小劲做了个请的姿势。陈小劲抬起头茫然地看了看他，然后木纳地站起来跟着服务员走了。

亨特朝布瑞轻笑了下，然后挥了下手，他们两个也走出了房间，继续他们的小赌去了。

146

王总快疯掉了，林聪站在那里看着他歇斯底里地骂着人，摔着东西，不由得也皱起眉头。

“林聪，你赶紧再联系陈小劲，他妈的搞什么？这个时候消失了？他到底想干什么？我跟他陈小劲有仇吗？他这样对我！”王总咆哮着。

林聪立马又掏出手机拨打陈小劲的电话。

“通了，通了。王总。”林聪朝王总兴奋地叫着，王总立马站起来，冲过去拿电话。

就像一个垂死之人渴望最后的救助一样，王总希望陈小劲能够给自己带来好消息。

陈小劲坐在床头，整个人麻木了似的，手机一直在响着，他知道是谁打过来的。但他却不敢接，要他怎么说呢？要他怎么说？响了很多遍之后，他知道这个电话一定得接，没有办法。

逃离 华尔街

“陈小劲，你搞什么？电话也不接，事情到底怎么样了？再没有个结果，我真的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他刚接通电话，那头就传来王总一连串的质问。

“咳，王总。非常抱歉，我还是没能够查出来，我不知道是谁，不知道。我知道你很着急，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喂？”陈小劲只听到电话里面传来“哐当”的声音，然后就听到林聪的声音，“王总，王总，你怎么了？”

陈小劲极度痛苦地闭上眼睛，他可以想象那边的场景。

过了一会儿，电话里面传来林聪的声音：“陈兄，到底怎么了？我们真的完了吗？”

“不是我们完了，是王总完了。林聪，并不是我不知道是谁，我现在知道了，但是知道了也没用了，黄海集团这次真的没有救了。”

“什么？”林聪怔在那里，似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但是，林聪，如果你还想以后黄海集团再站起来，你想当上黄海集团的执行总裁，你就先忍一忍吧。这次完蛋的是王总，并不是你我。切记我说的话，其他的事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处理。”陈小劲说完便挂了电话。

林聪还蒙在那里，陈小劲的话一遍遍在他的耳边回放，许久，他才反应过来，立马挂了电话，然后去掐王总的人中。

王总终于醒过来了，他睁了睁眼睛，朝林聪轻轻地点了点头，声音微弱地说道：“扶我坐下。”

林聪搀扶着王总坐到了那张老板椅上。王总蜷缩在那里，像个可怜的老头，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光辉。

“林聪，还有多少资金？能撑多久？陈小劲有没有说他那个停牌计划什么时候能实施？”王总还在努力争取着最后的生机。

林聪咽了口唾沫，长长地吁了口气，“两天，我们的资金顶多能撑两天。陈小劲没有说那个计划什么时候可以实施。”

“赶紧跟他落实一下，要不然我们真的就完了。”王总躺在椅子上，两只手费劲地撑住脑袋。

“嗯，好。”林聪点了点头，便出去了。

147

“啊！”随着何霜的一声惊呼，叶梅跑了过去，急忙问道：“怎么了？”

何霜双手捂着嘴巴，一副万分惊恐的表情，看了都令人害怕，她死死地盯着电脑屏幕。

叶梅她们看向屏幕，只见上面正在播报一则新闻：“今天上午，美国运输联合会针对中国黄海集团出具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中国黄海集团涉嫌航运不正当竞争，因此对黄海集团作出警告，并在着力抓紧对真相的调查。截至纽约时间今天上午十二点，纽交所黄海集团股票今天上午收盘时由于受到运输联合会报告的影响，直挫谷底，证监会已对此展开调查。”

叶梅看后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拍了拍何霜的肩膀，“你应该庆幸，而不是惊骇。”

何霜看了看叶梅，没有说话。

148

“什么？”王总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睡觉，短短几天他已经消瘦得快成一个濒死的病人了。虽然如此，当王总听到这个消息，他还是噌的一下就跳了起来。

听完汇报，他没有打开电脑，也没有给林聪打电话，只是目光呆滞，像死了一样坐在椅子上。

不一会儿，林聪冲了进来。

“王总……”林聪也一时无语，不知道该说什么。

逃离华尔街

王总转过来了他一眼，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那一眼真让林聪骇到了，他直打了个冷战。

他没有说什么，而是缓缓地退出了房间。他在外面来回踱着步子，眉头深锁，拿捏着陈小劲之前跟他说的那番话。

陈小劲的意思是这次黄海集团被弄垮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情了，而从今天的情况来看也确实如此，黄海集团不可能再翻身了。他林聪现在得保住自己，说是保住自己还不如说是保住自己的利益，他现在只能跟着陈小劲走，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林聪出了事，陈小劲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所以，他是有后路的。况且昨天陈小劲的话里面的意思是黄海集团最终还是会起来的，届时还会有他的一杯羹。那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呢？这次先把黄海集团弄死，然后再弄活？这岂不是互相矛盾？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林聪反复思考着，他不知道这件事该不该跟王总明说，还是再看看情况？现在林聪很着急，他也没完没了地打陈小劲的电话，可陈小劲就是不接。他故意不接？还是没有办法接？从美国运输联合会发表声明报告的那一刻起，黄海集团已经彻底完了，唉，王总啊，亏你一腔热情，可惜一切都付诸东流，血本无归。

林聪现在的思路很混乱，左也把握不住，右也拿捏不准。他现在只有等，等到一切逐渐明朗起来的时候再说。

突然，王总的办公室里传出一个巨大的声响，林聪一个激灵立马冲了进去。看到那一幕时他惊呆了：里头已经不见了王总的身影，唯独窗户上留下一个大窟窿。他立马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了。

接下来的这几天大家可想而知是什么状况，黄海集团的王总坠楼身亡的爆炸性新闻吸引了无数媒体，记者们每天都兴奋地跑这儿跑那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尽一切办法挖掘关于黄海集团的新闻。

紧接着，全国相继发生几起跳楼自杀事件，无一不指向同一个问题，那就是黄海集团的股票跌停，让不少持股股民倾家荡产。

这就是看不见的战争，虽然没有硝烟，但同样会有高昂的血的代价。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在太平洋的彼岸，陈小劲瘫在女人的怀里，寻求着肉体上的慰藉。当电话再响起时，他清楚他该做什么了。

后 记

三个月后，人们早已忘记了曾经轰动一时的黄海集团事件，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一架硕大的“波音 777”号飞机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后，终于停在了一座候机楼前。

贵宾室里早已有几个等得迫不及待的人一直关注着飞机的到港信息，这里面有几张令人熟悉的面孔，他们是龙先生和他的家人，还有韩辉和他的家人。

“到了，到了！”龙先生兴奋地冲上前去，迎接紫心和他们才两个月大的儿子，满面堆笑，每个细胞都洋溢着幸福的色泽。

韩辉老远就看见挺着大肚子的何霜，如今她脸上的皱纹更多了，没有浓妆艳抹的虚假，反倒显得更加真实了。他死死地盯着何霜的肚子，早已热泪盈眶，差点当场掉下眼泪来。老天真是眷顾他啊，青年时候失去的，中年又给他还回来了。

“没有事吧？等会儿我带你去医院做个检查。”韩辉上前轻扶着何霜，另一只手小心地抚摸着她的肚子。

“唉，孩子比我重要啊。”何霜轻轻地叹了口气。

“什么？”韩辉困惑地看着何霜。

“你最关心的是你的孩子吧，就盼着我顺利带他回来就行吧？”

“你说的什么话啊，你们两个对我都一样重要啊。你不知道这几个月我是怎么熬过来的，简直……”

“呵呵，行啦，不用说我也明白。好了，回去吧。哥，嫂，现在家里一



切都还好吧？”何霜转过头去问候她的哥哥嫂嫂。

“好，都好。唉，如果妈能看到你的孩子出生就好了。”何霜的哥哥有点哽咽地说道。

“你是老了吧？怎么现在越来越像一个老人家了！何霜终于回来了，别破坏大家的气氛好不好？”何霜的嫂子拧了她哥哥一把。

何霜淡然一笑，什么也没说。

出了机场，大家便分开了。龙先生迫不及待地抱着儿子要回家，而韩辉硬拉着何霜要去医院做检查。

好消息总是会接连而来的，就像噩运也会接踵而至一样。何霜待在家里两个月后，听到刘天王的高铁项目成功的消息，电话那头的苏灵一直咯咯不停地笑着。

刘天王不仅因为此项目得利，也得到了晋级的机会，现在他终于成了金融大企的高级负责人了。

何霜为他感到高兴，想起之前一直抱怨不断的刘天王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也感激他们两口子一直以来的帮助。

另外一个不知道究竟是好是坏的消息也来了，一则曾备受关注又似乎早已被淡忘了的事件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域里：美国 MGS 公司向黄海集团注资 80 亿美金，以重振曾经风光无限的黄海集团。MGS 公司负责全球投资分析的高级副总裁陈小劲先生全权代表 MGS 公司出席了黄海集团与 MGS 公司的签约仪式。

在签约仪式上陈小劲长篇大论地提到了对黄海集团日后发展的规划，以及 MGS 公司对黄海集团的管理方式。

然后是任命仪式，陈小劲代表 MGS 公司正式任命黄海集团前总经理秘书林聪担任黄海集团新的首席执行官。陈小劲在会上表示，MGS 公司只关心黄海集团的前景，但在管理上则充分相信中国人自己的智慧，而林聪一直作为黄海集团的高层管理人员，对黄海集团的发展历史十分熟悉，也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MGS 公司有理由相信林聪会把黄海集团管理好，让它走向更大的成功。

在闪光灯足以把整个会议厅照得通亮的冠冕堂皇的场景中，林聪也做了一番貌似完美而高尚的演说。

何霜看着电视，无话可说，只是隐隐觉得有些感伤。索性，她换了一个频道，是新闻节目，一则大家早已知晓的新闻又在重播：欧洲四国被媒体戏弄为欧洲猪，美国的信用评级机构一再降低对这四个国家的信誉评级，现在几乎已经降到了垃圾级别。希腊是最为严重的一个，目前整个国家已经彻底破产，每个希腊公民都背负着巨额的债务，现在只能寄望于他们国家在古代创造出来的神话中的神或者英雄能帮助他们起死回生了。

看着这则新闻，何霜想起了艾琳，不知道她此时此刻会是怎样的心情？希腊落到如今这种地步多多少少也有艾琳的参与，虽然那是违背她本人意愿的，但谁叫她是华尔街的一员呢？

她关了电视，走出房间，走进社区，与那些刚刚建立起友谊的朋友们拉家常去了。

何霜庆幸自己及时逃离了华尔街那个令人恐惧的地方，才没有背负上太多罪恶甚至骂名，没有深陷泥潭无法自拔。

当一件件更为惊心动魄的金融事件出现在人们眼前，他们就会明白华尔街的那些寡头们正席卷着全世界人民的财富，这些金融恐怖分子令人迷惑的笑脸，借助巧妙而阴险的手段，先是帮你，再是吃你，最后把你的变成他的，还要你点头哈腰地去感谢他们。

然而，纵使许多人都知道他们的手段，却仍然一个个着了魔似的扑向他们，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国际型的超级大公司，没有富可敌国的顶级企业家，更没有野心勃勃的政客和遍布泡沫的国家繁荣。

何霜仰望着天空，心里默默地念道：再见吧，华尔街，再见吧，那些浸满欲望的岁月！

华尔街不是天堂

逃离 华尔街

华尔街的内幕生活
国有资产流失海外的内幕

华尔街的圈钱手段
华尔街里中国女人的情感历程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ISBN 978-7-80765-544-2



9 787807 655442 >

定价：29.80元